

加尔多斯文集

LA FONTANA DE ORO

王治泉 蒋宗曹 尹承东译

金泉



上海译文出版社

Benito Pérez Galdós
LA FONTANA DE ORO

本书根据 Aguilar, Madrid, 1981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Herederos de Benito Pérez Galdós

图字: 09 - 1998 - 195 号

金 泉

〔西班牙〕加尔多斯著

王治泉 蒋宗曹 尹承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5 字数 287,000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7 - 5327 - 2280 - 5 / I·1333

定价: 22.40 元

译者前言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是十九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小说家。他之于西班牙，犹如巴尔扎克之于法兰西，狄更斯之于不列颠。

加尔多斯(1843—1920)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他早年攻读法律，志趣则在文学，并以文学大师的身份，三次当选为共和党议员。

这位早慧多产的作家，十八岁开始写独幕剧，十九岁办报。他创作了一百多部作品，塑造了近八千个人物形象，用艺术手法再现了十九世纪的西班牙社会。

他对西班牙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各阶层，都有精深的了解。历史，社会，宗教，伦理，爱情，都是他得心应手的题材。无怪乎他的作品都是一部部全景式的长卷。文明和野蛮，理性和蒙昧，自由和专制，阴谋和爱情，痛苦和欢乐，庄严和滑稽，堕落和升华，在他笔下，都刻画得入木三分，曲尽其妙。

加尔多斯以毕生的精力为之呼唤的，是人性和理性。他的影响，不但遍于西班牙和整个拉丁美洲文坛，而且给人类留下了美的享受，善的启迪，真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尔多斯无疑是属于全世界的。

《金泉》是加尔多斯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在加尔多斯传世的七十八部小说和二十四部戏剧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这部小说，发表于一八七〇年，反映的对象，则是五十年前——一八二〇年西班牙第二次革命高潮中的一页。

为了便于理解那个时代的西班牙，这里简略地介绍一下当时的形势。

西班牙长期处在波旁王朝的暴政统治下。一八〇八年，拿破仑入侵，费尔南多七世逊位。西班牙人民在反对法国侵略者的同时，展开了反对本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赢得了一八一二年宪法的诞生。这一段历史（一八〇八至一八一四年），史称“第一次革命”。但是，随着拿破仑帝国的瓦解和费尔南多七世复辟，进入了一八一四至一八二〇年的反革命时期：宪法被废除，议会被封闭，自由派领袖被投入监狱，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制度也被恢复了起来。

这种形势，一度有所变化。一八二〇年一月一日，军官列戈组织的士兵起义，揭开了“第二次革命”（一八二〇至一八二三年）的序幕，得到全国城乡居民的广泛响应。群众政治生活空前活跃。自由派掌握了政府，但权力极不巩固。费尔南多慑于形势，公开表示愿意隐退，承认一八一二年宪法，暗中加紧准备反扑。到了一八二三年，他终于勾结法王路易十八，乞求神圣同盟派遣十万干涉军，把本国人民的革命完全镇压下去，使西班牙历史进入史家所称的“黑暗的十年”（一八二三至一八三三年）。

《金泉》所反映的，既不是列戈起义之始（一八二〇年一月），也不是费尔南多扼杀革命之时（一八二三年）。这部小说只摄取了一八二一年九月“拥护列戈，要求宪法”，全国大示威前后短短几天中的几个镜头。当时，群众沉湎在一片腾欢的凯歌声中，如

醉如痴。咖啡馆政治和街头政治热热闹闹,如火如荼。被采用为书题的《金泉》就是马德里一家普普通通的咖啡馆招牌上的店号。这家金泉咖啡馆像当时其他许多咖啡馆一样,也是一个群众性的经常聚会的政治俱乐部,故金泉咖啡馆亦称金泉俱乐部。作者在本书开卷处,就用工笔细细描绘了这个金泉咖啡馆兼金泉俱乐部:它的屋宇,它的外貌和内景,它的主人和常客,他们的议论和举止,他们与街头群众乃至政界、王室之间的联系和影响,馆内自由议论的气氛和馆外瞬息万变的风云。据说,作家当年为了写这一章,就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

的确,加尔多斯如果采用纯粹写实手法,恐怕写一百卷小说也无法容纳西班牙第二次革命的四年中浩如烟海的实录。作者在书中笔锋一转:咖啡馆里埋伏着国王派来的一名细作——“小尾巴”。由“小尾巴”又引来了一系列的人物,展开了一个个故事:“小尾巴”是没落贵族波雷尼奥斯家族豢养了几十年的鹰犬;“小尾巴”的外甥是刚从乡间来到首都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小尾巴”收养的义女是抗法烈士的遗孤;这位少女同时赢得了纯朴青年拉萨罗和侠义军官波斯梅迪亚诺两人的爱慕;无巧不成书,波斯梅迪亚诺正好有幸伴随父亲参加自由派大臣的秘密会议;又是无巧不成书,拉萨罗一到马德里就凭借辩才成了《金泉》的英雄,但出于天真和稚气,堕入了他舅父“小尾巴”设计的阴谋,发表了过激的言论:国王企图利用群众的过激行动,作为下令镇压自由派大臣和革命群众的口实,等等。毋须再用笔墨,仅此三五天中的寥寥几个片断,国王三年后的图穷匕见和第二次革命的失利已见端倪。

加尔多斯动笔创作这部小说时才二十多岁,但思想、意境和创作技巧已臻于成熟:无论从整体的构思布局,到细节的描写刻

画,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娴熟地以精练的手法,表达宏伟的史实。在展开整幅画卷时、他运用烘托渲染手法,使读者在茫茫云海之中,领略到磅礴的气势。他惜墨如金,宁愿用滴水反映大海,以一斑体现全豹,决不轻易浪掷笔墨。但对待小说的每一个细部,哪怕一枝一叶,一鳞一爪,他都一丝不苟,力求纤毫毕现,务期给人以丰富、厚实、详尽、深刻的了解,不肯一掠而过,浅尝即止。大处他举重若轻,小处又举轻若重,粗细浓淡,衬托得宜,各在其位。没有全竹在胸,显然是无法达到这种境界的。

加尔多斯没有叙述第二次革命的全过程,却写了一个完完整整的爱情故事,从第六章起,直到终卷:少男少女,初见钟情,终身相依。乡间初恋,表达得清新细腻,真挚动人,如田园诗,如小夜曲。中间插入了两位第三者:一位是自由主义的豪侠波斯梅迪亚诺,另一位是没落了的侯府圣女鲍利诺。情节的起伏,性格的塑造,都有精微的脉络可寻,和坊间的廉价小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即使仅仅作为爱情传奇,《金泉》也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

对更多的读者、欣赏者和研究者来说,更强烈的吸引力当然来自那些绚丽斑斓的历史画面:十九世纪马德里的街景,它的闹市和冷巷(第一、三十七、三十八章);咖啡馆政治和街头政治(第二、九、十、十二、三十二、三十四章);市民公寓、小酒店和穷学生寄寓的小客栈(第八、九、三十八章);没落贵族的门庭和遗少,他们的臭架子和穷排场,他们自身的悲剧和给别人带来的悲剧(第十五、十六、二十三、二十五、三十三、三十五章);监狱(第十七章);宫廷和阴谋(第二、二十六、三十二、四十、四十一章);以及文坛时尚(第十一章)和迎神赛会(第二十八章)等等。正是这些篇章,构成了全书的精华。

作者创造这些珍贵的画面,显然不是替刚才所说的那个爱情故事提供时间和空间的框架。恰恰相反,那个虚构的爱情故事,只不过是一条把上述一组组历史画面贯串起来的线索而已。这些画面所表现的历史轨迹和社会群像,才是作者为了纪念西班牙第二次革命而献给世人的精心之作。全书真正的主人公,不是拉萨罗,也不是克拉拉。真正的主人公,是十九世纪初西班牙社会本身,是推动西班牙进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乃至第五次革命的市民们,是他们对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作者在本书《引言》中把他当时面临的时代和书中所描写的时代作了意味深长的比拟。他说:“当前的危机和难忘的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二三年时期的危机颇为相似。”由此可见,就作者当时来说,这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之所以不能忘情于五十年前的历史,乃是因为出于他对当时正在进行的西班牙“第五次革命”(一八六八至一八七四年)的关切。

至于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我们一翻开《金泉》,就可以领略到加尔多斯独有的风格和韵味,破土而出、扑面而来:一幅幅墨浓彩重的西班牙风情画和历史画,在倾吐着对人性的歌颂,对人道的追求,对专制的鞭挞,对蒙昧的揶揄。这就是我们所认识、所熟悉的加尔多斯,既是七十多岁时的加尔多斯,也是二十多岁时的加尔多斯,五十年如一日的加尔多斯!

蒋宗曹

1999年3月1日

原出版者序言

《金泉》是加尔多斯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早在一八六八年,他就开始时断时续地为此动笔,但连作者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因此一举成名。加尔多斯写过一些诗、杂文、散文和诗剧,作过画。他还凭听力,学会了钢琴,弹得实在令人赞叹。作为旁听生,他在中央大学法律系修毕法学课程。自一八六二年年底起,他定居于马德里。对戏剧的热爱,使他如痴如狂。阿亚拉和加西亚·古铁雷斯的江河直泻式的话剧,使观众们情不自禁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疯狂地报以热烈的掌声!……罗密欧、拉马德里、马蒂尔德·迪亚斯和维科的非同凡响的表演,也同样使人陶醉!……加尔多斯带着他当时写的一部洋洋万言的剧本《摩尔人被逐记》去见堂曼努埃尔·卡塔利纳……那个剧本虽被后者推崇备至,却始终未能上演。而《金泉》这部情节虚构的小说,却使加尔多斯一鸣惊人,可以说是上帝的圣意,因为他时作时辍地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几乎自己都不抱什么奢望。除了一八六八年发表的一篇故事《语言谋反》之外,在此之前他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

一八七〇年,正当《西班牙杂志》分三期登载加尔多斯的短篇小说《阴影》的时候,出版商诺格拉斯出人意外地出版了《金泉》的第一版。

说来也很有趣，加尔多斯的第一部小说，和十九世纪西班牙所有大作家们的首批作品形成了鲜明对照。那些作家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是彷徨、犹豫、不谙世事，风格一般，前后不一，那种无节制地、不成熟地对庸俗哲理进行千奇百怪的探索的狂热，也有所反映。同它们相反，《金泉》所表现的，却是那么自然、妥帖，风格清新，毫不矫揉造作。加尔多斯这第一部小说，已是完美之作。佩雷达就说过：从字里行间洋溢的经验和自信来判断，这部作品的作者，至少有四十岁。

从一个小侧面看，《金泉》是一出爱情悲剧，它描述了闻名遐迩的信仰最激进的自由学说的罗曼蒂克演说家拉萨罗和克拉拉的几经曲折的爱情。不幸的姑娘克拉拉，是她的居心叵测的保护人堂埃利亚斯·奥雷洪-帕雷德斯(绰号叫“小尾巴”)的牺牲品，埃利亚斯是个狂人、疯子，绝对君主政体的卫道士，他施展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来阻挠这两位青年的爱情。

从另一个小侧面看，《金泉》可称为传奇集锦：拉萨罗在政治生涯中的沉浮；克拉拉亲身体验到和没有体验到的动荡；贵族出身的军人波斯梅迪亚诺的插入；(他容貌英俊，性情开朗，蔼然可亲，也爱上了那位失去父母的姑娘)；两个美男子的争风吃醋；女主人公的似乎因殉情而出走的过程中的诸多纠葛和峰回路转……但是，《金泉》这部使人耳目一新小说的令人回味之处，主要是它所体现的环境和它追溯的种种历史事件。

《金泉》是个咖啡馆的名字。它座落在圣哲罗姆大街，紧靠着太阳门^①。最激进的叛逆者天天都在那里碰头，筹划着推翻专制

①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主要广场，有史以来一直是市内交通枢纽和文化、经济活动的中心。

政权。当时，马德里的政治咖啡馆星罗棋布，遍地皆是，留在我们回忆中的就有：“洛伦西尼”、“马尔他十字军”和“公社社员之家”……小说展开的是一幅从一八二〇年到一八二三年的画面，即西班牙从专制主义到自由党人胜利，最后又回到暴君统治的年代。

自由立宪派在他们首领们隐蔽的住所里举行的秘密会议；在有出口暗道却又受到凶恶警察严密监视的古老咖啡馆里举行的茶话会；自由党人在“哈巴狗”、“忍着点儿”等对保皇党人冷嘲热讽的歌曲声中同军警们进行的巷战；民兵和端着刺刀厉声嚎叫的保皇分子之间的殊死搏斗；堪称当时政治中心的那个新城区共济会的与众不同的总部；“帕迪亚”公社社员派和“毁灭天使”派之间电闪雷鸣般的唇枪舌战；集体枪决和塞巴达广场上的绞刑场面；“梨园”剧院演出的爱国节目；国王费尔南多^①亲手策划和煽动的宫廷政变等等。凡此种种，在加尔多斯笔下都被描绘得淋漓尽致，活龙活现。

创作《金泉》的时候，加尔多斯对马德里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已经了如指掌。没有人比他更熟悉马德里的街区、村落、繁华的大街、独特的建筑、奇异的风俗和悠久的传统了。他以其特有的独具一格的才华，对书中人物和故事情节进行了热情奔放而又恰如其分的刻画，比著名绘画大师贝拉斯克斯^②毫不逊色。

以上所说，或许尚不足以概括《金泉》的韵味和价值。在这里，还有必要说一下加尔多斯笔下的人物尤其是配角人物的音容笑貌和心理活动。比如他对波雷尼奥家几位女士和她们的生

① 一译“斐迪南”，系指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1784—1833)。

② 贝拉斯克斯(1599—1660)：一译“委拉斯开兹”，西班牙画家。

活、习俗以及那些千奇百怪的住所的描写，真可以说是体察入微，精美绝伦，简直可以和狄更斯的名篇媲美。加尔多斯笔下的历史人物，比最注重细节的历史学家笔下的人物更加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令读者经久不忘。可以这样说，即使他的叙述不同于历史学家的结论，也会因其特有的魔力使学者们探究出来的史实为之黯然失色。

《金泉》的另一个令人称道的地方是浓郁的民族风格。字里行间，在散发着西班牙的气息。它的词汇，语言，概念，情节发展，人物，背景，情感，悬念，全是西班牙式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金泉》是现代西班牙的第一部伟大的小说。

引 言

本书描述的事件,无论历史的还是虚构的,只有最后几章涉及到九月革命^①以后,其余都发端于一八一二年以来^②的触目惊心的扣人心弦的政治社会动乱时期,这是一个大改组的时期,看来还不会很快结束。写成此书很久以后,就在眼下的日子里,我仍然时常觉得,书中描写的许多事件,仿佛每天仍在我眼前历历展现。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当前的危机和难忘的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二三年时期的危机颇为相似之故。这也正是促使我将本书公开发表的主要原因。

B. P. 加尔多斯

于一八七〇年十二月

① 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其他各大城市爆发了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口号是“拥护列戈,要求宪法!”列戈是反对君主制度主张共和政体的代表人物。他组织了一八二〇年一月一日的士兵起义,揭开了西班牙第二次革命的序幕。这次游行所以选择在九月二十四日举行,因为那一天是天主教的圣拉斐尔日,而列戈的教名正是拉斐尔。

② 一八一二年,西班牙诞生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这是第一次革命的产物。

画,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娴熟地以精练的手法,表达宏伟的史实。在展开整幅画卷时、他运用烘托渲染手法,使读者在茫茫云海之中,领略到磅礴的气势。他惜墨如金,宁愿用滴水反映大海,以一斑体现全豹,决不轻易浪掷笔墨。但对待小说的每一个细部,哪怕一枝一叶,一鳞一爪,他都一丝不苟,力求纤毫毕现,务期给人以丰富、厚实、详尽、深刻的了解,不肯一掠而过,浅尝即止。大处他举重若轻,小处又举轻若重,粗细浓淡,衬托得宜,各在其位。没有全竹在胸,显然是无法达到这种境界的。

加尔多斯没有叙述第二次革命的全过程,却写了一个完完整整的爱情故事,从第六章起,直到终卷:少男少女,初见钟情,终身相依。乡间初恋,表达得清新细腻,真挚动人,如田园诗,如小夜曲。中间插入了两位第三者:一位是自由主义的豪侠波斯梅迪亚诺,另一位是没落了的侯府圣女鲍利诺。情节的起伏,性格的塑造,都有精微的脉络可寻,和坊间的廉价小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即使仅仅作为爱情传奇,《金泉》也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

对更多的读者、欣赏者和研究者来说,更强烈的吸引力当然来自那些绚丽斑斓的历史画面:十九世纪马德里的街景,它的闹市和冷巷(第一、三十七、三十八章);咖啡馆政治和街头政治(第二、九、十、十二、三十二、三十四章);市民公寓、小酒店和穷学生寄寓的小客栈(第八、九、三十八章);没落贵族的门庭和遗少,他们的臭架子和穷排场,他们自身的悲剧和给别人带来的悲剧(第十五、十六、二十三、二十五、三十三、三十五章);监狱(第十七章);宫廷和阴谋(第二、二十六、三十二、四十、四十一章);以及文坛时尚(第十一章)和迎神赛会(第二十八章)等等。正是这些篇章,构成了全书的精华。

作者创造这些珍贵的画面,显然不是替刚才所说的那个爱情故事提供时间和空间的框架。恰恰相反,那个虚构的爱情故事,只不过是一条把上述一组组历史画面贯串起来的线索而已。这些画面所表现的历史轨迹和社会群像,才是作者为了纪念西班牙第二次革命而献给世人的精心之作。全书真正的主人公,不是拉萨罗,也不是克拉拉。真正的主人公,是十九世纪初西班牙社会本身,是推动西班牙进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乃至第五次革命的市民们,是他们对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作者在本书《引言》中把他当时面临的时代和书中所描写的时代作了意味深长的比拟。他说:“当前的危机和难忘的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二三年时期的危机颇为相似。”由此可见,就作者当时来说,这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之所以不能忘情于五十年前的历史,乃是因为出于他对当时正在进行的西班牙“第五次革命”(一八六八至一八七四年)的关切。

至于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我们一翻开《金泉》,就可以领略到加尔多斯独有的风格和韵味,破土而出、扑面而来:一幅幅墨浓彩重的西班牙风情画和历史画,在倾吐着对人性的歌颂,对人道的追求,对专制的鞭挞,对蒙昧的揶揄。这就是我们所认识、所熟悉的加尔多斯,既是七十多岁时的加尔多斯,也是二十多岁时的加尔多斯,五十年如一日的加尔多斯!

蒋宗曹

1999年3月1日

目 录

原出版者序言	1
引言	1
第一章 一八二一年时的圣哲罗姆大道	1
第二章 爱国俱乐部	17
第三章 一场爱国主义的争论及其后果	29
第四章 “小尾巴”	47
第五章 “小尾巴”家的姑娘	54
第六章 “小尾巴”的外甥	65
第七章 内心的呼唤	72
第八章 今天到达	77
第九章 起步	86
第十章 第一仗	99
第十一章 格拉古们的悲剧	109
第十二章 普拉特里亚大街之战	118
第十三章 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	126
第十四章 决定	132
第十五章 三座废墟	139
第十六章 十八世纪	153
第十七章 自由主义者的梦	161

第十八章	昨天和今天对话·····	164
第十九章	低级教士·····	174
第二十章	波斯梅迪亚诺·····	185
第二十一章	自由了! ·····	194
第二十二章	拉萨罗在十字路口·····	197
第二十三章	异端裁判所·····	208
第二十四章	神秘的玫瑰·····	213
第二十五章	谨小慎微的贞女·····	220
第二十六章	金泉的反对派·····	227
第二十七章	就她一人在家·····	235
第二十八章	手提袋·····	242
第二十九章	关键时刻·····	248
第三十章	永恒的圣洁·····	263
第三十一章	神秘的聚会·····	275
第三十二章	小金泉·····	280
第三十三章	两个丑女人的伤心事·····	290
第三十四章	阴谋——拉萨罗的胜利·····	295
第三十五章	教皇使节的帽子·····	305
第三十六章	解释·····	319
第三十七章	克拉拉的“十字架之路”·····	327
第三十八章	克拉拉的“十字架之路”(续)·····	336
第三十九章	片刻的平静·····	346
第四十章	大阴谋·····	353
第四十一章	费尔南多“愿望”·····	366
第四十二章	女人的性格·····	379
第四十三章	结局·····	392

部,或参加爱国集会,或上“金泉”、“大东方”、“洛伦西尼”、“马尔他十字”等咖啡馆去。他们中间有几位鹤立鸡群的人物,步态威武,神采飞扬,看来颇受别人敬重。他们有时候似乎想使人群安静下来,有时候又抱合双臂,转过身去,像要引起大众注意。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们显得肃穆庄严,仿佛重任在身,目不旁骛。

大部分人都喜欢朝圣哲罗姆大街走走,因为最热闹、最活跃、最出名的俱乐部“金泉”咖啡馆就在那条大街上。待会儿咱们再走进这座革命咖啡馆中去,现在且先让咱们从“好事情”和“意大利人”咖啡馆跟前穿过这条游人如织的大街。圣哲罗姆大街,当时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首都最繁华的大街。

然而,当你今天看到街道两边主要是私人住宅的时候,很难想象得到,当时这条大街只是三四个修道院的凄凉的断壁残垣而已。一边是维多利亚修道院高高的围墙,另一边是“好事情”咖啡馆的肮脏不堪、连绵不断的围墙,把街道遮得昏天黑地,今天连想都无法想象。再往那边瞧,是排列成战斗队形的平·托修道院的修女们。越过修道院的围墙,可以看到墓边的一簇簇圆圆的柏树树冠。迎面,是意大利人的教堂,那座建筑过去跟今天同样令人捧腹。下面,就下坡那个地方,是圣灵教堂,后来成了众议院。

高门大户的宅邸和修道院互相混杂。坡下是气势宏伟的梅迪纳塞利宫,巨大的爵徽高悬门楣,窗户多得难以计数,宫殿的一侧是慈善堂。正对面,是瓦尔梅迪西诺、皮格纳特利和贡萨加家族的府第;更远处,是潘多和马塞达家族的官邸;尽头处,就是孤儿院了。直到不久前,敬献给某位君主的饰链还悬在门上。大道的另外三分之一是私人住宅、商店和公共场所。这一切我们还将更加仔细地描写,因为把本书几个重大事件发生地点的大舞台介绍清楚,是至关重要的。

穿过太阳门，走过维多利亚修道院，就会看到一道大拱门，那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平房大门，虽然阳台拱心石上还装嵌着爵徽，那时却已经变成公寓了，里面住着五六家正正经经的人家。毋庸置疑，这座房子原先是给王公贵族建造的，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居民的某个团体买了下来，分租给房客了。大拱门相当宽阔，足以使当年故主所拥有的大马车自由进出。门厅里现在住着一位书记员，他以代写证明和信函为业。大门口稍微靠里一点，是个杂货店，老板是这位书记的弟弟，他从奥卡尼亚来到首都，想在经商中发财致富。他的商店，实际上是三个没装满东西的小木箱，里面有几包梳子，几盒信封和儿童玩具，一大把带有锡十字架和锡鸡心的念珠。

拱门的左边，特别是门背后那个角落，是住户们行使一种天经地义的权利的地方，即所谓小便坑。众人的排泄物，使那个角落臭不可闻，一到晚上，当浊流横溢的时候，书记员和他的弟弟便只好毅然决定离开那里。书记员经警察授权宣布过可怕的禁止小便的命令，不过是一纸具文而已。人们并未放弃这个习惯。假如这哥儿俩想强行剥夺别人撒尿的自由，准会引火烧身。因为照住在那里的那个老房客的滑稽的说法，这是古往今来无法禁绝的，是人的本性所致，也是邻里乡亲捏着鼻子慷慨地予以首肯的。

古朴的大拱门正对面，有一道小门，从那两个分挂左右的用阿尔卡拉斯贵金属制作的英国将军式头盔可以看出，此地是个理发店。绿色的门，白色的门帘，养着小水蛭的玻璃缸，写着红字的招牌，装饰招牌的是出自马埃利亚^①之手的两幅有代表性的

^① 马埃利亚(1739—1819)：西班牙画家。

招贴画——一幅是一个正在刮胡子的男人，另一幅是一只脚正在流血的女人，这都是非常醒目的理发店的标志，但其内部装潢则尤为醒目。卡列哈师傅带领三名伙计，每周都要把百十来号最坚定的自由党人的胡子刮一遍。他们在那里指点江山，议论国王、朝廷、国会、神圣同盟。在那里，你可以听到那位资格最老的大徒弟的辩才无碍的演说。这位小伙子自称是为自由献身的烈士波列尔的亲戚。在刮脸刀的嚓嚓声中，他们朗诵带有深刻政治含义的动人的打油诗，而谈话中，则不时听到“阴谋集团”、“厚颜无耻”、“忍着点儿”、“埃里奥”、“比斯巴尔”、“维努埃萨”^① 中的字眼。然而，这座马德里最著名的理发店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它的主人加斯帕尔·卡列哈（一八二〇年以后，他去掉了姓氏前面的“堂”字）。^② 他是革命英雄，是一八一四年国王费尔南多的死对头之一。他自己就这么说。

再往里一点，是前个世纪以来一直定居在这里的爱尔兰人开设的布店。他们除了出卖绸缎和蝉翼纱外，还销售佛兰芒和加泰罗尼亚套装，缝背心的羽绸，做裤子的鹿皮，被称为四领式的吉灵达拉和卡里克的花领带，当时很为走俏。这个肥头大耳的爱尔兰老板家道着实殷富。泛着油光的红朴朴的圆脸，活像一块佛兰德干酪。他是臭名昭著的保皇党人的死心塌地的奴才，不过，即使真是这样，国家的立宪势头尤其是这条圣哲罗姆大道上的势头也迫使他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掩藏起来。那些把爱尔兰人说得那么奴颜婢膝的人的根据是，每当费尔南多国王陛下或阿玛利亚——“我的博士叔叔”的王后陛下——以及堂卡洛斯从大道

① 这些都是西班牙第二次革命期间流行的政治诗歌。

② 西班牙人姓氏前的“堂”字，是贵族的标志。

上经过的时候，这个善良的商人都要忙不迭地放下尺子走出柜台，三步并做两步跑到门口，诚惶诚恐地探出身子去瞻仰皇家仪仗队。不过等队伍一过，他回去继续操持日常营生的时候，这位爱尔兰人又只好被迫跟着别人骂天骂地起来。

爱尔兰人的商店附近，是一家书店。百孔千疮的书柜，第一层是开着的，里面摆着几本书，比如杜切斯内斯著的《西班牙史》，无名氏翻译的伏尔泰的小说，扬格的《黑夜》、《敏感的旅行家》，以及当时十分流行的阿图罗和阿拉贝拉的小说。书单上还有蒙蒂亚诺、波塞尔、阿里亚萨、奥拉维德和费霍的著作，以及一本关于园艺词汇手册和一本产科医生手册。

似乎为了跟这座文学宫殿配套，在书店旁边又开了一家脂粉店兼假珠宝店，除化妆品外，里面还兼售猎枪猎具和橡木制品。在那个时候，商店里通常都出售这些东西。透过装着各式各样化妆品的瓶瓶罐罐，透过装着胸针和玩具的匣子格子，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个有着出土文物般身影的老太婆。她既是老板，又兼任推销员和药剂师。再往前，是一片阴暗、窄小得几乎半埋在地下的商店，里面卖的是纸张、墨水和文具，偶尔还有一卷半卷绷带或者两三件奇形怪状的整形外科器械。在门口的铁钩上，挂着一把鹅毛。小店尽头的最暗处，在一个山洞似的窟窿里，有两个东西犹如猫头鹰眼睛似地在闪闪发光，那是这个大商店的大老板阿纳托利奥·玛斯的两面小圆镜。

这家小店对面是个食品店，但卖的是贵族食品。食品店里有一个精美的烤炉，过圣诞节的时候，用它来烤大大小小四百多只小鸡。鹧鸪肉和野兔肉包子，天下无双；点心，誉满全国；而用那只大烤炉烤出来的乳猪，则更是无与伦比。在过生日、举行宴会或婚礼的时候，如果不订“马翁内斯鸚鵡之家”（人们这样称呼老

板)的主菜,就会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是对客人不恭。这家食品店还零售小圆面包、硬面包、英国饼干和阿斯托加产的加糖奶油面包片。

离食品店不远,就是颇有人缘的堂娜安布罗西娅太太(一八二〇年以前人们管她叫安布罗西娅姨妈)开设的针线铺了。在这里,绸布头儿,线,棉花,毛线,线团,各式各样的带子,应有尽有……店铺的外侧,活像乡村剧场的舞台。这一头,高高挂起的一团肉红色绒线代替了招牌;那一头,挂着一条豪华型束胸带;再过去一点,是一个线团,上面的千万条白线,仿佛是一朵硕大无朋的鲜花的花蕊;顶上,悬吊着三五条衬领、儿童灯笼裤、细棉布花边、手绢儿、衬裙、蚊帐;最高处,是一块锯成长袜子形状的长木板,木板涂成黑色,垂直固定在墙上,算是主要广告。店铺里间,一切都匀称得惹人喜爱:屋子中间那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稳稳当当地坐着安布罗西娅太太的大屁股。往上瞧,是她那庞大的身躯和高耸的胸部。她祖祖辈辈都是西班牙人,原籍曼查,出生在金塔那。她有一副基督徒的慈悲心肠。至于她的政治思想嘛——这在当时可是带根本性的问题,只消说这么一句就够了:自从她跟全街的人大吵一顿之后,谁都知道她是个死心塌地的激进分子了。

这些商店,加上站在门外的老板,构成了这条大道的装潢。此外,还有一种流动的五彩缤纷的点缀:这就是四面八方熙来攘往的人群,他们跟今天一样,只是那个时候的服装奇特极了。今天,谁能描绘得出当时那种锥形下摆晚礼服的一波三折的模样呢?还有那些长毛线翻卷的帽檐儿,跟宝塔糖似的尖顶丝绒礼帽。今天,人们能想象得出那些跟教堂吊钟的铃舌差不多沉重的、毫无礼貌地咔咔嚓嚓记下主人步子的记步器的样子来吗?还

有那些灯笼靴子和火腿袖子。要不是那撮使基督教徒的脑瓜跟金剛鸚鵡别无二致的高高耸起的刘海,那些靴子和袖子就是登峰造极的笑料了。

车辆王国也在那里大展雄风。住在附近的达官贵人们的彬彬有礼的马车,一天至少要在那里经过二十遍。这一辆辆马车,不伦不类,早已是老掉牙的古董了,就跟远洋船似的搁在铁架子上,四只轮子迈着慢吞吞的四方步,其速度刚刚够把道上的稀泥带起来甩到步行的人身上。车身是个巨大的盒子,上面还保留着主人在飞黄腾达年代里装上的玳瑁饰片。通常,车厢板都是用漆过的核桃木或红木做成的,上面镶嵌着精美的象牙雕或者银雕。车厢深处,可以望见某个显贵的清晰可辨的侧影,或者某个其丑无比的老太婆。车厢后面,是站在横木上的两个身穿宽大长礼服、头戴宽边礼帽的仆人,那是门第的象征。他们一个个呆若木鸡,没有灵魂,没有生命。在车厢前头,高高坐着一个车夫,又笨重,又肥大,他的唯一的对手就是拉车的骡马,但这些牲口往往都比他显得更为匀称。

在大街另一侧向前滚动着的,是公共马车。有的是带篷双轮车,有的是敞篷车,有的是四轮车,车辕上驾着的都是一匹匹瘦得皮包骨的骡马。相映成趣的是,搬运工人扛着箱包;招待员手拿绳索;卖水小贩提着水桶;衣帽小商怀抱衣裳,头上顶着六七顶一叠的帽子;瞎子边走边弹吉他;小炉匠则提着平底铁锅。

就在我们观看这幅景象的时候,人群已经走过了半条街,钻进了一道小门,影迹无踪了。那道小门是个入口,里面一定不会太小,毕竟把那么多人都装进去了嘛。这就是有名的“金泉”,门上的招牌向人们显示,这里是个咖啡馆兼旅店的地方。“金泉”是年轻人的聚会中心,他们狂热,喧嚣,迫不及待,跃跃欲试,急切

地盼着煽起人们的热情,聆听他们不假思索的掌声。在这个咖啡馆里,建立了当时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的俱乐部。俱乐部的演说家们,那时还是刚刚确立信仰的初出茅庐的狂热分子,不久后就参与了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至今健在。当然,他们此刻对当初鼓吹的美好原则已不再眷念了。

不过,我们不必介意那些青年后来的作为。我们的故事只讲到一八二一年。那个时候,在几起几落的革命和全国性起义中产生的民主,是最新的政治标准,是在五十年的岁月中艰难地形成的。狂热到了荒唐的程度,使那伙年轻人崇高的努力大为减色,他们曾经肩负起制造和推动舆论的重任。可以说,在他们以前,还不曾有过舆论。肇始于雄辩讲坛和科学辩论场所的俱乐部,脱离了本身的职能,企图去左右公共事务,制约政府,并把自己的存在强加给民族——从这个角度说,顺理成章,起初是乱世出英雄,继而是各怀异心,最后是行贿受贿这个政治恶性肿瘤腐蚀了人们的品格。真正的爱国志士,为抵抗这种侵蚀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极端专制主义,戴上最可恶的蛊惑人心的假面具,对各个俱乐部来了个釜底抽薪,控制并最终出卖了这些俱乐部。一八二〇年的年轻人,充满信心,血气方刚,但他们太轻信了,或者说,太慷慨了。要么,就是他们不认识那些所谓友军的两面三刀的伎俩,或者,虽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却以为可以用规劝和宣传等高尚的武器来战胜敌人的鬼魅伎俩。

当时的社会已经日薄西山了,但依然存在着拥戴某些元老的不容忽视的顽固势力,这股势力正在和未来所召唤的那个充满活力的社会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在本书里,我们将看到几个这种斗争的场面。

言归正传,让我们接着讲下去吧。好奇的人们在金泉门前停

住了脚步，店铺老板们走到门口，理发师卡列哈——他要求别人称他为“公民卡列哈”——也走到了门口，边蹭刮脸刀边用自负的眼光观察俱乐部的成员和他的邻居们，仿佛在说：“要是我在那里的话……”

几个人走到理发店门口，在理发师周围围成一圈。有个人急匆匆地赶过来，问道：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发问者是个刚到首都不久的外乡人，说不准他有多大年纪，根据光线的强弱或者他的面部表情，似乎显得苍老，好像又很年轻。他身材矮小，脖子的长度刚好够把脑袋接在躯干上，否则，就会成为地地道道的驼子了。他挺着小腹，两手交叉来回抚摩着凸出来的大肚子。那双小眼睛总是眯着，却总是滴溜乱转，和那两片薄嘴唇正好相称。在同别人娓娓而谈之时，薄嘴唇变得又长又富有弹性，尖得像个传声筒，使他的声音陡增几分威力。虽然他穿得像个凡夫俗子，身上却总有些不可名状的修士风度。他的脑袋似乎天生为了托住一络圆圆的刘海，而那件裹住全身的外罩，活脱是件祭师的大袍。他的声音又尖又刺耳，但他的动作十分富有表现力。

最后，我们得说明，这个人名叫希尔，姓卡拉斯科萨。他是在莫斯托莱斯^①的奥古斯丁教派修士们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但在行将参加传道之时，却拂袖离开了修道院，惊得神父们目瞪口呆。上世纪末，在王室朋友的提拔下，他谋到了修道院院长的差事。一八一二年，他丢了这份美差，从此又脱下法衣，成了偏激的自由党人。直到费尔南多复辟，在宠臣阿拉贡的荫庇下，他成了

^① 西班牙城镇名，位于马德里西南二十公里处。

一个俸禄高达一千块钱的官吏。当然，他也因此再度成为死心塌地的专制主义者。不过，一八二〇年费尔南多国王宣誓拥护宪法，又使他改变了主意。他甚至参加了公社社员协会俱乐部，和最激进的分子结成一党。等我们有机会深入了解卡拉斯科萨的私生活时，我们还会了解到他跟戈格拉大街的一位丰腴美人儿的风流韵事，同时，我们也会了解到他因此而被某些年轻学生和一位古典诗人耍得狼狈不堪，这位诗人正是那场从来没有弄清过来龙去脉的格拉科惨案的当事人之一。

“难道什么也没发生吗？”卡列哈说，“今儿个，我们要在金泉开全体大会，讨论让国王任命一位激进分子当首相，因为我们对现任首相不感兴趣。阿尔卡拉·加利亚诺要对我们发表演说。”

“就是安达卢西亚的那个丑八怪吗？……”

“对，就是他。他上个月说过：‘对自由的敌人，我们决不姑息，决不休战。这些阴暗的妖魔鬼怪到底想干什么？这些……’他要到这里来继续演说，他那张嘴真说得上是口惹悬河……”

“他会让你们有事可干的。”卡拉斯科萨说，“真有口才！这小伙子真有本事！”

“那么我呢，堂希尔先生，”卡列哈说，“尊重您的意见，我认为他确实本领非凡，不过……”

说到这儿，他咳了两声，又含含糊糊地嘟哝了两句，接着说道：

“我要说，虽然我敬佩阿尔卡拉·加利亚诺这位小伙子是个天才，但我认为罗梅罗·阿尔普恩特更好，因为他更有表达能力，更加坚强，更……总之，他说什么事情都带着一股煽动力……比如那句‘谁想尝铁家伙，就叫他去尝尝！’还有那句‘暴君们别指望在法律的权杖上寻求支持了，到断头台上，到刽子手

的肩膀上去找吧!’如果我对您说他是个……”

“我嘛,”这位业已洗手不干的教士回答说,“虽然我也敬佩罗梅罗·阿尔普恩特,但我更欣赏阿尔卡拉·加利亚诺,因为他讲得更确切,更有道理……”

“您错了,卡拉斯科萨朋友。您那位休想跟我这位相比。全西班牙的演说家,都还没赶上罗梅罗·阿尔普恩特的脚后跟。您瞧瞧那句‘地狱的车票’,那句‘打倒特权,打倒废物,打倒骄奢淫逸的国王!……’嗨!那张嘴可真厉害……”

卡列哈绘声绘色、充满感情地重复着演说词的片断。他只记住了他听见的那几句。到了想说的时候,便把听来的那一堆东西一古脑儿兜了出来,混在一起,把不同的片言只语装配成前言不搭后语的说教。我们还忘记说了,这位卡列哈公民长得粗粗壮壮,脑满肠肥,造物主专门把他制造出来,显然是想证明人和公牛之间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不过,他的嗓音却是细软细软的,时断时续,抑扬有致。听了他那些从金泉学来的缠七夹八的讲话片断,真叫人忍俊不禁。

“我们可不敢苟同。”卡拉斯科萨回敬道,他反击得十分沉着。“他这种雄辩哪能跟阿尔卡拉相比?阿尔卡拉是那么一种人,他一说‘我去’,别人的脚就会从地上拔起来。”

“不假。”一位在场的人掺和说。从他的服饰和后脑勺上拖着的小辫判断,他是位斗牛士。“不假!当阿尔卡拉谴责暴君义愤填膺的时候……前些日子他对宗教法庭的批评真不含糊。不过,尤其精彩的是,他先是从低音部开始,随之逐渐提高嗓门……我告诉你们吧,他这个演说家像个持剑的斗牛士。”

“先生们,”卡列哈的结论是,“我再说一遍,跟罗梅罗·阿尔普恩特相比,所有这些演说家都只不过是群洋娃娃。两天前的晚

上,他把修道士们奚落得够呛!难道你们不知道他对修道士们说了些什么吗?……就是魔鬼也想不出那些话来……他管他们叫什么来着……‘刷白的坟墓!’……瞧瞧,他可真是聪明透顶……”

“您别固执了,卡列哈。”那位卸任官吏有些鲁莽地嘟囔了一句。

“不过,堂希尔先生,请您听着,”卡列哈说,竭力把嗓音憋得更粗一些,“我知道阿尔卡拉·加利亚诺是何许人也,也对其他演说家了如指掌!别在我面前吹他们!这些人我一眼就把他们看透了,我再也不要听他们说什么栗子之类就知道他们是什么玩意儿了……”

“我说,堂加斯帕尔先生,您可大错特错了,我不明白您怎么会那么自以为是。”卡拉斯科萨语气十分生硬地说。

“难道我不该自以为是吗?我每天晚上都在听他们每个人的讲演,还不知道他们的深浅吗!这么说吧,有些被人认为很不错的,其实只不过会耍点小聪明而已。”

“罗梅罗·阿尔普恩特确实也不是笨蛋。”另一个人说。

“怎么会是笨蛋呢?”卡列哈来劲了,提高了嗓门。“他的本领真大,把房顶都顶穿了嘛!……而您呢,卡拉斯科萨,谁告诉您说我不在行呢?您又算老几呢?”

“什么我算老几?您又懂得什么啦!”

“喂,堂希尔先生,您别叫我不耐烦。我告诉您吧,我认为您是个满脑袋浆糊的二百五。”

“您放尊重点,卡列哈先生。”堂希尔嚷道,显得有点激动。“请您尊重那些受过教育而参与……的人。我嘛……我是在阿尔卡拉教规学校毕业的……”

“教规学校，算了吧。那是教拉丁语的。这跟政治有什么相干？您别来掺和这些事了，那可压根儿不是平庸之辈过问的事情。”

“您才不该掺和这些事儿呢。”卡拉斯科萨已经按捺不住，高声叫道：“您给顾客剃完胡子以后，该把时间用来收拾您的屋子了。”

“您给我听着，您这个卖弄才学的阿尔卡拉教规学校的毕业生，不学无术的蒂内派教徒还是什么的，您到莫斯托莱斯修道院削您的土豆去吧，您在那儿比在这儿合适多了。”

“先生，”卡拉斯科萨的脸涨得跟西红柿似的，东张西望想找个求援的人，因为他虽然认为剃头匠无知无识，但却不敢跟那个庞然大物较真个儿。

“现在我倒想起来了。”剃头匠又轻蔑地补充道，“您还没还给我您借我付给戈格拉街那位太太的水蛭钱哩，——就是你付给那个王室仪仗队大鼓手的姐姐的钱。”

“您想说我是骗子吗？你，卡列哈公民，你最好还是去想一想我表哥借给您的那十九块钱吧，就是在马约尔街开烤鸡店的我那个表哥。那些钱是他像我祖母一样，一块一块数了又数才给您的。”

“得了，你跟那个卖烧鸡的都是一路货。”

“是呀，你大概还没忘记在热面包店吃点心那天怎么悄悄地把佩里科·萨迪纳的吉他拿走吧。”

“吉他，嗯？你是说我偷了一把吉他吗？得了吧，您别给我含沙射影来这一套……”剃头匠竭力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回答说。

“您就尽管胡说八道去吧，你这个麻杆儿似的卡列哈先生，

您当我们不了解您哪。”

“那咱们走着瞧吧，你不是把圣安东尼节^① 那天的募捐款吞了吗，十四个比索^② 哪，当时你还是个保皇党，整天跟在奥斯托拉萨的屁股后面转，想让他为你在哪个衙门找个清洁工的差事呢。你那时对专制国王山呼万岁，还以狂欢节学生乐队的名义在普拉多饭店向国王献了一束鲜花。您听着点，跟我学学吧，我虽然只是个剃头匠，却始终是个自由党，是的，自由党，先生们。我是个自由党。虽然只是个剃头匠。我不是那种狗仗人势的人，我是个正派的公民，是个自由党，我并不比任何人矮半头。可是，你们瞧瞧这些大保皇党吧，现在他们摇身一变，又换了一副面孔了。他们先是告密检举，使监狱人满为患之后，又拥戴起宪法来了。你们瞧，他们又跟斗牛场上的公牛似的，高喊起自由万岁来了。”

“卡列哈先生，您是个蛮不讲理的人。”

“走狗！”

这个字眼儿，是当时最恶毒的字眼。此话一出，无可挽回，非玩命不可。

由于工业创造发明而使人类的胡须更加茁壮成长的灵巧的武器，已经高高地举在气疯了的理发师手里，锋利的刀刃，闪着耀眼的光芒，眼看剃头刀就要落在那个曾经当过教堂杂工、低级教士和朝廷小吏的人的毫无防护的脑袋上的时刻，一只从天而降的大手及时阻止了这肯定会把那位堂堂的教规学校的毕业生的脑壳一劈两半儿的致命一击。这只强大的救援之手，原来属于

① 圣安东尼(251—356)：古埃及特瓦伊达的隐修士。家畜的保护神，圣安东尼节为一月十七日。

② 比索：西班牙货币名。

卡列哈的老婆。她在店铺的角落里看见丈夫杀气腾腾挥刀要砍，急得浑身打颤，手足无措，急忙丢下手中的活计，将正在捧住她一座小山般的乳房吃奶的小崽子一把推倒在地，胡乱遮掩了一下敞开的胸怀，奔到门口，救下了必死无疑的可怜的卡拉斯科萨的那条命。

三个人构成的这一美好图景持续了几秒钟。卡列哈，只见他胳膊高举，满脸通红；他的妻子——跟他同样又壮又高，托住了他的胳膊；可怜的希尔呢，则吓得张口结舌，面如死灰。堂娜特雷萨·布尔吉略斯太太——此乃剃头店老板娘的芳名是也，她长得五大三粗，其貌不扬，但在那一刻，却神态威严，凛不可犯，宛如一手抓住阿奎尔的魔爪一手拔剑出鞘的密涅瓦^①。至于那位前朝廷小吏呢，当时的表情已是天丧斯文，扫地以尽了。

“卡列哈公民，”那位太太语气十分平静地说，“别用你的武器对付这个穷光蛋，他反正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把你的武器收起来去对付暴君吧。”

于是，卡列哈便合上剃头刀，把它留下来对付暴君。

堂希尔被几个朋友劝走了，他的朋友们不希望发生流血事件。不大一会儿，围观的人也各散西东了。

女英雄关上了店门，在屋里继续没完没了地唠叨着。我们不想重复女英雄的长篇妙论，让那个重新抓住突然失去的大奶头的小崽子继续吃奶吧。为了让诸位了解特雷萨·布尔吉略斯太太的价值，只需说一句就行了：她断文识字，虽然十分勉为其难，常常把事情弄反了，但总算勉勉强强能看懂某些演说辞，并把其内容记在心里。在当理发师丈夫的口才及其自由党立场的影响

^① 罗马智慧女神，后来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相混同，司智慧、文艺和战争。

下,她也变成了一位大政治家,衷心拥护列戈^①和基罗加^②。不过,她更欣赏动口的文人,不大喜欢带刀的军人。她说过,再没有比帕科——即马丁内斯·德·拉·罗萨^③——更斯文有礼的人了。差不多可以肯定,她也曾经表示过,希望那个野蛮的埃利奥^④能出现在她面前,她好用剪刀扎进他的心脏。现在,让我们走到“金泉”里面去吧。

第二章

爱国俱乐部

确切地说,“金泉”分成两个部分,也可以说是两个半球:一半属于咖啡,一半属于政治。在属于咖啡的那部分,摆着几张桌子,供喝咖啡用。往里走,有个角落,那就是开会的地方。起初,演说者是站在桌子上讲话的,后来,咖啡馆老板认为有必要搞一个讲台。到那里去的人越来越多,只好把那个地方收拾一下,临时摆上好些长条凳。又后来,因为这个俱乐部和总部发生争论,政治上分成了两个派别,激进派占据了“金泉”,把不是激进派的人轰走了。再往后,决定会议应当秘密举行,于是,俱乐部搬到了二楼。坐在楼下花钱喝咖啡或巧克力的人,当楼上发生激烈争论

① 列戈(1785—1823):西班牙将军,一八二〇年武装起义领导者,后在一八二三年十一月七日被处绞刑。

② 基罗加(1784—1841):西班牙上校,一八一九年军事政变策动者。

③ 罗萨(1787—1862):西班牙政治活动家,一八二〇至一八二三年第二次革命期间自由派领袖之一,1822年曾任政府首脑。

④ 埃利奥(1767—1822):西班牙将军。

时往往觉得头顶上喧声震耳，心里很不踏实。有些顾客担心楼板会连同那一大群爱国主义者一起塌下来砸在头上，便放弃了到咖啡馆的积习，在维亚迪戈街上随便对付着喝点算了。

最使老板操心的，是如何把爱国主义和生意经协调起来，也就是把俱乐部的会议和顾客的光临协调起来。他曾经低声下气地规劝楼上的人群别把响声弄得太大，但他的这个举动却被谴责为效忠皇室。每当楼上响声大作时，楼下的顾客只好一个个地离此他去。

不过，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那个时期，俱乐部会议仍然在楼下举行。当时，金泉生意兴隆，顾客盈门。每位来喝咖啡的顾客都是听众。

那个地点有上千成百条缺陷，唯独没有过于空旷这一条，相反，那地方过于狭小、不规则，而且低矮，几乎像个地下室。支撑着屋顶的大梁，也无对称可言。为了装修成咖啡馆，不得不拆掉几堵隔墙，但把大梁留下了。空间扩展之后，便开始装潢起来。

被挑选来的艺术家们，都是当地最优秀的广告大师。他们用鹰隼般尖锐的目光仔细打量了四周的窄墙和横在中间的大梁以及沉重的屋顶之后，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该给那几根大梁穿上外套。他们似乎是仿照最有名的埃斯特雷马杜拉血肠的样子，灵机一动地做了几块螺旋形木板，钉上之后漆成了黄色。随后，又想搞一条横贯整个咖啡厅的装饰壁板，但这几位艺术家中没有一个会凹面雕，也不懂得代之以硬纸板画的工艺，于是大家商定，最好是到马哈德里托街那家马赛人刚开张不久的商店里去买一块彩色纸板来装上。第二天，刚买来就被咖啡馆伙计们弄得皱皱巴巴的纸板钉在了合适的地方。纸板上的图案是几个公山羊的头，羊角上挂着花型彩带，彩带对称地绕在几根用水果串装

饰起来的象征酒神巴科的葡叶杖上,使整个咖啡厅看起来就跟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①笔下的灵堂似的,甭提多叫人倒胃口了。柱子被漆成白色,上面涂了几笔玫瑰色和绿色,意图是想使人觉得柱子是用碧玉做成的。咖啡厅大门两侧,挂了两面车辕似的镜子,镜子不是整块儿,而是用铁皮镶着的两个半块儿。这两面镜子用绿纱遮盖其上,借以剥夺整条大街的苍蝇想在上面栖息的权利。镜子的两侧,各有一盏洋油灯,灯的座脚也酷似灵堂灯脚,端放在座脚上的灯肚,每天从放在柜台后面那只油壶里喝进足够熬到半夜为止的油,便兀自发出苍白浑浊、烟雾缭绕而又凄惨的亮光。时辰一到,灯累够了,像在嘴里说了一声“不”,便东倒西歪,光沉烬灭,听任自由使徒们在黑暗中去拯救祖国。

油灯的烟,烟卷儿的雾,咖啡的水汽,使镜子的描金,大梁套盖的黄漆,装饰壁板的颜色,以及那古色古香的壁钩,均已面目全非。只有根据传统习惯去想象,才能分辨得出马埃利亚那位最蹩脚的画家的画笔当初涂在天花板上的图案及其颜色。

摆设也是极为简陋的。几张木头桌子,桌底漆成权充红木的栗色,桌面已被涂刮成大理石般的白色。五十来只木头凳子,跟判处死刑犯人坐的那种凳子相差无几,上面铺着一个油布套坐垫,絮在里头的乱草棍儿,张牙舞爪地从数不清的破洞里往外乱钻。

柜台很宽,架在一个矮梯子上,柜台面上镶着一个招牌徽记,老板的姓氏缩写跟象形文字似地乱糟糟地躺在店徽上。灵柩似的柜台后面,站着镇定自若的老板,老板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

^① 阿那克里翁(公元前 560—前 478):古希腊抒情诗人。其诗体被后人称为“阿那克里翁体”。

柜橱，柜橱在它的全盛时代珍锁着四打酒瓶子。透过柜橱的半块玻璃，还看得见小面包、巧克力罐和几个橙子。我们说是半块玻璃，因为另外半块已经不翼而飞了，用肉红色的浆糊把纸片儿牢牢地补贴在那里。一只硕大无朋的猫，一会儿跳到瓶子上，一会儿跳到柜橱上，一会儿又跳到老板的肩膀上，但它大部分时间是缩成一团睡在一个角落里，做着丰衣足食的美梦。那只猫很懂规矩，从来不打断人们争论，在关键时刻从不叫唤或者打翻瓶子。这只猫名叫罗伯斯比尔。

一八二〇年的热血青年们，就在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个地方聚会。那些年轻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一部分是一八一二年的立宪派。立宪派人数不多，但给许多人照亮了道路。另一部分是费尔南多复辟后进行六年镇压教育出来的。还有一些，是在一八二〇年的骚乱中涌现出来的，也许，这部分比一八一二年的那部分为数更多。这些人结局如何呢？一部分在卡洛马德执政的十年中^①流亡国外，另一些人在十万圣路易子孙取得悲惨的胜利^②之后的倒霉日子里命丧黄泉。在那些比凶残的费尔南多活得更久的人当中，一部分人一丝不苟地捍卫了当时的原则。另一些人心里以为是在维护原则，却和新一代人的要求产生了抵触。他们觉得年轻一代走得太快，不想随着年轻人前进了。

俱乐部成立之初只不过是原则性地讨论政治问题，但那个

① 指一八二三至一八三三年这“黑暗的十年”。卡洛马德(1773—1842)是一八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组成的摄政机构的成员，初任摄政秘书，一八二四年改任司法部长，在西班牙人民中以残忍和伪善著称，被认为是黑暗势力的化身。

② 西班牙一八二〇至一八二三年的第二次革命遭到了神圣同盟的干涉。一八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法王路易十八宣布派遣十万法军进驻西班牙，五月二十四日占领马德里。从此，开始了西班牙近代史上的黑暗的十年。

旨在启迪人民思想的场所渐渐改变了性质。金泉的常客们想直接对政府施加影响。他们庄严地要求撤换某位部长,任命某个官员。俱乐部分成两派:温和派和激进派,两派之间有着一条严格的界线。然而,俱乐部后来还是没落了。由于在金泉中人们能煽动老百姓的情绪,政府^①便容忍其过激行动,以使用来威吓国王费尔南多,因为国王才是政府的敌人。而国王呢,则在暗地里给金泉火上加油,他看得出来,俱乐部正在为自由埋下危机。历史告诉我们,国王费尔南多收买了某些演说家,派了些坏人打进俱乐部内部去制造事端和混乱,以便败坏立宪政府。政府部长们看出了费尔南多的诡计,封闭了金泉,于是,金泉转而仇恨政府,试图推翻它。起初,俱乐部支持政府;然后国王通过乔装打扮的代理人到俱乐部里挑起事端;反过来,部长们又限制俱乐部;俱乐部对政府采取报复行动。所有的人都在这个阴谋圈子里循环往复。而在俱乐部里制造舆论的天真的爱国志士们,并不了解他们的行动最后给自己带来了事与愿违的效果。

话扯远了。我们还是听听卡列哈在说些什么吧。他正在声嘶力竭地嚷嚷开始开会。两种破坏因素给金泉布下了危机,这就是无知和背叛。在第一种因素里,理发师卡列哈占有突出地位。这位爱国主义者领导着一群跟他差不多的听众。每当一位他不喜欢的演说家登台演说时,那帮人便狂呼乱叫,起而捣乱,他甚至认真考虑过要禁止他不中意的演说家入场。

就在我们提到的这天夜里,我们这位朋友用他两只沉重的

① 当指第二次革命时期的初期的几届政府。其中,第一届政府,于一八二〇年三月组成,其成员除陆军大臣一人是国王费尔南多的宫廷心腹以外,都是一八一二年宪法的起草者和拥护者,被称为温和的自由派,政府首脑是阿尔奎列斯。第二届政府成立于一八二一年,首脑是非列乌。

大手正在拼命地鼓掌，发出纺织机般震耳的声音，其他人则用拐杖呼呼地捣着地板。圈子里头的人徒劳地呼吁大家安静，那些人里头有议员，高级军官和著名演说家。直到阿尔卡拉·加利亚诺登上讲坛，乱喊乱叫的人们才闭住了嘴巴。

这是个比一般人稍高的年轻人，身板笔直，身材瘦削，脑袋很大，举止敏捷，性格开朗。他脸上的皮肤很粗糙，满头鬈发，嘴巴很大，嘴唇很厚，但整个外貌清楚地表明他是个正直勇敢的人，在他那深邃的目光里，闪烁着古老民族的智慧和热情。

他的演说是从讲述前次会议的某一事件开始的。在前次会议上，人们把加雷利、托雷诺和马丁内斯·德·拉·罗萨^①赶出了金泉。加利亚诺阐述了和这些人之间的原则分歧，并说会后还要把温和派从激进派中请出去。接着，又精辟地分析了政府的处境。然而，当他开始用更加宏亮的声音和更有说服力的语言描述国家的苦难时，一个意外事件迫使他中断了演说。街上人声鼎沸，越闹越凶，仿佛摩尔人在向敌人冲击。听众开始减少，最后只剩下稀稀拉拉几个人了，演说只好就此中断。

这位安达卢西亚人垂头丧气、愤愤地走下了讲坛。门外的喧闹声更大了，最后咖啡厅里只剩下五六个人。这些人也想满足一下好奇心，随着加利亚诺走了出去。

十分钟后，金泉已经空无一人。门外的嘈杂声渐去渐远，喧闹的人群急匆匆地走着。一切迹象表明，另一个集会开始了。在那个时期，三天两头就有这样的集会。

夜，很深了。洋油灯已经到了发光微弱的第三阶段，就是说，

^① 托雷诺伯爵(1786—1843)和罗萨(1787—1862)都是当时温和的自由派的重要人物。加雷利，不详。

它们眼看就要彻底熄灭了，灯芯冒着更加臭烘烘的浓烟。一个伙计已去睡觉，另一个靠着大门在打呼噜，第三个伙计则跟着顾客们到街上去了。可怕的人声从远处传来，在整个城区回荡，城市在颤栗着。

咖啡馆老板仍然呆呆地坐在那条三腿木凳上。在他背后，两个碧绿的亮点在闪闪发光。那是罗伯斯比尔，它朝主人走过来，纵身跳上主人的肩膀，绕到主人胸前准备接受抚摩。老板伸手亲热地抚摩猫的脊背，猫感激地竖起了尾巴，弓起脊梁，伸出舌头舔了舔胡子，然后，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又回到它藏身的角落去了。

柜台对面，在咖啡厅最暗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人影，在此之前谁都没有看见他。这个人从黑影里走了出来，慢慢朝柜台走去，当他走进如豆油灯的光圈时，这个不声不响的怪人才依稀现出了模样。

他是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可是，非但不老态龙钟，反而显得生龙活虎，精力充沛。他的那张颧骨突出的脸庞长得不大周正，脸的上部过分宽大，前额异常凸出，相形之下，嘴巴和双颊就小得不成比例了。此外，他满口已经没有一颗牙齿，口腔只是一个空洞，这就使他的嘴唇和脸颊深深往里陷凹，棱角分明的颞骨一张一合也格外明显。他的脖子，青筋、骨节和神经纵横交错，虽然外面包着一层皮，机械式的动作却看得一清二楚。他的眼睛很大。看得出来，这双眼睛曾经是很漂亮的。有个现象颇为奇特：他的头发早已披上严霜，但那两道眉毛却依然保持着青春的光泽和色彩，又粗又浓，看起来硬梆梆的。他的小巧的鹰钩鼻子也肯定曾经是很漂亮的，但岁月的力量使它缩得更小、钩得更厉害了，跟猛禽的尖嘴别无二致。在他的嘴巴四周（嘴巴实际上只是

个陷坑而已),在两个脸颊上(脸颊也就只剩一副骨头架子了),长着一层顽强的汗毛和又粗又硬的白胡须楂子。四十年来,他每周刮一次脸。现在白胡楂子粗硬发亮,仿佛是根根银丝。两只低垂的、宽大而薄得透明的耳朵,使这个人的相貌更加与众不同。这两座软骨楼台之所以这么宽大,是因为他的鼓膜特别发达,随着老境的光顾,它不是趋于萎缩,而是更加膨胀。他的眼神犀利,明亮,跟夜猫子一样。尤其在那两道漆黑的眉毛和两片灵巧而又富有弹性的阴沉的眼皮的鲜明衬托下,他的目光显得更加阴森可怕。那两只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眼睛,除了洞察一切的功能之外,似乎还把所看的東西都照亮了。这种目光,说明他虽然体质已大不如前,精神还有旺盛的生命力。他瘦骨嶙峋,又矮又小,腰已经弯了。他那两只手,又薄又瘦,血管和神经都能数得清清楚楚。手指头骨节分明,尖如利爪,跟猛禽的爪子一模一样。

他前额上的皮肤蜡黄蜡黄的,皱纹陈陈相因,仿佛是一页页古书。他开口说话的时候,额上的皮肤迅速地活跃起来,耷拉到眉毛上,形成以眼睛为中心的一道道圆圈,两只眼睛一眨一眨,跟猫头鹰似的。他一身黑衣,头上戴顶天鹅绒小帽。

这个人走到柜台跟前时的时候,咖啡馆老板便胆战心惊地站了起来,走到临街的那道门前细听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又凑到朝院子的那扇小窗户上,然后,又到通楼梯的那道门跟前,把刚才的动作重复了一遍。店里的三个伙计,只剩下了一个,正在靠着凳子打呼噜。老板把伙计打发走了。把门关严之后,老板回到了自己的三腿木凳上坐稳,抬头看了看戴帽子的那一位,仿佛在等着他办什么重大事情似的。

“你干得真棒呀!”老板大声说道,确信他的话不会被旁人听到。“今儿晚上又有一场好戏看了!据说王家卫队准备大干一场。

堂埃利亚斯，您大概知道吧。”

“这您就甭管了，朋友，随它去好了，反正快了。”瘦身材的人说，声音响亮而深沉。

说完，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小包。从往柜台上一放时发出的响声看来，里面装的是钱。咖啡馆老板两眼热辣地盯着小包，瘦老头慢条斯理地把它打开，拿出钱币，数了起来。

听见钱在柜台上发出的响声，“罗伯斯比尔”睁开了眼睛，一看是它不感兴趣的东西，又把眼闭上了，再次进入梦乡。瘦老头数出十枚半盎司的钱，给了咖啡馆老板。

“得了，堂埃利亚斯先生，”老板不满意地说，“五盎司能派什么用场？”

“有了五个盎司，自由女神都可以买到。”埃利亚斯反驳说，看也没看咖啡馆老板一眼。

“去您的吧，这里的一些爱国者，您就是把全世界的黄金给他，他也不会喊‘国王万岁！’的。”

“不错，这些先生们是忠贞不贰的。”埃利亚斯大声说，带着他惯常说话时的揶揄口气。

“不信，您送些钱给阿尔卡拉·加利亚诺和莫雷诺·格拉去试试……”

“这些人是在那边，是在朝廷里捣乱的；可以不必理会他们。我们要的是到这里来捣乱的人。”

“实话对您说吧，我亲爱的堂埃利亚斯先生，就您给我的这些钱，还不够给这个俱乐部里最蹩脚的演说家去买鞋带呢。”

“我告诉您，这就够了，主公可不是位肯花钱的人。”

“国王太吝啬了！要是一毛不拔就能取消宪法，那就让他长个烂疮死掉好了。”

“您就甭操心，甭操这份心了。这个嘛，快解决了。”瘦老头答道，吸了口长气。吸气的时候，他用力一闭嘴唇，下颌骨似乎嵌进了上颌骨里。

“可是，我尊敬的堂埃利亚斯，就五盎司，您让我能办成什么事儿呢？……您觉得昨天晚上讲话的那个兵兵怎么样？人们说他是粗人，但他确实能起哄，对我们很有用处。我闭上眼睛也能看出那些三言两语就能把人煽动起来使人热血沸腾的人……而且，还有另外一些不随风倒的人呢，堂埃利亚斯！……前天晚上还有个经常跟卡列哈一起到这儿来的人上了讲台，那嗓门简直就跟牛犊一样！他开始谈到了国民议会，说应当砍下‘罂粟花’们的脑袋。人们对他热烈鼓掌。说实话，我觉得他的讲话很厉害，当然，实话实说，如果他用犹太话讲，我就更不明白他讲些什么了。会议结束的时候，我想鼓动他再讲一次，可是不知他是看出了我的意图还是怎么回事儿，他说要砍断我的脖子，并要我当心点儿，可真把我吓惨了！您却只给我这么点儿报酬！昨天晚上那个巴伦西亚学生最后的那篇讲话，让我花了两份炖牛肉和两瓶葡萄酒的钱。嗨！要是阿尔卡拉·加利亚诺和弗洛雷斯·埃斯特拉达知道了这种把戏……告诉您吧，我真想放声大笑一场。”

“这两个家伙才是应当砍下脑袋的‘罂粟花’。”瘦老头大声说，眯起眼睛用右手横着一劈，仿佛真砍着了什么东西。

“说来也可惜，他们都是些好小伙子。说良心话，我告诉您吧，虽然在内心深处我十二万分热爱国王，但当我听这些小伙子演讲的时候，尤其是看到阿尔卡拉·加利亚诺走上讲台，开始从嘴里撒出鲜花，然后又喷出毒蛇的时候，我就掌握不住自己，心都快跳出来了，真想去拥抱他们。”

“让他们去闹吧，来得正好。您瞧瞧今儿晚上这场乱子吧，这就多亏他们了。这种乱子一多，绳子很快就要绷断。这正是国王希望看到的。啊！您很快就会看到，他们会把对手撕成碎片。”

“可是，我拿这五盎司够干什么呢？”咖啡馆老板又一次提起这个话题。

“我已经说过了。国王不允许挥霍浪费，把这帮没有头脑的人煽动起来不需要花很多钱。”

“您说不需要！请您去问问那个隐居起来写《鞭子》的傻瓜蛋吧。他吃饭已经花了我三盎司了，用的就是您上周给我送来的那笔钱。再说，还有那个几天前发表那篇激烈演说的小军官呢，他说：‘Calendas Cartago’……”

“您是想说 Delenda est Carthago^① 吧。”

“对，dilenda 或者 calenda，反正是一回事儿。”咖啡馆老板说，“这个年轻军官饭量大得出奇！他吃了我两个风车轮子那么大的兔肉包子。而且，为了让安德烈斯·科乔这个小崽子到那几条街上去喊叫——这您上个星期天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的，我不得不帮他还清了他的全部债务，那是他欠房东的八个月房租，还有欠朋友们说不清的多少零花钱……话又说回来，堂埃利亚斯，我干这些事，图的可不是担惊受怕。我再对您唠叨一遍吧，要是那些自由派的重要人物发现这些骗人的把戏，他们是不会让我的骨头安生的。”

“小心，千万小心，什么也别写，别给我寄信。关于这件事，半点也不能写在纸上。”埃利亚斯严厉地对他说。

① 拉丁文，意为“毁掉迦太基”，上边是把拉丁文讲错了。迦太基为古代最著名的城市之一，相传系推罗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八一四年所建。今为突尼斯市郊区，迦太基在腓尼基语中意为“新城”。

“请您告诉我，”咖啡馆老板继续压低了声音说，仿佛怕“罗伯斯比尔”听见似的。“请您告诉我，王家卫队什么时候起义？”

“不知道。”埃利亚斯说，耸了耸肩膀。

“听说神圣同盟给国王写信了。”

埃利亚斯准是个守口如瓶的人，跟回答第一个问题一样，他也是干巴巴地三个字：“不知道”。

这时，又隐隐听见了不久前使所有人离开了咖啡馆的那种嘈杂的声音。

“我猜他们是想去搜查托雷诺的住宅。”

“好极了，我巴不得呢。”瘦老头幸灾乐祸地说。“他们开始自相残杀了！准是这么回事儿。嘿！我了解这伙流氓。还能发生什么事儿呢？难道西班牙还能老是控制在那帮自由思想家手中吗？如果真是这样，我就要责问造物主了。造物主安排国家大事，就跟让每个人呼吸一样。西班牙没有国王，就等于没有荣耀，没有生命，没有名誉。当年西班牙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时候，难道有过什么所谓宪法吗？由人民立法，是最可怕的事情。什么时候见过本应治于人的人去制订治人的法律呢？让我们的奴仆指挥我们，这公平吗？现在，没有国王，也没有上帝。但是，所有这一切就要结束了，我向你发誓，马上就要结束了。”

说这番话的时候，老头子睁大了眼睛，愤怒得握紧了拳头。咖啡馆老板被这番精彩的话感动了，离开三腿木凳过来拥抱老头子。当他热情地伸出双手的时候，碰倒了一个瓶子，瓶子滚了几滚砸在“罗伯斯比尔”身上。猫突然惊醒过来，尖叫一声跳到面包柜顶上去寻找更安全的地方去了。

埃利亚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黑带子，那是他当口罩用的，他把带子围在脖子上准备离开。咖啡馆老板当着那位人物的面时

总有一分恭顺，现在就以这种惯常的表情抢先去给埃利亚斯开门。天开始发白了。保皇派老头子没同他的朋友告别就出了门，朝自己家那个方向走去。

第三章

一场爱国主义的争论及其后果

堂埃利亚斯沿着圣哲罗姆大街赶路时，只见有几个人在路边高呼着“宪法万岁”、“列戈万岁”向他走来。为了避免狭路相逢，他转上了另一侧人行道，不料那些人也走上了那一侧，其中有个人把他截住了。

他们一行五人，其中至少有三人已喝得酩酊大醉。我们的老朋友卡列哈是他们的头儿。五个人当中，一位是希利蒙区的贩马客人；一位是萨利特雷的走私贩子；一位是精通骗术的江湖人，在马德里小有名气，在塞巴达广场颇享盛誉；还有一位又高又瘦又黑的小伙子，出名的游击队员，他在一八〇九年的运动和一八二〇年的事件中都有不少英雄业迹。他当年豪举的印记，是脸上那道可怕的刀疤，刀疤从前额一直划到脸颊，眼睛瞎了一只，鼻子也陷进去一半。

五个人把老头子抓住了。

“干掉他，干掉他！”走私贩子喷着酒气，边说边用手里的棍子捅埃利亚斯的胸口。

“不！放了他吧，佩里科，捏碎这只虫子有什么用呢？”

“原来是‘小尾巴’。”脸上有刀疤的那位认出了埃利亚斯。

“是‘小尾巴’，维努埃萨的朋友，他常到各个俱乐部转悠，替国王搜集情报。”

“让他喝‘忍着点儿’！”马贩子说。他从脖子一直到屁股都紧紧裹在一条肉红色的毡子里，用以伸张正义的粗大的拳头从毡子底下伸了出来。

“‘三块钱’，抓住这老小子的胳膊。”

“三块钱”伸手把埃利亚斯的帽子抓来扔在地下，让老头子顶上没毛的脑袋暴露在寒风之中。震耳的笑声对这一举动表示欢呼。

“瞧这猫头鹰的耳朵！”游击队员又说，边说边把老头子的右耳朵一拉，使老头子的脑袋一直贴到了肩膀上。

“你这老小子倒是不笨，赌注下得不错嘛。”走私贩伸出手指在老头的秃顶上一弹。

保皇党气得脸都变成了紫茄子色。他神经痉挛地捏紧了拳头，眼里闪着愤怒的泪花。这时，卡列哈过来了，看来他在这几个人中威望很高。他抓住埃利亚斯的胳膊，一边发出醉汉的放纵的笑声，一边大声说：

“来，你这个牛皮大王，跟我们走吧。”说完这句话，他又转脸看着其他几个人：“公民们，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小尾巴’，正是‘小尾巴’本人哪。我们交个朋友吧。他将把我们介绍给宪法政府国王，让他把我们任命为……”

“部长们！”走私贩边嚷嚷边把棍子高高举起。

“公民们，专制国王万岁！‘小尾巴’万岁！”

“我们把他吸收为会员吧。”走私贩说，“考验一下，让他跳！”

“跳！”

“跳！”

一个人抓住埃利亚斯的手准备让他跳，另一个人猛地推了他一把，使他来了一个狗吃屎，着实摔到了地下。

“第二次考验。”“三块钱”尖声说道，“拿着这把剑：刺我们当中的一个人。”

说着，他抽出马刀，用刀面狠狠地击了老头子，埃利亚斯摔了个仰面朝天。

“喊‘宪法万岁’！”

“看来还没让你摔疼？要是不疼的话，我这里倒有个东西让你见识见识……”走私贩怒吼一声，掏出了折刀。

“这条癞皮狗就是向瘸子马拉加告密的那个家伙。”骑士说。

“他还是维努埃萨的朋友哪。”

“先生们，这一位就是他妈的‘小尾巴’，大名鼎鼎的‘小尾巴’。”卡列哈声色俱厉地说。

走私贩和马贩子的眼里闪着残忍的火焰。脸上有刀疤的小伙子抓住埃利亚斯的脖子，有力的大手把他紧紧地按在地下。

“‘坎肩儿’，放开他，让他躺着。”

原来走私贩在自己人中有个可笑的译名叫“坎肩儿”。

“我来收拾他吧。”马贩子大喝一声，“卡住他的脖子，我想看看这些个保皇党肚子里到底装的是啥玩意儿。”

倒霉的埃利亚斯遍体鳞伤，他正一心盼望上帝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救了他一命。

来人是个年轻的高个子军人，仪表堂堂。可以断定，他出身名门世家，因为虽然他年纪轻轻，但肩章上的军衔已经很高了。他身披一件蓝色的长大衣，佩着一把笨重的古式马刀，那种马刀能把任何敌人的脑袋一劈两半儿。见他出手保护老头，那几个人带着几分敬畏走开了，没有一个人敢坚持。

“得了，先生们，请你们饶了这可怜的老头儿吧，他丝毫不会伤害你们。”军人说道。

“可他是‘小尾巴’呀，就是那个‘小尾巴’。”

“但你们是五个对一个，何况他又是个手无寸铁的可怜先生。”

“我也是这么说的。”卡列哈说，仍然带着一副醉汉的笑容。

“喊‘宪法政府国王万岁’！”

“等他离开你们时他会喊的。我保证他是个忠实的自由党，是个好人。”

“他是条走狗！”“坎肩儿”高声说。

“那你想把他怎么样？”军人问。

“小事一桩。”“三块钱”说，他是胆子最大的一个。“我只是想在他肚子上开个天窗，把他的五脏掏出来敬敬神。”

“得了，大家回家去吧。”军人斩钉截铁地说，“我保护他。”

“您？”

“是的，我。你们请便吧，我对他负责。”

“如果他不喊‘宪法万岁……’”

“喊宪法万岁！”几个人齐声喝道。只有卡列哈没喊，他像个白痴似地在傻笑。

“得了，”军人对埃利亚斯说，“您就喊一声吧，这不费什么事。再说，所有正直的西班牙人现在都应当这么说。”

“让他说！”

“让他马上说！”

军人坚持让他说那句话，作为获得自由的条件，但埃利亚斯仍然一言不发。

“喂，老爷子，快说。”走私贩说。

“不!”埃利亚斯用深沉的嗓音叫道,气得浑身发抖。

“三块钱”挥起棍子朝老头子打去,其余的人也准备发难。军人只好使出浑身解数,运用他的全部威严来阻止可悲结局的发生。

“您就来一句宪法万岁吧!”

“不!”埃利亚斯重复了一遍。仿佛从天上吸取了灵感,他突然勇气倍增,喊了一句:

“完蛋了!”

四个气疯了的人愤怒地咆哮起来,但看来这个军人已注定要奋不顾身地保护埃利亚斯。

“你们走开。”他说,“这个人疯了。你们看不出来他疯了吗?”

“让他收回刚才那句话。”卡列哈说。他始终在笑,酒醉中依然不忘如数家珍地运用议会术语。

“收回什么? 什么收回?”

“对,他是疯了。”“坎肩儿”说,“要不是疯了,就是醉……醉……醉了。”

“对……对……醉了!”卡列哈吼道,他实在站立不稳,不得不靠到墙上,免得摔倒。

几个住在附近的人走了出来,几个过路人同可敬的“三块钱”聊开了。也许因为醉汉很容易转移注意力,也许因为害怕军人的强硬态度,总之,卡列哈的四个朋友放掉了埃利亚斯。埃利亚斯在保护人的帮助下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捡起被走私贩踩扁了的帽子戴上。军人在用力阻止“坎肩儿”对埃利亚斯的攻击时,左手被别在“坎肩儿”腰上的那把折叠刀的刀尖划破了,皮翻起一块,流了点血。军人用手绢儿把伤口扎上,伸出右手挽住老头的胳膊。埃利亚斯摔得不轻,浑身跟裂了似的,晕乎乎的迈不

开步，一摇一晃地小步往前蹭。

军人用力扶住埃利亚斯，一步一挪地走着，一边问他家住哪里，好送他回去。埃利亚斯没有回答，只是打手势告诉军人沿着阿尔卡拉街走，然后上了巴基略街，最后朝巴尔加梅·迪奥斯走去，这位好人就住在那条街上。

年轻军人无疑是个不喜欢沉默的人，他性格开朗，喜欢交谈。似乎是老头子的一声不吭鼓舞了他说个没完，他一路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我们无法叙述年轻军人到底说了些什么。从现在起，他就是我们的朋友了，而且还将在这个冗长的故事中一直跟我们为伴。然而，由于我们已经了解了他的性格，把下面这段话或类似下面这段话的内容借他的嘴说出来，大概不算过分：

“很遗憾，我的朋友，在这不能尽如人意的人生之中，最好最美的东西也还有不好的一面。在最亮堂最光明的地方，总有命中注定的短暂的黑暗。人们理想中的为大家谋福利的最合理最美好的制度，在实践的初期往往产生奇怪的效果，这使不大信任新制度的善意和公正的人们产生怀疑。就是制造某个精密器械的人们本身，在使用初期也是会犹犹豫豫的，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节奏和四平八稳的习惯。政治自由，是人们的最美好的属性在政府中的体现，也就是国家的理想。然而，在实践的初期，这是多么痛苦啊！这架机器的首次实验性试运转，使我们惊慌失措，悲观失望！最大的弊端是着急。应当有思想准备和信心，等待自由开花结果，而不应当从第一天起就谴责它。栽下一棵树后看见它在第一天里没生根、开花、结果就绝望地把树拔起来的人，难道不是个疯子吗？”

也许，这不是军人的原话，但可以肯定这是他的原意。他说

完之后,想看看他的说教是否对老头子发生了点什么作用,但老头子完全心不在焉。看得出来,他把军人的话当成耳边风,心里正在考虑着同样重大而又深奥的事情。

“很遗憾,”军人又往下说,并用手势加强语气,“很遗憾,自由所赋予的第一批权力,被有些人用歪了。享受自由的习惯,是最难学会的。我们不得不忍受那些因天性愚钝而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学会享受自由习惯的人造成的失误。不能因为我们早晨刚从黑暗中出来、刚从睡梦中醒来太阳刺得我们眼睛发痛,就去咒骂太阳。”

年轻人第二次打住话头,喘了口气,看看老头子是否表示赞同。但他看见的,仍然是一张麻木不仁的苦脸。

“那几个抓您的人,”军人又说,“不是自由党人。他们要末是专制政权派来的暗探,要末就是粗鲁的草包,没有理性,没有觉悟。也许他们是些没有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散漫分子或者是靠起哄捣乱挣钱的。那么是不是该剥夺他们的自由直到他们接受了教育或者惩罚之后再把自由还给他们呢?那样岂不就造成一部分人有自由,另一部分又没有自由了吗?要末大家都有自由,要末大家都没有。由于少数人使用不当就放弃一个制度带来的好处,这公平吗?不。为了让一个理解自由价值的人不失去自由,就得让一百个不懂自由的人获得自由,这是值得的。一百个无知者利用自由可能干出的坏事,比一个有学问的人利用自由干的好事还要少得多。我们不能为了让一个谨慎的人享有自由而去剥夺一百个不谨慎的人的自由呀。”

年轻人第三次打住话头,理由有二:其一,因为他已无话可说了——我们仍然坚持认为,前面那些并非他的原话;其二,因为老头子走到他家所在的那条街时,在一个门口停住了脚步说:

“这儿。”

老头子说完便不再叹了口气了，军人正要同他新结识的朋友道别，却见他步履不稳，要是扔下他不管，恐怕老头子连台阶都上不去了。健谈而稳重的年轻人扶着保皇党进了家，老头子几乎一步也挪不开了。

埃利亚斯的房子矗立在巴尔加梅·迪奥斯街的中段，那里曾几度是宫殿。那座屋子夹在另外两座房子中间，显得格外高大，但实际上只是一座楼层间距很大的两层楼，顶上那层得天独厚，享有让我们这位英雄居住的殊荣。

那座房子陈旧简陋。楼下是铁匠作坊，整天乒乒乓乓敲得乱响，屋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平底锅、烤肉架和锁，这个作坊产品供应整个巴基略区。正屋的阳台完全是仿照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布置的，种着许多花草，有些眼看就要长成大树一般了。还有三只养鹌鹑的笼子和两只囿子，每到夜晚，鸟儿的鸣唱使整条街都充满升平气象。在这片森林和有着婉转啼鸣的鸟儿的笼子之上，看得见一尊站在名贵石座上的债权人塑像。

门很窄，门洞却很深。要走到最里面的楼梯跟前，得冒很大风险，因为道路坎坷不平，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填满了脏东西，铺在路上的鹅卵石又尖又锋利，而且有八分之一露在外头。楼梯也很窄。墙壁在腓力五世^①时代倒是刷得雪白的，现在已糊上了一层斑斑点点的油污，只有棱条和人们上下楼时臂肘经常蹭得到的地方才干净点，人们把墙壁蹭出了一条铮亮的道道。在楼梯的某一级上原先放油灯的地方，留着一个非常醒目的记号：朝下是倾洒的一大片灯油，朝上是一大股浓烟。两块脏痕交界处，还

^① 腓力五世(1683—1746)，西班牙国王。

钉着一颗薰得漆黑的钉子。

两人来到二楼，军人敲了敲门。显然，有人在焦急地等待着，因为门当下就开了。开门的是个约摸十八岁的姑娘，一见老头子半死不活的样子，尤其是看到还有个陌生人送他回来——这是异乎寻常的事情，姑娘又惊又怕地唉了一声。

“怎么回事？您这是怎么啦？”姑娘等他们进了门，就把门关上，边关门边问。

语音刚落，她就抢前头，打开一扇房门，三人一同走了进去。老头子没吭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一副痛苦的神情。

“您怎么了？受伤了吗？让我看看！噢，没有呀。”姑娘十分关切地察看着埃利亚斯，握着他的手问。

“没什么。”军人开口说，显得极其彬彬有礼。“没什么。刚才他从街上过，有五个野蛮人碰见了他们，他们不知要让他喊点什么，这位先生不想喊，拒绝。”

姑娘局促不安地望着军人，显然对这位军人的话一点也没听明白。

“是几个醉汉想伤害他，正巧我从那里经过……您别害怕，他没受什么伤。”

埃利亚斯似乎缓过点劲来了，冷冷地推开姑娘，慢慢恢复了常态。

“唉！今天晚上可把我吓死了。”姑娘说，“我等了您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您还是没回来……后来街上简直要闹翻天了……半夜的时候，有几个人从这里走过，边走边喊。帕斯瓜拉和我躲在屋子里，坐在旮旯里吓得直哆嗦。他们喊得那个凶啊！后来我们又听见他们使劲敲门……他们好像在说要把谁宰了。我们俩哭了，帕斯瓜拉晕了过去，我想方设法让她壮起胆子，两人一起

跪在里面圣母像前祷告。后来声音渐渐远去，我们才听到街上有人在呻吟。唉！我都不愿再想下去了。到现在我还在害怕呢。”

军人津津有味地听着这番话，一边听，一边打量起他来到的这个地方和住在这里的那位可爱的人儿的相貌来了。

屋里陈设简单，但它的朴素和整洁却使这里显得格外和谐而安宁。

军人对姑娘的兴趣远比对屋子浓得多。克拉拉——姑娘名叫克拉拉——的模样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不过，我们肯定她还不到十七岁。她的个子中等偏高，身段、胸脯和全身都显得气度不凡，是卡斯蒂利亚的女孩子们所固有的禀赋。她的脸色，是标准的卡斯蒂利亚型，白皙，柔嫩，但不是安达卢西亚姑娘那种肺结核患者似的苍白，而是像阿尔卡拉·塞戈维亚和马德里姑娘那种大理石般的粉嫩。两只又黑又大的眼睛表达了她的全部幽怨。她的鼻子小巧完美，只是略嫌小了一点。她的前额，也是小小的，但小得十分可爱。她的嘴巴很美，在线条匀称的下巴和喉咙的衬托下显得更为美丽。圆润多情的嘴巴，使映入陌生军人眼帘的这张脸蛋更加俊俏动人。我们顺便提一下，这位军人原本是位多情种子。

克拉拉的发型，可以毫不客气地用“土里土气”来形容，因为她梳的是那种三股头发往上一盘的发结。这种发式，理发店里早已绝迹，但美丽往往战胜时髦，克拉拉梳成这种金字塔式的发型分外得体。她身上的衣裳，是当时非富裕阶层穿的，但并不寒酸，就是说，她穿的是一件浅色花布连衣裙，窄小的袖口一直遮到拳头。连衣裙稍显长了一点，领口是方的，饰满了各式花边。

军人用以观察的时间，远比我们的描写短得多。几秒钟里，三个人一动不动地你看我，我看你，一言不发，直到内心一直在

独白的老头子突然两眼暴射出愤怒而冷酷的光芒并喊出声来：

“可耻，癞皮狗！我真恨不得手里有个厉害的武器，一下子把这些穷鬼斩尽杀绝！唉！可罪过不在他们，而在另外那些人，那些知书达理的人，那些发表演说的人，那些教唆人的人，那些在朝廷可耻的秘密集会上咬文嚼字和夸夸其谈的坏蛋。有罪的是那些背叛国王的革命者，诅咒上帝的人，他们是人类的渣滓。啊，公正的上帝呀！难道我就看不到报仇雪恨的那一天了！”

军人发怔了，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他觉得这一通话是对他刚才一路上开导老头子的那番话的间接反驳，他本想回敬一下，但看到埃利亚斯脸上的顽固和残酷的表情，便欲语又止。他的注意力，一部分集中在陪伴保皇党分子的那位姑娘身上。克拉拉以素常的漠然神情看了看老头子，又看了看老头子的保护人，似乎因老头子这通阴阳怪气的话感到羞愧。

军人后来对保皇党的咒骂已不怎么介意了，他开始对可怜的姑娘产生了兴趣。不知为什么，他对姑娘产生了莫大的同情。

然而，年轻人觉得自己处境相当尴尬，因为埃利亚斯仍在喃喃自语，压根儿不理睬他的存在。到了该告辞的时候了，但由于好奇心尚未满足，更不甘心的是同这位他有好感的姑娘尚无片言只语，实在舍不得起身就走。他定睛看了看埃利亚斯，走到他跟前。但老头子十分冷漠，既不感激，也不热忱，既不客气，也不愤怒。在他看来，这位军人无非是陌路人一个。最后，见老头子完全心不在焉，他便决定从安抚入手来引发姑娘开口。

“您一点也用不着害怕。”他离开原来的地方，朝窗户走去，低声对姑娘说，“他没有挨打。只是又惊又气，很快就会平静的。”

“是的，会平静的……已经开始恢复平静了。”

“他会高兴的。”

“高兴吗，不会的。”

“请放心，从现在开始您就别担心啦。”

这本来是句献殷勤的话，但在克拉拉身上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他回头看了看埃利亚斯，老头子仍是原先的姿势，还在自言自语，时不时吐出几个他最偏爱的形容词来：

“坏蛋，狗！”

于是，军人决心冒昧提问了，他压低声音，慢慢走到窗户跟前。

“也许我对您提出这样的问题简直太冒昧了，但请务必包涵。我只是对这位先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希望在可能范围内略尽绵力，为他效劳。这位先生的神志是完全清醒的吗？”

克拉拉大惊失色地看了军人一眼，仿佛觉得他的问话是个提示，便回答说：

“神志不清醒吗？……”停顿一下之后，她耸了耸肩膀，补充说：“我不知道。”

军人的好奇心益发大了。

“您别介意。不过他的行为，他在争吵中说的那些话，他阴沉的面容以及他刚才说的这番话，使我觉得他跟丢了魂似的。”

克拉拉又看了看军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对方的话。

“我不知道。”她说，“可怜的老头子有很多毛病。我看他也很难受。他从来就没有高兴过。有时候我想，他可能会在生气时死掉。他晚上总是看书、写信，有时就跟这会儿一样自言自语。帕斯瓜拉和我都很害怕，有时我们看到他半夜起来，急匆匆地在这间屋子来回转悠。白天，他早早就出去，夜里也不回家。”

军人觉得，克拉拉一开始就赢得了他的同情，这会儿更强烈了，因为他进一步认识到，不幸的姑娘是个甘心忍受疯子虐待的

牺牲品。

“可是，”他十分关切地说，“您不就是他那些古怪行为的牺牲品吗？他不虐待您吗？那就该宣布他是个无可救药的人。”

“对我吗？倒不。”克拉拉说，“他倒从来不虐待我。”

克拉拉并不认识这位军人，却对他说了一些交浅言深的话，觉得有些蹊跷。然而，在正常情况下看来奇怪的事情，现在却显得并不奇怪。克拉拉是个孤女，一直守着那个老头子过日子，她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她向来足不出户，没同任何外人谈过话，就在那座沙漠般的房子里消磨时光，除了零星的回忆和希望之外她一无所有。这些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她的性格极其单纯，一场意外使她认识这个温文尔雅而又慷慨大度的人，而且这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又谈锋甚健，她便把他想知道的事情告诉了他。她这种急于一吐为快的心情，又是她长期孤寂和忧伤必然所致。

好奇的人不敢继续调查了。正要告别的时候——他很不情愿告别，克拉拉看见他那只被血染红了的手，大惊失色地叫道：

“您受伤了！”

“没事儿，被刮了一下。”

“流了那么多血，天哪！您的手破了。”

“噢！没事儿……用一点水就……”

“我这就去。”

克拉拉快步走到隔壁房间去端出一盆水放在桌上。她招呼军人过去，军人立即去了。

“您有家吗？”军人一边用手试水温一边问。

“家？”克拉拉以其惯有的平静回答：“没有。他很喜欢我。我满心希望把这些怪念头从他脑袋里清出去……从前他对我可好了，而且他也很快活……那时我还很小。”

“从前他很好。那么现在他变了，是吗？”

“没有变；不过现在……因为他有那么多事情要考虑……”

“那他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的？”

“很久了，就是从不断闹乱子，……说是要干掉……干掉国王？……我不知道要干掉谁。但在此之前，他经常心绪不宁。那时我还很小……不……当时我们星期天一块出去玩儿，他带我到查马丁去，我们跟帕斯瓜拉一块儿吃野餐。”

“现在您不再出门了吗？”

“不。”克拉拉说，仿佛她的寂寞是世界上最普通不过的事情。

军人对他突然认识的这个人越来越感兴趣了，他越来越怀疑那个可怜的姑娘正在遭受狂热保皇派的粗暴对待。从他站的那个地方，他看见老头子正襟危坐在沙发上，正在全身心地默默诅咒着。然后，他又看了看克拉拉，姑娘朴素的美貌和纯洁的忧伤跟可怕的保皇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疑惑、好奇心和担心就更多了。

“您难道不想出去看一看，老待在家里就不想出去散散心吗？”他动情地问她。

“我吗？……我出去干吗？我出去就伤心。我只有星期天一大早到贡戈拉教堂去的时候才看得见大街，但我一到外面就觉得比在家里还孤单。”

“他不设法让你开开心，痛痛快快地生活吗？”军人说，他几乎被自己的好奇心吓了一跳，偷偷地看了一眼埃利亚斯，看他是否注意到他在同姑娘的谈话。

“他？不过，我不想开心……因为……我干吗离开这里呢？他说我应当永远待在家里。”

“可是……您不同别人接触，也看不到别人吗？”

“有个帕斯瓜拉。她很疼爱我。”

军人想知道帕斯瓜拉是谁。

“帕斯瓜拉是您的朋友吗？”

“是女佣。”

“噢……那您再没有别的朋友吗？像您这样的年纪，自然而然而且应当跟姑娘们交朋友。再说，您也不能就这么过日子呀。应当……”

“我这样挺好。他说我不该去结交什么人。”

“他强迫您过这么凄惨的生活吗？”

“没有强迫我。我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出去。他一直不在这里。可是我……请上帝原谅……我又能到哪里去呢？”

军人不知该如何去想。那个怪僻狂人和这个姑娘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他是她的父亲还是丈夫？……“不，”他心里说，“把他们两人设想为夫妻简直叫人恶心。”

“请您不要介意我提的问题。”接着军人又急切地问：“我对你们的事很感兴趣。谁也不来看他和访问他吗？”

“他跟几位太太很熟，人们管她们叫波雷尼奥家的女士们。她们是贵族，过去很有钱。”

“她们常到这儿来吗？”

“很少来，但他很尊敬她们。”

“我想她们一定都是菩萨心肠，她们难道不疼您不喜欢您吗？”

“喜欢我？她们有一次对我说，我像是个好姑娘。”

“就这些？没对您说过其他话吗？”

“嗨！她们都是些大好人。他说她们是大好人。听说她们中

还有一个是圣人呢。”

克拉拉是带着毫无掩饰的天真说了这些话的，听见她说这些话的人都很感动。请具有无比优良品质但还不理解这种性格的读者，不必对可怜的克拉拉这种天真无邪和崇高的胸无城府的表现感到奇怪。我们在此还要补充一句，不幸的姑娘除了堂埃利亚斯和帕斯瓜拉之外，见不到外人。至于波雷尼奥家那几位忧郁的肖像般的女士只是偶尔在天将黄昏的时候才能见到，她的生活就是无休无止的沉默和日复一日的憎恨。只有在六个月之前她在阿拉贡省阿特卡村度过的那四十来天日子里，才使她稍稍有所振作，给了她些许幸福。当时，埃利亚斯让她到那里去享受一下乡村生活。等一会儿我们再看埃利亚斯为什么会作出这个决定，以及克拉拉这次旅行产生了什么结果。

“可是，”军人忘记了埃利亚斯就近在咫尺，继续说道，“难道您就这么过日子，就这么守着这个老家伙吗？您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没有到乡下去过吗？”

“去过的。我在外边住了些日子，那是六个月之前。”

“在哪里？”

“在阿特卡。是他让我去的。我到那里养病去的。我到他的家乡去了。”

“噢……”军人说，为找到了一点表明那个老头子还不是彻底冷酷无情的小小的理由而感到高兴。

“您过得好吗？”

“嗨，是的！我在那里很快活。”

“您不想再去吗？”

“啊，当然想！”克拉拉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您不该待在这里，您的心肠真是再好不过了。上帝创造出

这么一个美若天仙、贤惠善良的姑娘，不是为了整个社会又是为了什么呢？您可以使千千万万的人幸福！您没有想过吗？请您考虑考虑吧。”

克拉拉似乎没有理睬这番奉承话，她默不作声，垂下眼帘，也许她正在根据年轻人的劝告“考虑考虑”，谁知道呢？

好奇的人正等待姑娘回答。盯着两人在屋里交谈的埃利亚斯高声喊道：

“克拉拉！克拉拉！”

军人迅速朝他走去，掩饰着自己的慌乱，说：

“先生，我想等你好一些再走。我正在向小姑娘叙述事情的经过，谴责那几个人的鲁莽行为。我看您现在已经平静了，精神也好多了，我该走了。我告诉她我愿为您效劳。”

“谢谢。”埃利亚斯干巴巴地回答道。“克拉拉，送这位先生走。”

已经没有任何借口留在那儿，不得不走了。他的手已经包扎得妥妥帖帖，而且他救下的老人已经向他下了逐客令。多情善感的小伙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留在那里。他看了看克拉拉，想从她的眼睛里知道她是否希望他留下，但克拉拉却无动于衷，甚至还走上前去打开了门。

不得不走了。军人向保皇党伸过手去，老头子只伸出了两根冰冷的、骨瘦如柴的指头。军人离开那间屋子走到门前的时候，想重新找个话题再谈，但姑娘对他鞠了一躬，使他绝望了。出门之后，他又在门外站住了。

“别忘了我对您说的话。您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他下了第一级楼梯，“您应当……”

“克拉拉！克拉拉！”保皇党狂人在屋里厉声喊叫。

克拉拉关上了门。军人停住了脚步，心乱如麻，呆呆地站在楼梯上。他的第一个想法是再次敲门，一直敲到姑娘出来为止。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样做不妥。他慢慢悠悠地朝楼下走着，心里想：“这家到底有什么秘密？”到了街上，他的好奇心更强烈了，对姑娘的同情也更加深切。

“是他的女儿，妻子，侄女还是被保护人呢？”他大声说，“啊！实在想了解这个家庭的秘密。怎么能不相信克拉拉嘴里讲出来的话呢？她是那样天真无邪，童心犹存。”

他沿着大街走了很长一段路，站住了，回头看着那座房子。

“她是不会单独接待我的。”军人对自己说，“刚才是巧合。要是我再去，拿什么作借口呢？……那位不幸的姑娘痛苦着呢！她的脸色说明她遭的罪大着呢……守着那个畜生，看不到任何人，更谈不上跟任何人来往……”

他又机械地再次朝那座屋子走去，边走边继续自言自语：

“老头子可能因她同我谈话而责备她；也许老头子是假装心不在焉，把我说的话都听去了，生气了，要揍她哩。”

他又进了大门，上了楼梯，尽量不弄出声音来。走到门口，他停住了脚步。他的手机械地握住了门铃的绳子。如果发现最轻微的争吵声或老头子粗野的嗓门，他准会用尽全力去叫门。然而，他什么也没有听到。他竖起耳朵再听。屋里是一片坟墓似的沉寂。突然，他感觉到一个女人在唱歌，有一个人沿着门的通道飞快地走过来，他听到了衣裳擦着墙壁发出的窸窣窣窣的声音，而且，听见了说话声，是的，是说话声。走到跟前时，声音变得银铃般的响亮。是克拉拉！她正在唱，正在跑。难道，她，她幸福吗？新的秘密。

好奇的人更迷惑了。他松开铃绳，一步一步缓缓朝楼下走

去,边走边警觉地东瞧西望,犹如一个小偷。到了街上,他拔腿而跑,决心离开那里。走到拐弯的地方,又停住了脚步,再回头瞧了瞧那座楼。最后,他下决心开始朝回家的路走去。现在我们暂且把心事重重、满腹疑团的他搁在一边,再来谈谈巴尔加梅·迪奥斯大街的这些朋友,他们的生活和性格,这就需要从头说起,细细道来。

第 四 章

“小 尾 巴”

现在我们来认识认识这位名叫埃利亚斯的怪人。他一七六二年生于阿特卡村。这是阿拉贡省的一块地方,从希昆萨到卡拉塔尤德的路上能望到这个村子。埃利亚斯的父亲是埃斯特万·奥雷洪-巴尔德莫里略,母亲叫尼科拉萨·帕雷德斯,都是有福之人。父亲是位本分的农民。母亲是邻村一位名叫卡里涅那的最富有的继承人的女儿。成婚大典后正好九个月,胖小子出世了。从孕期到诞生,发生了许多大事和异兆。尼科拉萨太太怀孕五个月时,做了一个非同小可的梦,梦见腹中的孩子已经长大,乘坐一辆火红色马车飞升上天。后来,这位善人太太天天晚上都梦见儿子飞黄腾达,当上了政府参事,市议员,圣贤,教长,主教,国王,皇帝,或者说,至少也是教皇或者大主教什么的。

分娩的日子到了。母亲一边祈求上帝保佑,一边在阿特卡村某位助产士——一位十分能干的人——的帮助下,生下了一个男孩。儿子出生时,倒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标记,只是一副瘦骨

嶙峋，弱不禁风，病病歪歪的模样。大概，他母亲在无休止地梦见王冠紫袍的时候，没让她的器官向胎儿输送充分的营养。

虽说这出世婴儿本身跟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世界上却颇有一些奇迹发生。本村的居民看见，阿特卡的天空有七条飞鱼跳进了银河（那是从来没发生过的景象）；月亮出现了一个光环；从地平线上升起一颗彗星，沿着天空缓缓滑行，仿佛圣彼得^①在自己家中行走一样。本村喜欢仰观天文的那位药剂师，善于解释星象，兼通巫术，他看见了阿特卡村上空出现的全部景象之后，极其庄严地宣布，这些征兆表明那个孩子将为普天下带来荣耀。飞鱼跳进银河，预示两个民族要联合起来反对他；彗星，预示他将战胜两个民族；至于月环呢，谁都明白是永生的标志。

“因为，”堂巴勃罗（这是药剂师的名字）说，“天上的景象没有一点能逃得过我的眼睛。我预感到的事情，都是实实在在的，就跟眼前这杯巧克力一样。”

确实是巧克力，而且是托罗巴最好的巧克力。药剂师在发出庄严的预言时所喝的，正是这种巧克力，那是奥雷洪家的慷慨恩赐。

不用说，洗礼是欢天喜地的，这您就甭操心了。阿拉贡葡萄酒取之不尽，甜面包、半米的长面包、巨大的烤羊腿、里奥哈的辣椒、拳头大小的甜饼干，还有，达罗卡的卡门·德斯卡尔索修道院里修女们制作的食品，等等，等等，堆积如山。接受馈赠最多的是堂巴勃罗，因为他作出了伟大的预言。他自己认为，他的预言值得用青铜镌刻，用版画描绘。在对他的占星术的丰厚酬劳的鼓舞下，堂巴勃罗作了一首十行诗，把奥雷洪一家歌颂为“科学的

^① 彼得：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耶稣十二使徒之一。

庇护人”。

孩子渐渐长大了。不用赘言,即使在孩提时代,他父母的希望也接二连三地得到了印证。真是妙不可言!孩子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都被视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迹。他一张开嘴巴,就算是开了金口。他嘟嘟囔囔囔着要找奶头,据星象家的说法,是在口吐箴言。两年过去了,四年六年过去了,马齿渐长,奥雷洪家小少爷的名声也在与日俱增。

“您知道我见到了什么,尼科拉萨太太?”一天,药剂师神秘兮兮地对那位好奇心极强的太太这么说,把她吓了一跳。

“怎么回事,堂巴勃罗·布拉加斯先生?”

“埃利西科昨天跟一群母鸡玩,他用一根芦苇打小鸡崽。要是拿芦苇的手更加强壮有力,小鸡崽肯定没命了。我对他说,‘小家伙,你干吗惩罚这些小动物呀?’他回答说,‘因为它们是小鸡,我要杀它们。’‘它们对你怎么啦,小刽子手?’‘我叫它们说皮奥,可它们不愿意。’您瞧,尼科拉萨太太,这不是常人之举。那句格言包含着伟大的真理:Quia pulli sunt. ①那辩论家在指责詹森②教派信徒时自言自语说:Quia heretici sunt! ③

堂娜尼科拉萨·帕雷德斯,说实在的,对她儿子那些话里所包含的真理并不怎么明白,但出于对堂巴勃罗的热情预言的感激之情,她铺开台布,把一大碗浓香的肉汤端到了这位朋友面前。

埃利亚斯长得更大了,根据村里守护神节那天到阿特卡来

① 拉丁文,意为:他们是纯洁的人。

② 詹森(1585—1638):荷兰天主教神学家,创立詹森教派,反对耶稣会,被罗马教皇斥为异端。下谕禁绝,但仍有不少人信从。

③ 拉丁文,意为:他们是异教徒!

祝福的塔拉索那修道院那位颂经神父的高瞻远瞩的意见,把他送到那个修道院向神父们学习人类学去了。当时他十二岁,在修道院里,他的名气更大了,不久就精通了拉丁文,连波利比奥、埃乌塞维奥和卡西奥多罗这些大师都望尘莫及。

十五岁时,为他举行了一次家庭会议,讨论把他送到图德拉神学院去深造还是送到阿尔卡拉大学去就读。最后,堂巴勃罗·布拉加斯力主去学教规正典,由于他的理由充足,便采纳了他的裁决。造物主的这件杰作,被扶上了叫驴的脊背,带着几只装着饼子和两大罐葡萄酒的皮囊,在堂娜尼科拉萨抽抽泣泣地哭过一阵和星象家大声说过几段四言八句之后,埃利亚斯朝不朽的塞万提斯故乡的那个方向出发了,一路上餐风宿露,终于在四天后到达那里。

那一年,堂娜尼科拉萨又添了个女儿。女儿降生的时候,自然界没出现任何异象。

埃利亚斯在阿尔卡拉学习教规和神学。学习期间,埃利亚斯十分勤奋,老师们不断对这个为奥雷洪家光耀门楣的学生大加吹捧。有些老师期待他成为一个路易斯·比维斯;另一些盼望他成为一个埃斯科瓦尔;还有人希望他成为桑切斯、巴斯克斯或者阿里亚斯·蒙塔诺。而且,年轻人也确实在勤奋攻读。他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阅读优西比乌^①、卡瓦拉里奥^②和格劳秀斯^③的著作。他每天生吞活剥地穷啃《神学正误》,在课堂上总是显得鹤立鸡群。从那时起,他的性格的基本特征就已经开始形成:非凡

① 优西比乌(约260—约340):古代基督教会史家,著有《基督教教会史》、《君士坦丁传》、《编年史》等。

② 卡瓦拉里奥:生卒年月不详。

③ 格劳秀斯(1583—1645):荷兰著名政治家、法学家、神学家和人文主义者。

的自豪感，待人接物冷若冰霜，火爆脾气。因此，他的同学们对他没有丝毫好感。

然而，他博学多才的名声是无人不晓的。他回村里去了。一进村子，首先看见的是堂巴勃罗·布拉加斯枯瘦的身影。星象家隆重地搂住他的腰表示问候。跟巴勃罗一起去欢迎他的还有村长、神父及阿特卡村其他最有名望的人，连马掌匠也去了。布拉加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念了一篇半是拉丁文半是卡斯蒂亚方言的讲话。除被欢迎者外，众人均报以掌声。在家里迎候他的有尼科拉萨太太，她已经一天天老了，而老奥雷洪却保养得结结实实。他的小妹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但可怜的妹妹没有多少聪明可言，得到的只是淘气的名声。家里举行了一次小型庆祝活动，准备了大量甜面包，公正地说，其中一半都让堂巴勃罗·布拉加斯吃掉了。

在村里，埃利亚斯依然埋头攻读。他的越来越严重的冷漠更增加了他的清高。但他的父母没发现这一点，对年轻人处处娇宠。即使有时候儿子怪僻的行为惹他们生气，但听过布拉加斯溢美之词后，便又心满意足了。当然，溢美之词总是以喝一碗巧克力或吃一大块火腿开头。

埃利亚斯年满三十岁时来到京师。我们不知道他下这个决心的时候，是否梦想获取那位星象家预言的他会得到的荣耀。但他无疑是做好了某种准备的。一到马德里，他就同三位一体修道院的神父们建立了密切关系，那些神父肚子里的学问跟圣殿里的书一样多。同时，他还跟一位贵族过从甚密，那位贵族是哈朗迪利亚的波雷尼奥和贝内加斯两位侯爵的后代。他对这家人忠心耿耿，不仅在其飞黄腾达的时期能忠诚地为之效力，就是战争结束家道中落之后，他仍然给他们当管家。一八〇八年战争爆发

时,埃利亚斯一改他足不出户的老习惯,抛开《查士丁尼法典》^①、《法学汇编》和《教皇诏令集》,换上戎装,在埃切瓦里和“铁杆”胡安·马丁·迪亚斯麾下作战,在埃切瓦里指挥下,他参加了整个纳瓦拉战役。在拿破仑重返马德里时,他还在卡斯蒂利亚拉起了一支民防队。

战争结束后,他回了一次故乡。他父亲已经作古。妹妹亦早已长大成人,嫁给一位沾亲带故的农民。母亲瘫痪在床,重病缠身。布拉加斯失去了温良恭俭让的优良品质和对星象学的爱好,但对埃利西科的喜爱仍不减当年,他仍然坚信“两个民族要联合起来反对他,而他将对这两个民族战而胜之”。

在阿特卡,埃利亚斯得知立宪党发展壮大,整个半岛都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卡的斯国民大会。顺便提醒一句,埃利亚斯对立宪党人向来是深恶痛绝的。他这个人,从一懂事开始,就要弄着自己的小聪明,即使在青少年时代,也没体验过友谊和热忱这种天然的感情。他现在已届不惑之年,是个偏执狂,对专制君主崇拜得五体投地,一听到“自由”这个字眼就无法忍受。他是个冷酷的保皇狂。为了保皇,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他天性开朗,但朝夕苦读却压抑和扭曲了他的性格。在那个时期,任何一个西班牙人都不可能不去注意那个应当解决的大问题,埃利亚斯那隐藏着的炽烈感情也爆发出来了,但表现形式不是爱,不是贪婪,也不是野心,而是一股政治热情,他疯狂地支持一种制度,对另一种与此相反的制度则恨之入骨。

由于他性格上的这种变化,在他身上迸发出了一种铁一般的意志和非凡的力量,如果有用武之地,他简直可以创造出无比

^① 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483—565)下令编纂的大典。

辉煌的业绩。他原本聪明过人，明察秋毫，加之多年的寒窗苦读，使他那乖戾的保皇感情更为变本加厉。他的学识才能和偏激感情奇怪地混合到了一起，加上他的桀骜不驯，使他十足地变成了一个魔鬼般的人物。粗粗一看，人们很容易轻率地给他取个名字“疯子”。

一八一四年，立宪制度遭了灭顶之灾。^① 埃利亚斯心花怒放，但他并没有因此安静下来，而是开始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在什么情况下，政治生活都是令人乏味的。他同阿拉贡省省长打上了交道，省长是被千万人唾骂的那个集团中的一员。他参加宫廷秘密会议，以跟那个丧权辱国的王子殿下攀上交情而沾沾自喜。从那时起，他就参与了那个无耻朝廷的种种幕后活动。

然而，二十年代来到了，我们这位主人公进入了义愤填膺、神魂颠倒和顽固不化的阶段，他这副尊容我们算是已经认识了。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了他的生活起居状况。他活跃异常，密谋策划，分秒不停，真可谓前无古人。他同宫廷保持着秘密联系，并试图组织反对派。只要能实现他的目标，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他出入各个俱乐部，挑起争端，他不仅参加保皇党人的会议，甚至也参加自由党人的会议。他利用一切信息。然而，已经有人对他进行公开攻击了，有人揭发他是集团的成员，有人戳他的脊梁骨说他是阴谋分子，而且，他已经不止一次被试图认识他的真面目或者确实已经识穿他的人威胁过。

爱国主义人士都熟识他那个模样，管他叫“小尾巴”，这个绰号是在卡列哈的理发店里炮制出来的，发生在国王对加冕演说

^① 一八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费尔南多复辟，结束了一八〇八——一八一四年的西班牙第一次革命，开始了一八一四——一八二〇年的六年反革命时期。

做了那次著名的补充说明的几天之后。这个补充说明，被人民嗤之以鼻，称之为画蛇添足的“小尾巴”。在人民的心目中，埃利亚斯是国王的朋友这个印记，同保皇狂的形象以及“小尾巴”这个绰号结合起来了。人民刻在某个人前额上的名字，同盖上火的烙印一样，都是永远磨不掉的。就这样，埃利亚斯一名“小尾巴”，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只有他那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才尽量避免提他这个绰号。

让我们以对本章的英雄之一的祝福来结束本章吧：我们的朋友堂巴勃罗·布拉加斯在阿特卡与世长辞了，享年九十有一。死因是胃热，由于贪食凉拌肉，加上便秘，引起大角星和火星在一月的某天夜里不期而遇。

从那时起，占星术在阿特卡村就一蹶不振了。

第 五 章

“小尾巴”家的姑娘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一八〇八年十二月埃利亚斯参加了“铁杆”在塞哥维亚拉起的一支武装。这支部队同法国人打了几仗，后来，追剿莫雷的苏尔特元帅^①同游击队发生遭遇战，迫使游击队一直退到巴利亚多利德。游击队从巴利亚多利德继续向北前进，到了阿斯托尔加。埃利亚斯同一部分人留在萨阿贡，准备在

① 一八〇八年，拿破仑亲征西班牙，宣布废黜波旁王朝，立自己的哥哥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拿破仑班师后，把驻在西班牙的军队交给法国元帅苏尔特（1769—1851）指挥。

那里重整旗鼓拦击将从加利西亚撤走的内伊^①。

一位塞哥维亚籍上校住在萨阿贡，他在那里成了家，退役后便定居下来。他是个品格高尚、极富同情心和有着良好教养的人。他原先很有钱，但老天——要不就是地狱——赐给了他一位夫人，其冥顽的程度是造物主也创造不出来的。她软硬不吃，随心所欲，怪僻乖张。可怜的军人使尽了一切心计来制服这个蛇精的古怪脾气。在她身上，集中了造物主在创造女人时赋予她们的种种恶劣品质。起先她对宗教虔诚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抛开丈夫和家庭，终日和修女、神父、教友、悔罪人厮混，除了做念珠祈祷、披肩祈祷、连祷、升天祈祷和对唱赞美诗、参加教士会议外，百事不管。她以忏悔室、修道院会客室、诵经室、圣器室为家，仿佛是个木雕的圣像，脖子歪在一边，眼睛看着地下，表情可怖，声音衰老而低沉。

即使在家中度过的短暂时刻，她也无法和别人相处。可怜丈夫所说的每一句话，她都能从中发现罪恶的痕迹。丈夫的一举一动，她都认为是世俗的和不洁的。她烧掉丈夫的书籍，用他的钱赞助慈善活动，把布道神父、德亚底安修会^② 修士、普雷蒙特雷修会^③、教徒等等三教九流带进家中。谈到良心和罪过，她把大家的所谓过失都抖落出来，把左邻右舍私下忏悔时说的琐事和隐私公诸于众，还把这些当作丑闻和堕落行为加以谴责。谈到这些事情，她总是怒形于色，谁对她也无可奈何。

① 内伊(1769—1851)：法国元帅。

② 德亚底安修会：一五二四年创建于意大利罗马。

③ 普雷蒙特雷修会：荷兰人圣诺贝尔特(1080—1134)在一一二〇年率门徒于格和厄弗模德创建。

然而，这位使人无可奈何的居家修女突然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生性原本反复无常，突然一改常态，过上了一种极为世俗的生活，她经常离家出入不雅之处，借口心情不佳需要放松放松，整天东游西荡。陪伴她的，或是年轻军人，或是初入门的教士。丈夫见无法把她关在家里，不得不默许她过那种放荡的生活，虽然为此花掉自己一部分财富，至少可以使他在一段时间里免遭魔鬼的侵扰。

克拉拉的第三次深刻变化更为糟糕。她想出了装病这一招儿，于是，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病痛，慢性的，急性的，都来了。各种油膏、软膏，草药，汤药，都试遍了；形形色色的药剂师，巫医，医生，御医，都一筹莫展；从莱德斯马到帕拉奎利奥斯，从朗哈隆到费特罗，连全西班牙的温泉，她也都光顾过了。唯一能减轻她病痛的，是她连枝带梢地向所有德亚底安修会、方济各会^①、小兄弟会^②、普雷蒙特雷修会的修士们诉说自己的病情，——她又同这些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她可怜的丈夫查孔，高举双拳，甚至使用棍棒，对她进行了有力的治疗，但一无所获，反而使那个敌人加倍嚣张。

与此同时，夫妇俩的财产已经消耗殆尽。不幸的丈夫，一想到可怜的女儿将来的前途，便不寒而栗。女儿那时才五岁。这位虔诚的妻子在成为信女和病人之前，生下一个女孩，取了个跟她一样的名字：克拉拉。女儿，是那次不幸婚姻的唯一成果。

只要堂娜克拉拉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到了，病就会霍然而

① 方济各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一二〇九年由意大利人方济各(1181—1226)得教皇批准而创立。

② 小兄弟会：帕奥拉(在意大利境内卡拉布里亚)的圣方济各于一四三五年创立的托钵修会。

愈。于是她又重新投身于教会。她把这件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没有一天不使自己在严酷地受苦。在街上就能听见她自我折磨的声音。她双膝跪地，两手合十，一跪就是一个钟头，但在冥修的状态下讲述见闻时，她讲的无不与桑乔的山羊有关。丈夫乞求上帝让他脱离那个活地狱。克拉拉太太既不爱女儿，也不爱丈夫。丈夫对她曾经倾心相爱过，但最后也憎恶她了。

终于，查孔娜——村里人叫她查孔娜——又一次放弃了信女的生活，一夜醒来便赴葡萄牙“呼吸空气”去了。幸运的是，上帝照亮了她的心，她跟着几位传教士从葡萄牙去了巴西。打那以后，她就杳无音讯了。忠实而好面子的丈夫舒了口气，他获得了自由，但家中已一贫如洗，除了一份微薄的薪金之外别无所有。对眼前的日子，他倒不怎么担心，但一想到那个不幸的姑娘将来要过苦日子，就惶惶不安起来。

一八〇八年十二月中旬，萨阿贡全村的人都满腹狐疑地来到官道上，因为拿破仑^①一世要经过那里到阿斯托加去追击英国人。拿破仑在村里休息两个钟头之后，继续向前行军，占领西班牙的大部分法国军队都随他而去。拿破仑领着法国人走远了，萨阿贡村的人聚在一起，所有的年轻人都拿起了武器，在埃利亚斯和卡里翁神父指挥下，准备同几个过路的法国团队战斗，这些法国兵第二天要赶去同主力部队会合。

那天下午，查孔深情地搂抱和亲吻女儿。女儿见父亲流泪，也哭开了，但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上校有个计划，那是唯一能确保克拉拉将来幸福的计划，这给他带来了希望。他决心参战，继续他的行伍生涯，在危难时刻跟国家共存亡，他确信他的服务将

① 拿破仑(1769—1821)：法国将军，法国第一执政和皇帝。

得到报偿。他给“铁杆”写信,请他下达命令。“铁杆”复信,任命查孔指挥萨阿贡的这五百人,设法击溃到阿斯托尔加去同拿破仑会合的那些法国团队。这位勇敢的军人,成了埃利亚斯和卡里翁神父这支队伍众望所归的首领。当天晚上,他出发了,把女儿交给两个老女佣照管。他们在离村子四分之一的地方扎下了营。翌日凌晨,便看见了远处法国人的闪亮的刺刀。游击队用分散的火向法国人发动进攻,开始,因为猝不及防,法国人动摇了,但稍微站稳之后,他们便对我方进行回击。战斗异常激烈。埃利亚斯和查孔痛苦地互相看了一眼。

“他们比我们多三倍!”查孔说,“不过,没关系。前进!”

游击队退到了村口。村口的战斗十分激烈。村民们从窗户里,从拐角处朝敌人射击,敌人纷纷倒下。上校勇敢地指挥自己的军队作战。后来,全体村民也加入了战斗,和军队一起发起攻击,法国人终于被打败了,但村民中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法国人不愿损失更多兵力,开始朝巴伦西亚·德·堂胡安^①撤退。

全体村民群起追击法国人,查孔冲在最前头。但他还没跑出二十步,就被一颗子弹击伤了。他大喊了一声,栽倒在血泊之中。女人们围了上去,见他伤成那个样子,都哭了。他说了几句话,队伍也撤了回来,四个人把他抬回家。还没到家门口,他就断了气。

村子笼罩在悲哀中,因为许许多多儿子、丈夫捐躯了。母亲们、妻子们在街上嚎啕大哭。查孔家门口,聚集了一群女人,她们默默地望着上校的尸体。上校浑身都被血染红了,前额裂了一道大口,胸膛洞开。几个小孩,好奇心胜过恐惧,走到上校跟前去摸他的手指头、马刺和皮带。谁也不作声,只有可怜的小克拉拉见

^① 西班牙北部莱昂省内的地名。

大家都流泪瞧她，便大声呼唤她爸爸。死去的爸爸已听不见她的喊声了。

“这是谁的孩子？”埃利亚斯问。

“她是上校的女儿。”抱着小克拉拉的女人回答。

“她没有母亲吗？”

“没有，先生。”

“我们怎么安置她呢？”埃利亚斯说，看了看神父卡里翁和其他几位动乱的首领。

所有的人都耸了耸肩膀，吻了吻克拉拉。

“我们带着她。”当上校家道殷富时给他当过女佣的两个妇人说。

“不。”埃利亚斯说。“我收养她。我自己来带她。我要培养她。”

那两个妇人穷得难以糊口。她们倒是非常疼爱小克拉拉，但把她带在身边，就注定小克拉拉将一辈子跟她们一样受穷。在她们看来，堂埃利亚斯是个有地位的人，脾气又好，便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了他。

然而，埃利亚斯在萨阿贡只待到一八一二年。那一年，这位保皇党放下了手中的武器，退役到马德里定居去了。克拉拉必须随行。她舍不得同穷苦的小朋友们分手，哭得泪人儿似的。她也不愿意正眼看她的保护人，因为他使她害怕。

五月某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克拉拉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关在巴尔加梅·迪奥斯大街那幢我们已经见识过了的房子的阴森森的高墙里。这时她伤心极了。而当她被送进修道院附属学校的时候，就更加悲伤了。那个学校是某个著名教团的几个修女办的，她们用有限的知识来教育本区的小姑娘。学校像修女院一样阴森可怕，却没有修道院那种恬静的环境和忧郁的气氛。负责教

学的是几个老修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叫安古斯蒂亚斯的嬷嬷,她是个老态龙钟的丑八怪,终日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为了惩罚姑娘,她手里老拿着一根长长的教鞭。她戴的是一副绿色眼镜,与其说是为了把学生们看得更清楚,倒不如说是为了让学生们看她不清楚。

小姑娘们很早就得起来,做祈祷;中午饭吃的是只浮着几粒豌豆的大蒜汤,然后,就得去上课了,内容是阅读练习,起主要作用的是安古斯蒂亚斯嬷嬷的教鞭。接着,就是在一张格子纸上做两个小时的练习。做完练习就得凭记忆回答《教义问答》中的问题,之后,还要做漫长的三个钟头的缝纫才能休息。休息的地点是个黑糊糊、臭烘烘的小院,院里绝无仅有的植物,是一棵枯黄的半死不活的可怜的石竹花。石竹种在一只废弃的砂锅里,砂锅反倒升格成了花盆。小姑娘们在这个跟猪圈差不多肮脏的小院里玩了不大一会儿,安古斯蒂亚斯嬷嬷就在自己屋里敲起那口该死的钟,把垃圾堆里的小天使召唤到她的教鞭周围。

吃过晚饭后,由布里希达嬷嬷带着做念珠弥撒,因为安古斯蒂亚斯嬷嬷有气喘病,说话上气不接下气,不能带着她们念。念珠弥撒实在没完没了,因为在念完冗长无比的天主经之后,还有连祷,圣迹、祷词、主祷文、赞歌、哀歌。在这一系列虔诚的练习过程中,夜幕不知不觉降临了,常有小姑娘承受不了那种单调乏味的祈祷给精神造成的压力,打过三遍瞌睡之后就睡着了。借助眼镜的掩护,安古斯蒂亚斯嬷嬷观察小姑娘们打瞌睡的情形,边瞧边抚摩手中的教鞭,故意对犯错误的人佯装不见,被监视者一旦真的进入睡乡,上帝便发怒了,在一连串怒斥之后加上狠狠的一鞭。其他小姑娘正盼着有个机会放松和消遣一下,一见同伴被猛烈抽醒的痛苦表情,便放声大笑起来。祈祷被打断了,布里希达

嬷嬷不满地嘟囔着，安古斯蒂亚斯嬷嬷则连声呵斥，两只手交替扬起教鞭，教鞭雨点般落在小姑娘们身上。

天黑时分，继续上课和进行教义问答练习。安古斯蒂亚斯嬷嬷说：

“现在开始教……教……教义问答，布里……布里……布里希达嬷嬷。回答不上来的，关进……小……小……黑屋去。”

说完她就回去躺下了，因为她患有气喘病，每天晚上都要用热毯子捂着肚皮。

小克拉拉和学校里的其他几个女孩子认为安古斯蒂亚斯嬷嬷没有眼睛，她全凭那两片嵌在那副旧得发霉的眼镜架上的可怕的绿色玻璃来看周围事物，于是，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她们从《教义问答》的封面上剪下两个小圆块，把它们贴在眼睛上，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因为眼睛上贴着两块膏药，什么也看不见了。终于有一天，被佩特罗尼拉嬷嬷发现了。这位嬷嬷是个尖酸刻薄的人，她把小姑娘们狠揍了一顿，罚她们当天不许吃饭，也不许玩。可怜的孩子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还有一次，姑娘们正在院子里，忽然有只瘦得不成样子的小鸟从瓦缝里钻了进来，沿着墙壁转了一圈之后，落在那棵半死不活的石竹花上。这下可了不得了！成了那一年的头条新闻。姑娘们用手绢儿，用披肩，用手边能找到的一切东西，去扑打那只小鸟，终于把它抓住了。她们用线拴住小鸟的爪子，克拉拉把它小心翼翼地放进了针线盒里。夜里姑娘们偷偷给小鸟喂食，但小鸟越来越瘦，越来越悲伤。一天晚上，正要开始祈祷时，克拉拉打开抽屉，假装在整理什么东西，掰开小鸟的嘴巴，把藏在口袋里的面包渣塞了进去。小鸟突然振翅一飞，带着腿上那条线绕着屋子转了几圈停下来。你猜它停到什么地方去了？原来是停到安古斯

蒂亚斯嬷嬷头上去了。看到自己受到如此不堪的捉弄，嬷嬷的肚子都气炸了，气喘病使她说不出话来，她挤眉弄眼地默默做了足足十来分钟怪相，脸红得像西红柿。克拉拉吓得浑身都僵硬了。

“克拉……克拉……克拉……拉。”安古斯蒂亚斯嬷嬷气急败坏地吼道：“没……没……没教养的丫头！你……你大逆不道……到……到什么程度了？今天晚上到……到……小……小……小黑屋去。”

克拉拉那天晚上被罚到小黑屋里去睡觉。那是最严厉的惩罚，只有惩处最严重、最罕见的过失时才动用一次。安古斯蒂亚斯嬷嬷唠叨个没完，直到看见她那可怕的命令业已付诸行动为止。睡觉时，克拉拉被带进了禁闭室。禁闭室是一间黑咕隆咚的阁楼，发出一股霉味，阴森可怖。克拉拉一个人被关进这间堆满了杂物、看不清形状的陋室，害怕得要命。她躺在一领破草垫上，冷风从窗洞里不停地往里灌，小屋跟冰窖似的。她辗转难眠，老鼠跑来窜去的声音，像一支巨人军队的脚步声似的在她耳边震响。她缩成一团，把全身裹严，脚，手和头都缩到毯子里去了。老鼠在她身上又跑又跳，还不时发出吱吱叫声，令人毛骨悚然。邻舍屋顶上两只猫在厮打，发出凄厉的嚎叫，小姑娘更加害怕了。可怜的克拉拉一宿无眠，第二天人们去把她放出来的时候，看见她蜷成一团，冷汗湿透了她的身躯，一个劲儿地在哆嗦。

就在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和每日不辍的学习和缝纫的陪伴下，面对安古斯蒂亚斯嬷嬷那一对使人魂飞胆丧的小镜片，克拉拉度过了四个寒暑。她满十一岁后，埃利亚斯便接她出来，领她回家。

这个保皇派起初不知该怎么安置小姑娘。他曾经想让她当修女，但一个利己的想法突然浮上心头，他决定把姑娘留在身

边。他孤身一人，家里需要一个女人。谁比克拉拉更合适呢？她虽说没受过很好的教育，只能看书写字和算账，但她的缝纫手艺却蛮不错的，什么活儿都会。

查孔娜的女儿在“小尾巴”家一年年长大，出落成了大姑娘。她没有游戏，没有可爱的女伴，没有欢乐，没有由童年顺利进入青年所必需的健康有益的环境，然而，她毕竟长大了。埃利亚斯没有虐待她，但对她也不怎么亲热。礼拜天，他常带她到花市或港口的圣母像那儿去。有一回，还带她去了剧院，克拉拉以为演的戏是真事儿。埃利亚斯有许多工作和操心事，他一离家，克拉拉星期天就不外出了，只是一大早到贡戈拉教堂的修女那儿去望望弥撒。上教堂时，由一个叫帕斯瓜拉的女佣陪着。女佣是阿尔卡里亚人，是“小尾巴”雇来干家务活儿的。

对这样的“终身监禁”，如果换了一个人，肯定是无法忍受，而且也会反抗的，但克拉拉是个温顺和善良的人，她认为过那种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不应该去想别的事情。于是，她安安静静地、略带忧郁而幸福地生活着，有时甚至还很乐意。不过，经常是一连几周都没有一个生人走进这狂热的保皇派的家门。似乎整个社会都想避开关着这个公敌的牢笼。

也有例外的情况。我们先前已经说过，堂埃利亚斯曾是一家老贵族的朋友和下人。波雷尼奥和贝内加斯两门贵族家道中落之后，就只剩下了三位后裔，就是那三位令人尊敬的女当家，她们继续同这个保皇派保持着友好关系，常常在傍晚时分去看埃利亚斯。三个人都生硬古板，老气横秋，冷漠无情，盛气凌人。她们从来不同克拉拉说话，要么就说两句冠冕堂皇的话，还带有几分教训的口吻，使人听了难受而扫兴。就是在这个贫苦的姑娘面前，她们也端着贵族的架子。她们永远是那么一本正经，凛不可

犯，克拉拉一见她们就反感，因为她们每来一次，总要在孤女心中留下悲伤的阴影，久久不散。

近年来，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小尾巴”进入了其政治狂热的寒冰期，成日价怒气冲冲的。在狂热欲念的煎熬下，他那本来就是动辄易怒的性格，不可能萌发出可怜的小姑娘渴望的慈爱 and 关切之情。恰恰相反，他对她十分粗暴：有时一连几周不对她说一句话，甚至还无缘无故用尖酸刻薄的话训斥她，管她叫轻浮的姑娘，浪荡的丫头。有一天，不幸的克拉拉的头发梳理得比平时稍微整齐一点，由于追求时髦的强烈本能——这种本能即使在与世隔绝的女人身上也会有的，——换上了一件略为显出她天生秀美身段的衣裳，埃利亚斯便反反复复用这么句话来斥责她，使不幸的姑娘淌了不少眼泪：

“克拉拉，你真是不学好。”

又有几回，老头子竟想起要监视她。他禁止她到阳台上去，禁止她开门。也就是说，根据那颗扭曲的冷酷的心所处的状态，埃利亚斯要么就对克拉拉不理不睬，要么就去折磨她。

克拉拉病了；她像那棵艰难地长在修道院学校小院里的石竹，在慢慢地枯萎下去。她变得更加忧郁，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使人担心她的身体要崩溃。“小尾巴”不能再对被保护人的病情不理不睬了，他给她请来一位医生。医生简洁地总结他的诊断：

“如果您不把这个小姑娘送到乡下去，她活不了一个月。”

这个保皇派想，假如姑娘死了，对他可是很不利的。他想起了跟全家人一起住在阿特卡村的妹妹，于是一个计划便形成了。

埃利亚斯写了两个字，几天之后，克拉拉揣着一颗高兴得怦怦乱跳的心，走进了阿特卡村。

她的身体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她那因长时间压抑和幽禁而

崩溃了的精神，在尽情享受大自然美景和同关心她、喜欢她的快乐的人们接触之后，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对这个不幸的牺牲者来说，那些日子使她似乎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因为，她的身体已经恢复，仿佛注入了新鲜活力；她那两只看惯了阴暗的四壁的眼睛，现在已经看得见远远的地平线了；她的步履，可以把她带到遥远的地方；常常倾听她的声音的，有爱说爱笑、心地无私的女伴，有朴朴实实的小伙子，也有慈眉善目的老年人；她的愉快，有人理解，有人分享；她的天真无邪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她知道了友情，知道家庭生活是什么，信任又是什么；她可以抬头观看美丽的天空，可以呼吸清新的空气，可以享受朴素而安详的愉快，可以度过快活而不是单调的白天和使人心旷神怡的宁静的夜晚。

不过，克拉拉在阿特卡度过的那些日子里，发生了对她今后的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事情。现在我们就说说这些事儿吧，因为本书的整个故事几乎都是从这些事情演化而来的。鉴于事情十分重要而且颇为严重，我们把它们留待下一章再讲。假如读者决定不同我们半途分手，你将在下一章里读到这些事情。

第 六 章

“小尾巴”的外甥

埃利亚斯的妹妹玛尔塔已经丧夫守寡，有个儿子叫拉萨罗。拉萨罗在图德拉学习人文学之后，进入了萨拉戈萨大学。这小伙子约摸二十三四岁年纪，长得眉清目秀，聪明过人，有想象力，口

才好，感情丰富，心地善良。

当时，那些震人心弦的新思想，把年轻的拉萨罗变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徒。他从哲学课堂的芸芸学子中脱颖而出，怀着高尚的热情，投身到为数不多的政治宣传家的行列之中。

萨拉戈萨的大学生们同某个政治俱乐部的会员们发生了冲突，事态越闹越大，校方出面干预，拉萨罗被迫辍学离开萨拉戈萨。这件事发生在列戈被解除阿拉贡司令官职务^①，城里不断举行聚会和游行，政府正要加以镇压的那些日子里。拉萨罗眼看就要毕业了，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也知道他母亲和祖父将十分生气，而他又很爱他们，他曾恳求他们通融，但无济于事，只好回村，他满腹的悲伤、羞愧、忧虑和困惑不解交织在一起。

然而，当他满怀惶恐和内疚，不安地走进家门的时候，发现母亲身旁有位陌生女子。于是，喜悦的心情油然而生，不知为什么，顿时给他带来了慰藉和希望。他如实讲了他遇到的困难，一点也没有缩小严重的事态。他祖父堂费尔明沉下了脸，差点儿大发雷霆，他母亲流下了几行热泪。

然而，那个陌生人——她，仿佛就是为了让全家充满欢乐而来的——驱散了祖父的怒气，擦干了母亲的泪水。拉萨罗低着头，眼里含着泪花儿，呆呆地站在他的法官和辩护律师面前，没有说话。说实在的，他也用不着说话，因为姑娘替他作了很好的辩护。姑娘没有施展口才，也没有使用其他本领，只是凭着她那明澄纯真的思想和水晶般慷慨的感情来打动他们。

① 列戈是西班牙第二次革命的英雄，他组织的起义标志着这次革命的开始；他被处绞刑宣布了这次革命的结束。他的命运，牵动着千百万西班牙人的心。国王对他交替地使用拉拢和打击两种手法。他被任命和撤消阿拉贡司令的职务，都发生在一八二一年。

拉萨罗如堕五里雾中,他觉得眼前那人似乎是个幻觉,是从天上下来,在那个尴尬时刻保护他的。他原以为那个人在完成使命之后会马上消失,便默默地、心慌意乱地看着她。此时的他,如登仙境,从来没感到这么惶惑过。以前他没听说过这个姑娘,想都没想到有这么个人,更没想到她会在家里出现。然而,姑娘的形象没有烟消云散,恰恰相反,她明明白白地存在着,连同她那天使般的迷人的外貌和品德。

谁也没有再提起那件事。拉萨罗被宽恕了。但他仍困惑不解。祖父和母亲告诉他,克拉拉是谁,为什么住在他们家里,但大学生的敬慕和惊讶的心情并未因此而消失。

他整天不知所措,惊恐不安。当他想开口同姑娘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发抖了,终于,他闭住了嘴,生怕说出一堆颠三倒四的话来。第二天,他一觉醒来,一会儿喜不自胜,一会儿愁肠百结。他神魂颠倒,傻态百出,一会儿口惹悬河,滔滔不绝,一会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说不出一个字来。他是个炽热的政治活动分子,在萨拉戈萨俱乐部里因雄辩而名声大噪。在同别人私下交谈时,他也谈锋甚健,热情洋溢。但这一回,他什么都谈了,就是没谈政治。看来,对他来说,法国革命已不复存在,也不存在卢梭^①的《爱弥尔》、伏尔泰^②的《塔列兰书信集》和《辞典》了。他忘掉了所有这一切,只是考虑如何以最明快最准确的方式来告诉克拉拉,他那天晚上梦见她了。他先试了试迂回表达法;然后又想干脆和盘托出,直言不讳;接着又想起,隐喻正是为了这种情况而发明的。他把各种方法都试验过了,但没有任何一种帮他达到了

①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爱弥尔》是一部宣扬作家论述教育的作品。

② 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哲学家、启蒙思想家。

目的。

两三天过去了，他还没找到一种表达方式。当他一个人独处时，不错，他在自言自语，说给自己听，但仍然像是在同那个美丽的灵魂进行神秘的谈话一样。那个美丽的灵魂无处不在，在寂寞和失眠的时候一直在陪伴他。这充满光明和美丽灵魂的正是这位姑娘的模样，在黑夜中自天而降，来看望这个寂然不动、沉默不言和彻夜不眠的他。在她的幻影面前，拉萨罗倒真是能说会道，能够把他内心的感受说得分毫不差。这可怜的小伙子感受太多了，有时候感受汹涌澎湃，使他浑身震颤，昏昏沉沉，被膨胀的思想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走出家门，因为在家里不舒服；刚出去又回来，因为在外边也不顺畅。终于，他跟克拉拉谈成了一次话。他第一次跟她谈话持续了一刻钟，开初是生气，旋即表示感谢，接着又请她原谅。生气也好，感谢也好，原谅也好，都莫名其妙。紧接着，又告诉她说，他要疯了。疯了？他走路老是走错地方。他东走西走，但一个地方也没有走到，总是待在他不喜欢的地方。不过，虽然他像瞎子似的乱闯，怪事却发生了，只要克拉拉走到哪里，她就会在哪里碰到拉萨罗：他在等她。

姑娘的心里可没有这些奇怪的躁动。她在无邪的宁静中始终是敏感而幸福的，听任平静顺利的生活把她带向前方。她的情绪是安定的，连幻想都没有。我们姑且这么说吧：她长这么大，还没有过幻想。如果某个时候也有某个想法使她悲伤的话，那就是意识到必须回巴尔加梅·迪奥斯街去。友谊对她来说几乎还是个陌生的东西，同时也是使她产生温柔的原因。温柔是女性感情的特色，而她的天真和纯洁又使她的女性感情更加美好、迷人。

村里还有个跟她年龄、性格相同的姑娘。她叫安娜，是个殷实农户的女儿。在短短几天的接触后，安娜和克拉拉成了密友。

她们每天下午都到安娜爸爸的大果园去，她们在那里边做针线活儿边聊天，一呆就是好几个钟头。在两个年轻姑娘的交谈中，克拉拉的思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熟起来了。对一个守着个古里古怪的孤僻老头儿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人来说，这种无邪的坦诚交谈，迅捷的思想交流——这些交谈和交流都是在毫不遮掩的，而且是在可爱的纯真朴素的方式下进行的——在孤女的心中揭示了自我，从而确定并更加巩固了她的美的性格。

两个女友的果园之行，总有一个该死的巧合：拉萨罗正好在她们刚到的时刻在果园门口经过。谈话从每天下午四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黄昏。克拉拉在阿特卡度过的那些日子里，两位姑娘没有一天不去果园，拉萨罗也没有一天不“偶然”在那里碰见她们。在越来越亲密的谈话中，有时可以看到，由于舞台对话式的谈话出了点儿故障，安娜不出声了，至多只是喃喃自语，而好样儿的大学生则和机灵的克拉拉不慌不忙地谈着，一个紧挨着另一个。小伙子那张时而焦急，时而苍白，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愁云密布的脸庞，说明谈话的话题是相当有意思的。他们谈些什么？突然一阵长时间的停顿，两个人都久久地望着地下，安娜便乘机说上一点俏皮话，自我欣赏地打个哈哈。克拉拉和拉萨罗似乎不苟言笑，他们一直沉默着，直到这个人嗯了一声或那个人作出某个表情，谈话才重新进行下去。有时候，拉萨罗低头沉思，仿佛在重新组织将要出口的话。记忆力极强的他，发现自己竟忘了早就想好的最精彩的那几段有说服力的话——又是一个“偶然”！他们在干吗？在谈论过去，谈论现在，谈论未来吗？在安排计划，制订方案吗？也许，这都不是那些充满柔情蜜意争吵的话题。他们只是在倾诉内心深处的悬念，描绘思想上的惶惑，提出情深意浓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反诘，又反过来使情更深，意更浓；也

许,他们只是在倾诉衷情,衷情一经说出,就变得更加深邃;也许,他们只是在赌咒发誓,提出某种疑问——对这些疑问的解答,又引出了更多的无穷尽的疑问;也许,他们只是在要求对方解释某个奥秘,可是越解释奥秘,奥秘越加没完没了;也许,他们只是在解释无法解释的问题,衡量不可衡量的东西,对没根没底的事情刨根问底而已。

有时候,这些不容旁人插嘴的谈话被安娜打断了:

“我说,小姑娘,难道你没瞧见把这绣成什么样子了吗?你在想什么呢?”

原来,正在用彩线在麻布上绣花环中央的天使头像的克拉拉,把天使的眼睛绣成了红色,嘴巴倒绣成了黑色,花的颜色也全弄乱了,根本看不出是什么花了。听了女友的话,克拉拉的脸变成了她给天使绣眼睛的那种颜色了。

果园的约会,情真意深的谈话,解不开的疑问,驴唇不对马嘴的答复和把天使的嘴巴绣成黑色的种种趣事,每天都在层出不穷地重演着。二十天,三十天,一眨眼就过去了。不知不觉中,那一天终于来到了,拉萨罗恳求天上所有的神灵,别让克拉拉离开那里。一谈到这一点,他就心烦意乱,没完没了地重复说着同一件事情,说不定是在讲他头一天晚上做的那个梦,从梦境来看,他和克拉拉是绝对不能分离的。克拉拉沉思起来,默默无语。这两个可怜的年轻人,轮流抬头看着天空,仿佛天上写着解决那个问题的答案。

要分手了。克拉拉把离别的痛苦留在她女友安娜心里。拉萨罗在夜深人静时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大堆神魂颠倒的话。他没有睡着,因为一连串没完没了的飞快的若明若暗的想法和迷迷糊糊看见的一副副音容笑貌,使他辗转难眠。白天又给了他们以

希望，下午他们又相会了，黄昏又一次使他们伤感。就这样，伤心的日子越来越逼近了。

当我们胆战心惊地会给我们带来某种不幸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具有一种不可比拟的仇恨力量，这种力量使我们憎恨的那个日子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了青面獠牙的魔鬼，眼里充满杀气，朝我们走过来了。对某些日子来说，太阳压根儿就不应该出来。

然而，决定克拉拉启程回马德里的时辰的执行人——太阳，终于出来了。多么残酷！太阳的第一缕光线，就将悲伤带给了身受离别威胁的两位青年人的心灵。看来，当这种生离死别式的分手时刻就要到来的时候，当这种人间最根本、最神秘的结合，也就是两个人完全心心相印的结合就要被拆散、被毁灭的时候，看来——我们再说一遍——大自然应当发生山崩海啸，地陷天塌。然而，我们通常称为要素的这种东西，是无眼无珠，无知无觉的。由于地球中心的机械原因，整个大陆会沉没，两个大洋会相撞，但当两颗心受到天大的、大得不能再大的打击时，地球这架没有知觉的瞎眼的机器却毫无变化，毫无动静。

那天早晨，拉萨罗感觉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天越来越亮了，大学生去安娜家，看见她在哭；他心里像揣着一头小鹿似地又回到自己的家，刚想踏进克拉拉正在收拾行装的那间屋子，他的勇气顿时消失，又退了回去。过后，他看见克拉拉走了出来，脸色苍白，眼睛哭得通红。克拉拉正在同母亲和祖父告别，拉萨罗赶快跑出门外，担心克拉拉也要同他告别。

出门之后，他匆匆忙忙地走了很久，走出村子，在离村子很远很远的地方才放慢了脚步。突然，他感到了那一行人的声音，越来越近了。他停住脚步，朝后退。车子载着众人很快闪了过去。

这位孤苦伶仃的姑娘伤心透了，用双手捂着脸。见她这副模样，同行的人都笑了起来。拉萨罗喊着她的名字，高声呼喊，身不由己地跟在车子后面跑了很长一段路，直到累得跑不动了为止。车子消失了。

拉萨罗回到村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经过果园的时候，发现几只习惯在那里过夜的小鸟正在叽叽喳喳吵个不停，他加快了脚步，不想听见鸟鸣。走进家门，看见母亲和祖父都在闷闷不乐地低头沉思着。他没向他们打招呼，他们也没招呼他。他躲进房间，插上门，想看书，想睡觉，想把脑子里那个像是一顶膨胀的铁帽子似的东西弄出来，那顶帽子正在烫他，箍他。然而，什么也没干成。那顶帽子是一种辐射，如果看得见的话，它会像是一轮光环。他在高烧中昏昏睡去。昏睡中，他觉得熊熊烈火从头里喷射出来，无法扑灭，脑浆跟铁水似地在翻腾。

第七章

内心的呼唤

拉萨罗非常容易动情，好激动，富于幻想，总是在追求想象中的东西。在想象未来的冲突并在这些冲突的基础上勾画充满戏剧性的和引人入胜的生活方面，他是无与伦比的。他的思想，下意识地在编造着这些未来的业绩，而且通过想象，始终在塑造这么一个形象，他，拉萨罗，在单枪匹马地建功立业。这种亘古不变的壮志，年轻人身上固有的心态，在他身上越发显得强烈。他的异想天开有一股强大的构思能力。可以断言，这种极强的能

力,对他来说,是个残酷的敌人,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

这么一种性格,很容易使他产生各式各样炽烈的激情,直至达到狂热的地步。在那个时代里,宗教狂热般的政治、派别性的思潮,透发着强烈的激情。拉萨罗就有这种激情。他觉得爱国主义在心里燃烧,自己已应召成为新思想的信徒。他怀着火热的信念和高尚的感情,接受了这种激情。

可是,有这种不掺杂个人主义的无法摧垮的革命吗?高尚的个人主义,说到底还是个人主义。拉萨罗有野心。然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野心呢?这种野心,只会使一个人的情操更加高尚,他只渴望得到一种极为一般的奖赏——普普通通的感谢——而已。然而,人类的感谢,或者一国人民的感谢,是普天之下最为宝贵的东西。无愧于这种感谢的人,早晚会得到人民的感谢,因为个别人可能忘恩负义,但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古往今来,绝不会忘恩负义。在个别人的一生中可能做错事,但千秋万代的人民事业,经过世世代代对经验的分析总结,是不会铸成大错的。值得人类或者人民感谢的人,最终会得到这种感谢,虽然也许会来得迟了一点。

拉萨罗追求荣耀,他希望虚荣心能够得到满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虚荣心。这位阿拉贡籍年轻人的虚荣心是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干成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至于伟大的使命是什么,他还弄不清楚。像他那样的年轻人,不愿意把事情具体化,因为他们害怕现实,他们过分相信命运,而且受到眩目的梦境的迷惑,他们不懂得去寻找机遇,以为机遇自己会找上门来。

他从萨拉戈萨回到阿特卡以后,在他幻想的一幕幕未来的前途里面,总有一个人跟他在一起。真不好意思!他想把她怎么样呢?变成王后吗?哪儿来的王后?要么做个伟大人物的妻子。

也许还适得其反：一个倒霉人的妻子……思来想去，只有与世无争地退隐，喜结良缘才是善终。

然而，总得考虑一下，安排个计划，找个能到她身边去的最容易的方式。

克拉拉无父无母，他又家境贫寒，马上就面临这两件倒霉事。唉！不过他可以去干活。他勤奋，聪明，又巧于把握机遇。他心里明白，他是个有本事的人。可是，难道他就该当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吗？不，对他来说太大材小用了。应该到马德里去，找个能赏识他的人，谋个差事。这对一位像他那么能干的人来说，真是易如反掌。他，拉萨罗，一到朝廷中去——当时跟现在一样，朝廷是全国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就会声名鹊起，出人头地，财运亨通，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毫无疑问。他在萨拉戈萨的演说，马德里早就有所耳闻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容易在老朽中间闯开路子，那些凭着坚定的信念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鼓吹新思想的年轻人，十拿九稳地会脱颖而出，占据崇高而显赫的社会地位。他自认为高人一筹，凭什么要否定这一点呢？在思想深处，他觉得有个声音在不停地说：“我行。应当去寻找机遇，而不要等机遇来找我。那就干吧。”

克拉拉离开之后的那些日日夜夜，占据拉萨罗的思想的就是这些念头。他打定主意之后，兴奋地发现自己的聪明才智更活跃了，胸怀也更宽广了。他觉得自己的声音足以喊出维护时代的高尚原则的最深沉、最热烈、最真实的强音来，他觉得任何东西也赶不上他的表达能力，他的谨严缜密的逻辑，他的精彩的富有表现力的语句。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当他独自一人在某个僻静地方的时候，他就全身心地思考着，听自己说话，也听到了自己在说话。一个雄辩的声音在他心里回荡，他不声不响地全神贯注地

倾听着自己的天才在内心的绝妙发挥。他是自己的听众，觉得人类语言中还从来没有比这更美、更有逻辑和更铿锵有力的语句。他为自己鼓掌，觉得在自己周围摩肩接踵地聚在一起的无边无际的人群也在鼓掌，震耳欲聋的掌声响彻云霄。

回家后他睡了。睡梦中，那个使成千上万颗心为之颤动的声音，仍然在他的头脑中轰响，那声音会把热情或者恐惧传给大片大片的人群。于是，他看见在自己身体里面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发音器官，一个饶舌的精灵，在最隐秘的深处时刻不停地发表着妙语连珠掷地有声的讲话。

拉萨罗有雄辩的天才。他知道自己天赋，深信不疑。当没有人听他讲话时，他觉得自己美妙声音被白白扔进了空旷沉寂的沙漠。不能再这样虚度光阴了。

他对祖父说，要到马德里去。可怜的老头子哭了，边抽泣边淌着哈拉子说，这个决定太突然了，应当好好思量一番。

“你到那里去能干什么呢？”过了一会儿老头子又说，竭力想装出生气的样子来。“你那笔字那么难看！……”

当时有个叫做什么堂希尔·卡拉斯科萨的人——就是在这个故事的头一章里我们听到的和理发师吵架的那个人，他跟“小尾巴”有交情——正好在阿特卡。老祖父就拉萨罗的决定征求了这位前任低级教士的意见，教士说该给他舅舅写封信。老头子提笔哆哆嗦嗦地写了封信，不几天就送到了那个保皇派手上。

亲爱的尊敬的先生：您的外甥、我的孙子，即小拉萨罗想到马德里去。他认定在京城可以发迹致富，他说不能再在村里呆下去了。这倒也是实情，亲爱的先生，村里境况不好。今年的收成，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可怜的小伙子更喜欢

的是书而不是犁。尊敬的先生,我想对您说,拉萨罗是一个很聪明的年轻人,许多书他能倒背如流,普鲁塔克^①的《伟人传》他读过四遍,他对我保证说,这本书决非异端邪说,因此得以传诵至今。他懂法律,有时还能写点什么,已经写了满满几个本子,虽然我看不明白,反正都是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当然,对他的短处我也不隐瞒,尊敬的先生。我喜欢他,也同样愿意把他的大缺点告诉您,看您能否以您的才能和伟大的智慧帮助他走上正道。恐怕他很难在京城谋到好差事,因为他的字写得很难看,显示不出他的知识。不得不揭露他的这个弱点,我很遗憾,但我的良心是最要紧的,就是把天下的黄金都给我,我也不会隐瞒他的缺点。不过,我相信如果有位良师——京城里不乏这样的良师——加上他自己努力,是可以改正的。那样一来,再过些时候,他就可以在某个小店找到一份挣两千雷阿尔^②的差事了,跟我那已经安息了的祖父一样。我希望他走运,因为我打心眼里喜欢他。因此,我希望您能以您的雄才大略和万能的智慧告诉我,这个小伙子有没有点用处,同时请告诉我,我能否把他托付给您。请您答应吧,看在上帝面上,他是您妹妹的独生子。我们家道贫寒,无法使他幸福。

您的忠实的和卑微的仆人

费尔明

① 普鲁塔克(46? —120?):希腊史家,《伟人传》是他的主要作品。

② 旧时西班牙的银币单位,一雷阿尔约合四分之一比塞塔。

三个月过去了，不见堂埃利亚斯答复。左等右等，终于有了回音，说是再等一阵，才能最后决定。一个月后，又来信了，叫拉萨罗到他那儿去，并说拉萨罗能否走运，取决于他的表现和态度。

拉萨罗喜不自胜。他本想当天动身，只是在母亲和祖父的一再央求下，他才耽搁了两天。

根据家里的传统，拉萨罗早就知道舅舅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又自作聪明地认为舅舅应该是个伟大的自由党。他满以为凡是学问渊博的人一定都是酷爱自由的人。

“小尾巴”的来信，他们是一八二一年九月初收到的。当时发生了我们最初提到的一些事件。理发店里令人遗憾的一幕和军人走进克拉拉家之后不久，拉萨罗启程赴马德里了。直到他应该到达的那一天，克拉拉才知道。

现在，我们可以顺乎自然地来叙述这个准确的历史故事的形成过程了。让拉萨罗去准备行装吧。他母亲和祖父流着眼泪送他上路。村民拥抱着拉萨罗说，他们已经看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书记官的料。神父送给他两个马伊蒙面包在路上吃，并对他说了一通冗长枯燥的临别训言。大学生爬上马车，满脑袋幻想，几乎一文不名地登上了进京的路程。

第 八 章

今 天 到 达

我们在第二章里所讲的那桩事情发生之后的第三天，克拉

拉一大清早就把自己关在权充闺房的那间屋子里。保皇狂几个钟头之前通知她，他的外甥要来，得在家里给他安排个住处，以后，再举家迁入他准备买下来的新居中去。

克拉拉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呆得张不开口，惊讶把她的嗓子眼儿堵住了。老头子一走，她便把自己关进了闺房。

那是顶头的一间房，房间又小又不规则，窗户小得装上玻璃都不亮了。窗户是朝着天井开的，天井很深很小，活像一口真正的井。天井的正面以及两侧，是三排小里小气的窗户，那是其他无数个房间的通气孔，那些房间里住着一些整天吵吵嚷嚷的人家。上午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太阳照到三楼的时候，克拉拉的房间也能透进一缕阳光。那缕光线，从来没带来过任何色彩和欢乐，也没带来过对前途的憧憬。

天井是个拥挤的地方，人头攒动。有些时候，从那些通气孔里会探出密密麻麻的脑袋来，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总是这样：比如楼下的马掌匠和四楼的洗衣妇在外面嚷嚷什么名誉攸关的问题啦，又如三楼的姑娘和对门的缝衣妇人在争执晾晒着的衣裳的归属问题啦，等等。

除此之外，那里始终是相安无事的。你看，编席子的女人满脸堆笑，单刀直入地向左边的女邻居借用铁锅；你也可以看到那个大兵正在同鞋匠的老婆推心置腹地交谈。有几个窗口之间牵着几条绳子，代替了电报电缆。绳子上有时挂着件把扔掉不用的衬衣，有时还挂着块把腌肉条。到了静悄悄的夜里，住在阁楼上的大学生使用灵巧的双手把钓鱼竿上的鱼钩探到腌肉条上。

克拉拉的玻璃窗一直没打开过，因为自从搬进那套房子之后，埃利亚斯就从里面把窗户钉死了。

如果说天井那一侧的景象叫人看了不顺眼的话，那末，房间

里面无疑有着某种美感——不是因为有精美的摆设,而是因为这里朴素简洁,收拾得干干净净,家具安置得整整齐齐,有一份绝无仅有的寒门高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个巨大的衣橱,衣橱有六个大抽屉。紧挨着抽屉锁的是雕刻饰品,有些嵌件上已是锈迹斑斑的了。衣橱顶上,是个相当旧的陈设品,那是一手高擎的命运之神的圣像。但在原来安放座钟的地方,到了克拉拉手里却摆了一只用五彩纸板糊成的盒子,里面放的大概是作女红的工具;原先放着的水晶细口大肚瓶,用一片纱蒙起来了,扎纱的蓝色带子缠在女神的腿上,女神胸脯袒露,搭着一块加尔默罗会^①圣母的披肩。

一个梳妆台,三条又重又亮的核桃木凳子,一个扎满了针和别针的小布垫,一条小凳,一张大红木床,床上铺着一块帕伦西亚毛毯,这就是全部的陈设。

克拉拉端坐在镜子前面,忙于编着头上一条又粗又黑的辫子,辫子编好后打了个结,扎上一根粉红的头绳。前额两侧是纤细的鬓发,几缕细细的发绺漫不经意地浮在两边,白皙的太阳穴上,透明的皮肤下面,微微现出蓝色的脉管,两绺秀发飘洒其上。

眼下她正在将发辫盘绕在头上,这是欣赏女体艺术曲线的最佳时刻——她双手一举,显示出胸部、腰部和颈部各得其所:胸部的肌肉舒张了,腰肢的轮廓勾画出来了,还有肘的角度,肩的柔线,也淋漓尽致地展开了,使整个身段呈现出一种协调匀称的雕塑美。

头发梳理完毕之后,克拉拉朝巨大的衣橱最上层的抽屉投

^① 加尔默罗会:一称“圣衣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十二世纪中叶创建于巴勒斯坦的加尔默罗山,故名。

去希望和迟疑参半的一瞥，那里放的是她的衣裳。其中有一套她精心保存着的、埃利亚斯几年前买给她的衣裳——当时老头子还不像现在这样成天脸色铁青，嘟嘟囔囔的。这是孤苦的姑娘最华贵最漂亮的衣裳，样式和颜色都是当时最时髦的：上衣是用青色天鹅绒做的，上面饰有密密麻麻金银图案的绦带，丝绸长裙是麦秆色的，一条玄色花边带，大约遮了裙子的三分之一。她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把这套衣裳取出来：既想穿，又怕穿；既想那天把最好的衣裳穿上，又担心在他面前显得太漂亮。干吗呢？反躬自问，终于心事重重，没敢把这珍藏了好几年的宝贝拿出来。干吗呢？因为埃利亚斯烦透了，这个怪老头子动辄训斥她……上个礼拜，她正在修补衣服上的破镶边，他突然闯进来对她说：

“你在那儿干吗呢！……总在想着打扮。老弄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呢？”

说实话，她本来是可以合情合理地回答他的，但她没敢开口，只是伤心地折好衣裳，准备把它永远埋葬在衣橱里。埃利亚斯并没有因为她逆来顺受而假以辞色，看见克拉拉去拉抽屉，他用更尖刻更严厉的口气说：

“我说你变了嘛……”

可怜的姑娘满脸羞愧地把她刚从古色古香的衣橱里拿出来准备修补的衣裳放回去的时候，听到的最难听的话还不是这一句！老头子压低了声音，仿佛在自言自语：

“看来我得给你拿个主意了。”

耶稣啊，天上的男女神祇啊！他会拿什么主意呢！……老头子是不是想把她也当个没用的宝贝一样锁在抽屉里呢！……

关于“主意”的事，使她担心了好多天。她想探探老头子的口风，但一无所获。唉！不过她原本就不擅长向别人探询什么……

如果要探询,唯一的方式是开门见山地问,但她不敢。

更有甚者。在悲戚的巴尔加梅·迪奥斯大街上,经常有个卖花姑娘沿街叫卖,篮里提着几束石竹,两打玫瑰和许许多多紫罗兰。克拉拉透过窗上的玻璃,盯着那些使她神往的秀色,渴望能在阳台上呼吸到一缕淡淡的幽香。有一天,她决心派帕斯瓜拉出去买了几朵花。克拉拉把花捧在手里,吻了成百上千次,然后给花洒上水,抚摩它们,把花佩在胸前,戴在头上。她这身打扮没少照镜子,然后又把花浸在水里,最后,才把花插进瓷瓶里,但她冒失地把花瓶摆在“小尾巴”从外面回来时放手杖和帽子的地方了。嘿!准没错儿,老头子一进门,看见鲜花准会高兴。他一定很喜欢这些花。他该多么喜出望外呀!……她这么想。她真傻。

保皇狂回来了。走到桌子跟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放,帽子碰翻了花瓶,花瓶滚到了地上,鲜花撒了一地,瓶里的水正好浇在保皇狂的腿上。

老头子气坏了,两眼喷火地瞪着孤女。克拉拉浑身发抖。老头子大声吼道:

“这些花是从哪儿来的?是谁叫你买的?克拉拉,你搞的是什么鬼名堂?骚货!不可救药。你变坏了。你想把家里塞满花吗?”

克拉拉想回答,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说出什么来。埃利亚斯怒气冲冲地用脚践踏花儿。

“我一定要拿主意了。”

又是要“拿主意”。“那会是个什么主意呢?”克拉拉大惑不解,胆战心惊。后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她又在想:“他是不是想杀掉我呢?”

那天晚上她怎么也睡不着。大约十二点钟光景她听得埃利

亚斯在他的房间里踟躅，步伐比平素要急促。她还听见他讲了几句话，讲的准不是好事。为好奇心所驱使，克拉拉轻手轻脚地起来，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到埃利亚斯的房门前，从锁眼儿往里瞧。只见埃利亚斯龇牙咧嘴地踱来踱去，走着走着突然停住了脚步，走到一个抽屉跟前，从里面拿出一把大刀。那把大刀很大，很锋利，闪闪发光，打造得很精致。他对着灯光瞧着刀，仔仔细细地作了检查，然后又放回了抽屉。克拉拉看得差点儿晕了过去。她退回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浑身打颤，把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自从在安古斯蒂亚斯嬷嬷的禁闭室里陪伴着鼠群过了那一夜以来，她还没有这么害怕过。天亮的时候，她睡着了一会儿，但在睡梦中看见好多似曾相识的大刀在她眼前晃动，有时候这些刀又合成了一把，那刀大得出奇，一下就能砍下五十个人的脑袋。她把被窝捂得越来越紧，在恍恍惚惚的睡梦中，她相信那刀虽然又尖又锋利，但不会扎透被单。

第二天她镇静下来了，以后，还笑自个儿害怕埃利亚斯会杀掉自己。

不过，尽管这样，她还是没敢穿上那套衣服。那个罪孽深重的珍品，看来真得从此沉睡在衣橱的最底层，变成虫子的腹中物了。

克拉拉自己也没想清楚，到底拉萨罗的到来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在欢天喜地中，她只觉得那是件十分幸福的事情，并没仔细考虑拉萨罗到来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在她那宏大无私的感情中，只闪现着模糊的意念。这青年准能出人头地。准没错儿！克拉拉并没想出个所以然，只在想，要时来运转了。不知什么缘故，在她的理解 and 那解不开的疑团中，拉萨罗的到来和能从堂埃利亚斯的可厌的——她没用过别的字眼——监护中稍稍

解脱的想法联到了一起。结婚的念头闯进了她的思想，是的，闯进去了，不错，进去了好几回，但几乎谈不上是什么念头，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词儿，一种羞羞答答的、将信将疑的希望。最后，她终于思考了，真正思考这件事了。我们刚才说的是一种模模糊糊的词儿，没错，是的，这个词儿使她魂牵梦萦。拉萨罗将成为她的丈夫。克拉拉想到了将来，她似乎看见了她丈夫在她身边，但他们是在另一个地方，不是在这里；在另外一幢房子中，不在这个家里；在另外的地方，在另一个国家，甚至在另一个世界。干吗不呢？这是再真实不过的。

那天她很快活，最微不足道的原因都会使她露出笑容，脸上不时无缘无故地一阵阵发出潮红。她忐忑局促，坐立不安，长时间沉思之后，似乎又自言自语起来。

帕斯瓜拉从街上回来，走进克拉拉房间的时候，大概是九点钟光景。

帕斯瓜拉往克拉拉身边一站，和她适成两个人之间可能形成的最强烈反差。帕斯瓜拉是个壮汉般的姑娘，是阿尔卡雷尼奥的田野哺育了她，她胸部高耸，臀部宽大，两颊绯红，嘴巴大，鼻子小，前额窄，火红的头发梳成一个大髻，两只手粗大笨重，一双眼睛又大又黑。

她走到克拉拉跟前，神秘地对她说：

“您知道我遇到什么了吗？”

“什么？”克拉拉问道，心里吓了一跳。

“我看见那天那个青年军官了，就是老爷受伤那天来过咱家的那一个。”

“那又怎么啦？”

“怎么啦？没怎么，就是把我吓了一跳。因为他对我说，他想

进来。这里只有咱俩在家，我想可能会出点什么事儿……我的模样儿还真不算丑呢……脸蛋儿也不难看……这您就明白了。”

“嗨！是那天来的那个军官吗？……你说他想进来？”

“对了。后来他又向我打听您。”

“打听我？您是怎么对他说的？”

“我说您很好。后来他又问，老头子在不在家。您瞧，他叫他‘老头子’，真是老大不恭！我说他不在。他就说自己想进来跟我聊聊……可是，怎么说呢……我心眼儿多着呢，我留了个心眼儿……”

“什么？”

“三言两语可骗不了我。我的模样儿还真不算丑……”

“你不用担心。”克拉拉笑着说，“那是因为他爱上了你，想娶你呢。要是酒店老板知道了……”

“我的帕斯瓜尔吗？他不会知道的……要是我的帕斯瓜尔知道有个公子哥儿在向帕斯瓜拉献殷勤……”

补叙一笔：这位女仆有个叫帕斯瓜尔的未婚夫。他在乌米利亚德罗街开了个小酒店。二人之间的关系真诚而高尚，看来很快就会成亲。鉴于她“模样儿还真不算丑”，这一对帕斯瓜尔和帕斯瓜拉真可能进教堂缔结良缘，为世界生儿育女，往酒里掺水。

“要是帕斯瓜尔知道了的话……”

“不过我精着哩……我心里在琢磨……您知道我心里在琢磨什么吗？”

“什么？”

“他想进来，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您哪。”

“为了我？你别傻了。”克拉拉笑着反驳，神态十分自然。

“让他进来吗？”

“不，当心。看在上帝的份上，可别让他进来。你别再同他搭话了。这位绅士有什么事儿非到这里来不可呢？”

“我捉摸不透……尽管我的模样儿真不算丑……但我怀疑，他想搞到手的不会是我……因为，不管怎么说，我只是个女仆，而他是位绅士……看起来他是个有身份的人。我是说，让他进来吗？”

“天哪，帕斯瓜拉，你别说这件事了！”克拉拉正色说道。“可是，这位绅士想进来干什么呢？”

“还不是想来瞧瞧您呗！”

“为什么想瞧我呢？”

“哎呀，瞧就是瞧呗。”

“荒唐！”克拉拉沉思着嘟噜了一句。

这时，门铃似乎响了一下。两人把门打开，来的是“小尾巴”。

听到街上响起嘈杂的人声、喊叫声和急匆匆的脚步声时，两个姑娘又聊开了。三人探身往外瞧，看见好几群人在街上走过。当地最有名的几个铁匠，把铁器一扔，出门闯荡去了。“小尾巴”对他们既仇视又轻蔑地扫了一眼，使劲把阳台的窗关上，说了声：

“又闹乱了！”

两个姑娘一阵哆嗦，她们又想起了那天夜里担惊受怕的情景。

“唉，什么时候这些事儿才有个完啊！”克拉拉说。

“快了！”老头子粗声粗气地说，一屁股坐了下去，拿起放在桌子上的一封信来。

看完信后，他取下披风和帽子，对两个姑娘说：

“我出去一下，有事要办，整个下午都回不来。我的外甥今天

晚上八点钟左右到达,我最早也得十点钟以后才能回来。让他在这儿等我。”

老头子穿上披风,看了看挂在客厅墙壁上那个凄凄惨惨地记录着生命步伐的凄惨的钟。

“谁来你们都别开门,当心,当心关好门。把所有的门闩都闩上。我外甥到了以后,给他点吃的,让他等我。”

“可是,外边这么乱,您怎么还要出去呀?”克拉拉忧心忡忡地说,“您别把我们扔在家里呀,我们害怕。”

“对我?对我,他们能怎么样?那帮贱民!”老头子强压着怒火从牙缝儿里说。“我再说一遍,你们得留神大门。”

随后,他仿佛说给自个儿听似的,压低声音说:

“对,得拿个主意了……好主意。”

克拉拉听见了这句话,她想起了五斗橱,衣服,花,刀和“主意”。她不知道那个该死的“主意”究竟是什么。尽管这一切使她纳闷了好些日子,可至今仍未能冲掉那天充满她心田的那份甜蜜。

第九章

起 步

街上的人越聚越多。全体市民都目睹了这虽然还不是人民起义但确确实实是它的前奏的奇怪而混乱的场面。那是一八二一年九月十八日。马德里的大部分市民都拥上大街,众口中发出了“怎么回事儿?”这一焦急的声音。只要有两个人往这儿那儿一

站,马上就会有人围上去,直到聚起黑压压一大群人。当时,所有的人都“气儿不顺”。最有趣的是,大家都在企盼着某位消息灵通人士的到来。人们围着这类消息人士,这类“人士”则让别人苦苦央求,起初他故意卖关子,把大家胃口越吊越高,然后宣称如果大家不能守口如瓶,他就不能把内幕消息告诉大家分享。于是所有的人都以最神圣的名义起誓,保证坚守秘密。消息灵通人士终于开始含含糊糊地讲了几句。在听众的激励下,他决心讲个牙清口白,但也不免带上几句模棱两可的话。听的人如饥似渴地把所有这些话生吞活剥下去,随即一哄而散,又分头扎到别的人堆里去了。当时这类真真假假的秘密,大抵就是如此这般扩散开来的。

本书提到的那天下午,我们的朋友卡列哈——金泉的接近官方人士——在马路上人堆里讲的,却偏巧是如假包换的真货。

“怎么,你们不知道吗?”他压低嗓门儿,脸部表情十足,堪和那位唯一生还,逃下德摩比利^①隘口,到雅典报告全军覆没的噩耗的斯巴达人交相辉映,前后媲美。“你们不知道吗?明天要举行拥戴列戈的大游行了,列戈的画像将巡游首都所有的大街小巷。”

“好哇,好哇。”听众中有个人说,“他们在糟蹋这位卡维萨斯起义的英雄和西班牙自由的缔造者,难道我们能容忍吗!”

“要命的是政府下令不准游行。不过,游行是铁板钉钉,游定了。金泉决定游行,就得游行。画像已经准备妥了。说真的,画像做得真不含糊:列戈身穿戎装,手擎宪法。多么伟大的画像!那

^① 德摩比利:一译“塞莫皮莱”,亦译“温泉关”,在希腊中部。公元前四八〇年,希波战争中的重要战场之一。在战争初期,波斯军进犯温泉关,希腊守军三百人力战至死。此役作为勇对强敌的战例而载入历史和文学作品。

是我表弟画的，就是给维森蒂尼咖啡馆画广告的那一位。”

“政府禁止举行庆祝活动吗？”

“是的！政府不喜欢这些事情。不过，不管怎么说，游行是要举行的，否则我们就不是西班牙人了。政府确实下了禁止游行的命令。”

确实，当时各俱乐部正在筹划翌日的活动，但各个街口都能拿到官方告示，上面有取缔活动的禁令。军队已全副武装。

“今天晚上我们要在金泉开大会。”

“喂，佩里科，今天晚上给我占个好座儿。”人群中有个青年说，“给我占个地儿，因为今天晚上我得先去帕拉多尔·德尔·阿古赫罗车站接几个从萨拉戈萨来的朋友。”

说完，他又神秘地对两三个看来是他的朋友的人补充说：

“我原先不是给你们说过那几个萨拉戈萨的小伙子嘛，他们真是好样儿的。他们今儿晚上就到。他们是萨拉戈萨共和派俱乐部的成员，好样儿的。”

人群散了。就在这个时候，“三块钱”的鬼鬼祟祟的身影开始在街上出没。他的旁边，是那个同样令人讨厌的“小坎肩”。

人群中，走出了这三个刚才正在交谈的年轻人。他们都是二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我们虽不能说他们有多么风流俊俏，可也不能说他们其貌不扬。他们是哥们儿，同甘共苦的伙伴。所谓同甘共苦，就是他们都是穷学生，一起过着老百姓的普通生活。要说享受，那还得靠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在俱乐部发表演说，才能换到一点点收入。

其中有一位是名门的次子，家里人让他在萨拉曼卡学习教会法规和神圣的神学，以便将来继承他那荣任卡拉奥拉大教堂唱诗班领班的叔父的那份丰厚的神职薪俸。做个小教堂神父当

然不在话下，就是捞个主教职位当当，也是如拾草芥。的确，哈维尔——这个小伙子的名字是这么称呼的。——原本他可以成为主教，因为他的家庭颇有权势。但这位年轻人不喜欢法衣，新思想使他心醉欲狂。他背起行装，腰无半文，昂首阔步地踏上了征程，就在这可爱的一八二〇年把根扎到马德里来了。起初，他形单影只地在街上游逛，很快就结交了一大群朋友。他给祖母写了封信，祖母勉强宽恕了他，给他寄了很少一点钱，因为他家虽说是莱昂一带的首富，但那时处境也相当拮据。他后来又到了萨拉戈萨，在那儿住了几个月，经常在各个民主俱乐部出头露面，最后又回到京城。尽管伙食并不怎么好，他却过得十分痛快。他在《宇宙报》上写了一些言辞激烈的文章，小有名气使他乐得心花怒放。他就那么打发着日子：贫困，但受人尊重。他为人热情，慷慨大方，使人为之折服。他的政治见解非常偏激，属于当时的激进派。

我们所描绘的三个朋友中的第二个，也属激进派。他是安达卢西亚人，今年二十四岁，是个又瘦又矮的人，却十分灵活。在他的故乡埃西哈度时光，他曾写诗歌颂喜鹊、杨柳、豚鼠、清泉、月亮，总之，歌颂一切。但终于玩腻了，枯燥的诗歌并不是最令人开心的。忽然有一日，他感到厌烦了，想离开村子。列戈的部队从那里经过，部队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他向士兵们询问。他们告诉他，我们是为自由而战的战士，这在他的耳朵里引起了某种欢快的共鸣。

“我要跟他们去。”他对父母说。

父母一贫如洗，给他的回答是：

“孩子，跟着上帝去吧。愿上帝使你成为好人，过得幸福。你要好自为之，别忘记我们。”

诗人跟着部队走了，父母流着泪送他。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知道，埃西哈村里最漂亮的女孩子中共有三位为此暗暗地哭了一场。到了马德里后，这个年轻人再度成为诗人。他写诗，歌颂国王，当时，国王曾公开上朝。他歌颂阿马利亚^①，歌颂列戈，歌颂阿尔卡拉·加利亚诺，歌颂基罗加，歌颂阿奎列斯^②。在他的宫廷生活中，正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那样，这位诗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古典派。他曾经几度生活窘迫，但后来他在一个律师家里写写抄抄，在《检察官》报社跑跑龙套，日子过得还很惬意。他始终是个诗人，属于古典派，受到朋友们敬重。不少人认为他头脑简单，但也有人认为他是个聪明的青年，学问颇有根底。

第三个年轻人的容貌远不如前两位那么堂皇，模样也不那么讨人喜欢，然而，还是被公认为是一个好小伙。至于政治见解，也不能把暧昧两个字扣到他的头上，因为他是位热情的共和派。有几个不怀好意的人说，他骨子里是个保皇派，仅仅因为看风使舵才装扮成不妥协的激进分子。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理由接受这种判断，也许这是中伤。人们称他为“小博士”，因为他在圣伊尔德丰索^③小学学过初级课程。不能否认，在他的性格里含有某种隐蔽的狡猾成份，待人接物中有些地方相当做作。他是一位玻璃匠的私生子，玻璃匠临终时认了他，给他留下一小笔遗产。但那几个遗嘱执行人——死去的玻璃匠授予了他们广泛的权利——清理财产后的结果是：玻璃匠在尘世上没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小博士”向他们要钱的时候，他们总是这么说：“拿去吧，

① 阿马利亚(生卒年月不详)：当时任陆军大臣，是费尔南多宫廷中的重要人物。

② 阿奎列斯(1776—1844)：1812年宪法主要起草者之一，一八二〇年任政府首脑，自由派的代表人物。

③ 西班牙旧卡斯蒂利亚地区塞哥维亚省城镇。

这是半年的费用。”说完就给他一盎司。

他的朋友们在生活上接济他，供他吃用，还给他买了件把灯芯绒礼服。显然，在这故事发生之前不久，“小博士”的花销比平常多了。——曾经有人认真地过问这件事。朋友们问他钱是从哪里来的，他总是闪烁其词，把话题岔开。

这三个年轻人形影不离，这个人的困厄或那个人的财运，都没有伤过他们之间的和气。“小博士”半年的费用，他们在洛伦西尼或金泉咖啡馆两天就花光了。他们在那儿喝咖啡，喝巧克力，喝雪利酒。钱花完后，哈维尔就写一篇关于国家主权的激进文章，以便给古典派诗人买一双靴子。“小博士”本人也从一个神秘的口袋里掏出一枚一换五的古金币来，以解决哈维尔的情场开支，因为哈维尔跟一个强悍残忍，哥萨克式的骑兵上校的女儿有一段未了的纠葛。

三个小伙子这会儿都在街头转悠，在三五成群的人堆中打听新闻，传播着“诗人”凭其丰富的想象力胡编乱造的消息，直到夜幕低垂，才朝着位于福卡大街那个叫做“针眼”客栈的地方走去，去迎接哈维尔那几个当天晚上从萨拉戈萨来的朋友。

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建筑中，都找不出第二个跟福卡大街“针眼”客栈那样名副其实的建筑物了。民众用想象力创造出的名字，已被正式命名，并以木炭书写在客栈的粉墙上，笔画粗大醒目，只是有点歪歪扭扭。它的大门，宽而不高。这便是入口。大门的门楣是很粗大的横梁，已被主层的重量压得有些弯了。门后是一条通向乱七八糟的后院的阴暗的长巷。院子的四周是一圈木结构的粗重的走廊，走廊上可以看见几扇编有号码的门。

高处，是里奥哈娜老板娘的府第，“里奥哈娜老板娘”这个宝

号已经是三代相传了。在那里，她向那些刚被一摇一晃的马车送来的疲惫不堪、浑身酸疼的旅客供应大葱烧金枪鱼。如果赶上圣诞节或圣伊西多尔节^①，那里还供应一点阉鸡肉，家常杂碎，涂有薄薄一层曼查奶酪的火腿片，臭烘烘的石鸡肉，配上巴尔德佩尼亚斯葡萄酒和当地乡村自酿的葡萄酒。在狭窄的角落里咽下这份摆在脏乎乎的台布上的食品，乃是闯荡江湖的旅客进城后的首选节目，在此之后，才各奔城里的客栈或旅店。

有一种刺耳的、越来越厉害的声音以一天两遍的频率响彻那个街区，使惯有的喧嚣平添几分色彩。铃声，鞭子声，从一个坑陷进另一个坑、从一枚鹅卵石蹦过另一枚鹅卵石的车子的轱辘声，声声入耳。马车来到大门口，是对车把式驾车技术和熟练程度的检验。马车倏地一转，牲口拐入大门，车也随之而进，其时，轰隆声震耳欲聋，房子仿佛都要震塌了。车在院子里停稳之后，便有人过来把马匹从车上卸走。车把式从宝座上一跃而下。硬着头皮把脑袋藏在自己怀里的旅客们，车过大门时本已魂飞魄散，这会儿终于发现房顶没有砸到头上，暗自庆幸捡回了一条老命，也欣然下了车。

院子里，如有亲人迎候，自然忙不迭地拥抱，亲吻，祝贺。随手扔给车夫块把钱小费，大家便各奔前程。通常，人们习惯在“里奥哈娜老板娘”的客栈里打个尖儿，以便恢复足以爬上阿托查街的体力，这条街当时比现在还要难走一些。

这一回，马车在院子里停稳之后，立即响起了一片呼唤声。“小博士”同朋友们一一拥抱如仪。

^① 伊西多尔(约 560—636)：中世纪前期基督教拉丁教父。生于西班牙卡塔赫纳。六〇一年继承其兄任西班牙塞维利亚主教。圣伊西多尔节为四月四日。

“哈维尔!”

“拉萨罗!”

热烈拥抱。一阵唉呀哈的欢呼和惊叹之后,哈维尔对拉萨罗说:

“你到马德里来了?……可把你盼来了!你是从阿特卡来的吧?”

“是的。”

“好极了。来得正好。萨拉戈萨的朋友们好吗?你到底是哪儿来的呀?那么俱乐部呢……我们的俱乐部怎么样了?……”

“你知道吧,俱乐部已经解散了。我在阿特卡已经待了六个月了。”

“那你要在马德里待多久?”

“就扎在这儿了!”

“好极了。这里才有青春,才有生活。说实在的……我们需要你呀。”

“对……嗯?”

“先生们,这位是我的朋友,他是萨拉戈萨俱乐部的大演说家,也是我的同学。”

其余的年轻人,不管是远道而来的还是来接人的,一下子把这个阿拉贡小伙子围住了。

让我们来交代几句。哈维尔在萨拉戈萨的时候,就跟拉萨罗结成了莫逆之交。在俱乐部里,两个人共同传播民主思想——一八二〇年的民主,当时,民主思想在高尚的萨拉戈萨迅速传播开来。就个人关系而言,这两个年轻人脾气相投,气质相同,亲如兄弟,合用一个书包,同在一个盘子里吃饭,同命运共呼吸。后来,

拉萨罗回家了，两人再没见过面。

“你这一来，我太高兴了！”哈维尔说，又一次拥抱朋友。“正缺少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呢。昨天的青年们正在堕落：有的已经颓废，有的已经退隐，还有的丧失信心，卖身投靠敌人。”

“先生们，咱们到维森蒂尼^①去吧。”“博士”拉着他的朋友们说。

“什么‘维森蒂尼’？咱们到‘马尔他十字军’去。那儿有好些阿拉贡人；都是阿拉贡人。”

“这一位非金泉不去。”哈维尔指着他的朋友说。

“俱乐部之王，金泉万岁！”

“那是国王们的俱乐部。”有个人说完就溜了，仿佛知道他的话会招灾惹祸似的。

“这话是谁说的？”“小博士”大声喝道，怒不可遏。

“别理他；那是个受人愚弄的家伙。”哈维尔说。“走吧，先生们，今天晚上金泉要开大会。”

“明天你再带我去吧。”拉萨罗固执地对朋友说。

“干吗等到明天？就是今天晚上，现在就走。你难道要错过这空前绝后的大会吗？”

“可是，今天晚上，初来乍到的，我怎么能去呢？我得上我舅舅家去。”

“这儿你有个舅舅？是自由党吗？”

“我想是吧；我也不清楚。”

“你现在就上舅舅那儿去？”

“当然。”

^① 维森蒂尼和下文的马尔他十字军，都是当时马德里的政治俱乐部的名字。

“简直胡说八道！你现在别舅舅不舅舅了，咱们到金泉去。现在是八点，大会就要开始了。开完会，你再回你的家吧。”

“老兄……这不好吧。”拉萨罗犹豫不决说。

“可是，你怎么能错过这次大会呢？要演讲的有阿尔卡拉·加利亚诺、罗梅罗·阿尔普恩特、弗洛雷斯·埃斯特拉达、加雷利和莫雷诺·格拉。再没这么盛大的演讲会了。你现在回家和十二点回家有什么两样呢？你舅舅可能以为车还没有到呢。”

“老兄，不行。我累了。也许他们在家等着我呢。”

“那是非回去不可了。你舅舅住在哪儿？”

“巴尔加梅·迪奥斯大街。”

“天哪，远着呢！你现在不能到那儿去。”

拉萨罗现在恨不得一步就走到舅舅家里，个中原因读者自明。然而，他又拉不下面子那么做，因为他的好朋友几乎要强拉他到俱乐部去。再说，这位朋友列举出来说明他非去不可的那些原因，在他的心目中也有某种份量。热烈欢迎的场面，以及在闻名遐迩的金泉开大会的消息，唤起了他的热情，而他原本就是个热心人，他到底还是一起去了。

谁知道到金泉去做不速之客是不是出于天意呢。拉萨罗想，征尘未洗，就在名气最大、誉满全国的俱乐部里受到鼓掌欢迎，也不容易呢！也许人们已经由于他在萨拉戈萨的煌煌演说而对他耳熟能详了。干吗是“也许”呢？“肯定”早就知道他了。想到这里，另一种自豪感又蓦地闯进心头：他的名声第二天就会传到克拉拉耳畔。精彩的场面若隐若现地呈现在他眼前。怎么回事儿？这无疑是天意。

于是，越走近金泉，起初那种不情愿的成份便越来越小了。现在还请别把他看成疯子。

到了。门口挤着一大堆人。不过，“小博士”领着他的朋友，哈维尔领着拉萨罗和“诗人”，设法从内院走了进去。演讲会正开得如火如荼。一位演说家正在谴责政府撤换列戈。他讲了在萨拉戈萨发生的事情，指责萨拉戈萨市的人没有保卫自己的将军。^①

“对一位像列戈这样的将军下手，”他说，“是最伤天害理不过的了。然而萨拉戈萨又做了些什么呢？唉，萨拉戈萨却对此沉默不语，听任自己的总司令被撤掉，听任一个卑鄙的走狗去玷污领袖的神圣职权，而这个职权正是从列戈手中夺过去的！（热烈的掌声）罪名是列戈煽动整个阿拉贡地区的骚乱。这不是事实，而是在某个我不想点明的宫殿的阴暗的角落里编造出来的谎言。（议论和笑声）列里达被当作嫌疑份子调回了大本营，指挥权落到了一个政客手中。这政客又是何许人也？他是自由的敌人。大家都认识他，他是个披着自由伪装的敌人。打倒伪装分子！（掌声）他们想干什么，大家都一清二楚：他们是在一步一步地把善良的自由党人从政府中排挤出去，换上那些自称是人民之友的伪君子。这些伪君子正在他们卑鄙的内心深处毒骂我们哪。（对！对！对！）他们想干什么？想把我们引向何处？这一切的后果是什么？我们取得的自由正处在危险之中！公民们，小心哪，不能掉以轻心。警觉起来吧，否则，自由就会被葬送掉！（对，对。）不过，先生们，我要再重复一遍：我最恨谁呢，最恨萨拉戈萨人。我曾经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实际上他们不是！……不是！（议论）为什么听任列戈被撤换？为什么让他走了？这难

① 列戈曾被任命为元帅，但他拒绝被国王收买。继而被流放，仍不屈服。后被任命为阿拉贡司令官，但不久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解职。萨拉戈萨是阿拉贡省的首府和要镇，故有此说。

道还是一八〇八年的萨拉戈萨吗？不是了！我将对萨拉戈萨说：‘萨拉戈萨，我不认识你。你不是萨拉戈萨。你已经不是万众一心揭竿而起的那个萨拉戈萨了。你竟容忍迫害列戈。从前，你拯救过我们；今天，萨拉戈萨，你把我们断送了！’”（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有个年轻人站了起来（他是阿拉贡人）。

“我抗议！”他声色俱厉地说，“我抗议对我的故乡，对阿拉贡的崇高的首府的攻击。这位先生，我不知他姓甚名谁……也不想知道。（一个声音说：“阿尔卡拉·加利亚诺”）我的故乡并没有忘记它的荣誉。面对宪法政府的命令，你叫萨拉戈萨有什么办法？……”

“抗命！”几个声音喊道。

“先生们，请让我讲下去。”

“让他讲下去，让他讲下去！”

“我以我的乡亲们的名义抗议，我要肯定地说，萨拉戈萨人民在西班牙的各个历史时期对自由的贡献都是最大的。不是有人指责它是煽动共和的元凶首恶吗？不是说最有破坏力的思想是从那里传播出来的吗？不是说那里正在酝酿维护共和的阴谋吗？”

“我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空话。”第一位演说家说。

“那你就瞧吧。你不知道在萨拉戈萨有个俱乐部，它的影响和威望遍及整个阿拉贡吗？这个俱乐部，名字就叫“民主”，前两年那些全国性的、最振奋人心、最卓有成效的大会，都是在那里举行的。那些大会的内容，你心里很清楚。那个俱乐部的雄辩，是很有权威的。那里的声音，甚至传到了这里。”（全场议论纷纷）

“我们可不清楚这个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儿。你们阿拉贡人老

是对我们说什么萨拉戈萨俱乐部，但直到今天我们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那是什么？天天谈民主，却没有从事宣传和组建政党的具体主张。不过，退一万步说吧，这个被夸上了天的俱乐部到底有哪些理论？我信不过它。在这个俱乐部里是谁在演说？让我们见识见识俱乐部的大将们吧。我相信在场的人大部分对那些无足轻重的会议是不屑一顾的，它也确实不值一提。”（喊声和叫嚷声）

许多阿拉贡人站了起来，斥骂着第一位演说家。拉萨罗一直在听，脸色为之一变。他的朋友们低声劝他，请他起来为萨拉戈萨俱乐部辩护。突然，一个阿拉贡人在大厅中央站了起来，指着拉萨罗和其他几位当天晚上到达的人说：

“有几位俱乐部的先生就在这里。”

大家都掉过头来。

“那好吧，”演说家说，“既然有几位先生在这儿，就请讲吧，告诉我们这个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儿，都做了些什么。我们洗耳恭听，请讲吧。”

“萨拉戈萨民主俱乐部最杰出的演说家就在这儿！”哈维尔指着他的朋友高声说。

“没错！没错！”所有在场的阿拉贡人都认出了自己的老乡，齐声说：“您来为我们辩护吧，为我们辩护。”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拉萨罗身上。非同小可！此时此刻，小伙子心潮起伏，似乎手脚都没地方放了。他想向大家问候，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人们把他往讲坛上推，躲都躲不了。如果不讲，别人会怎么说呢？拉萨罗在萨拉戈萨是以雄辩闻名的，他懂得如何掌握听众，控制他们的情绪，随心所欲地驾驭他们。但这时他觉得自己是初学乍练，胸无成竹，怯场了。

“请讲！请讲！”

“开始吧。”一位当时最负盛名的议员大声说。

拉萨罗的灵感来了。一想起他那年轻可爱的女友，胆气就壮了。跟古时的骑士在踏进疆场之前都要乞灵于自己崇拜的美女一样，他竭力把为自己平添勇气的荣耀和幸福的场面回忆了一遍。这使他心胸豁然开朗，迈上了讲台。在讲台上，他看了看万头攒动的黑压压的人群，发现在许许多多眼睛里闪着古里古怪的光芒。

这使他感到如临深渊。慌乱使他满脸通红，蓦然又变得煞白。他情愿闭着眼睛讲。那些议员，作家，还有他周围那些出类拔萃的政治家，使他不寒而栗。但他很勇敢，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可是，怎么开头呢？到底说些什么呢？他绞尽脑汁，回忆往常的事情，打了几句腹稿，然后，看了看听众……听众也在看着他，发现他的脸跟死人一样灰白。拉萨罗清了清嗓子；听众也干咳了几声。第一句话就让人干着急等了许久。终于，演讲者缓过气来了。面对眼前这个由好奇心组成的深渊，他开讲了。

第 十 章

第 一 仗

拉萨罗在萨拉戈萨民主俱乐部的庄严讲台上是挺有才气的。看来，这位小伙子在图德拉跟着那位人文教师——一位卢桑正宗学府出身的博学多才的男子——学来的某些论辩方式，在故乡很出过一阵风头。他的风格，历来是开门见山，和盘托出，明

快辛辣，直言不讳。在那种场合下，最犯忌的是咬文嚼字，陈词俗套，老生常谈，蠢头蠢脑的应酬话，乃至味同嚼蜡或装腔作势的开场白。可是，这位青年在金泉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拉萨罗出于一念之差，——肯定是受了魔鬼的诱惑，——张嘴就来了一套什么自己在这么多大人物和出类拔萃的听众面前自惭形秽呀，什么自己心乱如麻希望大家包涵呀，什么自己的水平非常有限呀，等等，等等。开场白拉得太长了，这是论坛大忌。有人在喊：“来真个的，来真个的。”

然而，让拉萨罗“来真个的”谈何容易。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他毫无准备，甚至尚未从惊疑中清醒过来。他使用了一句表现力最强的举隅句，徒劳无益；又用了四个间接肯定句和两三个转喻句想镇住听众，又没有奏效。这些本来不是他的拿手戏。他说了一些众所周知的情况，自以为很新鲜，其实已是老掉牙的了。结尾的时候，他引证了文豪普卢塔克^①的两三句警句，自以为丝丝入扣，却没引起任何反响。他期待着掌声，但没有人鼓掌。

拉萨罗习惯于从一开始便听到掌声，这常使他感到鼓舞。眼下，听众的冷淡使他心里发慌。他在揣摸着，忖度着，几乎差点不知道说什么了。在他心中，本来有的是现成的警句模式，但真是怪事，却说不出来！他仿佛看见它们白纸黑字历历在目，但一到紧要关头，偏偏鬼使神差，无法措辞。真是背时透顶！他的嗓子渐渐嘶哑了。毫无疑问，在我们这位朋友的精神里有一种负面的东西。有一段，他讲得死气沉沉，连自己也察觉到了，但想要纠正，又嚷过了头。他脑子里一片空白，眼前的情况使他如坠五里

① 普卢塔克(46? —120?): 古希腊著名作家。一生写有大量作品，其中最著名作品为《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

雾中，话在他的嘴里磕磕绊绊地就是说不出来。

唉！往日心中那些充满活力洋溢热情的犹如圣谕纶音那样使人心悦诚服的隽语都上哪儿去了？那些平素在脑海里汹涌翻腾喷薄欲出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力量又上哪儿去了？那些崇高的思想，丰富的语汇，妙语如珠的本事，和严丝合缝寓意深刻的警句，又上哪儿去了？是的，他觉得，这一切都在内心翻腾，在那个爱在宁静的夜晚颂扬自然，在梦乡里向全社会高谈阔论的孤独而又爱动感情的拉萨罗的内心翻腾。思想内容，表达方式，辞藻语汇，他心里全有，全都感觉得到，然而全都表达不出来。

所有演说家都有两重身份：既是演说家，又是人。当第一种身份面向听众时，第二种身份就留在后面，确切地说，他心里也在演讲。两场同声演讲，都是同一个大脑的产物。一场是口头的，有声的——我们把它交给听众去评判。另一场是内心深处的，无声的——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他这场无声的演讲。拉萨罗在描绘，在咒骂，在抨击，在陈述，在声明。同时，在他内心，另一个声音似乎在说：“我讲得真糟！没人鼓掌！我现在该说什么？……我能说说这个吗？……还是不说吧……能说我原先的那个想法吗？……忘了！……”他的演讲并没中断，他在继续为萨拉戈萨俱乐部辩护，在阐述一种民主制度，另外，还简要回顾了共和国的历史。但内心里的声音在继续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为什么不给我鼓掌？……我都不知道自个儿在干些什么了……原先那么多内容……都上哪儿去了？……嗨！我来说说这个伟大的思想……已经说过了……没有反应……遣词造句我得尽量细心……这句话说得不错……怎么收场呢？……太慌了！……没加形容词……该死的形容词！……唉！……用口号来结束吧……对，就这么着……又没有反应……没有掌声。”

拉萨罗的被在油锅里煎熬的灵魂就在这么说着；而他的外部器官却仍在向听众发表含糊其词、曲里拐弯、粗制滥造和颠三倒四的演说。

场内开始响起了干咳声。演说家们常说，在演讲停顿的时候如果听见干咳声，“血都冰凉了”。拉萨罗听见了一阵又一阵的干咳声。干咳在听众中蔓延，在他心里也响起了可怕的回声。他自己也咳开了。唉！咳嗽给了他四秒钟喘息时间，他绝望地作了一次努力，在他脑海的库房里抓出了几个法宝，牢牢地抓住它们，又继续演讲。

“就这么讲下去，”心里的舌头说，“就这样……我得这么来表述……不……；最好这么说……不……最好换一种说法……无论如何……啊！……那儿有人在笑……还有人在窃窃私语。瞧，他们咳得多凶……我说的他不爱听……这一句他也不爱听……加油……我要用语录来结束这一段……对……唉！还是没有用……”

请注意，这些丧气话谁也没听见，大家听到的演讲还是冠冕堂皇的。

唉，人类的智慧真是神秘莫测，智慧同语言的关系又是何等诡谲离奇！

这位阿拉贡青年所以在演说中失败，是因为成百上千的怪事赶到了一块儿，而这些怪事又是同他的夙慧和辩才互相冲突的。过错在谁？怨自己，还是怨听众？这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大秘密。听众和讲演者倾向于相互陶醉。听众既瞧又听。我们不知道哪一招更可怕，是视觉还是听觉。成千上万只眼睛，使人头晕目眩。成千上万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声音上，能把人搞得昏头昏脑，傻里傻气。从另一个方面讲，演讲者呢，也是既瞧又听：

瞧见的可能是如饥似渴的全神贯注，也可能看到的是鄙夷和轻蔑，而听见的净是些干咳声。那天晚上拉萨罗恨不得当个聋子和瞎子。不过，演讲者比听众多一种优势，除了语言之外，他还有一种武器：表情。他也陶醉，他的眼神里也有能把人搞得莫测高深糊里糊涂的东西。他，通常是朝下面瞧，瞧着听众。他可以挥舞双臂和摇头晃脑，而听众的双脚和双手却是被捆绑住的，他们不能动弹，只能依靠表情。

在这个倒霉的晚上，拉萨罗和听众没能相互倾倒，没能沟通，谁也没掌握住谁。拉萨罗没有打动听众，自然听众也没报他以掌声。没被打动的听众和没获得掌声的演讲者格格不入，强烈地相互埋怨。“该让他住嘴了。”应当对他这么说。“该让他滚蛋了。”应当对他这么说。

来自阿拉贡的年轻人出了最下策：试图讲得又长又多。只要超出限度一秒钟，就足以耗尽听众的耐心而使他的兴趣变成敌意。这一秒钟过去了，拉萨罗却视而不见。显然，演讲者和听众没有相互理解。是互相瞧不起吗？是互相戒备吗？也许是以互相戒备开始，而以互相瞧不起结束。

奇怪的是，要是私下去问某些人，也许他对报告的反应并不是否定的，但听众整体的意见却并非每个与会者个人意见之总和。不是的，在集体意见中存在着某种命定的东西，某种在人类感情中弄不明白的东西。拉萨罗注定要失败。

不下二十次他觉得该收场了。但怎么个收场法？他没有想好。真该死！与其不伦不类地收尾，还不如不收尾。继续讲吧，讲下去，讲下去，一直讲下去。他在寻找结束语，怎么也找不到。结尾，至关重要的结尾呀！也许会突然迸发灵感。唉！一想到终场时没有掌声，他就毛骨悚然。所以，他躲躲闪闪，害怕结束。但

实在该结束了。干咳之后，场内继之以呵欠，交头接耳变成了小声议论。他搜索枯肠，想掀起高潮。他围着话题，兜来兜去，一心想找个漂亮的出路，但找不到脱身之计。话从他嘴边滑出去，又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没完没了，没法收拾。

“该刹住了。”心里那个声音在说。“刹住？我还没找到结束语呀，而结束语，应该漂漂亮亮……上帝啊，保佑我吧！我来总结一下……归纳一下……但是，我刚才都说过些什么来着……向听众表示歉意吗？……不，岂不成了笑柄……”终于，他找到了结束语，开始讲出来了，然而，刚吐出最后那个字，另一个句子又冒了出来，这一句完了又是另一句，一句，一句，又一句。他的演讲像是一个滚动的车轱辘，没完没了。但听众不耐烦了。一分钟也不能拖了，他抓住最后一道弯子，决心只讲最后一句。他讲完了这句话，最后，又加上了结束语，然后，再提高嗓门儿，一顿一挫地添上了三个陪衬这个名词使之增加力量的形容词，才打住了。

演讲的最后一个字在空中回荡。孤独，干瘪，凄凉。惨了，没有一个人鼓掌，没听见一声表示满意的欢呼。他的声音坠入深渊，没激起半点回声。他似乎觉得自己并没有讲话，那讲话只不过是他的演讲天才在内心发出的无声的然而却是雄辩的篇章。他犹如置身在荒漠之中，包围着他的是黑夜。说了些什么了？什么也没说，但似乎又说了许多。好比是在同空气搏斗；好比是在同影子殴打，把影子当作人体；好比是在瞎子的世界里点燃了太阳。他走下讲台，灵魂受到了炙烤，心脏感到压抑，头脑滚烫而昏沉，满脸是冷汗。

哈维尔徒劳地想使他振作起来，缓慢地鼓了几下手掌。冷酷的畜生般的听众，喝令他停止鼓掌。拉萨罗尚有足够的精神面对面地打量那上百张打过呵欠的嘴巴。“罗伯斯比尔”在柜台上伸

了个烦透了的懒腰。

“我讲得糟透了。”演讲者伤心地对朋友耳语。

“改天你会讲得更好。你是个了不起的小伙子，但没讲到点子上。听我给你上一课，你就跟得上趟了。有人上台了，注意听吧。”

“不，我要到我舅舅家去了。我不能再呆了。快憋死了。”

“听听这一位讲什么吧。”

第二位演说家登上了讲台，他要驱散拉萨罗的演讲造成的沉闷。听众以机械的掌声为那位演说家助兴的时候，我们这一位陷入了忧思。失败的痛苦煎熬着他的灵魂，再没比这更倒霉的时刻了。这种情况下的烦恼，颇为滑稽地笼罩着初始的幻想。想象中的热情的赞美和光荣的自豪，此时都变成了可怜的充满羞愧的嘲笑的回声。

“不，应当重整旗鼓。”拉萨罗心里说，“但怎么重整呢？大家都在议论我，假如明天有人提起我的演讲，所有的人都会说，味同嚼蜡，糟糕透顶。一传十，十传百，会传到与我有关的人的耳朵里去的。她准会知道。也许，会嘲笑我。现在大家都在嘲笑我。”

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一下讲台，各种深刻的思想，璀璨夺目、铿锵有力的语句，恰到好处的引证，便源源不绝地冒了出来。他相信，如果刚才讲的是这番话，肯定会赢得掌声如雷。但为时已晚：他此时跟哑巴似的呆在那里，六神无主，垂头丧气。

新登台的演说家在历史和政治领域里随心所欲，信口雌黄，最后，建议第二天搞一次有准备的游行示威。所有的人都唰地站起来高呼“要得！”所有的人都答应去参加。负责掌握会场的三四个人立即拍板，确定了游行时间和集合地点。欢呼声和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最后，会议结束。

与会者们开始散去。无知而又总是占据咖啡厅一角的那伙

人数众多的听众，觉得不说点什么不大合适。卡列哈登上一把椅子对他的哥们儿大声喊道：

“先生们，给莫里利奥来一段小夜曲！”

人们轰然响应。莫里利奥是新卡斯蒂利亚的总司令。他反对聚众骚乱，采取了措施阻止游行。十七日晚上，一部分市民拥到他家门口，喧嚣声把整条街都闹翻了。

“给莫里利奥来一段小夜曲！”卡列哈边说边走出金泉，招呼着志同道合的人。

弄不清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但“三块钱”也在那里。我们的三位朋友和拉萨罗最后一批走出“金泉”，出于好奇心，朝卡列哈聚集起来的人群走去。

这时，理发师已经急步跨上另一条人行道，走到自己门口。他的老婆出来接他。

“公民，你讲了吗？”她问他。

“没有，亲爱的女公民。今天晚上不行，明天我准讲，要不就把我舌头割下来。怎么开头我已经斟酌妥了，一个字也不会漏掉。我一讲，就一口气讲完。”

“我真想不让你进门。”他老婆板着脸说，“我要是个男子汉，早就叫他们洗耳恭听过了。我只要这么一讲，如此这般，准叫他们如痴如狂……我要是个男子汉，我就到这些你想一显身手的俱乐部里去挨着个儿讲了，我心里装的东西多着哩……”

“我到底讲不讲，明儿晚上你就知道了。我今儿个本想张嘴，只是舌头有点儿不听使唤……就开不了口了。不过你别担心，我准会叫他们听得入迷。”

“去给莫里利奥来一段小夜曲！”上百个声音在喊。

“先生们，”金泉的一位最杰出的演说家高声说，“请你们各

自回家。瞎起哄会败坏我们的名声。大家都安安静静回家去，莫吵莫闹。”

稳妥的建议，招来好长一阵鸡蛋里挑骨头的议论。

“这奴才是他妈的谁呀？”一个鸭嗓子说。那是“坎肩”的独一无二的声音。

“到莫里利奥家去。”卡列哈说，“老婆子，把那个铁研钵给我拿来。”

一伙伙从塞巴达小广场和萨利特雷区涌来的人加入了队伍，人越聚越多。金泉的会员们走光了，俱乐部关上大门，街上只剩下三个伙伴加一个拉萨罗。拉萨罗正在同他们道别，他要到舅舅家去。

“再等一会儿吧，且看会发生什么事儿。”哈维尔拽着他说。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使劲拍打卡列哈的门。

“什么事？”卡列哈理发师中断了刚开始的一场爱国主义谈话，走过来问。

“请您马上去给利波里奥放血^①，他不行了。”

“鬼病人。明天我再去给他放血吧。”

“不能等了。请您马上去。”佣人大声说。

“先生们，我该怎么办呢？”理发师问他的朋友们。

“别去，卡列哈。叫他自个儿放吧。今儿晚上不是放血的日子。到莫里利奥家去！”

“先生们……我想履行……，这个情况你们也看到了……履行我的职责。科学是第一位的。”

“别去，卡列哈。”

① 当时许多理发师都兼做医疗工作，如放血，煎草药等。

“先生们，我马上就回来。喂，”他边说边开门，“女公民，把刺血针给我拿来。”

女公民忧心忡忡地从门里出来，对他说：

“我们该怎么帮帮小华金呢，他病得很厉害。你没瞧见他吐得多凶！我可以给他吃锦葵吗？”

“给他吃煮熟的魔鬼吧，老姐！”“三块钱”怒气冲冲地说。

“慢着，先生们。”卡列哈回答说，“吃锦葵还是素油？你倒让我想一想吧，因为对我来说……我有什么必要否认呢？科学是第一位的。”

拉萨罗执意同三个朋友分手。他烦透了，心灰意冷的。

“等一等，伙计。”哈维尔说，仍然抓住他没松手。“看这些冒失鬼想搞什么名堂。”

“谁是冒失鬼！”离得最近的几个人愤怒地嚷嚷，转过身来成心找岔子。连卡列哈本人也丢下科学不谈，挺身而出，捍卫他的集体来了。“你骂谁是冒失鬼？小少爷？”

“这几个花花公子是什么人呀？”一个人问。

“他就是今儿晚上给我们做念珠弥撒的阿拉贡人。讲了些什么玩意儿！”

“就跟礼拜五说教一样。”

“我不敲掉这些多管闲事的人的牙齿就算不上是活人。”“三块钱”说，跃跃欲试。

哈维尔、“小博士”和古典诗人一看，暴风雨迫在眉睫。不过，古典诗人也是个好惹是非的人，他没有发怵，一时兴起，脱口就管巍巍如山的卡列哈叫剃头匠。火星一闪，一场搏斗势在难免。然而，力量太过悬殊，四个小伙子不想铤而走险，转身拔步就逃，直奔维多利亚大街而去。敌方不少人追了上去，一边呐喊，一边

朝他们扔石头。亏得逃跑者健步如飞，转入戈格拉街，闪进其中一人的家门去了。他们从里面快手快脚地关上了大门。“三块钱”那双结实的手，把一块巨大的鹅卵石狠狠扔在门上，假如砸在谁的身上，非把他砸个稀巴烂不可。谢天谢地，小伙子们安全脱险，门外的人看见猎物已经逃掉，便转身撤退，结伴到马德里总司令门口呐喊喧哗去了。

第十一章

格拉古们^①的悲剧

当追击者们走远之后，这几位朋友便踏上台阶进屋去了。这里是古典诗人的寓所。

“你有什么可以当晚饭的吗？”“小博士”问。

“丰盛的家宴。”诗人回答说，“一夸尔特隆^②曼恰奶酪，一瓶卡利涅纳葡萄酒。再到拐角边上的酒铺里弄几张煎饼来。”

拉萨罗饿得两眼发花。他从上午九点起水米未沾，旅途劳顿，加上这天晚上绞尽脑汁，精神已濒临崩溃，快支持不住了。他随着朋友爬上台阶，当时他甚至连走回舅舅家的力气都没有了。一行四人，在古典诗人带领下消失在楼梯口。

到北极的旅途，也没有这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马德里的狭窄的楼梯更悬。你深一脚浅一脚地趑趄着，冷不防就撞在墙壁

① 格拉古兄弟(提比略·塞森姆普罗尼乌斯，公元前163—前132；盖约·塞森姆普罗尼乌斯，公元前153—前121)：古罗马杰出的政治家。

② 重量单位，一夸尔特隆相当于四分之一磅。

上,要不就咚地一声碰在什么门上,惊得邻里鸡飞狗叫。你用帽子遮住那盏因缺油而摇曳将灭的油灯,方能勉强找到下脚之地。如果你没跟下楼的小偷或上楼的流氓撞个满怀,没感觉到试图撬开门锁的若续若断的嚓嚓声,没踩着楼梯上的猫屎滑一跤,没和躲在楼梯尽头搂在一起调情的男女狭路相逢,就谢天谢地了。

终于,探险队走到了这座房子的北极地带,走到了诗人筑巢的顶层。敲门,门开了。我们这几位朋友面前出现了一个睡眼惺忪、面带菜色的女人。她高举一盏油灯,仿佛是在模仿爬楼梯者的高招儿。在这盏灯的照耀下,屋里显得比楼梯舒适许多。四位年轻人鱼贯而入。女人插上房门,用念安魂经的语调道了晚安,走了。还没走出四步,她又趔了回来,紧了紧裹在毯子里的身体,摆出诚恳而庄重的姿势,说:

“看在上帝面上,堂拉蒙,你们可别弄出响声来,四邻对这间屋子每天晚上吵吵闹闹已在议论纷纷。因为,您瞧……住在下面的人都在戳我的脊梁骨了。那个织花边的女人说,这里简直成了茶馆酒肆,在这座楼房里没法儿住了。您明白……我可是个要面子的妇道人家……”

这位对自己的房子的名声如此关切的太太,名叫堂娜莱昂西娅·伊图里斯贝伊蒂娅。从她的姓氏来看,很容易猜出她是比斯开人。她是那幢房子的房东,家道殷实,大概四十来岁——其实不止这个数了,面目不丑,身板结实,高挑个儿,圆脸,好脾气,有涵养。

“我说太太,您饶了我们吧。”哈维尔回答说。“要是堂希尔跟我们一起来了,您就没脾气了。”

“得了吧,您又在开玩笑,堂哈维尔。”

“您到底什么时候办喜事呀,堂娜莱昂西娅?”

“办喜事？我？”堂娜莱昂西娅的喜悦之情跃然脸上。

“您要知道，他可是个白马王子。堂希尔是个前途无量的男子汉……又正当盛年……”

话音淹没在另外两个小伙子的放声大笑和女房东的勉强陪笑声中。比斯开女人有个追求者，他就是堂希尔·卡拉斯科萨，此人做过神职人员、低级教士和政府小吏，还干过数不清的行当。四邻八舍活龙活现地盛传，古典诗人和比斯开女人堂娜莱昂西娅时不时出双入对，差不多就跟一家人似的，不过我们还是别去深究这些古老而又时髦的秘密为好。

堂娜莱昂西娅发现有个陌生人在场，便试图装出个正经模样来。她收起笑容，用难得的端庄态度责备了学生们几句。然后说了几句客套话，夸张地扭着身子走了。

“再见了，阿里阿德涅、安提戈涅、索佛尼斯巴、珀涅罗珀^①。”“诗人”见女房东已经走出房门，又补了一句。他用这些英雄的名字来称呼女房东，觉得十分开心。

同女房东道别不久，从里间就传来了震耳欲聋、持续不断的鼾声。原来那位回到里屋去睡觉的阿里阿德涅、安提戈涅、索佛尼斯巴、珀涅罗珀，一进卧室，便入睡乡，梦游仙境，快何似之！

哈维尔和“小博士”在床上争座位。拉萨罗在一把三条半腿的椅子上尽可能坐得稳当一些。诗人则继续站着，以尽地主之谊。他从五屉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块奶酪——包在外头的那层纸早就被油浸透了，又从抽屉里的另一个角落拿出一把小刀、一瓶酒和一只盛着一个半面包的盘子，再从小桌子上拿开两部悲剧史诗、一幅被老鼠咬得百孔千疮的女人肖像、一本《宪法》、一个

① 希腊神话和传说中的几位女英雄。

牛角做的墨水瓶和一只拖鞋——拖鞋里放着几把剪刀，一盒薄脆饼和一部撕得只剩一半的克雷比永^①的剧本。

那个房间煞是有趣。支在两条板凳上的床铺一头高一头低，床板上的草垫凸凹不平，使躺在上面的人得翻来复去地折腾半天方能入睡。一领草席，覆盖了房间的大约三分之二，堂娜莱昂西娅曾徒劳地想把它抽开来铺满整个房间。这种草席在卡洛斯三世^②时期算是颇为精致的。紧贴床铺，放着一只硕大无朋的皮箱，在老鼠眼里，这只破烂不堪的皮箱比墙壁多少要干净一些，便占据了皮箱，作为繁衍子孙的根据地。墙上挂着几幅画，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幅比斯开女人的祖父的姐夫的叔叔用羽毛笔画的作品，作画人曾系首屈一指的书法家，横七竖八的笔划，稀奇古怪的字迹和签名，以及花式书体等等盖满了画面。因为过于高深，谁也看不明白。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带着烫金框的小画，它体现了堂娜莱昂西娅的祖母年轻时候的灵巧，她曾是位巧夺天工的绣娘。在这些家族纪念碑似的饰物旁边，还有两幅法国革命政府的宣传品和一幅皮拉尔圣母^③像。这几幅画是用四块薄面饼草草粘在墙上的。

拉蒙把葡萄酒倒进杯子，酒杯便飞快地辗转传递，奶酪被分配享用，面包顷刻之间就吃光了。拉萨罗吃得最多，狼吞虎咽，因为他早就饿极了，好几次快饿得晕了过去。

“来呀，拉蒙，”“小博士”说，“给我们念上一段这部你称之为《佩特拉》的悲剧，让我们同声一哭。”

“什么‘佩特拉’不‘佩特拉’？”诗人反唇相讥：“你别出洋相

① 克雷比永(1674—1762)：法国剧作家。

② 卡洛斯三世(1716—1788)：一译“查理三世”，西班牙国王。

③ 西班牙女保护神，皮拉尔圣母节为十月十二日。

了,你是想说《费德拉》^①吧。”

“我看‘费德拉’和‘班克拉西亚’都差不多。”

“我已经不看这些东西了……没什么新意。现在流行的是爱国主义作品。”

“我就喜欢这个。”

“最后,我选中了格拉古兄弟的作品……朋友们,这哥儿俩可真了不起!”

“好,”“小博士”说,“那你就给我们念上一段这种狐臭诗吧,准有意思极了。”

“别忙,疯子。”哈维尔说,“干吗不念点现实主义的英雄史诗呢?”

“你别傻了。”诗人宽宏大量地笑着说。“眼下没有英雄。”

“傻小子,那你认为丘鲁卡^②、阿尔瓦雷斯^③和达奥伊斯^④是何许人也?”

“不错,但他们只是些纸上谈兵的英雄。”

拉蒙具有诗人的天赋和才能,但他出生在一个文学倒运的时代。冰冷的古典主义窒息了用法国修辞学培育出来的天才。而按照提倡散文的蒙蒂阿诺^⑤和一丝不苟的卢萨^⑥以及令人无法忍受的埃莫西亚的原则,诗歌是无法表达我们当代社会提供的

① 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06)、古罗马悲剧作家塞内加(公元前4—公元65)、法国悲剧诗人拉辛(1639—1699)三人,均写过以《费德拉》为题的古典风格的悲剧诗。

② 丘鲁卡(1761—1805):西班牙航海家,海军准将。一八〇五年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殉难。

③ 阿尔瓦雷斯(1749—1810):西班牙独立战争中的将军。

④ 达奥伊斯(1767—1808):西班牙独立战争中的英雄。

⑤ 蒙蒂阿诺(1697—1764):西班牙著名文学批评家。

⑥ 卢萨(1702—1754):西班牙文学评论家,推崇新古典主义者。

题材的。

人民本是戏剧的主人，却听不懂希腊人和罗马人的高深的溢美之词，而另一方面，又没有任何一位诗人把西班牙英雄搬上舞台。纳萨雷^①把卡尔德隆^②叫做乡巴佬，而那部《人生如梦》，只不过是胡说八道而已。古典主义的复兴，繁荣了喜剧，因为产生了小莫拉丁。而戏剧，这种再现灵魂动荡和描绘社会特征的美学寓言，当时还不存在。

曾经有过几部悲剧，苍白而无生气，因为并非来自民族灵感，我们的人民和英雄也并未生活其间。我们早就知道何谓老一套英雄了：千篇一律。没有布鲁托^③，不懂得热爱自由；没有希纳^④，也不会懂得仇恨帝制。没有费德拉^⑤，何来情欲？没有埃迪波^⑥，何来宿命之说？没有奥雷斯特斯^⑦，何来杀亲之举？没有佩尔萨斯^⑧，又何来热爱独立？在我们的朋友拉蒙那个时代，年轻人是信这一套的，而且还有某些举足轻重的人物认为，克雷比永比洛佩^⑨更富灵感，罗特鲁^⑩比莫雷托^⑪更加伟大。

① 纳萨雷(1689—1751)：西班牙文坛巨匠，对塞万提斯及其作品《堂吉珂德》有极为深刻的评论。

② 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著名诗人和剧作家。

③ 卢西奥·胡尼奥·布鲁托：罗马英雄，公元前509年发动革命逐走国王塔吉诺。

④ 科尔内利奥·希纳(公元前130—84)：罗马政治家，废止索拉立法，在罗马全境推行公民制度。

⑤ 费德拉：特塞奥的妻子，勾引干儿子伊波利托不遂而自杀。

⑥ 埃迪波：埃及寓言故事中的人物，杀父而娶母。

⑦ 奥雷斯特斯：为给父亲报仇，杀死母亲及其情夫。

⑧ 佩尔萨斯：一八一四年同企图废除卡迪斯宪法的保皇党人进行殊死斗争的西班牙英雄人物。

⑨ 洛佩·德·维加(1562—1635)：西班牙著名诗人，被塞万提斯称为“鬼才”。

⑩ 罗特鲁(1609—1650)：十七世纪上半叶法国新古典主义主要剧作家之一，写了大量悲剧。

⑪ 莫雷托-卡瓦尼亚(1618—1669)：西班牙著名剧作家。

我们谈到的这位诗人，用柏勒洛丰^①的某些情节，写了一部他自己的《阿尔刻提斯^②》，他还写过几幕悲剧、《圣经》剧。后者和前者一样，当时都默默无闻地躺在抽屉里。后来，他有了新的灵感，便打算放弃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他构思了一部《索别斯基^③》，一部《苏里曼^④》，一部《布雷西亚^⑤的阿诺德^⑥》，最后，构思了一部强盗剧。但没写出几行字，就因畏惧古史而却步，转而模仿格拉古兄弟。刚开了个头，就在我们正在谈及的这些情况发生之前不久，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此时，他正坐在桌子上，手里拿着自己手写的作品，全身溶在烛光里。“小博士”和哈维尔再度争夺那张床上的地盘，坐在椅子上的拉萨罗早已疲惫不堪，靠在床上正等着听格拉古剧本的第一幕。

哈维尔清了清嗓子，念完悲剧的人物表后，接着又念了一串演说家的名字以及侍从官、百夫长、贵族、村庄和奴隶的名字。然后又讲解布景。舞台是个古典的公共广场，在这里，卖小吃的，幽会的，发表演说的，偷东西的，干坏事的，打架的，一应俱全。接着，演出开始。首席演说家出场，他询问第二演说家是否看到了卡约；第二演说家回答首席演说家说，没看见；但第三演说家随即出场，并告诉两位说，卡约在埃尼诺·索弗隆尼奥神父家里，

① 柏勒洛丰：希腊神话故事中科任托斯英雄。

② 阿尔刻提斯：希腊神话中人物。传说这位弗赖国王阿德墨托斯的妻子，愿代替身患不治之症的丈夫去死，结果被赫拉克勒斯从死神处救出。

③ 即约翰三世·索别斯基(1629—1696)：波兰民族英雄，一六七四年登上王位。

④ 即苏里曼一世(1494—1566)：奥斯曼帝国苏丹。

⑤ 布雷西亚：意大利伦巴第区首府，位于阿尔卑斯山麓。

⑥ 阿诺德(1741—1801)：美国将军，在独立战争中背叛祖国。

他一会儿就要到广场来宣布他的计划。这几位退场，第一村庄的汉子出场，告诉第二村庄的汉子说，那个计划费用昂贵，而穷人们又一贫如洗。这使第三村庄的汉子急了，他以海神尼普顿^①和迈亚^②之子的名义发誓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每个人从原来入场的方位退场。接着，科内莉娅上场，她自问自答：卡约干吗那么心神不定愁容满面呢，原来他不愿意享用大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宁可到蜿蜒曲折缓慢流淌的泰伯^③河边去独自游荡。然而，卡约本人随即出场，打破了她的疑团。第三演说家在舞台一侧布景里说的几句话，使卡约呆不住了，疾趋而出，赶到母亲面前，让她洗耳恭听并浑身颤抖。在他的摆布下，科内莉娅也侧耳倾听，像个汞中毒病人似的瑟瑟发抖。卡约告诉妈妈，诸神将帮助他完成大业，于是，后者渐渐安静，不再颤抖。卡约还说，即使地狱把大地吞进肚子里去，他的愿望也不会落空。到那时，马鹿——它长着巨大的犄角——将喝干咸津津的大海，在最高的山峰上将喂养鲤鱼。海阔天空的胡扯至此告一段落，幕布徐徐落下，每个人又从出场的方位退场。

然而，就在卡约信誓旦旦之时，“小博士”已合上眼睛，他对地狱吞掉意大利漠不关心，像懒散的天神似地发出轻轻的鼾声。诗人没察觉这一变化，开始读第二幕。可是，当他念到科内莉娅向心上人诉说她梦境这微妙关头，哈维尔也发出了鼾声，沉沉睡去。当诗人展开第三幕那迷宫般的情节，讲到参议员鲁福·蓬皮利奥对参议员塞克斯托·卢西奥·弗拉科——顺便提一下，这

① 罗马神话故事中的海神，即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

② 迈亚：希腊神话中普勒阿得斯之一，阿特拉斯和普勒俄涅的女儿，与宙斯生赫耳墨斯。

③ 河名，在意大利中部。

位参议员对科内莉娅主妇不无好感，尽管她已是半老徐娘——肆意冷嘲热讽，讲到一切的一切时，出于礼貌竭力强忍瞌睡的拉萨罗再也支持不住，斜在椅子上，靠着床边，点了一阵子头，也酣然入睡，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梦。

诗人念完了第三幕。第三幕中有一场暴动。读第四幕之前，他朝周围看了一眼，发现了这个令人沮丧的情景。

“都睡着了，上帝呀！”他叫了一声，依然沉浸在古典主义作品的氛围里。

不过，也难怪。一部以古希腊的公共广场为背景，五花八门一应俱全，用十一音节诗编排堆砌而成的悲剧，又有谁能耐耐心心地坚持听完呢？在听了二十来个人的演讲又吃了晚餐之后，谁又能在夜阑人静时聚精会神地欣赏咀嚼这部洋洋万言的古典主义巨著呢？

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那盏油灯，显然也不大欣赏古典主义的情调，对十音节诗厌倦了，不愿再给公共广场以光明，它熄灭了。拉蒙摸黑掩上原稿，明白他此时的上策是效法朋友们所为。他下了桌子，拿过披风，裹在身上，伸开手足，在可爱的地板上躺了下来。不大一会儿，他也跟朋友们一样酣然入睡。格拉古式的悲剧便如此这般寿终正寝了。我们无法打听到，参议员鲁福·蓬皮利奥到底是否如愿以偿地给了参议员塞克斯托·卢西奥·弗拉科一个大嘴巴子。

第十二章

普拉特里亚大街之战

翌日清晨，太阳和莱昂西娅一起光彩照人地出现了。女房东推开懒洋洋的羊毛毯，开始梳妆打扮。这件事倒有点复杂，因为此刻她要对时光在她身上慢慢造成的全部损害进行精心的修复。

吹过那已经稀稀疏疏的头发之后，她开始挽发髻，要不是垫上几个胀鼓鼓的小衬垫，那个发髻不会大于一个鸡蛋。梳完头，紧接着便是在脸蛋儿上涂脂抹粉。她做得是那么巧夺天工，就是在整天围着她转的堂希尔面前也能以假乱真。有时候，她擅长用细笔描画，但只有在吉日良辰才那么做，我们这会儿暂且不去细述。在梳妆打扮的过程中，她的裙子尚未系妥，胸衣还没穿上，两只硕大的乳房有三分之二还漫不经心地裸露在外，正在这一紧要关头，有人穿堂入室走近女神的寝宫，在门上轻轻叩了几下。

“谁呀？”比斯开女人慌乱地问。

“是我。”

“天呀，卡拉斯科萨，您别进来，我还在……”

但卡拉斯科萨推开了门。要不是惊恐万状的正派女士立即停止梳妆，飞快地系上连衣裙，抢到门口，把门顶住，门就真的被推开了。

“莱昂西娅，莱昂西娅呀，你瞧，是我，是你的希尔。”

“堂希尔呀堂希尔，您别讨厌了。您总是在人家还在穿衣服

的时候就来。您等一会儿吧。先到厨房去，我有话对您说。”

“我也有话要对你说。”卡拉斯科萨说，边说边把眼睛凑到锁眼儿上，看能不能觑见点什么。

堂娜莱昂西娅赶紧整理好衣服。她扣好胸衣，别上最后几个发卡，在胸口上别上两枚或是三枚胸针，把一条斗篷披到肩上，到厨房去了。

“你要知道，我是带着气儿来的。”堂希尔对她说。女主人已经走到小炉子跟前，用火筷使劲儿想把炉火捅旺。

“莱昂西娅，你知道，人们的说法让我很不受用。我来是要让你给我澄清，因为，总之，这件事我憋在嗓子眼儿里好久了，憋得慌。”

“什么呀？怎么回事儿？……你今天又要说什么蠢话了？”

“没什么，就是人们风言风语地说，你……”说到这里，这位前政府小吏打住了话头，像是有根骨头鲠在喉咙里。

“说我什么？……你说，你说呀！”女老板边吹火边问。

“说你……我是说……说这个写诗的，跟你住一套房子的小白脸儿，跟你很近乎，他在追求你……那个卖水果的姑娘说，昨天看见你跟他一块儿出去散步，还有……”

“别对我胡说八道了。”堂娜莱昂西娅右手高举着正用着的小火铲说。“女人总是被人评头论足的，大家都拿别人来嚼舌头。您请便吧，堂希尔！那您呢，是在跟那个卖水果的姑娘调情吗？她的模样儿可不错哇！您别再到我这儿胡搅乱缠了。人哪连脚都不能动一下，一动四邻八舍就会说三道四。”

“无风不起浪嘛。”卡拉斯科萨说，“我可没有怀疑你是个正儿八经的女人，但你应该避免让人家说长道短呀……因为……”

“你别对我说这个，堂希尔。希尔，你别对我说这个。”堂娜

莱昂西娅装出生气的样子说，“所有的男人都口不应心，我的教训太多了……不，我是说……太……有人对我说过，男人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不信的话，就瞧瞧楼底下那个放债人吧，他每天都让他的女人挨五十棍子当早饭。”

“啊，我亲爱的莱昂西娅！你以为我不会善待你这只驯服的小羊羔吗？……喂，你别傻了。我们得有个归宿，需要堵住别人的嘴，最好是你把这个小白脸儿从这里撵走，让他带着那些诗搬到别的地方去。”

“那我说不！有人要说三道四，就让他们去说好了，有人要做什么文章，就让他们去做好了。我就是个是非多的女人。”

“天啊，莱昂西娅。你连我这点点小小的要求都做不到吗？”

堂娜莱昂西娅开怀大笑起来。而好人卡拉斯科萨那天不想生气，把火压了下去，也跟着笑了起来。

“喂，今儿下午我要和堂娜佩特罗尼拉、胡莉安娜一块儿到查马丁咖啡馆去吃茶点。堂娜拉蒙娜也要来。如果你来的话，可以唱唱你拿手的那几首民歌。”

“我没有心情唱民歌。对我来说，最要紧的是让那个尊敬的小拉蒙先生滚蛋，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喂，喂，莱昂西娅，你要是把他赶走，我就连唱四天民歌。啊！你倒提醒我了：你知道我们正在马拉维亚教堂安排一次迎神赛会吗？我给你留个包厢，请你去瞧瞧。这迎神赛会棒极了，有二十四个以上的神像，马德里教友会的人都来参加。”

“我说，希尔，你别去搞什么迎神赛会了。这事儿我不喜欢。对了，你到查马丁咖啡馆去吗？”

“去，今天我们真该去，因为马德里今天有热闹瞧，我觉得那几条街上又会有枪战。”

“我的天哪！又要闹事儿了！”比斯开女人花容失色。“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

“没什么。金泉咖啡馆那群疯子要抬着列戈的画像敲锣打鼓地游行。当局禁止游行，他们却坚持要搞。且看谁输谁赢吧。人们已经在嚷嚷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分晓喽！”

的确，嘈杂声没消停过。一大群人占据了邻近的圣安娜小广场，嚷嚷声一直传到了堂娜莱昂西娅住的这片安静的街区。买东西回来的女佣人，边进门边胆战心惊地喊叫，她说听到了几声震耳的大炮。加利西亚姑娘的喊声把那三个伙伴和拉萨罗都惊醒了。

“出什么事儿了？”哈维尔说，“这是什么声音？”

“不是游行还有什么？”“小博士”说。

拉萨罗起来了，浑身疼痛，因为他睡觉的姿势很别扭，现在觉得脊梁骨都碎了似的。他们打开阳台的落地窗，想朝外瞧个究竟。这时，堂娜莱昂西娅走进诗人的房间，边尖声喊叫边打着手势：

“天呀，天呀！你们别开窗户了，当心给我们扔个炸弹进来！你们没听见炮声吗？天呀，什么炮这么响呀？”

“太太，你是做梦听见放炮吧。”

“别怕，小菊花，小琥珀……”

“把窗户关上！”

四个小伙子好奇心颇重，光从阳台上往下瞧总觉得不满足。他们一阵风似地下了楼，来到大街上，去同人群会合。拉萨罗想立即到舅舅家去，在离开这个“针眼”客栈时他就把那小小的行李提在手里。

“这小伙子是谁呀？”四人下楼后，堂希尔问女老板。

“我不知道他是谁。他们昨儿晚上带来的。”

卡拉斯科萨认出了这是他朋友“小尾巴”的外甥，他在阿特卡时同这小伙子有过接触。不过，他仍想弄个水落石出。因为，毫无疑问，他毕竟长了个心眼儿。于是，他便尾随而出。四个小伙子挤进了人群，一步也前进不得。队伍已经集合完毕，很快就要出发到阿托查街去游行。人群拥挤不堪，有这么三两个人竭力想叫人们排成整齐的纵队，以便领着他们列队行进，但无济于事。

拉萨罗原想到他该去的地方，但一时心血来潮，又沉思和担忧参半地留了下来。看着眼前的人群，原先在咖啡馆里已经土崩瓦解的想象力，重新焕发出了生机，插上了熟悉的翅膀。那里有着整装待发去举行盛大游行的民众。人群因自身的举动而显得茫然和慌乱，他们正在观望，显然没有什么把握，时进时退。显然，这儿还欠缺点什么。拉萨罗想把握住自己，不为任何什么所诱惑。他离开人群之后又重新走向人群。“不错”，他想，“这儿是缺少点什么：缺少一个声音。”

群众骚动的崇高时刻已经到来，人群默默地驻足不动。一种恐惧使成千上万颗心忐忑不安地跳动着。一个疑问使成千上万颗脑袋神经错乱。只差一个声音说出众人的感受。在这种庄严的时刻，我们理应看到一个身躯，从成千上万的人群中脱颖而出，我们理应看到一只颤抖的手，在成千上万颗脑袋上方指挥若定。理应有一个声音，表达出人山人海无法表达的事情，因为作为人群，它像一个人一样坚定不移，毅然决然地行动的时候，不可能有别的声音，只有混杂的野蛮的嚎叫和无穷无尽的参差不齐的噪音。

只有当那个人讲完时，人群才说出了憋在嗓子眼儿里的话，人群才认识了自己，恢复并凝聚起自己的力量，注入原先没有的

东西：觉悟和团结。人群不再是盲目力量的无组织的集合体，而是一个有智慧的整体，它的活动才有固定的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好是坏，它都会坚决而明智地向前进。

这就是拉萨罗所想到的。他能成为这个喉舌吗？他能成为那个盲目的、没有觉悟的肌体的启示神吗？讲，还是不讲？此时，人群在安琪儿广场上挤成一堆之后又散了开来，拉萨罗着了迷似的随着人群挤过来又涌过去。过了一会儿，他胆战心惊地离开了人群，也离开了自己。不过，他无法下决心后退。讲，还是不讲？人们准定会听他讲的。为什么不讲呢？可以讲得字字珠玑。他确信他能讲好。演说词已经在天空中用火红的大字写出来了。

金泉俱乐部的四名会员抬着画像走在前面，音乐奏起来了，人流拥着画像，所有的人都动了，但没有前进，正在犹豫不决地站着，但没有散开，过一会儿，又挤到了一起。毫无疑问，缺少点什么。拉萨罗卷进了人流，他的眼睛发出奇异的光彩；他躁动不安，犹如得了痉挛病；他脸上的血往上冲，好似高烧未退；他的目光，恰似闪电。他的脑海里，奇妙而崇高的话语源源涌出；他的心脏狂跳不已；他的太阳穴，烫如火炭。他觉得千言万语涌到了嗓子眼儿上，只需一点点空气便会变成雄辩有力的声音。

他看到人们把画像越举越高，人流围了一层又一层，一眼望不到边。他又看到，数不清的白手绢在空中挥动，仿佛在人海中迸发出点点浪花。

人流，杂乱无章的人流，源源通过阿托查大街，汇进了马约尔广场。在广场上，人群稍稍散开了一阵，但过了一会儿又试图穿过苦难街的拱门到普拉特里亚斯大街去。人群这个巨大的魔鬼，一眼就测出了自己成倍增长的体积和那道拱门的宽度。骆驼要从针眼儿里穿过去。手肘痉挛般的你推我搡，肚子挤扁了，身

体挤得团团转，万头攒动，好些帽子被挤飞了。有几个声音徒劳地试图发出指令来解决困难，显然，这是临产前的躁动。

“让画像先走。让画像走在前面。”人们在喊。

没门儿。人群挤成死板板的一堆，画像过不去。终于，经过好一阵努力，画像过了拱门。画像之后，是潮水般的人流。塞满广场的人群停住了脚步在等待着。画像和为画像呐喊开道的一伙人走进了马约尔街，但一到那里，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堵住了游行队伍。普拉特里亚斯街上站着两排士兵，一直排到维利亚广场。长矛队的枪头在远处闪闪发光。长矛队前面是骑在马上上的马德里城防司令，他正冷峻坚决地严阵以待。司令官带着两三个士兵向前走，用马刀指指点点，大声命令：抬画像的人撤回去，抬画像的人撤回去！抬画像的人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一位高级文官也走到跟前，用最美妙的姿势，告诉大家应各自回家去，别游行了，因为政府严令不许再往前走一步。军队的阵势使抬画像的人心惊胆战，再说，军队还有萨贡托团作后盾，这个团正在军营里枕戈待命呢。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试图前进，并说明这次游行纯粹是道义性的，不想制造任何混乱，态度也不是挑衅性的，唯一的目的是向给祖国带来解放的英雄^①表示崇敬之情。

“都回家去！画像也退回去。”莫里略果断地说。

游行队伍没带武器，无法自卫，臆想中软弱无能的政府，一下子变得铁一般强硬起来。有些人开小差了，沿着米兰大街和圣米迦勒广场溜之大吉。画像从肩上放了下来，抬画像的人一会儿把它往前推，一会儿又把它往后挪，不知所措。他们上前争辩，但

^① 指列戈。

一切都无济于事。有人开始退，有人高声喊叫，有人试图和军队抗拒。

这时，占据了广场的人群却岿然未动。那个在人海中鹤立鸡群，挥着手对人们讲话并赢得阵阵掌声的人是谁呀？他显然讲得不错，他的话激起一阵又一阵热烈的喝彩声，然而，一浪高过一浪的拥挤，被踩疼了的人和被挤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的喊叫声，不允许他酣畅淋漓地讲下去。有的人高喊请大家安静，但要整个广场安静下来是办不到的。也许，在拱门洞里同当局交涉的人们，看到军队毫不退让，已在向后撤了。广场上顿时乱得无以复加。演讲者还在继续大声谴责，但谴责已被对民众的煽动所代替，他激励大家不要动摇，要把游行进行到底。他脸色苍白，口干舌燥。他的每一句话，都像鞭子抽在人群身上，鼓舞它继续前进。

这时，军队推进了，边往前推边清场。一部分群众表现得十分英勇，在军队的马头前面顽强抵抗，一边高呼莫里略和自己人的名字。

“朝这些喊叫的人下手！”军队的指挥官下令了。

人群挤成了一堆。许多人拔腿便跑。另一些人被人潮推得向后转了，还有一些人不知道该前进还是后退。拉萨罗这才合上了嘴。

“谁在喊？”司令官说，“朝喊叫的下手。”“把那些喊叫的人抓起来。”

拉萨罗想夺路而逃，但有个士兵用粗壮的手把他紧紧抓住了。

“把喊叫的人抓起来。这个是发表演说的。把他抓起来！”

拉萨罗被一只有力的大手传到另一只更加有力的大手里。他才明白他已经被抓住了。他以为马上就会放开他，试图溜走，

但毫无用处。

“退回去，退回去！离开广场！”司令官还在吆喝着。

他的话把大家慑服了，人们迅速解散。游行失败了。画像在广场中间被踩得粉碎。军队占领了所有入口。

拉萨罗呢？一刻钟之后，他在严密监视下被押进了维利亚监狱，接着又在严密监视下被投进了一间阴森森的又黑又脏的牢房。

第十三章

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

在进行自我煎熬的各种精神折磨中，最可怕的莫过于期待。这是无药可医的。下决心不去期待，把想象力从期待的事情上转移开，只关注生活中的某一点，时光中的某一刻，抛却使人茫然不知所措的对即将来临的事物的痛苦的渴望，把它置于一旁：这些，看来似乎颇为容易。

等待不可避免的事物，每个钟头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等待早该到来的事物，每个钟头都像一秒钟那样一闪而过。十点钟了，克拉拉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战战兢兢，全神贯注，魂不守舍，忧心如焚。十点过了，客人还没来。挂钟飞也似的从十一点转到十二点，又从十二点转到一点。帕斯瓜拉非常害怕，因为街上的人声一阵高似一阵。两个女人坐在里屋，默然相对。女佣没有讲在故乡听来的那些关于仙女和王子的故事，孤女也没有发出她那固有的纯朴和天真的笑声。两个女人都默默无言。当楼梯上

传来某种响动的时候，两人便焦急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弄清楚了不是她们所等待的脚步声，一个便露出漠不关心的沮丧，另一个则陷入强自忍住的悄然的幽怨和忐忑不安之中。

黎明，克拉拉淹没在没完没了的惊疑之中，柔肠寸断，难以尽述。他出什么事了？车翻了吗？遇到手持邮票上画的那种可怕的大鸟铳的强盗了吗？决定不来了吗？跟村里的某个姑娘恋上了吗？保皇党的某个派别把他扣住了吗？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想遍了，就是没想到那件确实发生了的事。在这种时候，只要稍微镇静一点，是不难放下心来的，但谁也不会有这种镇静，深沉的盲目代替了理智的正常清醒。其实只要静下心来推理，对自己说一声“没来吗？可能被偶然的原因耽误了，明天就会到的”，就行了。但人们很少去作这种合乎情理的推测，反会那么想：“没来？准是死了，被杀了。”

黑夜又降临了，夜晚更使人坐卧不安。无论如何，黑夜更加恐怖，它不管对物质的形体还是对内心的所见，都罩上了更为可怕的阴影。克拉拉没能睡着，也根本睡不着。她不断得到模模糊糊的信息：鲜血，黑暗。突然，又见到照出种种可怕场面的眩目的亮光。这种情况使人如坐针毡。强烈的不安控制了沸腾的血液，仿佛血液的加速流动会使盼望的事情提早实现似的。我们愿望中的这种矛盾，是最可怕的，因为这种过程缓慢难忍，绵绵不尽。除了永恒之外看不到前景。第二天可能带来的转机则千呼万唤不出来。那样的夜晚，那样的孤独，似乎永远没个完。

熹微的曙光，除了增加她的忧伤之外，没带来任何希望。昨天！从昨天开始她就一直在等他！她真想到外边去，向所有的人打听这个不幸的年轻人。她打开阳台的落地窗，朝街上眺望，以为能望到他的身影。她审视了所有的过路人。这时，有个人引起

了她的注意。他僵立在街角，目不转睛地瞅着她。她确信那不是他，便转开了脸，没再注意那个人。

她关上窗户，因为已经觉得累了，无法抗拒睡魔。她回到自己的卧室，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把头靠在床上。然而，她非但没有睡着，反而像夜里一样，幻觉丛生，心乱如麻。埃利亚斯也没回来。他又怎么啦？啊，太妙了！说不定他已经找到他了，这会儿他们俩正一块呆着哩。

这时，帕斯瓜拉进来了，她刚从街上回来。这位阿尔卡里亚的姑娘走到克拉拉跟前，又圆又大的脸上堆着不合时宜的笑容。

“您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什么？怎么回事儿？”克拉拉关切地问。

“那位那天来过的公子哥儿……就是……那位军官先生……他在街上把我拦住了。”

“这跟我又有什么相干？”

“他说他要到这儿来。”

“天哪，到这儿来！他到这儿来干吗？现在就咱俩在家。”

“他是个很有礼貌的君子。”

“是吗？我倒没注意。”

“那天您不是在这儿见过他吗？……就是主人受伤那天。”

“对；看起来是个好人。不过，他干吗要来呀？”

“您想到哪儿去啦，您真坏！”

这当儿，那个军人给她的钱在帕斯瓜拉的口袋里发出了响声。又过了一会儿，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门铃轻轻地响了几下。

“是他。”阿尔卡里亚姑娘说。

克拉拉没来得及阻止，女佣已经跑过去把门打开了，我们已经认识的这位军人步入过道，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走到克拉拉

身旁。

“您找谁？”克拉拉问。“他不在，出去了。”

“她在，没有出去。”军人不慌不忙地回答。

“谁呀？您到底找谁？”

“很简单，我找的不是那个老头子，他的待人处事不会给人好感，只会让人避而远之。”

“可是，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到底来干什么的？”克拉拉略带惊慌地问。“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您，请出去吧。”

“这正是我不走的理由。”

“您要是不走，我就要叫人了，我要喊了。”克拉拉说。显然，她说到就会做到的。

“那咱们就闹上一场吧。”军人友好地坦率地微笑着说，使克拉拉的怒气平息了一点。

“看在上帝份上，先生就要回来了！可是，您到底是谁呢？您到这儿来干什么呀？谁允许您进来的？您是那天同先生一块来的那个人。我认出您来了，不过我不明白，您今天来干什么。帕斯瓜拉，帕斯瓜拉！”

“您别把我当敌人。我是来得有点冒昧，但我既不是小偷也不是杀人犯。我是作为朋友来的，我带来的是和平和友谊。克拉拉，您别害怕。我是以朋友身份来的。那一天，就是我扶着那位可怜的先生到这儿来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

“噢！那您现在就有权进来了吗？”克拉拉慌乱地说，“您，请出去吧，看在上帝面上。我不认识您，您说的这一切跟我也不相干。要是先生回来……”

“这个老头子对我倒是无关紧要。”军人回答说，“过去我对他还有点兴趣。我原来以为他是您的亲戚，也许是您的丈夫。但

后来我了解到他是个小暴君，他活着就是为了折磨一个可怜的孤女，这个孤女被关在这里快要闷死了。看到一个美若天仙、温柔可人、完全应当得到幸福的姑娘捏在这个残忍狠毒的家伙的手心里过日子，我不能袖手旁观。”

“噢！我在这儿过得很好。我谢谢您的善心，”克拉拉回答说，“但这没必要。您请出去吧，看在上帝面上。”

“我不走，不。”军人说，他有点激动了：“几天来，想到您可能遭受的痛苦，我就坐立不安。我产生了一个把您从这个怪物手里解放出去的强烈愿望，我相信我将实现这个目标。我一天之中到这里来过上百回，这幢房子的阴森面目让我毛骨悚然，它是座活坟墓，埋葬的是个花朵般的小姑娘。您大概要取笑我了，这我明白。我对一个只见过一面的人念念不忘，您一定觉得奇怪，但对这个谜，此时还用不着多谈。要紧的是您打定主意按照我的忠告去做。您要知道，我已经发誓绝不让您在这儿憋死闷死。我坚信，您今天会对我产生信任，这正是我需要的。您会赞赏我的高尚的目标，不反对这个目标得到实现。这一点，在我们素昧平生初次相见之时您已经无声地告诉我了。”

克拉拉无言以对。这个她只见过一眼的人对她慷慨而友爱地产生了兴趣，使她心里七上八下的。如果换成别的姑娘，对此一定会感到由衷的自豪。但克拉拉十分谦和，面对这种热情洋溢的表白，她只有感激和羞涩之情。她从来没想到她配得到这种待遇。

“我非常感谢您，先生。”她说，“但是……”

说实在，她真没法说出口她是幸福的，没法说她希望继续过那种日子。军人说的才是真的。陪着那个残忍的家伙真没法过。然而，难道她不是期待着另一个人来解救她吗？想到这里，她更

加坚决地把这个人的建议拒之门外。

“您对跟您一块儿生活的这个人不了解。”军人继续说，“您不了解他，我倒了解。我了解了他的性情，也了解了他的思想。他不仅古里古怪无法交往，而且还是个没有心肝的狂热分子，一个居心险恶、手段毒辣的人。不，您不能再呆在这个人手里了。他不是您的亲人，也不是您的朋友，他自称是您的保护人，却把您变成他那野蛮的统治欲的牺牲品。”

小伙子很真诚，克拉拉明白他的关切是实在的，他对老头子的描绘也并非言过其实。这位陌生人，高尚，真挚，助人为乐。他属于那种追求冒险救助弱者的侠义性格的人。他的骑士之风，他的为善之心，一旦发现了管闲事的机缘，便全力以赴地去实现高尚的目标。对这位可怜的孤女的强烈的同情，更促使他不遗余力地采取行动。再过些时候，我们将知道这位高尚的骑士的姓名和他的作为。

“可是，请您别再待在这儿了。”克拉拉说，“您待在这儿，正好向我证明相反的东西，怎么可能让我相信您对我的关怀呢？假如先生回来，碰见您在这里……”

“他什么也不会说的。这个人冷酷自私，对您的需要和名声从来不放在心上，对您的一切他都漠不关心。除我之外，没人保护您了。”

听了这番话，孤女觉得心里一阵发凉。想到过去的幸福时刻，她觉得军人所说的全是实情。她那唯一的、合法的、真正的朋友来不了啦。除了这个不速之客外，她举目无亲，孤立无援。

“只有我，但，有我就够了。”年轻人继续含情脉脉地说，“您照我给您安排的计划去做，别理睬那个老头子。一个善良的正人君子所能做的一切，我都将为您做到。相信我吧，就跟信任我们

必将得救一样……现在，我走了，克拉拉。但我很快就会回来向可怜的女囚徒发布命令，她的幸福由我负责。这使我为之自豪！我随时随地做好准备。假如您发生新的不幸，您用不着通知我。我会到这儿来救援您，鼓励您。除我之外，您别无庇护了。您好好想想吧。再见。”

陌生人对这一家的秘密了如指掌。他的决心坚如磐石。他自愿进行一次慷慨的情场冒险。促使他这样做的是一种同情兼渴求。在这种感情中有个根深蒂固的东西：侠骨豪气。

如果说其中还有利己主义的话，我们以后会看到的。

他正要走，帕斯瓜拉惊慌失措地从厨房里冲出来，说：

“主人！”

“别开门。”克拉拉吓坏了。“等一等。您藏起来吧。”

然而，埃利亚斯有钥匙，无需旁人开门，他自己就可以进来。

“不要紧。”军人试图让克拉拉镇静。

“小尾巴”开门进来了。他低着头，心不在焉。刚踏上过道时，他没发现这位不速之客；走到尽头，才察觉那人的身影；他抬起头来，见到了年轻人：后者正在向他躬身施礼。

第十四章

决 定

“您找谁？您是谁？您到这儿干吗？”

“您不认识我了？我就是几天前您受伤时送您回家的人哪！今天我来瞧瞧您是不是全好了。”

“不错，先生，我好了。”老头子没好气地边回答边走进客厅，年轻人跟着走了进去。“您再没别的事了吗？”

“没事了，我告辞了。我刚来。”军人热情而自然地说，“我走了，再说一遍，我很关心您的健康。”

“好吧，这些话您那一天就对我说过了。”“小尾巴”满腹狐疑地瞧着克拉拉和帕斯瓜拉答道。

“您没有别的吩咐了吗？”

“没有了，只求您让我太平。您不去参加游行吗？游行棒极了。”

“游行之类，我概不参加。”

“您想知道保皇党人在家里干什么吗？”老头子以其性格中特有的苦涩和多疑补充道，“这里不搞阴谋。如果我要搞阴谋的话，我一定搞得让国家民兵那些纨绔子弟看不出蛛丝马迹来。”

克拉拉浑身发抖。她觉得，受侮辱的军人定会抽出腰里那把大马刀，把保皇狂的脑袋砍掉。然而，军人只是轻蔑地一笑，开口说道：

“朋友，我瞧您是看走眼了。您放心，我不屑检举您。您能破坏个什么名堂？”

“我……破坏？……”保皇狂挤出一张可怕的怪脸，那就是他的笑容。

“您所能做的，蚍蜉撼树，而且也成了不了气候。这我可以向您打保票。好吧，我遵从您的意志，走了。再见。”

军人朝门口走去，边走边回头，向克拉拉使了个眼色，借以重申他刚才对她说了半天的意思，即：相信我，等着我。他多么希望姑娘送他到门口哇，但不幸的姑娘没这个胆量。军人出去之后，“小尾巴”满面怒容，对克拉拉说：

“这个人进来很久了吗？”

“不，先生；您回来之前，才一会儿。”克拉拉战栗着回答。

“您为什么给他开门？我没说过谁来也别开门吗？”

“他是来找您的。”

“找我？对了……”埃利亚斯愤怒地说，“他是政府派来的奸细。不过我看出个底细来了，这小伙子在追求你。”

“追求我？不会的，先生。我不认识他，我从来没见过他。”克拉拉说，又是一阵颤抖。

“我看见他在这条街上转悠，是的，我看见过他。你别不认账。你跟他有接触，你同他谈过话，是你约他来的！……”

克拉拉从来没见过埃利亚斯这么怒气冲天地训斥她。这些指责，伤害了无辜的她，也使她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她恨他。

“克拉拉，我像父亲一样对你，可是你没把我当回事儿。”“小尾巴”咬牙切齿地继续说，“你忘恩负义，你是个轻浮的女子，你滥用我给你的自由，你利用我不在家里的机会胡作非为。可是我肯定地对你说，你得改。今天，我必须作出我早就想好了的决定。对，就在今天，就是现在。”

“我告诉您：我不知道今天来找您的人是谁。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人。”

“骗人！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你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姑娘。不过，你的鬼把戏该收场了，克拉拉。你别指望我还会跟今天这么心平气和。我整天不在家，我不愿意这个家在我外出的时候变成声名狼藉的黑窝。”

克拉拉简直无法相信她听到的竟是这种话。我们知道，可怕的老头子训斥她的时候，她是不大知道怎么回嘴的。这一次，她

的名声受到伤害,她依然找不到在这种场合该说的话。她只是否认,流泪,保皇狂则据此认为这些只不过是装聋作哑和自欺欺人的手段而已。

“克拉拉,收拾好你的东西吧,离开这里。你不配我为你作出牺牲。瞧你现在还能不能再买鲜花,编带子,呆在窗台上调情。从今往后,你将在别人的照管下过日子。你当然也不配受她们保护。但她们慈悲为怀,看在我的面子上会收留你的。收拾收拾吧。今天下午我就把你送到那些太太家里去,你就住在那儿。她们会教你做个正经女人,瞧你今后还疯疯癫癫不,瞧你今后还走不走邪路。你去跟她们一块儿过日子,帮她们干活,她们会教给你在这里学不到的东西。”

“是波雷尼奥家那几个太太!”克拉拉心胆俱寒地想:“是那几个狂妄骄横、目中无人的太太。”她们只要跟她说话,就会使她心惊肉跳,给她留下的阴森印象,好多天都抹不掉。

“当今这些思潮,”埃利亚斯又说,仿佛在自言自语。“即使是最端庄正派的姑娘也难免堕落。当今这些思潮,社会的麻风病!……泛滥到了何等地步!……所有的地方都渗透进去了!不是有人早就说过吗!……这不……一个人呆在家里……克拉拉,去吧,到那几位太太家里去。记住,你不配,因为她们出类拔萃,品行高尚,没沾上时下的污染。你就等于进了圣殿了。”

没法子。要命的决定,无可挽回,虽然还不了解这个决定的来龙去脉,孤女已吓得魂飞魄散了。克拉拉将到那几位神秘莫测的太太家里去生活,照“小尾巴”的说法,在她们家,时下的思潮还没有渗透进去。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加自由自在,老头子早就有这个愿望了。但要不是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三位太太提出来,他还一直不敢张口。事情本来是已经决定了的,所以在刚才这一幕

中,“小尾巴”便迫不及待地实施这个决定了。他立即去向她们三位通报。丢下克拉拉一人在家,使她陷入深深的痛苦。

现在让我们简单交待一下埃利亚斯过去同这三位高尚的女士的关系。

上个世纪末,埃利亚斯是波雷尼奥和贝内加斯家族府邸的大管家。这幢历史性的宅邸也是在那个时期败落下来的。波雷尼奥省的侯爵堂巴尔塔萨尔·波雷尼奥,曾是卡洛斯四世^①形影相随的顾问。他跟他的亲戚,即贝迪亚省几位侯爵的后人,打了一场官司。这场官司持续了十年之久。在这场官司中,波雷尼奥不但荡尽了几乎全部财产,还欠了一屁股债。后来,他在阿兰胡埃斯^②政变中又倒霉地支持戈多伊^③。卡洛斯四世被推翻后,继承王位的王子没有伤害他。他的弟弟卡洛斯·波雷尼奥在西法战争中冒天下之大不韪做了亲法派,尽管朱诺^④和维克多竭力周全他,他后来还是被判处了终身监禁。

侯爵去世以后,那座富丽堂皇、巍峨显赫的府邸彻底完蛋了。债主们对那个家族的曾是万人景仰的功勋不屑一顾,查封了全部财产,在讨清欠账和盘点动产和不动产之后,只给继承的人们留下了贫困。从法国回来之后,费尔南多忘记了波雷尼奥侯爵在阿兰胡埃斯政变中曾是他的敌人,赐给他妹妹一笔财产。侯爵的儿子早已在乘船去美洲的路上死去,古老显赫的府邸里只剩下三个女人,即:波雷尼奥侯爵的妹妹和女儿,以及侯爵的弟弟

① 卡洛斯四世(1748—1819):一译“查理四世”,西班牙国王。

② 阿兰胡埃斯:西班牙新卡斯蒂利亚地区马德里省城镇名。

③ 曼努埃尔·戈多伊(1767—1851):西班牙政治家,国王卡洛斯四世的顾问,一七九二年封公爵和首相。后随卡洛斯四世流亡法国,直至在巴黎逝世。

④ 朱诺(1771—1813):拿破仑麾下的将军及第一副官。

堂卡洛斯的女儿。堂卡洛斯追随拿破仑，据说从俄国回来时死于布拉格。

爵府衰败之后，埃利亚斯仍然忠于故主。从战场上归来，他立即去向那三位光荣的孑遗报到，表示愿意为她们效力。然而，三个女士已经没有财产需要他去管理了。丰厚的财产中，给她们剩下的只不过是几块在科尔梅纳雷霍边上的小麦地和印德拉恩西纳附近几个不值钱的葡萄园。管理，只不过是每季找那两家佃户收收账就是了。然而，波雷尼奥家的这几个女人，在没落之后把埃利亚斯视为好友，和他平起平坐——穷而有礼呀！当然，这个老管家，即使在言谈中也从不越雷池半步，他恪守其“一个粗野的农夫的儿子”（他自己的话）的本分，对三位最高贵的女士仍然恂恂如也，蹑蹑如也。

她们不是小孩子了。侯爵的妹妹名叫堂娜玛丽亚·德·拉·帕斯·赫苏斯，已经五十开外，但保养得很好。她的侄女——就是堂巴尔塔萨尔本人的大女儿——名叫沙罗美，总在进行错综复杂的计算，看如何能把她的年龄控制在四十岁。第三位名叫堂娜鲍利塔——这个昵称一直没能去掉，她是亲法派堂卡洛斯的女儿，在道成肉身^①那天刚满三十二岁。这位堂娜鲍利塔是位圣女。

她们生活过得很简朴，几乎可以说过得相当贫困，但总是安排得井井有条。她们不止一次向埃利亚斯建议，把克拉拉送来跟她们一块儿住，理由是姑娘一个人在家准会染上时代的思潮。起初，出于礼貌，“小尾巴”没有同意，但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主意，

① 道成肉身：基督教认为，基督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即圣子，他在世界尚未造出前便与上帝圣父同在，即上帝的“道”，亦即逻各斯；因世人犯罪无法自救，上帝乃差遣他来到世间，通过童贞女马利亚而取肉身成人，故名。

而且我们已经看见了他是如何加以实施的。再说，满肚子主意的堂娜玛丽亚·德·拉·帕斯·赫苏斯早就考虑好了一个对埃利亚斯和她们三个都合算的家庭安排。这个安排就是，让埃利亚斯住进这座房子的第二层，那里现在反正是个仓库，堆放着伟大而古老的爵府里没舍得扔掉的家具。但依管家之见，这个安排以暂且推迟执行为好。

“各位女士，我终于决定把女孩子带来了。”“小尾巴”一边向波雷尼奥家的女士们致意，一边报告。

“好极了，朋友。”沙罗美叫道：“您马上把她带来吧，就今天下午。”

“不过，各位女士，”老头子接着说，“这个姑娘很不听话。请你们务必对她严加管教。要不，后果堪虞。”

“她怎么了？”圣女堂娜鲍利塔问道。

埃利亚斯讲了军人在他家出没的事，讲了克拉拉危险的前科，讲她好打扮，买过花，做过连衣裙。三个女人便大呼小叫起来。沙罗美念了一句圣训箴言，堂娜鲍利塔连画了四个十字，从额头画到肚子，又从左肩画到右肩。

“您放心吧，朋友。我们会改造她的。”玛丽亚·德·拉·帕斯·赫苏斯说。

“这个不顾廉耻的姑娘精着呢……当今的姑娘，”沙罗美摘下小眼镜说，“都是一个样。再说……这个小克拉拉脸蛋儿长得不错……对……这么一副脸蛋儿……没羞没臊，漂亮迷人……那可，那可不是美丽！”

“那么，堂埃利亚斯，她跟男人说过话，这是真的吗？”帕斯以侯爵兼主教的身份朗声问道——这在她早已习以为常，“那个男人是个什么样的妖怪？……不过这倒无关紧要，我们会改造她

的。我们会教育她做个正派女人的……唉！正派被踩在脚底下啰！这是什么世道呀！”

“唉！”堂娜鲍利塔低声念了一声“上帝”之后大声叹息，“如今这些思潮……耶稣呀，这算什么社会！不过一切都会变的，罪孽深重的人会更快地抛弃错误。您把她带来吧，堂埃利亚斯，我相信这个不幸的孩子能够走上正道，说不定还会成为一个圣女。埃及的玛丽亚不就是这样的吗？”

埃利亚斯连连点头，表示完全赞同。他走出院门一个钟头之后，就带着克拉拉回来了。

要弄清克拉拉觉得保皇狂的这个决定多么可怕，应当详细介绍一下这幢住宅及其非同凡俗的住户。

第十五章

三座废墟

波雷尼奥和贝内加斯家族的这三位女士，住在贝伦街一幢简陋的屋子里。屋子共两层，高高的，虽然很旧，但刚粉刷过，外表还不难看。大门上没有任何爵徽和纹章，门厅里也没有饰带缠身的看门人。院子里没有拴着枣红马的马厩，没有停放珠光宝气的马车的车房，也没有华贵的轿式马车。然而，如果说门外和门口都没有显示其主人的高贵出身的任何东西，那么在房子里面就恰好相反，有着上千件物品足以使好奇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侯爵弃世后的那场洗劫和那次丢人的查封之后，家道中落。老宅——坐落在萨克拉门托大街——里幸免于难的那部分家

具,被搬进了新的寒伦的房舍,尽可能整齐地布置起来了。这些家具占据了整幢房子的三分之二和几乎整个二层楼——二层楼也是她们的。那些继承下来的纪念碑式物品,是无数次荣耀和无数次灾难的见证,使她们无法厚着脸皮进行拍卖。

在相当宽敞的过道或者说前厅里,摆着一个沉重的颜色变黑了的栎木衣橱,衣橱的腿柱含义深奥,锁和合页是厚厚的白色金属,椭圆形橱顶上方,是波雷尼奥和贝内加斯家族的爵徽,爵徽的顶端是撒拉逊^①式的,爵徽的上半部是六条红色的斜条饰,下半部是三股倾泻在白银和孔雀石上的闪闪发光的清泉,整个徽号用一条链子围了起来,其铭文曰:“在莱布里哈大桥我同洛佩·迪亚斯同赴国难。”(这句含义深刻的铭文,我们不想多费笔墨加以解释,它显然是指阿方索八世^②对安达卢西亚某次远征中第一代波雷尼奥殉难之事。)

前厅的墙面,整个儿被十五代波雷尼奥的肖像贴满了,这是历史性的家族画廊。这一边:有一位先王腓力三世^③时代的显贵,他面色清癯,长髯剪得整整齐齐,下巴尖尖的,三条皱褶领,黑长袍左右都是金银饰带,挂着卡拉特拉瓦军团的十字架,佩着浓密穗子的宝剑,还有条顿大十字吊袋和坠链。在他旁边,有位个子颇高,身板笔直的太太,开衩上衣,金银线绣花的阔短裙,宽宽的白色皱褶领对称地围着脸庞,仿佛给脸镶上了一道光环。另一边:这一个,高耸着一蓬蓬苍苍白发,那一个,穿着一件绣花短外套和镶着花边领口的衬衣;这里是牵着一只骄傲地高昂着尾巴的小狗的贵妇,那里是梳着两层或三层发髻的老太婆。宝塔似

① 撒拉逊:中世纪欧洲人对阿拉伯人的称呼。

② 阿方索(1155—1214):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国王。

③ 腓力三世(1578—1621):西班牙国王。

的发髻,五彩缤纷的羽毛,形形色色的耳坠……总之,肖像画廊是个服饰和发型的博物馆,从简朴清高到复杂离奇,应有尽有。

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画像中,有几幅的脸上穿了几个洞,另几幅已经褪了色,所有的画像都不干不净的,蒙上了有嗜古癖的人们梦寐以求的非常古典主义的灰尘。在三位女士睡觉、吃饭和劳作的屋子里,摆满了百岁以上高龄的家具,几乎叫人没法插足。这房间酷似一个大教堂,房子里有一张双人床。四根巨大的柱子支撑着屋顶,吊在屋顶上的锦缎窗帘,原先不知是什么颜色,反正现在已变成浅灰,布满了道道伤痕,还打了几个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补丁。在其他的房间里,有两个木雕文件柜,柜上裂痕纵横交错,上面有些小装饰图案,嵌有象牙和玳瑁雕刻。在一个柜子上供着一尊圣安东尼^①,神像十分陈旧,污迹斑斑,穿的衣服和手里的花束倒是新做的。文件柜对面,在原先供奉着金碧辉煌的圣像的地方,挂着几幅中国画,那是第六代波雷尼奥的表兄安提亚诺王子——他曾跟葡萄牙人一起去过印度——一五四八年送给他的礼物。这几幅画旁边,是几只涂着荒诞不经的颜色、上面有些若隐若现的异端邪说图形的墨西哥花瓶。根据这个家族世代相传的传说,这些是第七代波雷尼奥——他是海军上将兼国王顾问——一六〇三年从秘鲁带回来的花瓶。起初被这位先辈的虔诚的妻子视为不祥之物,她认为正如那些神秘的看不懂的图像所显示的那样,花瓶是魔鬼的技艺造出来的鬼玩意儿。她曾决定把它们付之一炬。后来所以没有烧掉,只是因为第八代波雷尼奥——就是那个一六三二年做过西印度群岛总督,

① 圣安东尼(251—356):古埃及隐修士,传为基督教古代隐修院的创建人。圣安东尼节为一月十七日。

后来又当过腓力四世^① 宫廷内侍总管的那一位——反对。紧贴床边，突兀着一把包着熟牛皮的沙发椅子，它虽不会说话，却是过去整整三个世纪的见证人。皇帝家中有位谦谦君子，曾经穿着那种风行一时的肥腿裤在这结实的牛皮上坐过。也许，它还承受过某位乡村神父的谦恭有礼的屁股，这位神父是这家的座上宾；也许，它还支撑过国王卡洛斯二世^② 升平盛世时期宗教裁判所某位成员的干瘦干瘦的大腿；最后，它还充当过那些在后脑勺将头发扎成一条尾巴、身上经常裹着紧身连裙服并且佩带着小剑的高贵女士们的荣誉宝座。

离这些文物不远的地方，放着两三口大木箱。木箱上的锁，就跟要塞大门的锁一样。那些木箱是货真价实的要塞，里面存放的是古银币，也埋葬着家传的银餐具和贵重首饰。不过，在箱子的角落里，除了堂娜帕斯藏在一只袜子里作为家庭开销的二三打比索之外，已经没什么宝贝了。箱子上面，是没挂衣裳的衣橱，没养鸟儿的鸟笼。墙壁角落里，是一个四折屏风，这件家具，除了其他特点之外，有一种说不出的兴高采烈的朝气蓬勃的味道，原来是法国王朝带到西班牙来的一些法国风格的图案。在组成屏风的油画中，有几组是循规蹈矩的牧女和梳着华托^③ 发式的牧人，这种风格现在已荡然无存了。

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在厅里还有一只跟那个烫金农牧神同样古老的挂钟。这只钟，在波雷尼奥家的黄金时代曾经准得令人叹为观止。它早就停了，指针指着上个世纪最后一年——一八〇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二点。从此以后，它再也没

① 腓力四世(1605—1665)：一译“费利佩四世”，西班牙国王。

② 卡洛斯二世(1661—1700)：一译“查理二世”，西班牙国王。

③ 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和版画家。作品富于田园诗意。

有走过，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这是颇有寓意的。自从那天晚上停摆以来，谁也没法让它再走一秒。——钟，跟它的女主人们一样，不愿进入新的世纪。

一幅纯托莱多学派的神秘主义油画，挂在大厅的正中，紧挨着第十四代波雷尼奥——堂娜帕斯的幸福的父亲。油画是法国画家范洛^①的大手笔。要是记忆力不欺骗我们，那么这幅画是为纪念罗萨里奥战役胜利而作的，画面由许许多多椭圆图形组成，每个椭圆图中都有一位多明我会^②修士，打头的是维森鸠斯，煞尾的是雅辛托斯。画的正中是圣母马利亚和跪着的圣多明戈的头部，水汽把油画弄了个老大不恭而又难看的窟窿。虽然如此，这幅画仍是传家之宝，它代表着从那位在安达卢西亚和洛佩·迪亚斯同赴国难的波雷尼奥起，直至这三位风雨飘摇的女士——在我们讲的这个故事的时代，她们是世俗荣耀的写照——为止，世世代代波雷尼奥的感情和信仰。

在圣女的闺房——我们只能凭道听途说来描绘，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臭男人能够走进这个房间——里，有一幅利布拉达圣母的画像，一四六五年时第三代波雷尼奥是这位圣母的最虔诚最忠实的信徒和教子。这幅画一直处在精心护理之下，年复一年被涂上厚厚一层蜂蜡，因此圣母的脖子已变得七歪八扭，惨不忍睹了。紧靠床边——我们应该毕恭毕敬地说，床是羞涩而贞洁的——是一张祈祷用的跪椅，这张椅子，只属于圣女一人，连她的两位姑妈也不能靠近。跪椅上有一尊美轮美奂的牙雕基督像，

① 范洛(1705—1765)：法国洛可可画家，尤以所画十八世纪中叶欧洲王族和上流社会的精美肖像闻名。

② 多明我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一二一五年由西班牙人多明我(1170—1221)创立于法国图卢兹。

只是那件缀着箔片的白缎子短裙和那条其宽无比的腰带以及系在脚上的大花结使他变得有点不伦不类。跪椅是十六世纪的精工木器，一位十九世纪的木匠在修复时，又给它添上了几根酷似橄榄核的松木条。圣女每天夜里都要寂然不动地跪在上面达四个钟头之久的靠垫，实在太旧了，在时代的阴影中，日渐面目全非，已经辨认不出当初是什么颜色，羊毛争先恐后地从巨大的裂缝中钻出来。这些遗骸，记载着昔日的光荣，机构，人物，和逝去的岁月，它们都具有令人尊敬的庄严的外貌。一走进这幢房子，看见这些被岁月磨损了的依然在寒仓中透出精美的物品，参观者无不肃然起敬。然而，在众多遗骸和废墟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三位住在这里的女士。在发生本章故事的这个时刻，她们正排成一行坐在大厅里。最年长的玛丽亚·德·拉·帕斯居中，其他两位分列两旁。三人中，一位手里捧着厚厚的书本，另一位在缝纫，第三位用银线在绣一件小绸衣，显然是给某位圣像蔽体之用。对称地坐着的这三位女士，各自静悄悄地心平气和地在颂经或劳作，组成一幅阴森森、冷冰冰、凄恻恻的画面。下面我们来描绘一下这杰出的三位一体的主要特征。

玛丽亚·德·拉·帕斯——我们删掉了堂娜二字，因为我们偶然得知，她本人喜欢略去这个尊称——，她是波雷尼奥侯爵的妹妹，属于那种可以相信只有四十实际上已是五十开外的女人。她高高的个儿，粗壮结实，圆脸，胸部高挺——玛丽亚·路易萨^①时代流行将胸部往高束，因此显得更加突出。她的脸庞，是标准的鹅蛋形，因为脖子太短，似乎是直接长在躯干上的。她的

① 玛丽亚·路易萨(1754—1819)：西班牙王后，国王卡洛斯四世之妻，可能因被下毒而猝死。

头发，岁月格外施恩，还是乌黑乌黑的，前面的头发分成两片，搭在额上。后面的头发盖住耳朵，再在脑后挽成一个髻。她的鼻子小巧，呈青紫色。她的嘴巴更小，圆得就像一枚肉红色的扣子。眼睛不算大，下巴突出，牙齿很尖，其中一颗在嘴巴闭得越紧的时候越是露出来。在可以看得见的耳根上，吊着两片巨大的贵金属耳坠，仿佛是用来保持头部平衡的重物。左边脸上有一颗又大又黑的疣子，似乎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摆在面部祭坛上的供品。身段和脸庞十二分般配。两只红润肥胖的小手，戴满了闪闪发光的戒指，戒指上的钻石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换成了假宝石。让我们给这些辛酸事盖上一块罩布吧。

沙罗美的形象同帕斯适成鲜明对照。帕斯的外貌不算高贵，沙罗美当年照常规或时髦的说法，是一派贵人之相。她又高又瘦，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那张蜡黄的脸，在卡洛斯四世时期曾是妙不可言的鹅蛋形，后来却变成了一个干瘪的椭圆形，从头发根到下巴足有一尺长。她的皮肤，原本光滑如玉，现在已经变成了贵族证书的一页，岁月在上面画了许多美术体的皱纹，仿佛律师的复杂难懂的签名笔饰，只是不知道在这张脸上到底签署了多少岁月。两道弯弯的粗眉，曾经是人见人爱的，当年宛如微波起伏，现在已经枯萎散乱，倒像两条蜷缩的蛇。眉毛下面睁着两只大眼睛。眼皮颜色发黑，充满热烘烘的怨毒，在沙罗美想表示轻蔑的时候——这是她的拿手好戏——便跟闸门似的关闭起来。鼻子尖如刀削，瘦骨嶙峋，她习惯用的那副小眼镜因为没有软物支持，总是往下滑落，使她不得不用带子把眼镜固定在后脑勺。最后，为使这幅肖像更加尽善尽美，她的上嘴唇上还添了些许黑色的汗毛，这些曾经是那么惹人喜爱的绒毛，现在已经变成了短髭，与下巴上的三两根长毛相映成趣，那几根长毛很是茁壮，任

何一个莫斯科人对此定会羡慕不已。

长期的恼恨,使她脸上形成一种令人恶心的表情,而面部肌肉的收缩,又和身体的线条及服饰相得益彰。伤心凄惨的发式下面,头发日见消失。曾被科梅利亚^①时代的一位愤世嫉俗的诗人喻为天鹅之颈的脖子,现在更加纤细、弯曲和干巴了,骨头、筋腱和静脉清晰可见,就像一团绳索。当她略显生气地说话的时候,这些遮掩不住的解剖学零件,便跟老式织布机上的扣条似的,左右移动,上下跳跃。在整个这台机器下边,这位女士的乳房伸展在一块窄小的面积上。乳房的外形,连我们当时最有经验的几何学家也看不出来。再下边,是她的躯干和身体的另一台机器,同样毫无诱人之处。由于精神屡受刺激,这台机器早就半死不活了。一件黑色的长袍,覆盖在这台机器上。极为宽大的黑围巾的皱褶里,一双雪白的纤纤玉手格外醒目,轮廓美妙,柔若无骨,令人赞叹。然而,这座废墟可以称得上美的,并不限于双手,她还有比手美上一千倍的东西:牙齿。遍及全身的危害,没有波及到牙齿,两排牙齿依然美妙绝伦,整整齐齐,晶莹夺目,无瑕无疵。啊!这位太太的牙齿太美了,只有它们才保持了昔日的光彩。当这座古墓微笑的时候——这是非常难得的旷世盛事——,当她允许别人看到它们的时候,和那张令人不忍寓目的脸截然相反,两排牙齿真是美轮美奂,仿佛美丽、幸福和青春都暗藏在嘴巴里,或者说,一道强光照亮了濒于熄灭的面孔。

堂娜鲍利塔——堂娜的尊称和名字的呢称一个也不能漏掉——跟她的姑姑和堂姐毫无相似之处。她是位圣女,一位可爱的圣女。她的外貌,同她的脾气正合适,因此,看她一眼就等于念

^① 科梅利亚(1751—1812):西班牙剧作家。

一遍天主经。她始终两眼看着地下，她的声音跟患了感冒的侍童的声音一样浊重。她说话时——她的嘴很少闲着，总是采用一种被蒙童誉为“流利”的语气，也就是念连祷和颂诗用的语气。仔细观察她的言谈举止，可以发现她这种神秘的说话方式，大概源于她连读元音的习惯和一些自然的、天生的动作。不过千万不可据此就把她看成口是心非的人，她是真正的圣女，无论就其坚信而言还是热忱而言，她都是一位圣女。

她那苍白的脸上满是自责的戚容。眼圈发黑，眼睛总像是刚刚哭过似的。皮肤粗糙黝黑。两道眉毛又黑又浓。嘴巴略嫌大了一些，带有几分天生的情趣，只是因为总在不出声地念经，撅嘴的姿势使嘴巴变得有些难看了。

蒙她施恩加以注目的人，准会在她呆滞的眼里看到一种冷若冰霜的表情，这是她的眼睛跟圣像眼睛的主要区别。不过，曾经有过一段时间——这一点，只有本书作者能够作证——，这位圣女的眸子倒也流光溢彩，热辣灼人。现在，这位燃烧在神爱中的灵魂，显然应当以神秘的方式来表露圣心，其征兆自然是浅薄的观察者所无法领略的了。

她的服饰正派简朴。虽然我们无法证明她头巾底下是否尚有某种类似头发的东西，我们应该大胆地断定她有，而且秀美非常。她的身材不超过中等高度，尽管她穿着朴素，不大精致，更谈不上华贵，但我们深信，即使把最蹩脚的测绘员叫来测量她的形体，也绝不会像在她的堂姐玛丽娅·沙罗美那单薄如纸的身上那样难以取得有关的数据。

认识了这杰出的三位一体之后，应当回忆一下某些历史资料。大约在一七九〇年前后，波雷尼奥家族十分富有，穿金戴银，肉山酒海不说，在宫廷里还非常有权有势。那时帕斯十九岁，水

灵清秀,健康结实,脸若桃花,当时的一位诗人曾把她比作天后朱诺^①。她的堂姐妹们背地里说她比公主还骄傲,而她的父亲——第十四代波雷尼奥,则一口咬定没有哪一位王子或者侯爵配得上这朵花儿。她曾许配给显赫的盖坦·德·阿亚拉家族的一位青年,但此人不喜欢朱诺,婚礼遂成泡影。有天晚上,玛丽亚·路易莎在老马德里侯爵夫人家中,以其素有的伶牙俐齿放肆地评价我们这位滚圆仙女的福态时,她的痛苦可怜之状,委实叫人难以形容。

不过,这并未妨碍四个月之后又来安排帕斯小姐同一位在英国大使馆供职的爱尔兰绅士的婚礼。然而魔鬼,这个永不睡觉的魔鬼,又插了一手,以致最后关头又出了问题:第十四代波雷尼奥是位非常守旧的、对上帝十分敬畏的天主教徒。有位天天晚上到侯爵家喝巧克力的施恩会^②修士,以《圣经》注释家和神学家圣安塞姆^③和奥利金^④的权威性理论证明,那位爱尔兰年轻绅士是个只比犹太人稍胜一筹的异教徒。侯爵的敏感的神神经绷紧了,给帕斯念了一段安慰经,帕斯便失去了丈夫。接着又出现了倒霉的情况:她一天比一天胖,即使收腹弯腰也无法掩饰这个毛病。最后,帕斯于一七九五年嫁了一位老态龙钟、面目可憎的亲戚,他背信弃义地在婚后第七天一命呜呼,抛下了更加肥胖但未怀孕的妻子。从女支来说,波雷尼奥家断了后。老侯爵悲从中来之时,曾孩子似的大放悲声,哀叹显赫世家的悲惨结局。

① 朱诺:罗马神话中主神朱庇特的妻子,天后。

② 施恩会:建于十三世纪,主要负责办理从摩尔人手中赎回俘虏的事宜。

③ 圣安塞姆(1033?—1109):欧洲中世纪神学家。早期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④ 奥利金(185?—254?):古代基督教著名希腊教父之一。

后来，老侯爵死了，他的儿子堂巴尔塔萨尔——就是沙罗美的父亲——继承了家业。沙罗美婀娜多姿，她父亲曾计划通过联姻来挽救家道中落。当时，各种官司像三头六臂的魔鬼，铺天盖地而来，露出血盆大口，张牙舞爪。它抓住这个家族，扼杀，吞噬，毁灭。官司犹如火灾，但比火灾还要可怕，因为它更旷日持久。豪华世家开始土崩瓦解，这里补上几块砖，那里竖上一根柱，通通无济于事，大厦眼看着倾倒在地。可怕的魔鬼不停地在破坏。堂巴尔塔萨尔唯一做到了的，是掩饰破败。谁也没想到那座声威显赫的府邸已经被债主们吞噬殆尽了。只有埃里亚斯·奥雷洪——不领薪水而头衔响亮的大管家——才知道。堂巴尔塔萨尔把希望寄托在沙罗美身上，她的花篮形发式曾使某位年轻侯爵十分倾倒，而他正在我们前边提到过的那位老马德里侯爵夫人的茶座上物色新娘。

沙罗美当时是位美女。没有哪个姑娘像她那样身段苗条，性情温柔。她的穿着朴素而迷人，小步舞跳得如弱柳扶风，人间少有。

年轻的侯爵对她爱得神魂颠倒，他请了一位当时最富于激情的诗人替他写了几首爱情诗。在一次舞会终场时，春情荡漾的年轻人把这些诗轻轻送到了沙罗美的手里。我们手上没有这些爱情诗，真是遗憾，因为这想必是值得一谈的宝贵文件。姑娘用地地道道的口语作了回答，但其风格同样热情洋溢。他们建立了友谊。从友谊到追求，从追求到商量嫁娶。堂巴尔塔萨尔以为他的家族可重振雄风了，可惜又是一场可怕的黄粱美梦。突然，某某侯爵夫妇起来反对儿子这门婚事。沙罗美因牙痛在床上躺了七天。她父亲恭顺地听了修士为安慰他而念的布道经。埃里亚斯·奥雷洪接着又给他念了几笔吓人的账目，使他犹如吞下了

又一杯毒酒。

姑娘从此日见消瘦。从他们家一位朋友嘴里我们得知：在花篮发式让年轻侯爵神魂颠倒之前，有迹象表明，一位国王的轻骑兵中尉对沙罗美并非无动于衷。他每天用步子丈量那条萨克拉门托大街至少不下一百次。同样可以肯定，沙罗美有许多个夜晚在泪水洗面中度过，修士和侯爵则对她百般劝解。中尉被派遣到秘鲁，从此杳无音讯。

婚礼破灭的可怕打击，波雷尼奥家的年轻姑娘可怜的灵魂遭受的折磨，非我这支秃笔所能表达。在那两者之间，她不知又能期待什么。女人的秘密！她为中尉哭泣，为小侯爵发狂。打那些日子以后，她开始发生一些变化，终于成了我们认识她时的这个样子。忧郁，悲戚，痛苦的轻蔑，无动于衷的冷漠，接踵而至，最后完全控制了她的精神世界。星移斗换，曾经是性格开朗、待人和蔼、温柔可人、甜蜜体贴的她，变成了一个乖张暴戾、令人憎恶的人……

堂娜鲍利塔和她们不同，她在宗教里找到了安慰。从孩提时代开始，她就被称为天使。她除了祈祷，就是模仿卡博内拉斯唱诗班的歌唱。礼拜天，她在亲手布置的小祭坛上作弥撒，站在桌上讲经，引得仆人们纷纷跑来欢天喜地地听。稍长，她表现出一股对舞会和剧院的强烈憎恶，唯一使她略展欢颜的，是她父亲带她去观赏的一次斗牛——她父亲深好此道。只有圣体节在十字架剧院上演的、根据《圣经》故事编排的劝世短剧，堂娜鲍利塔才愿意步入剧院，而且事先都得到忏悔神父的首肯。

进入十八岁时，第十五代波雷尼奥——她的伯父——建议她出嫁，她听了吓得半死。

“我嘛，”她说，“要么出家当耶稣基督的女儿，要么就与世隔

绝，守在家里一辈子，在家中寻找抵御魔鬼的堡垒。”

“那好吧，我的孩子。如果这是你的意愿，”伯父说，“你就那么办吧。”

她的虔诚与日俱增，但决非虚假之虔诚，乃是真正的虔诚，正大光明的基督教的热忱。她眼光远大，四旬斋一到，她就鞭打自己。仆人们说，深夜里听得到她用鞭子抽打自己的声音。在家道中落时期，就是住在贝伦街那个时候，她每天都去邻近的贡戈拉修道院拜访修女，同她们促膝长谈。她向她们倾诉在圣爱中得到的欢愉，同她们交流心得。有几回，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去对她们讲，她如何感觉到可怕的诱惑，又如何喝醋，把这些诱惑一一驱逐出境。

她就这样怡然自得地陶醉在浑浑噩噩不识不知之中，处于顶峰时是这样，跌入深谷时还是这样。

这三位从天上掉到地上的天使，过着单调而悲凉的生活。她们的房子令人腻烦。似乎她们三人对这个三位一体的组合也腻烦，每个人对另外两个人也腻烦。

我们忘记了另一位重要房客——小狗。它是狗科中的佼佼者，在家中代表着不合理因素。不过，在它身上从来没看到它那个年龄和它那个种类所固有的躁动不安和吠叫欢闹。恰好相反，它跟女主人一样，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在鼎盛时期，家里有过许多狗：两只哈巴狗，一只短腿大耳狗，还有六七只猎兔狗。第十四代波雷尼奥到他坐落在桑奇德里安的牧场打猎，猎兔狗便伴随着他。家道中落，群犬也作鸟兽散了：有的死了；有的虽然异常忠实，但既然命运之神对这个家族毫不留情，也就只好另谋出路去了。可是，就是在贫困之中，这三位女士缺了狗也无法打发日子。一天，堂娜帕斯到卡博内拉斯教堂看望朋友回来，经过太阳

门的时候，看见有个人在兜卖几只出生不几天的哈巴狗小崽子。她激动而又略带忸怩地走过去，付了八个夸尔托，买下一只，藏在斗篷下带回了家。

把狗崽子安置妥当之后，沙罗美回忆起了她年轻时别人献给她、由诗人捉刀代写的那些情意绵绵的诗句，便给狗取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名字：“巴蒂洛”。

这只可怜的小畜生，在我们进行这番描绘的时候，正趴在玛丽亚·德·拉·帕斯的脚后面，其姿势就跟那些趴在坟墓的卧式雕像脚后面睡觉的一动不动的大理石雕作的大大小小的狗一模一样，毫无二致。

波雷尼奥家的三位主妇早晨七点起床，喝完最廉价的巧克力后便到贡戈拉斯教堂去。望过三遍弥撒后，还要望第四遍弥撒的一部分。如果是礼拜天，她们还要忏悔，然后再回家。通常，堂娜鲍利塔还要留在会见室里谈论一番圣方济各的受难。中午一点，吃一小锅羊肉少、牛肉更少的肉汤，和几盘玛丽亚·德·拉·帕斯(她们没有女仆)凭其烹调直觉(她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烧的菜。她认为进厨房是最大的痛苦了。饭后，干活。一年一度，她们去看望一位尽管她们已经式微，还继续同她们保持友谊的某某老公爵夫人。天黑以后，她们的“三重唱”祈祷持续两个钟头，然后上床睡觉。躺进那几张堪称文物的床铺(货真价实的古代纪念碑)以后，这三具天外来客似地生活在我们时代而又对当今世界深恶痛绝的杰出的波雷尼奥家族的遗骸，终于又回到了她们自己的时代。

我来概括一下：她们相处得极为和谐。看来她们只有一个思想，一个意志。鲍利塔把圣灵赋予的德性传递给其他两位，沙罗美的厌世情绪，也同样在另外两个人身上得到了再现。在这块充

斥着活得不耐烦的天地里，没有欢乐和痛苦，欲望和感情的波澜。这个三位一体的同一性简直是个谜。在生活中的正常情况下，三个人就是一个人。体现在一个等边三角形中的古色古香，以三种不同方式表现成为百无聊赖，但三种百无聊赖实质上还是一种。

第十六章

十八世纪

就是这三位可敬的女主人，我们可怜的朋友克拉拉将跟她们一起生活。当埃利亚斯牵着养女的手走进大厅时，三位女士就采取了我们在前边描绘的那种坐相。埃利亚斯在三位面前立定，深深鞠了一躬。三人同时将犀利的目光射在可怜的姑娘的脸上。姑娘眼帘低垂，战战兢兢，一句话也说不出。

“堂埃利亚斯先生，这就是您托我们照管的那个小姑娘吗？”
玛丽亚·德·拉·帕斯开口了。

“是的，女士们，既然你们大发慈悲慨然收容……我希望她对这一殊荣，知道好歹，感恩戴德，恭顺无违。”

“姑娘，总该改过自新才是。”帕斯说，“如果埃利亚斯先生对我们讲的都是真的……只要是他说的，当然都是真的……您请坐吧。”

两位客人在小凳子上落座。两张小凳是十七世纪的精美绝伦的工艺品。

“是的，真的，”沙罗美轻蔑而略显笨拙地说，“您应当改过自

新。姑娘呀，上天赋予住在这个家中的人极为神圣的义务。我们不允许出现最小的差错。当我们保护某个人的时候，”她特别加重保护二字的语气，“我们首先要教育她，使她懂得她欠保护者的恩情。”

“眼下这些思潮，”帕斯又说，“姑娘，到处都在泛滥。这些瘟疫般的思潮影响了您，原不足怪。宗教已经荡然无存了！人们在不知死活地奔向自己的末日。如果上帝再不发善心，世界末日很快就会降临。然而，总有地方还保存着诚实的感情和廉耻。孩子，您要明白，您离开的是耻辱的世界，进入的是完美的天地。上帝照亮了您的保护人的眼睛，使他把您带到我们这里，我们将把您从流行思潮的地狱般的影响中解救出来。”

她接着对当今的思潮大加挞伐，有根有据，义正辞严。克拉拉的好奇心受到刺激，抬起眼睛惊讶地看着女波雷尼奥的尊容，惊天动地的长篇大论正从那张嘴里倾泻而出。

“你们太高尚太善良了！……你们是在大难临头的今天唯一能给人安慰的人。”“小尾巴”说，语气不像平素那么干涩。——也只有在波雷尼奥家的太太们跟前，他才如此和顺。“你们可以让她明白震古烁今的美德，虽然眼下这些美德已经荡然无存，但总存在着跟过去同样伟大和高尚的人物。克拉拉，你要明白，你将跟西班牙最伟大、最杰出的几位女士一起生活。她们有美德，还有可贵的精神。她们在我们这些庸人之中真是鹤立鸡群。”

玛丽亚·德·拉·帕斯尽可能优美地撑着身子，深深吸了口气，以君临天下之势向四周扫了一眼。沙罗美强作镇静，盯着补丁累累的窗幔和不伦不类的家具。堂娜鲍利塔叹了口气，一言不发，使人更感莫测高深。

“小尾巴”发表了上述崇高的思想之后，站起来，向三位女士再度致意，同那位最年长的太太低语几句之后便告辞了。克拉拉目送他离去。那个曾使她胆战心惊，一向对她狠如暴君的老头儿，此刻却像一个弃她而去的保护天使。她感觉到一阵冲动，真想奔过去抱住他，央求他把她带走。她默默地看着他的背影。老头儿出门以后，她惊恐地注视着三位太太，两行伤心泪，顺着面颊滚滚而下。

“别哭，姑娘！”沙罗美说，“你对你恩人的这份感情，倒是健康的。可是，你在亵渎了他的慈爱，损害了他家的尊严之后，这些事后的眼泪又有什么用处呢？”

“您是在说我吗，太太！”克拉拉惶恐地喊道。

“是的，说的就是您。”堂娜帕斯说，“不过，现代青年的堕落是普遍现象，我不想对这种现象发表评论，我们只期待您改过自新。您可以瞧瞧……面对当今这些思潮，您能做些什么呢！”

“应当宽恕。”堂娜鲍利塔又酸又甜地说。她的尖细的嗓音，像从教堂的施舍箱深处传了出来。

“不错，要宽恕，但也要改过。”沙罗美以立法官的沉稳指出，“否则，我们将堕落到何等田地！只宽恕而不改造，比不宽恕后果更糟。”

“这个嘛，”圣女回答道，“很难说。这种说法肯定会使我们滑入异端邪说。宽恕本身就是善，安东尼奥神父那天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可是，妹妹，邪恶倘若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宽恕又有什么用呢？”沙罗美说。三位一体中持续了几分钟的催人欲眠的和谐，被争论打破了。

“宽恕本身就足以使被宽恕的人产生有效的感恩。”圣女说，

“既然被宽恕者仅仅出于感恩就会改过自新，那么，宽恕者的改造对被宽恕者来说就是无效的了。”

我们刚才忘了交代，堂娜鲍利塔懂一点拉丁文，在家道中落时她潜心攻读《圣文选》和《简明箴言集成》，这个论据是她头天晚上刚看到的，正好信手拈来。

争论结束了。把经文置于神学理论之上的玛丽亚·德·拉·帕斯，继续向克拉拉滔滔不绝地说教。跟罪犯似地坐在小凳子上的克拉拉，面对几位如此严厉的法官，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女人的名声，”监狱女官说，“就跟极薄的玻璃一样，经不起风吹草动。不知自重的人是保不住名声的。我们见过有些非常正派的女人，稍一不慎，就不明不白地弄得声名扫地了。名声是最重要的。当心您的名声吧，除了名声之外您已一无所有了。您的无辜挽救不了名声。”

关于名声的这些理论，得益于那位过去经常光顾她家的修士。帕斯耳熟能详，喜欢拾他牙慧，从不放弃任何学舌的机会，以为从她嘴里说出来的东西也会同样智慧隽永。刚才圣女对沙罗美的“但是”表示不能苟同，现在，被她打断的说教又绵绵不绝地继续进行了。

“那么，姑娘，您是否能告诉我，”帕斯说，“女人听男人的话，目的何在呢？——你知道，男人是魔鬼挑选来宣扬这些新思潮的人。您在尘世上能期待些什么？从您的出身和您受到的教育来看，您不能奢望占据一个能为下层人做好事的位置。要不，这么办吧！让我了解一下您的观点，孩子。您在追求什么，打算如何立身处世？”

克拉拉茫然不知怎样回答这种问题。

“别怕，您说吧。”沙罗美满心希望能从克拉拉嘴里引出一派

胡言，便竭力怂恿她。

“说吧，小妹妹。”圣女用鼻音大声催促。

“我……”克拉拉闷了好一会儿才回答，竭力想止住慌乱。

“我说……我说……我是……一个女人。”

帕斯点头表示赞同，又朝两个侄女看了看，表示她准能猜到克拉拉要回答些什么。

“来，孩子。您想在世上干些什么？您今后打算怎么过日子？用什么方式？说吧。”沙罗美又说了一遍，打心眼里希望克拉拉回答不出来……

“我……”克拉拉回答说，“我希望活着……是的。”

帕斯又威严地点了点头，表示赞许。

“再没有了吗？”

“做个好人和……”

“和什么？”沙罗美打破砂锅问到底。被问者对前几个问题避而不答，使她有些不悦。“还有什么？今后您打算怎么办？您不希望取得另一种地位，改变今天的处境吗？”

克拉拉还是没弄懂。

“我们想知道，”帕斯补充道，“您想不想通过某种方式使自己幸福，能设想一下是有用的……因为……因为当今的姑娘们对生活和社会有哪些想法，我们想从您身上了解一下。”

“您认为，”沙罗美说，“作为女人，应该如何生活？您希望如何在社会上生活，为社会效劳，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啊！……对了。”克拉拉急促地说，仿佛有道闪电突然照亮了她的思路，给了她一个可以使太太们满意的答复。

“说吧，您打算怎么做？”

“说嘛。”

克拉拉有个很伟大的出自天性的感觉。她全记起来了，想到了她所理解的女人的归宿。她明白，没有夫妻，就没有世界。她记得曾经反复思考过，女人应该出嫁。从这个逻辑出发，她毅然决定给审问她的法官一个答复，相信三位太太准定会非常满意和高兴。

“说吧，孩子，一气儿全说出来吧。”

“女人在社会上应当怎样为社会效劳，对社会有用？”

“嫁人。”克拉拉极其简洁地说。话一出口，她就被自己的话吓坏了，脸红得像条胭脂虫。

如果读者参加过某些装腔作势的布道会，就会看到：有时候，布道者每当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去打动他的女听众时，便双手高举，眼球上翻，用可怕的声音吐出魔鬼的名字，说它要把所有的女人都装进褙褙带到地狱去。这时，信女们吓得魂不附体，有的哭，有的喊，有的晕倒，有的在胸前画十字，惊呼声，歇斯底里的跺脚声，叹息声和念珠的丁当声在整座教堂回荡。读者见到过这种场面吗？克拉拉的回答在三位太太身上产生的效果，就跟大日祭时某位凶神恶煞般的布道者的咒骂在战战兢兢的女性听众身上产生的效果一模一样。

“太可怕了！”帕斯双手合十地尖呼。

“耶稣！耶稣！”沙罗美捂着耳朵说。

“Et ne nos inducas.”^① 圣女怨毒地说，抬起眼睛望天。

一阵混乱。三位太太惊恐地交换眼色。堂娜鲍利塔缩了缩脖子；堂娜帕斯在座位上晃了一下。据说沙罗美蜡黄的脸蛋也居然染上了浅浅的红晕，显然，想必是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双颊，

^① 拉丁语：你在引诱我们。

才会有这种后果。据说，巴蒂洛这条最沉默寡言的狗为了表示坚决支持大伙的意见，也站了起来，伸出嘴巴，吠了几声。

最初的慌乱平息之后，帕斯缓过气来了，愤怒使她的声音时断时续，无法连贯。

“孩子，这些思潮我见得多了。对您，我们早有耳闻。现在我明白您的行为了……显而易见，……啊！理应严加管教。”

“可是，各位太太……我……我说了什么了？……我……”克拉拉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地说，“女人……总是要出嫁的嘛……出嫁会冒犯上帝吗？”

“不，孩子，不是的。”女主人说，“婚姻是人伦大事，没有婚姻就没有世界。我们觉得奇怪的是，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居然一个劲儿只想出嫁。”

“可是我没想……”

“别打断我的话，孩子……想出嫁！……一个光想出嫁的大姑娘，什么蠢事干不出来！这下全明白了，您干吗跟男人那么亲近……您在找男人。”

“太太，我什么男人也没找过。”姑娘痛苦地说。

“我们心里清楚。您如果以为我们会听您那套鬼把戏，您可想错了。”

听到这些话，克拉拉心里跟刀扎似的，再也控制不住，失声哭了出来。

三位女士折磨她的时候，表现得极为残酷。我们对这一点百思不得其解。莫非因为生活中缺少爱和享受，她们的精神便枯萎了吗？毋庸置疑，三具木乃伊是不能默许旁人追求幸福的。

堂娜鲍利塔本来已经把斥责克拉拉的话提到鼻孔里了，见她一哭，倒有所感动，便劝解她说：

“抹大拉的马利亚^①也犯过罪，她得到了主的宽恕。现在您所缺少的，是真心悔改。”

“可是，我该悔改什么呀？”克拉拉抽噎着说。

“天呀！这不是时下流行的那种口气吗，而且还那么……放任！”沙罗美大声说，以为自己语妙天下。

“您不觉得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时的这份骄傲劲儿就是一种罪过？”帕斯不屑地说。

“大人说您有错，……”另一位接下话茬，“是因为她们知道您犯了错，您就只该乖乖接受，闭上嘴巴。”

“可是，唉！我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犯了错。”

“既然告诉您犯了错，总是有理由的。”

“但我没错。”

“听大人说话不回嘴，您会更加没错。”

“孩子，权威，”帕斯说，“权威是不能没有的……您已经向我们充分暴露出当今思潮在您的身上所产生的致命影响了。撒旦式的骄傲，不敬尊长，回嘴……这是不能忍受的。这样下去，社会会走向毁灭。我们要把您引上正道。”

“顺便说一下，”沙罗美说，“您得当心，别向窗户外面探头探脑。”

“严禁您走近阳台和窗户，禁止您打开楼梯边的那道门。”

“没问您的时候不许说话。”

“早晨四点必须起床，懒惰是万恶之源。”

“我也是四点起床，小妹妹。”圣女说，“我向您提供机会，用

① 抹大拉的马利亚，曾有七鬼附体，后来皈依耶稣，成为善女人。见《新约·路加福音》第八、二十三、二十四章。

这段时间学些圣洁的学问。”

“从今往后，您得留神，别再说您刚才说过的那种蠢话。”

“不会了。”堂娜鲍利塔带着母爱的激情说，“我知道您不会了。我相信您会成为听话的乖孩子。比您更坏的人也能变成圣人。”

“当心别同任何外面进来的人说话。叫您干什么就干什么。”帕斯接着说，在要命的判决书上又加了一条。

“不过活儿也别干太多了。”堂娜鲍利塔多管闲事地说，“劳动对消除犯错的机会是有益的，但过多就不好了。”

“不会过多的。另外，应当把您头脑里曾经想过的全部东西通通扔掉。您得当心别把时行的思潮带到这座高尚的圣殿里来！您应该同过去一刀两断。从今以后，您一辈子都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一切都要循规蹈矩。因为您已经有了失去父母的不幸，我们作为您必须服从的权威，将努力引导您，改造您。”

孤女垂下眼帘，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一辈子！她真想去死。她没再瞧这三个丑八怪老太婆，也没回答她们。她吓得魂飞魄散，眼泪枯涸，在心灵经历巨大的危机之后，又掉进了痛苦的茫然之中。

我们把她监禁在这座邸宅中吧，暂且回过头来瞧瞧呻吟在另一种牢房中的拉萨罗。

第十七章

自由主义者的梦

牢房的门在拉萨罗眼前关上了。狱卒的脚步声在过道里消

失后，他环顾四周，锅底一般的黑暗包围着他。本来，墙壁高处有个铁窗，从那里能透些光亮进来，但他刚入囚室，陡失光明，能看见的只是一团黑雾。他很难弄清自己的处境。一切仿佛是梦。他的马德里之行到底是真有其事，还是牢房中的幻觉？

杂乱无序地涌进他脑海里的思绪，非语言所能表达。他的第一个想法，是对自己的怜惜。这种怜惜，产生于滑稽地在他眼面前发生的一幕幕往事。他原以为到了京城，每一步都在通向辉煌不朽的未来。西班牙最著名的爱国主义俱乐部向他敞开了大门，为他提供了讲台和跳板。命运似乎为他铺平了所有的道路，后来……反正不能埋怨命运。命运给了他用武之地，给了他机会、场所和听众，为他提供了一场民众变革，命运为他提供了人山人海的混乱的听众和对第一位外乡人的奉若神明。命运为他组织了一场群众游行，每条大街小巷为了造就一位英雄早已万事俱备。命运不应当受到埋怨。有错的是他。也许他生来就是为了过平淡的生活，成为熟练的工匠，或者能干的农夫，如此而已。自负学识渊博，努力锻炼童稚的口才，梦想成为伟人，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虚荣心，说不定只是与生俱来的幻觉，它们缠着年轻人，直到他们进入成年的大门才肯撒手。

想到这里，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他被捕了。可能给他罗织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结局是什么呢？另外，他没立即去看舅舅，实在是大错特错。克拉拉会怎么想呢？

眼见自己跟埋在坟墓中似的，他的想象力开始游移。他感到虚弱，疲劳。四十八小时中，他只睡了五个来钟头，饥肠辘辘，也使他有气无力。挡不住困乏，他睡着了，但这并不是使身体和精神得以休息的睡眠，因为各种刺激使他无法睡实。他疼痛，昏沉，恍惚，刚才想过的情景，一幕幕在眼前浮现，支离破碎，阴森可

怖。

睡梦中，他仿佛听到呻吟声在监狱拱式屋顶下回荡。古老的维利亚监狱是座摇摇欲坠的楼房，里面隔成一间间囚室，犯人们既不舒适，又不安全。这座监狱并不像诗人笔下那么阴森恐怖，但拉萨罗觉得这间阴暗的楼房是座巨大的埋葬活人的坟墓。它的黑魑魑的墙壁很高很高，不准接近的岗楼又粗又大，大水坑盛满了绿森森的污泥浊水。几长排地牢中，他那一间最黑、最深。他觉得，地下有许许多多脚，铁窗外边可能是条神秘的通道，墙后说不定有间水牢。睡梦中他觉得听到了流水声：水在缓缓地往里面流淌。巨大的老鼠在犯人脚下窜来窜去，寻找躲避灭顶之灾的避难所。所有这一切，都像他在书上看到的中世纪天主教宗教裁判所附属监狱一模一样，一幕幕阴森森地闪过。

后来，他觉得墙壁裂开了，他身处在一个大厅中间，大厅的墙壁是黑色的，大厅尽头有张桌子，桌上有尊耶稣受难像和两支闪烁黄光的蜡烛，围着这张桌子坐着五个目光如炬的大汉，那是五个身穿宗教裁判所的阴森森的制服的法官。他们向他提了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后来，四个刽子手朝他走过来，扒光他的衣服，把他绑在一架魔鬼般的机器的轮子上。他们推动机器，轮轴嘎嘎，骨头吱吱。他痛得大声呼号，就是说，他的发音器官已经驱动，但没有发出声波。

后来，布景和人物变了：他眼前出现了两排被黑色囚衣蒙头盖脑的人，只在眼睛的位置上露出两个洞。尽头处还是刚才审问他的那些人，其中一个高举着耶稣基督像，正在指挥行刑。人们用悲声唱圣诗，歌声仿佛是从地底深处传出来似的。大家都往前走，他也一样，走走停停。黑压压的人群冷漠地瞧着他，一个同样冷漠的修士走到他跟前，在他耳边宣读经文，他听不懂。修士对

他讲来世和灵魂。

后来，他觉得队伍停止前进了，迎面出现了一片奇怪的亮光，就跟白昼似的。那片亮光变成了火焰，火焰是从一大堆干柴上冒出来的。火焰越烧越烈，越窜越高。干柴劈劈啪啪爆响，火星四下飞溅，一条黑色的烟柱，冲向天空。后来，几条凶神恶煞似的大汉——也穿着奇形怪状的制服——把他的手脚使劲捆绑起来，将他抬向火堆，扔进火里。一时间他突然魂飞魄散，觉得头发呼呼地烧起来了，一眨眼就烧得精光，不一会儿，衣服也烧光了。浑身的汗毛嗤的一声，湿漉漉的身子在火里滋滋作响，肉烫熟了。他吸进去的是火，喝进去的是火，在被燃烧的巨痛中，他也变成了熊熊大火。他想喊，没有声音。他想逃，没有动作，没有身体，他缩成了一条灯芯。他想祷告，没有思想，他成了一粒火星，一团骨灰。风把他吹散，他觉得自己飘散到了熊熊燃烧着的天空中，化成焦炭的他仍在被烧炙。他成了烟，他觉得自己在螺旋般上升，黑沉沉的，始终在燃烧，燃烧，燃尽，散开，一点不剩了，蒸发光了，一切都完了……终于醒了，浑身冷汗淋漓。

他醒了，因为跟前响起了喊叫声。牢房的门打开了。已是傍晚时分。狱卒提着一盏灯，领进一个来探监的人。他是“小尾巴”。

第十八章

昨天和今天对话

埃利亚斯在外甥面前停住了。拉萨罗噤嘴了一阵，断断续续

地问候舅舅——终于在说了好多半截话之后确信，慈祥的舅舅此刻正在身旁。但舅舅对他不理不睬，也没有松开紧锁的眉头。于是，他沉默了，低下了头，满脸愧色。

最后，保皇狂开口了。

“我根本就不该来看你，也不该想起你这个人。你活该。我对你的处境毫不同情，我只是来辨认你，仅仅是辨认而已。”

“舅舅，我……”

拉萨罗找不出话来辩解。“小尾巴”从低级教士堂希尔那里得知外甥出了事。

“我知道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今天上午有一个朋友跟踪你，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你对一群信口雌黄的乌合之众大放厥辞，把你抓起来是天公地道。法律把你送到了所有瞎扯淡的人该去的地方。”

拉萨罗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他期待的不是责备，他需要的是安慰。舅舅的话使他精神崩溃了。他觉得舅舅的脾气是普天之下最怪僻最不近人情的。

“他们把你干的好事告诉我了！”老头子以惯有的低嗓门继续说道：“知道我妹妹的儿子犯了罪，我义愤填膺，羞愧难当。我想不到你会扰乱公共秩序。要是早知道落得这个下场，你就会老老实实地呆在村子里了。我还进一步调查过。我知道你早已到了，但没有到我家，而是跟着几个不安份守己的毛头小伙子跑到金泉咖啡馆，在那里他们让你讲话，你还真讲了……讲得糟糕透顶，成为大家的笑柄。后来整个晚上你又跟那些人一块胡闹，用石头砸莫里略的家……”

“啊！没有，舅舅，我没有。”

“不管怎么说，你的行为是不能原谅的。不过，你是从什么时

候开始当演说家的？我还不知道阿特卡村里有那么好的口才。泥腿子们大概为你鼓过掌，你也因此觉得自己成了狄摩西尼^①了。”

保皇狂不怀好意地讥笑着，拉萨罗觉得面前站着的是个奇形怪状的魔鬼。每一句话都给可怜的囚犯的心上添加一道伤口，使他更加沮丧和羞愧。

“你的胡作非为，我并不奇怪。”埃利亚斯又说，“现在到处乱糟糟的。城里有知识的人还在用荒唐可笑的辩论伤害公众感情呢，你这个小村镇里卖弄才学的年轻人怎么会自甘寂寞呢？显然，萨拉戈萨的某个下三烂地方，是你狂妄自大行为的第一个舞台。”

拉萨罗的思维飞快地测量出，他和舅舅之间从思想到感情都横亘着一道深渊。但他觉得被制住了，无法置辩。

“这里，”狂热分子继续用一种可怕的讥讽口吻说道：“这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讲，谁也不会妨碍你。不过，别人很可能以为你是个疯子而把你送进疯人院。半个西班牙都该送到疯人院去。啊，不，我怎么说半个西班牙呢！只是一小部分，因为我们西班牙人大多还有理智。只有一小部分可怜虫——他们缺少理智，缺少性格，缺少一切——才胡作非为，竭尽离经叛道之能事。不过这一切就要结束了，我肯定，这一切就要结束了，要不就只能相信天上没有上帝，从而丧失信仰，背叛世界，背叛灵魂。你瞧，拉萨罗，”老头子继续口若悬河，外甥却因臂膀被舅舅的铁钳抓住而脸色大变，不知所措地向后缩。“拉萨罗，你若是这种人，就忘掉你血管里流着我的血，忘掉我是给了你生命的人的哥哥。我们之

^① 狄摩西尼（公元前 384—前 322）：古希腊最著名的演说家。

间有条鸿沟，不可能妥协。我们应该视若寇仇。你避开我吧，你不是我的后人。有些东西是凌驾于家庭关系之上的。生和死，光明和黑暗，是水火不相容的。再见。”

老头子要走，但因惊惧而颤抖的拉萨罗拖住他，语无伦次地对他说：

“可是，舅舅，您别扔下我不管呀。您讲吧，我希望咱们能想到一块儿去。”

无论如何，老头子使他产生了尊重和尊敬之情。老头子在批判他的思想，他却有一种依附的冲动，这在性格脆弱的年轻人身上是很自然的。

“你若是这种人，”埃利亚斯又说，“就回到村里去，别提我的名字，也别说见到了我，你就当没我这个人。真的，对你来说，我已经死了。”

“可是，您听我解释……”

“你要说什么？”

“我想……您知道，我有我的理想……我读过书，有我的信念，是的，先生，我深信……”

“你呀，可怜的孩子，你知道什么！……你能有什么信念！除了从四本书上读过的欺人之谈而外，你一无所知。真该把这四本书放在用它们作者的骨头点燃的火里烧掉。”

字字句句都使拉萨罗的头越垂越低。他痛苦地说：

“您能把我满怀深情地培植起来的给我以生命的信仰连根拔掉吗？不，您办不到。如果您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求求您别这么做。别管我吧。就让您所说的这道鸿沟把我们隔开好了。如果真是我错了的话……不过我没错，我知道我没有错……”

“想入非非，狂热，浅薄……这一切都是虚荣，撒旦的虚荣。”埃利亚斯声色俱厉地说。停了一下，他更声嘶力竭地说道：“我非把你从这场灾难中拉出来不可。”

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外甥无言以对，头垂得更低了。

“你想干什么？你在盼什么？你以为这种时尚能长久下去吗？你搞错了，西班牙马上就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瞧，她浑身都在躁动。所有正派的人都从心里憎恨宪法。你很快就会看到，国王将恢复他神圣的特权，这是只有上帝通过死神才能剥夺的特权。”

“啊，先生！人民付出了那么多鲜血才获得的成果，难道为了换取只属于一个人的特权就应当丧失掉吗？^①如果是那样，我宁可背叛我们的血统。如果西班牙甘受这种屈辱，她还有什么样的命运可言！”

“什么样的命运！”埃利亚斯那张令人作呕的脸露出了一副狰狞面目。“如果不那样，西班牙就要毁灭，从地球上消失。”

“不，即使是您对我这样说，我也无法相信。如果我连自由都不相信，我就什么也不相信了，我将为人所不齿。我相信我天性中的自由，让它在我生命的活动中表现出来。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我有权联合我的兄弟姐妹们选择一个由法律程序产生的领袖。”

“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神圣的人，他给了你法律，并强迫你履行这些法律，他就是上帝选定的国王。”

“不，他应当是由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选举产生的。我们拥戴他，他才是国王。如果他履行跟我们订立的庄严协议，我就认

^① 西班牙一八一二年宪法规定：“西班牙民族是自由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
一个家族和任何个人的遗产。”

为他是神圣的。如果他不履行,我就不承认他。不过,他应该履行,因为他已宣誓要这样做。^①”

“对某些誓言来说,”“小尾巴”阴阳怪气地说,“履行就是犯罪。”

拉萨罗觉得心里一阵寒意。这句话说得那么胸有成竹,使他更加心灰意冷,他的头垂得更低了。

“所有这些英雄,”囚犯经过思忖之后毅然说道:“所有这些被历史造就的英雄,他们活在善良的人的记忆之中,永远是人类的骄傲。所有这些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死的烈士,虽然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天被刽子手蹂躏糟蹋,但以后将受到全人类的褒扬……您反对我热爱他们吗?我崇敬他们。我的渺小,不允许我效法他们,但如果有机会让我做个像他们那样的人,我将献出我的全部生命。这,我不讳言。啊!如果自由算不上最好,能跟成千上万的英雄一起纪念,也算得上最美了。”

“这些人就是你的英雄吗?这就是你所崇拜的对象吗?”埃利亚斯说。

“我还能崇拜谁呢?我还能崇拜谁呢?崇拜暴君吗?崇拜杀害恩师塞内卡^②的尼禄^③吗?崇拜杀害埃格蒙特和拉努萨的腓力二世^④吗?崇拜肢解达米安的路易十五^⑤吗?”

① 一九二〇年三月九日,费尔南多曾伪善地在马德里自由派市政府面前宣誓忠于一八一二年宪法,随即向全国发表宣言,信誓旦旦地声称:“让我们全体,首先是我,真心诚意地走上宪法的道路。”

② 塞内卡(Seneca):罗马哲学家。

③ 尼禄(公元37—68):古罗马皇帝。

④ 腓力二世(1527—1598):西班牙国王。

⑤ 路易十五(1710—1774):法国国王。一七五七年一月五日路易十五在凡尔赛登车时,达米安(1715—1757)这个狂热分子用匕首将其刺伤。达米安以杀害国王罪被判处五马分尸刑。

“应该教训法国人，不能有另一个拉瓦雅克^①了。”

“看来教训也没有用，因为它的另一位国王被送上断头台已经三十年了。”

“这些家伙就是你的偶像吗！这些家伙！”埃利亚斯愤怒地吼叫。

“不，我的偶像不是毁灭，不是恐怖，也不是暗杀。我为所有的越轨行为感到遗憾。但我并不奇怪，躲避一个极端的暴力，就会有另一个极端的暴力，让整整几个世纪的罪恶用一天的罪恶来清算。”

“你别说下去了。”“小尾巴”冷冷地说，“我明白了，你跟他们是一伙的。你们是恶毒得我没法形容的一伙。你的上帝是目无法纪的，你的行为准则是捣乱。告诉我，蠢货，你的下场是什么？你的未来是什么？就算你成了你们那一伙人中的重要人物，也不过是个瞎子中的瞎子，疯子中的疯子，你能有何作为，你想获得什么呢？”

“我没有见不得人的野心。我不想跟着花钱买奉承的暴君发迹。我追求的，是人们的感谢，是荣耀。”

“通过这条路去追求荣耀吗？荣耀只有通过忠诚的道路，为上帝和国王效劳才能获得。除了上帝在天堂里给予的光荣之外，没有别的光荣。人们在祭坛上给予上帝挑选出来的人的崇拜，只不过是那种光荣的表象和不完善的仿制品。再说，尘世上的光荣，在于做个内心谦卑和逆来顺受的人，而不是在大街和广场上大叫大嚷。从你梦想的那种光荣里，出不了英雄，只能出嘴皮子

^① 拉瓦雅克(1578—1610)，狂热的天主教徒。一六一〇年谋杀法国国王亨利四世。

和坏蛋。光荣在于履行义务。”

“我努力把我的兄弟姐妹从可恶的暴政之下解放出来，告诉他们并向他们证明：他们是自由的，在上帝和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这就是我履行的义务。”

“首要的义务是服从法律对你的要求。”

“盲目服从吗？”

“盲目服从。”

“我服从的法律，是那些有权制订法律的人——那些由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推选出来的人——所制订的法律。^①”

“不该由你审查法律，你只该服从法律。”

“如果让我去干坏事呢？”

“不会让你干坏事的。”

“如果让我干呢？”

“我告诉你，不会让你去干的。万一上帝允许你的国王让你去干某件违背正义的事情，那你就干，上帝将惩罚国王，而在来生给你奖赏。你将成为牺牲品。这才是莫大的光荣！为义务而牺牲是伟大的、崇高的。”

拉萨罗的头垂得更低了。

“你瞧瞧，”埃利亚斯接着说，“这个国家这场戏。那些丧心病狂的人，代表一个荒谬的原则，违背天意的原则，在向你发号施令。上帝只把权力给了国王一个人。现在乱得天翻地覆了！士兵造反，逼着国王宣誓，通过那部令人作呕的法典！他宣了誓，但内心对这部法典嗤之以鼻。就是这么回事。国王成了俘虏，成了

① 西班牙一八一二年宪法规定：“最高权力的体现在实质上是国民，因此制定根本法的特殊权力只属于国民。”

跟他玩阴谋的臣下的俘虏。国王被迫演出了最恶心的闹剧。王室的尊严从来没有落到如此地步。但国王必将从软禁中解脱出来,因为欧洲^① 将会联合起来拯救西班牙,也正该如此,因为西班牙拯救过欧洲。”

“不,我不相信公正会被践踏到如此地步。”拉萨罗说,“这场侵略,天怒人怨,比一八〇八年的侵略^② 更加不义,也一定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你别做梦了,国王将重新登上王座。再说,西班牙也不会起义。如果起义,只会对干涉有利。你没看见西班牙是怎么表示她的意愿的吗?你没看见到处都是派别林立吗?各省都武装起来了,准备拥戴绝对君主,而那些主要派别还没露面呢。西班牙将起来反对这个荒唐的制度,费尔南多将重新成为我们爱戴的国王。”

“可能吗?”拉萨罗气馁地说,头埋得更低了。

“完全可能,而且为期不远了。现在就要试试刀枪的锋芒了。所有这些向你的脑袋灌满谬论的江湖骗子,将羞愧无比地把他们的可耻行径藏匿到外国去。到那时,心地正直的人们将满载光荣。忠诚的、爱国的人们将同无法无天的群氓斗争,为权力,为上帝,为国王而斗争,他们将永远活在所有的人心中,他们的名字将成为正义和忠贞的座右铭。他们才是英雄,拉萨罗,只有他们。”

拉萨罗的头低得无法再低了。舅舅的话使他觉得如雷轰顶,他没有勇气再说别的,只是怯生生地问道:

“只有他们吗?”

① 指神圣联盟正在酝酿的对西班牙进军,后来由法王路易十八付诸实施。

② 指拿破仑一八〇八年入侵西班牙。

“没有别的了。光荣是非常神圣的，除了正义和义务之外，其他东西戴不上这顶桂冠。除此之外，你什么也休想得到。这场盲动的漩涡把你卷进去了，你跟着漩涡走吧。我不想再说什么了，你去走向耻辱和死亡吧。再见。有朝一日你会想起我来的。”

“不。”拉萨罗拽住他说，“我希望您给我以忠告，引导我……我……虽然有信念的力量……”

“信念的力量？”狂热分子停住脚步，轻蔑地看着他的外甥。

“是的。”外甥回答说，“而且我不能失去信仰，我不愿失去信仰。”

“那好吧，你就继续走你的路吧。离我远远的。除了恶名和黑暗，你什么也休想得到。我不管你了，你听天由命去吧。你就当我不认识你。也许人家会把你放了，那你就跟他们去吧，你将成为他们的邻居，于是……要么你就带着耻辱逃遁，要么你就领受敌人的报复。他们不会宽恕你的，他们做得很对。”

“那末，您要离开我了吗？”

“对；我已经把你看透了。我来只是为了辨认。我现在知道你是何许人了。我在家里等你，但你只有迷途知返才能进我家门。”

“唉，不可能！我不去了。”

“那就再见。”埃利亚斯坚决地说。

“再见。”拉萨罗痛苦地重复着。

“小尾巴”出去了。小伙子没敢拉住他。他不相信舅舅真的走了，但舅舅已到了监狱外面。他听到狱卒又关上了大门。这时，他一阵冲动，想高声喊舅舅。他喊了，但没人听见。绝望的眼泪潜然而下，他用双手猛烈地拍打牢门和铁锁。最后，因为疲惫和神思恍惚，他又陷入了他舅舅来之前那种似睡非睡的痛苦的昏沉之中。

第十九章

低级教士

第二天，三座废墟的狭小的家里挤了六个人：波雷尼奥家的三个女人，克拉拉和两位客人。

克拉拉跟圣女一起被关在里间，那是用来修行的地方。圣女已经做完默祷，正坐在小凳上，歪着头，看摊在膝上的一本大书。她眉毛弯弯，眼睛半闭，双手非常谦卑地合成十字。克拉拉坐在圣女旁边。她生性脆弱，无法达到圣女那样的高度完美，她跟悔罪女人似的缝补着，仿佛是个不能被圣爱净化的不幸女人。圣女只对她讲些当天晚上的心得体会，别无其他。后来，进行了一次教义测验。圣女向克拉拉提了几个关于道德和神学理论的问题。克拉拉根据自己原先知道的一点点东西和敏锐的直觉的提示，简洁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堂娜鲍利塔始终觉得女弟子的答案牛头不对马嘴。她责备她，用经院式的深奥的词句对她讲解，末了，骂她是白痴和异教徒，使克拉拉惶惑不已。

突然，圣女中断了阅读，厉声斥责道：

“啊呀！祷告时我忘了一段话。瞧，孩子，您的错误把我都搞糊涂了。您得用另一种方式思考，抛开您原来那些想法……我是说，我忘了祷告了，……”

“您忘了什么？”克拉拉问。

“我忘了为我们的好朋友堂埃利亚斯的外甥念两遍天主经了。”

“天呀！他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克拉拉花容失色，控制不住自己，脱口问道。

“别怕，小妹妹，他没死。”圣女冷冰冰地回答。

“那么，他到底出什么事了？”克拉拉脸色苍白，瑟瑟发抖。

“他被关进监狱了，活该。”

“他干什么了？”

“在街上大喊大叫，在俱乐部讲了许多大逆不道、骇人听闻的话，使人毛骨悚然。昨天晚上，堂埃利亚斯把这个心术不正的小伙子的事告诉我们了。我倒挺难受的。”

克拉拉顿觉张口结舌。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她如坠五里雾中，没敢再开口多问。

“小妹妹，”圣女又说，“今天的青年净是些什么样的人哪！可怕的堕落！这小子准是个魔鬼。不过，唉！我们应该同情这些有错的罪人。我本来不相信这个，不过，连奥利金这样的魔鬼居然都得到了拯救，我们就应当同情和爱那些有罪的人，尽管他们冷酷无情，犯上作乱。”

“可是他到底干了什么了？”克拉拉竭力压住心底的慌乱又问了一遍。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都是些可怕的事情……都是些无赖才干的事情。这个社会已经堕落了。来，小妹妹，看你懂不懂我给你讲的关于有效感恩的理论。”

“那么，他被捕了吗？”克拉拉更害怕了。

“被捕？是的。而且不会很快释放。可是，你的脸色很不好……我知道了，你同情他。这也难怪。同情这种人，是德尔图良^①

^① 德尔图良(155?—220?): 迦太基基督教神学家，著名的天主教护教理论家。

推崇的美德之一。您脸色不好，小妹妹。不过我知道了，这是出于同情。我来祷告吧。”

她放下书本，拿起念珠祷告。

克拉拉低头继续缝补。她心乱如麻。针都扎不准了，把手指头扎了许多次，针线活做得很差劲，只好很快拆了重缝。

我们暂且撇开克拉拉，谈谈客人的事吧。客厅里坐着玛丽亚·德·拉·帕斯和沙罗美。在她们面前恭恭敬敬地站着的有埃利亚斯·奥雷洪和当过低级教士的堂希尔·卡拉斯科萨。

我们至今还没谈过这位非同一般的低级教士跟三位可敬的太太之间的友谊。卡拉斯科萨作为一个爱管闲事的低级教士，经常出入波雷尼奥及其他最显贵人家的府邸。据极为可靠的人说，这个不请自来的颇有胆量的小个子男人，在沙罗美同那个年轻军人——就是在她同那位年轻的某某侯爵公子闹翻以后被派到秘鲁去的那位轻骑兵中尉——的神秘关系中扮过重要角色。

卡拉斯科萨是个极富心计又油头滑脑的家伙，跟空气一样无孔不入，能在显赫家族内部神不知鬼不觉地结下蜘蛛网。他打着筹办庆典、安排迎神游行之类旗号，悄悄地来来往往，一句话，他是个撮合山无赖。——有人曾经这样称他，许多正义的人也这样叫他，为了不给他取个更下流的名字，我们姑且就这么称呼他吧。

他跟三位女士的友谊，因为她们破落而中断了，拜访她们只是他的例行成规。他常常用使堂娜帕斯难以入耳的滔滔不绝的言辞和热情，对她们谈论过去。最近，他去得比较勤，友好的表示也升温了。这一天，当我们看见他同女士们在一起的时候，堂埃利亚斯早就到了。教士无疑是为了某件大事而去的，因为他穿上了最好的衣服，脸也比平常洗得干净。他身上穿的是三件制服中

最好的那件。尖尖的后摆随着大腿的节拍在背后上下跳动。头发上洒了两遍香水。因新添的皱褶显得更加肥厚的白领带宛如两片树叶。下巴以下，前襟一波三折。教士穿上这件衣服，所显示的已经是他最高雅潇洒的风范了。

“小尾巴”问候过两位太太，便起身告辞了。他来只是为了确认最近同帕斯达成的协议。我们已经知道，太太们的二层楼本来堆放着没舍得扔掉的家具。这层楼面积很小，作阁楼状，通过内梯和主层相连。太太们曾建议埃利亚斯搬到二楼来住，免费同她们共进饭餐。这个建议对老头子非常合适，因为不但能节省开支，还能同他敬若神明的故主朝夕相见。节约，舒适，安全，他看到了建议的这三个优越性，当即欣然接受。那天他便是来给女士们一个最终答复。至于价格，没有争议。

“小尾巴”走后，修士准备开口了。他把保留的全部笑容挤到脸上，做了上千个怪相。在堂希尔本人把话和盘托出之前，我们尽可冒昧地透露，他是来邀请三位女士参加一个宗教庆典的。我们还可以极有分寸地说，这只不过是他用来掩盖其他目的的借口。

他开口说话的时候，首先颇有分寸地询问堂娜鲍利塔和克拉拉眼下有何贵干。接着，他说：

“‘受难与升天教友会’明天将在玛拉维利亚斯教堂举行活动，不知你们是否愿意光临。我是教友会的秘书，负责这个活动的安排事宜。我向你们保证，这将是京城迄今最盛大的活动。”

“不可能比九八年^① 我们在尼尼亚斯·德·洛雷托教堂搞

^① 九八年系指一七九八年。

的活动更大——就是把受难圣母从奥利瓦尔礼拜堂请走的那一次。”沙罗美说。

“不是九八年，是〇三年^①，我记得很清楚，就跟昨天刚发生似的。”帕斯说。

“我告诉你了，这是九八年嘛。”沙罗美重申说。

“我肯定是〇三年。”帕斯说，“堂兄从法国战场回来的那一年。”

“是九八年，帕斯。”沙罗美说，“九八年。已经二十四年了。”

“天哪，好家伙，我保证是〇三年，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我才……十五岁。”

“各位太太，日期姑且不论。”卡拉斯科萨说，截断了这个危险的话题。

接着，他又说：

“我发出了应征书，已经联络了两千多名保皇党人。将举行由乐队伴奏的弥撒，洛伦索·德·索托神父将为我们布道，他是位德高望重的演说家。”

“啊！您别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沙罗美扭头他顾，伸开屏幕似的巴掌挡在前面。“他是个堕落了的被新思潮污染了的教士。自由党人又让他当了阿斯托加的教区法官。在圣路易斯举行牛奶和顺产的圣母节弥撒的那一天，他居然说什么应当同那些把我们的祖国搅得天昏地暗的人妥协，我听了差点没死过去。一个像洛伦索·德索托神父这样本来非常正统的人，怎么会堕落到如此地步！”

“太太，我个人认为他是个伟大的演说家。”卡拉斯科萨说。

^① 〇三年系指一八〇三年。

“你们也知道，一二年^①他是京城地区的众议员，一四年^②他签字批准了‘波斯人展览会’。他的性情好极了！本来，他因为跟国王交厚，升到了很高的职位。至于他的功绩，只需说一下，波列尔的阴谋是他发现的，这就够了。后来，二〇年^③以后，他公开反对宪法，这是值得称赞的——要是他反对得早，他会失掉俸禄的。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反正明天由他布道就是了。今天下午晚祷时，女高音阿维拉和塞哥维亚方济各会的梅尔乔神父要唱圣歌。明天，由尊敬的梅乔阿坎教区的大主教主持弥撒，下午有迎神游行，帕索教友会、圣苏达里奥教友会都参加，济贫院的孩子们也要去。”

“唉，堂希尔！”玛丽亚·德·拉·帕斯用极其痛苦的语气大声说，“怎么竟敢把圣像弄到街上去跟那些乌七八糟的玩意儿搞到一起？圣像宁可呆在家里，也不愿出去看时下种种倒行逆施。”

“我可以向您保证，”修士用鬼怪般的一笑表示嘲讽，“圣像从来没有也不会抱怨外出散步。迎神游行最精彩之处是我们安排的圣像伴娘。十四位贞女将戴着玫瑰花冠，穿白袍，披轻纱，挂披肩，擎蜡烛。”

“这些伴娘，”玛丽亚·德·拉·帕斯没好气地说，“我看了就不舒服。俗气得要命！男人去只是为了看姑娘，扮贞女的姑娘去也只是为了被人看，这些人心里一点也没想到神圣和上帝。这些是法国的玩意儿，堂希尔先生，原先咱们这里不兴这些不干不净的东西。总有一天，这些乌七八糟的习惯要完蛋。”

堂娜鲍利塔鼻子里发出的尖声在客厅里回响，把圣女的意见传了过来。坐在隔墙房间里的她，并不因为正在祷告就忽略了

①②③ 一二年、一四年、二〇年系指一八一二年、一八一四年、一八二〇年。

客厅里的谈话。

“唉！”她提高嗓门儿，以便堂希尔能够听到。“别向我提这些俗里俗气的贞女游行。头戴玫瑰花冠、手里拿着蜡烛的贞女，会是什么路数的贞女呢！有一次我一见她们，就气晕了，只好赶紧为我的愤怒忏悔。别对我提这些。这还了得吗，我的上帝！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嗯，各位女士，”堂希尔用劲吸了口气，似乎要从这口气里汲取对付如此众多强大敌人的力量。“各位女士，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在我看来，这种游行是非常美的，非常有表现力的，非常宗教性的。不管怎么说，游行既然已经组织好了，就应当进行。我们一直在选拔年轻姑娘，也已经选了几名，现在还缺五名。游行是明天，假如今天找不齐，活动将大为失色。真不凑巧！你们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已经选上的都很漂亮。”

“堂希尔先生！看在上帝面上！”沙罗美的语气，仿佛一位正派女子正在责备求婚者的放肆。

“各位女士，这很正常。上帝要漂亮，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可是，唉！还缺五个。因此，我专诚到府上来了。”

他的话戛然而止。

“您就上这儿来了！”帕斯大喝一声，怒目而视，目眦尽裂。

“您就上这儿来了！”沙罗美也嘟噜了一句，脸色刷地变了。

两座废墟相互看了一眼。一闪而过的目光打了个照面。聪明的旁观者准会注意到，在两道交换的闪电里，也许有探寻，有轻蔑，随即变成了相互间的仇恨。卡拉斯科萨虽然善于察言观色，却没有察觉在那疾如闪电的一瞥中，在两道深渊的对峙中，双方都充满了怨毒。不要因此就认为姑妈和侄女之间不友爱，不是的，她们是友爱的。如果能一言以蔽之，可以这样说：她们就像

两个一块儿玩腻了的人那样彼此友爱。让我们言归正传吧。

一声深沉而遥远的叹息，传来了堂娜鲍利塔的赞叹。

“是的，我上这儿来了，看你们是否同意……”修士接着茬儿说。

帕斯那张像宗教故事剧中人物的几经变换的脸，涂上了一层甜菜的颜色。沙罗美两眼朝天，不知这是一种出于自然的动作，还是有意摆开的姿势。

“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各位女士，丝毫没有，相反……”

“堂希尔先生！”沙罗美满脸涨得通红。

“堂希尔先生！”帕斯扬起嗓门，威风凛凛。

这位历任低级教士和低级官吏的人明白了，她们听错了他的意思。

“我来修正一下！”他大声说。

“修正一下，——就跟在国会里说话那样？”沙罗美说，一种无法解释的和蔼立即浮现脸上。这种在她身上百年不遇的和蔼，无疑是强烈激动的标志。

这第二座废墟的好脾气历来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想说的是，”修士咳嗽了两声或者三声之后，说：“我想知道你们是否同意这位姑娘……这位在你们监护下的姑娘……”

沙罗美一阵痉挛性的咳嗽。我们不知道这阵咳嗽到底是出于身体原因，还是为了掩饰脸上那些三角形的皱纹和又灰又褐的颜色，以免堂希尔看到。玛丽亚·德·拉·帕斯揉了一下眼睛，仿佛进了辣椒面似的。堂娜鲍利塔的声音又传了过来，她正在念谁也听不懂的半通不通的拉丁语经文。

“这个姑娘，”卡拉斯科萨又说，“叫什么来着……我记不住

她的名字了。嗯……这个姑娘又漂亮又老实，我肯定，游行队伍中没人赶得上她。”

“堂希尔先生！”玛丽亚·德·拉·帕斯·赫苏斯勃然大怒。“您怎么想的！我会同意这种荒唐事吗！我已经告诉过您了，这些圣像伴娘在我看来是很正经的。假如这个姑娘想在京城中大出其丑，她就休想再跨进这个家门。至于她嘛，我倒不怀疑她是会同意的，因为她就喜欢眉来眼去这种勾当。要是没人管她，她准会成天泡在街上追在男人屁股后头。但是，不行……您别对我说这个。”

“卡拉斯科萨先生，我一开始就在怀疑您到底要走多远，我只是想等您自己说出来。”沙罗美满脸不屑之情。

“各位女士，我看你们是不会通融的了。我十分了解你们高尚的一丝不苟的性格和坚定不移的立场，但我还是要坚持我的浅见。”

这时，没出里屋就把外屋的谈话一字不漏的听在耳里的堂娜鲍利塔挺身加入对话了。为了让外屋听得更清楚，她换了个位置。

“啊，我的上帝！”她说，“我不会苟同这件事，最完美的人也有失足的时候！最正派最端庄的男人也会被邪恶的魔鬼利用！谁肯说您堂希尔·卡拉斯科萨先生会充当让这个可怜的姑娘堕落的工具呢！”

“你在说我吗，亲爱的女士！”

“不，我知道您是出于无心。有时候，上帝会允许一个人，一个很好的人，无意中使另一个人堕落。我不是责怪您。但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有人保护了，她不会再失足了。多亏一位善良的天使，可怜的姑娘已经脱离了苦海，她得救了。主要问题已经解决，

她现在过着堪称典范的生活，她在全心全意念经祈祷，她的灵魂将彻底净化。你别怕，孩子，”堂娜鲍利塔把脸转向克拉拉，“你别怕，你不会再失足了。你已经脱离尘世的泥沼，也将继续远离这个泥沼，你将纯洁无垢。”她面向客厅，对两座狮身人面像说：“你们别怀疑她，她是个好姑娘。”

沙罗美摇了摇头表示怀疑。

“她是很好的好伴侣。”圣女接着说，“虽然尘世企图使她堕落，但我知道，她有根基，灵魂是健康的。她将清除那些在尘世染上的邪恶欲念。我全心全意想拯救她，我愿她终生相伴，跟我一块儿得救。我向你们保证！爱她吧，上帝要我们爱有罪孽的人，尤其是当他们已经悔悟的时候。你不是已经悔悟了吗，小妹妹？”

听不见答复。不过，克拉拉肯定作了回答，她点了点头。圣女的话，余音袅袅，兀自在客厅里回荡。

“各位女士，最后，恕我冒昧陈词。”堂希尔说，“克拉拉女士参加贞女游行，我看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相反，展示美貌是好事一桩，美貌是上帝的杰作。女人而深居简出，其实乃是阻拦人们赞美上帝的杰作。这位姑娘是上帝杰作的出类拔萃的代表，让大众一睹芳华，才是对创造了无数美妙事物的造物主的赞美和宣扬。”

“堂希尔先生，”玛丽亚·德·拉·帕斯竭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反唇相讥，“真没想到您出的是这么个馊主意，我们以为……”

“太太，我跟其他男人一样，赞美上天的美妙杰作，赞美漂亮的女人……”

“看在上帝面上，卡拉斯科萨先生，说真的，您的名声真不赖……”沙罗美用手伸到羊皮纸般的前额上掠了掠稀稀疏疏的

头发。

“天呀！积点德吧，求你了。”圣女在里屋说：“您的话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这场关系重大的对话又继续僵持了一阵子。堂希尔知道从这三个老谋深算的女人手里讨不到便宜，便转变了话题。不过还是没有捞到什么，这几位朋友在整个拜访中对他都十分冷淡。最后，他决定告辞了，站起来说了一堆客气话，重申对她们的尊重和敬佩，保证不久将再度前来问候云云，便就走了。

走到街上，他前后左右瞧了一通，似乎在找什么人。不大一会儿，我们从这个故事一开头就认识了的那位年轻军官从毗邻的一座房子的门洞里走了出来。

“怎么样？”军人十分关切地问卡拉斯科萨。

“一无所获。她们不干。这几个老太婆简直是魔鬼。”修士大大咧咧地回答。“我看咱们什么也捞不到。”

“鬼老太婆！”

“要是不把阳台上这三个妖婆和楼顶上那个‘小尾巴’绞死，咱们就没法把她从这个屋子里弄出来。”

“我反正铁了心了，昨天我就对你说了。要是不能救她出来，我就在里面吊死。”

“好家伙，太痴心了！……这都要成小说了。咱们快离开这儿吧，要是‘小尾巴’看到咱们，准会从驴背上掉下来。走吧，慢慢谈。”

“你这个人真没用……且看我怎么把她弄出来吧。”

“她想见你。”希尔回答说。两人朝圣巴巴拉街方向走去。

“你忘了你的那些老花招了，鬼修士，你已经无能为力了。瞧我怎么进去吧。得想个法儿，什么法儿都行。你那一肚子坏水儿

到哪儿去了？说呀！”

“有个高招。”卡拉斯科萨说。

“那就快说。”

“我这就说。”

第二十章

波斯梅迪亚诺

在整体介绍这两位人物的对话之前，有必要提提其中之一，他是读者熟得不能再熟的老相识了。在本书第二章中向‘小尾巴’伸出援手，尔后又悄悄摸进他家去的那个军官，姓名叫做堂克劳迪奥·波斯梅迪亚诺-科埃略。他三十二岁，在陆军中效力，官居少校。少校的父亲，是加的斯省德高望重的立法官^①之一，博学多才，待人诚恳，门第高贵，平易近人，一直深受乡党拥戴。国王回来后，他跟所有的人一样受到迫害，不得不移居他乡。立宪制度恢复后，老波斯梅迪亚诺又回到了西班牙，在政界重新出任要职。

（我们本书中以波斯梅迪亚诺这个名字称呼那位儿子，至于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本人的大名，我们在故事中只能略而不用，因为他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当代政要。）

老波斯梅迪亚诺骨子里是个自由党人。他确确实实尽了最大力量进行规劝，力图把那个欺世盗名的堕落了国王的歪歪

^① 加的斯议会是一八一二年宪法的诞生地。

扭扭的思想引上正道。他家道殷实，一心从政，爱儿子和爱国家这两种深厚的感情占据了他整个的心。

我们更为熟悉的是小波斯梅迪亚诺。他品德极为高尚，但也有年轻人的可以原谅的通病。见了姑娘，他总如痴如醉，在耳鬓厮磨中耗掉了大部分精力，也许，这妨碍了他为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他并不淫荡好色，对好些姑娘们都怀着善意的喜爱——这在十九世纪也是允许的。他说还没有找到可心的姑娘，便在同其他姑娘的厮混中等待。不过，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一位，或者说，找到了一位比其他姑娘更为强烈地使他钟情的姑娘。

认识克拉拉之后，他的心失去了平静。不仅那位姑娘的秉性和姿色使他一见倾心，而且从姑娘的身世中找到了一个使他神往的秘密，他要为姑娘做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冒险。

冒险，充满离奇曲折的戏剧性的冒险，激发了克劳迪奥的爱情和遐思。一个陪伴着怪诞的老头子生活的孤女的寂寞、悲伤和对安慰的渴望，本就足以使一个感情没有这么细腻、情操没有这么高尚的人为之心动。现在，他的雄图，他的侠胆，就是要解开那个家庭的谜，把那位倾国倾城、楚楚可怜的姑娘从她的监护人的可憎的魔爪下解救出来。

“要走进那座房子，办法倒有不少。”卡拉斯科萨挽着军人的胳膊说。“不过妙棋只有一着。这几个老太婆有几个佃户，算来现在该来交租，给老太婆们补贴一点微薄收入了。这是我从埃利亚斯那儿知道的。我们可以付点钱给佃户，让他写封信说是自己病了，派他的儿子送钱来。您就扮成个种地后生，穿堂入室，进去之后，嘿嘿！您就装做晕过去了，支持不住——她们只好让您留下来，……把您留在小阁楼里，到了夜里，等她们熟睡以后，您就可以为所欲为，然后……带着姑娘溜之乎也。”

“闭住你的嘴巴吧，蠢东西。这不行。这不知在什么喜剧里看到过，戏台上倒很好看，但在生活中……我想穿我平常的衣服，以我自己的名义，堂堂正正进去……不过总得有个借口，否则，这些老太婆是不会信任我的。”

“她们会又吵又闹，喊得几十里外的赫塔费^① 军营都听得到。你必须扶着小杖探路进去。”

“喂，伙计，”波斯梅迪亚诺说，他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老太婆们这一号人，“她们是些什么人？……她们什么脾气，怎样生活，习惯如何，干什么的，那个可怜的姑娘又为什么呆在那儿？”

“不知道波雷尼奥家这几个鬼老太婆是何许人也，可真是您的幸运。她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鸟儿。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就去拿她们开心，听她们胡说八道。她们早年很有钱，后来越来越不行了。我想有朝一日她们自己会一个把一个吃掉的。”

“她们都干些什么？”

“什么也不干，确切地说，除了祷告以外。其中有一个是圣女，我向您打包票，她要跳起舞来真会把人笑死。她们自己也格格不入！不过，我向她们提出迎神游行时，——目的是把小克拉拉弄出来，——一个个都变成狮身鹰头兽了。我早就料定她们是不会同意的。说实话，朋友，咱们这个计划也真有点冒失。”

“小克拉拉又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

“我不清楚。那是埃利亚斯干的好事。”

“那您就给我谈谈这个埃利亚斯吧。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一天，就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古怪的人。我听人叫他‘小尾巴’。”

“埃利亚斯是个不可救药的疯子，他是个保皇党，他的狂热

^① 赫塔费：西班牙马德里南郊的著名城镇。现为军事航空中心。

劲儿是死也不会变的。”

“他喜欢这个姑娘吗？”

“我不知道，恐怕不见得。‘小尾巴’除了喜欢国王——确切地说是王子——之外，谁也不喜欢。”

“那好吧，你有什么办法让我进入这个老虎洞呢。”

“必须偷偷溜进去。”教士不怀好意地微笑着说。

“那又能怎么样呢？”波斯梅迪亚诺如坠五里雾中。“比方说，我晚上进去吧，假如老太婆看见我，准把我当贼，她会大嚷大叫，……再说，克拉拉事先也不知道，她跟我没有关系。我到那里去干什么呢？我不愿她怀疑我，我要跟她做朋友。”

“我有主意了。”希尔拍着脑门儿说。

“什么？”

“您在小克拉拉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去。”

“一个人？这几个魔鬼出门时，会把她一个人留下吗？”

“会的。”

“她们什么时候出去？”

“我去打听，安排安排。”

“你说说清楚。”

“堂克劳迪奥先生，您首先得给姑娘写封信，我去帮您送。”

“嗯，她们出去，也可能把她锁起来。我怎么进去？撬门锁吗？”

“不，先生。您会顺顺当当地进去的，不带一点响动。”

“这是怎么回事儿，鬼教士。”

“您还记得我那件十来年前的教士服吗？”

“我怎么会知道？”克劳迪奥愠怒而又好奇地说。

“别急，小朋友。”堂希尔把手放在胸前，说。“您记得我那精心剪裁的帽子和长袜吗？”

“这些跟……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的。这件衣裳,这顶帽子,这双袜子,是堂娜尼科拉萨和堂娜比比阿娜·雷莫利诺斯给我做的,她们是首屈一指的裁缝,今天我就要把您介绍给她们。”

“你搞什么名堂?这跟我问你的问题有什么鬼关系?”

“您不明白其中的奥妙。”狡猾的教士回答说,“因为您不知道这两个女人就住在铁匠的女儿何塞菲娜·潘德罗十年前住的那座房子里。巴尔德斯·德·拉·普拉塔公爵曾经跟她打得火热。就是说,铁匠的女儿住在贝伦大街六号。我在这件事中插过一手。”

“我想起来了,你倒是说过一点这件事情来着。可是,这跟何塞菲娜·潘德罗和这个雷莫利诺斯太太又有什么相干呢?……”

“您不明白?您记不记得当年巴尔德斯·德拉普拉塔公爵为了把铁匠的女儿搞到手,就租下了紧挨着她家的那座房子,风风火火地开了一个可以穿进她家的门洞?”

“明白了……”

“因为……我的裁缝朋友住在六号,就是铁匠女儿住过的地方,而波雷尼奥家的老太婆现在住的四号,就是巴尔德斯·德·拉·普拉塔公爵住过的地方。简而言之,假如这道暗门当年曾经让一位绅士从四号走进六号,那么现在通过这两个女裁缝的脏指甲为什么不可以开辟一条从六号进入四号的通道?——顺便说一下,也千真万确,她们那双穿针引线的手也真能巧夺天工。”

“我明白了。这道门,还在吗?”

“怎么会不在呢!我见过这道门。一切我都包了:我负责打听妖婆们什么时候出门,负责送信,也负责搞到这条通道……”

“这个主意不坏。”军人说，“再说，不管是好是坏，反正我都得干。我们该如何避开‘小尾巴’这只猫头鹰呢？”

“‘小尾巴’不会妨碍我们的。他最不关心的，就是这个姑娘。姑娘的前途他压根儿没放在心上。他一门心思在搞……”

“搞阴谋，嗯？”

“对了。堂克劳迪奥朋友，埃利亚斯是个强有力的人物，同最高层有关系。他能量不小，别看他依头顺脑，锁眉蹙额，他其实是操纵傀儡的幕后人物。我告诉您吧，他们要搞一场……”

“是阴谋暴动吧？如果保皇党人暴乱，你肯定要站在他们一边，对吧？”

“老兄，我……”希尔鬼头鬼脑地回答说，“我最安分守己了。我跟埃利亚斯往来，同他们那伙接触，只是为了了解他们的动向……”

“你这个看风使舵的无赖，真会左右逢源！”

“这您知道，堂克劳迪奥先生，”卡拉斯科萨回答说，“人家骂我是保皇党，夺了我的饭碗。我怎么办呢？等着饿死吗？理想不能当饭吃，朋友。您有钱，可以当自由党。我一贫如洗，不敢有此奢望。”

“好一个理直气壮的无赖！”

“我所做的，是随大流。您要我把话都掏出来吗？您是个正人君子，够朋友。我就都说了吧。您要知道，现在的一切，都将被阴谋搞垮。一切都要完蛋，而且为期不远了。这是我对您讲，您尽可相信我。您说我是个理直气壮的无赖。那么我要对您说，您是个不可救药的傻瓜。您相信这一切会继续下去，相信会有自由、宪法以及种种异想天开的东西。你真是愚蠢到家了！我向您重复一遍，这一切都要见鬼，您记住我的话吧。”

“开始结党立派吧？有他们好瞧的，自由党人也不是吃指头的小孩子，卡拉斯科萨朋友。”

“唉！”希尔淘气鬼似的笑着说，“不是吃指头的小孩子？您就等着瞧吧！您呀，波斯梅迪亚诺，赶紧找个靠山去吧……您很快就会明白，到底谁有眼力……不过我们谈谈别的事儿吧。关于小克拉拉，我告诉您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说吧。”

“埃利亚斯在阿特卡有个外甥。几个月前，克拉拉去过那里。那个年轻的外甥，很有意思，也有点儿风流倜傥……还要我说下去吗？”

“得了，主题都已经点到了。”波斯梅迪亚诺饶有兴趣地说，“我猜他是姑娘的情人。”

“那您算猜对了。那些日子我也在阿特卡，我知道这两个小家伙颇有一点情意。我觉得他们现在还在相爱。”

“嗨呀！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吗？”波斯梅迪亚诺又羞又恼地说：“你怎么到现在才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呢？”

“因为在今天以前我还不知道这个小家伙已经到马德里来了。”

“马德里？”

“是的。不过他运气不佳，一到马德里就进了监狱，一天之内闯了大祸。”

“他干什么来着？”

“他很热衷政治。在萨拉戈萨时经常在俱乐部演讲。这小子很自负，一到马德里，他的哥们儿就把他带进了金泉，他讲了话。第二天他参加了抬列戈画像游行那场乱子。他在街上讲话，喊口号，警察把他抓进了监狱，现在还在那儿。”

“他舅舅没把他弄出来?”

“您不了解这个畜生。他舅舅一听说这小子是个因发表演说而被捕的激进分子便暴跳如雷。他到监狱里把小伙子一顿臭骂,他告诉小伙子说,不扔掉那些激进思想就别上他家去。”

“这个老头子真是个怪物……”

“是的,先生。不过可怜的姑娘一定正在痛不欲生,——见到可怜的朋友遭受这种厄运,芳心准定碎了。”

波斯梅迪亚诺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十分平静地说:

“我知道该做什么了。”

“您该做什么?”

“尽一切努力让他们释放这个小伙子。我确信我办得到。”

“老兄,您可真有意思!……不可理解。”堂希尔惊奇地笑着说,“您在向姑娘求爱,却去把她的心上人放出来,堂克劳迪奥,难怪我说您是傻瓜。”

“我想清楚了。我把他放了,看看她的反应。我要想法儿让她知道,是我救他出来的,是我。”

“您会干出好事来的。想当侠肝义胆的骑士,叫人不可理解。这个小伙子准会成为我们实现冒险计划的又一个障碍……”

“没关系,到时候再作计较。其他事情,说过的就算数……写信,调虎离山,阁楼小门……”

“说了就做。不再多说了。上帝保佑。”

两人分手了。这位过去的教士临走之前,着实把年轻军官嘲笑了一顿。他讨好这个军官是替自己留条后路,期望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找个用得着的靠山。这时,军官正在回家路上,边走边想堂希尔那令人齿冷的狡诈和他的冒险计划中的种种危险。

波斯梅迪亚诺打算施展的计谋,在本世纪初并不罕见。当

时,一个家庭便是一个堡垒,这一历史形成的家教原则还在顽强地发挥作用。

十七世纪时,我们这个强大、独特而具有深刻个性的民族还没受到外来影响,西班牙人有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实现目标的手段更炽烈,更执着,更浪漫,爱情压倒阴谋,勇气多于狡诈。那是个到修女院抢亲,攀越院墙,私奔,大刀阔斧地采取种种高尚而放肆的行为的时代。当时有过这么一个情种,据说维亚梅迪亚纳的公爵,为了享受一下抢持女子脱离险境的乐趣,竟放火烧了自己的家。

十八世纪初,随着新王朝的到来,法国风气侵入,这种习俗也随同其他事情一起改变了。强加给我们的社会,没有那么伟大,那么高贵,那么充满激情,但更文明,更细腻,更虚伪了。伴随着这种社会,传教士们来了,古典主义的、冷漠的、装腔作势的、虚假的、伪善的文学也来了。

田园诗,登峰造极的伪文学,在上个世纪死灰复燃。和着情歌的节拍,传教士们在沙龙里偷偷做爱。填写贞洁而又枯燥的诗词的情郎们,不能像那些披着仁义道德外衣的人那样穿堂入室,便采取了诸如乔装打扮或者更加离奇古怪防不胜防的各种方式。

新的社会带来了新的时髦。新的时髦带来了白色的假发,带来了复杂而夸张的发型。掌握这些发型技术的专做女子美容活儿的理发师随之出现。他们是些能够出入闺阁依偎妆台的不尴不尬的男子,在形形色色的桃色把戏中穿针引线。

十八世纪,用于情爱方面的计谋是前所未见的。为了同心上人互通款曲,情种们在荒唐之极的场合下大出其丑。藏娇的金屋常被侵犯,但已不是像前几个世纪的骑士式的侵犯,——手拿宝

剑，同一群仆役和两打以上的警卫搏斗，——而是利用轻信或者巧妙的乃至粗鄙的乔装打扮，骗过家人的耳目那种鬼鬼祟祟的侵犯。

在一八二一年，这些做法还很流行。波斯梅迪亚诺是干这种风流韵事的老手。他熟知理发师、马泊六和传教士们的伎俩，乔装打扮、瞒天过海和移花接木——当时就是这么称呼这类勾当的——他都干得出神入化。在我们眼前这场冒险中他所以没有用上这些手段，是因为三个老太婆的与众不同的习惯，怨不得他本人。恰好因为情场上出现了这些障碍和困难，他才采用了稍微激烈一些的手段。

第二十一章

自由了！

基于一种不难理解的感情，波斯梅迪亚诺毫不犹豫地决定，首先尽最大努力，使可怜的拉萨罗获释。为一个可以视为情敌的人帮忙，他觉得这种行动一定能使克拉拉感动，而这种感动，若能巧妙而又机智地加以引导，就可能发展成为爱情。他不同于那些庸俗的情人，把爱情降低到不高尚的利己主义。在波斯梅迪亚诺身上，殷勤而慷慨乃是自发而热烈的。

他想做的事，没费多大劲就办成了。政治领袖的秘书接到警察局的报告后告诉他说，该犯是被反动派收买的煽动分子，但克劳迪奥竭力为他辩解，说他只是个没有经验没有理智的年轻人。经过多方努力，托了许多人，终于下了释放拉萨罗的命令。

波斯梅迪亚诺朝维利亚监狱走去。舅舅探监以后，拉萨罗极度心灰意冷。高烧使他窒息，使他脑子里充满惊心动魄的恐怖情景，使他身心交瘁，形销骨立，昏沉痴呆。往日里生龙活虎、流光溢彩的聪明才智，一下子都麻木了。他蜷缩在墙角里，在黑暗中躺着，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对面的角落，完全是一副萎靡不振，自暴自弃，死气沉沉和痴呆愣怔、昏昏欲睡的模样。

通知他恢复自由的时候，他老半天才弄清楚那句话的全部含义。稍稍回过神来之后，他还认为是舅舅帮了这个天大的忙，从而对埃利亚斯其人产生了短暂的好感。但一出监狱他就碰见了波斯梅迪亚诺，后者彬彬有礼地向他致意，再次告诉他说，他自由了，可以回家去了。

那个人的无私的慷慨使他感动，但很快又疑窦丛生、莫名其妙了。这个年轻人是谁？他帮忙到底是出自慷慨还是别有用心？他不认识他。他是从哪儿得知他姓甚名谁和被捕在狱的呢？

拉萨罗对此没想太久。出去以后，他们交谈开了。他觉得波斯梅迪亚诺善良，诚实，乐于结纳朋友，与人为善。

沿着阿托查大街并肩而行时，来自阿拉贡的青年默默地倾听着这位不相识的恩人的话语。恩人的举止、知识、仪表、谈吐，都使他暗自心折，他认为这是自己见到过的最温文尔雅的绅士。他还意识到，恩人是个有地位、有财富、有影响的年轻人，于是赞赏之中又添了几分尊敬。

“可是，我欠了您这么大的情，”拉萨罗说，“我想知道怎么才能报答……”

克劳迪奥自然想避而不谈自己的真实意图。他岔开话题，对拉萨罗谈起了堂埃利亚斯、他的家乡、萨拉戈萨俱乐部、金泉，使拉萨罗更加觉得蹊跷。

“总之，”克劳迪奥决心摆脱困境，“我不想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您不必感谢我。水有源树有根。让您恢复自由，我只是受人之托而已。”

拉萨罗觉得事情不妙。两人停住脚步，相对而视。浮现在克劳迪奥嘴边的微笑，使拉萨罗觉得是个不祥之兆。恩人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下降了。

“是的，”军人又说，“您欠的不是我的情，欠的是一个似乎应当很爱您的人的情。”

拉萨罗差点儿把克拉拉的名字脱口说出，但他终于忍住了，因为他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大堆想法使自己不由得打量忖度起来。一堆杂乱无章的想法，形成一连串一闪而过的概念，一个接着一个被抹掉，使他一阵眩晕。她认识他，见过他；波斯梅迪亚诺是个讨人喜欢的人；是他让我获释的；也许她求过他；她可怜我；他想讨好她。她付出的是什么代价？他出自什么目的？从什么时候开始？……

最后，这位阿拉贡青年鼓足勇气问，到底是谁让他获释的。

“得了吧！”波斯梅迪亚诺故弄玄虚，“我要说的您已清楚。没必要说出她的名字。您当然应该装糊涂。被一个秀外慧中的人爱着的小伙子应该有很强的自尊心……您可别忘恩负义，年轻人，千万不能辜负她呀。”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拉萨罗说，口气就跟不用功的学生在考试时故意重复提问以便拖延回答自己不懂的问题一样。

波斯梅迪亚诺又说了一阵，但还是那些话。拉萨罗觉得，认为克拉拉会宣扬私衷，把秘不告人的隐私告诉他人，那是对她的亵渎。对了，波斯梅迪亚诺准是个插足者，他插了一手使我获释，压根儿就没有人求过他。

“我指的是谁，您心里明白得很。”克劳迪奥客气而信任地拍着拉萨罗的肩膀。“您装傻是因为您为这个姑娘无比自豪。”

“哦！不。”“小尾巴”的外甥羞赧地说：“我真不知道您说谁。”

波斯梅迪亚诺握住阿拉贡小伙子的手，说了许多乐意效劳和深相结纳的话。拉萨罗被弄得晕头转向，答得语无伦次，屡屡失态。

“我知道您住在什么地方。”克劳迪奥边走边说，“后会有期。要不，金泉见，我是那里的常客。”

他走了。等他走出一段后，拉萨罗突然觉得想跑过去更有礼貌地向他致谢，但自尊和嫉妒阻止了他。拉萨罗什么也没再说，任他走了。

波斯梅迪亚诺走得畅快无比，心里在说：“乡巴佬，乡巴佬……”

第二十二章

拉萨罗在十字路口

拉萨罗漫无目的地走着。突然而神秘的出狱，波斯梅迪亚诺的出现，以及这个人说的那番话，使他惶惑。他愣了好一阵，没明白过来。他独自走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才明白自己眼下困难而离奇的处境，此刻已无处栖身了。他毫不怀疑老头子的脾气。他是个狂热的保皇党，是个盲目拥护暴君的人。老头子满眼喷火地用恶毒的语言斩钉截铁地告诉过他，不改变政治信仰就休想上他家去。怎么办呢？和那个跟狂热的异教徒般孤僻、残酷、阴沉

而又暴戾的人没法一起过。人与人的思想怎么这样冰炭不容呢！何去何从？自欺欺人地做个伪君子吗？把自己打扮成罪行累累的暴君的拥护者吗？“不，不能这样。”拉萨罗心想。在当前各派各系明争暗斗的形势下，冒充保皇党比真正的保皇党更要不得。老头子不会收留他的。那么，该下什么决心？到哪儿去？再回阿特卡吗？可是，克拉拉呢？

想到他那不幸的女伴，小伙子的思路急转直下。他为被迫跟老怪物一起度日的姑娘心疼。赶快去，去看看她。可是，又不能去看舅舅，怎么个去法呢？

去，还是不去？饥寒一起向他袭来。他形影相吊，心力交瘁，饥肠辘辘，衣不蔽体。他的全部财产只有十二个夸尔托^①，因为在路上丢掉了一个多乌隆^②，另一个多乌隆又在旅途中花掉了。三走两走，夜幕将垂，还没地方睡觉。到朋友们家里去吧，又怕他们不似头天晚上大方。再说，他们也穷，跟他一样，无力招待他。

是得走了。他也想过，走回头路，回到家乡去。他认识一个赶脚的人，可以让他搭个顺风车。可是，克拉拉怎么办？

正在想来想去，发觉已经走到金泉旁边了。他听见里面人声鼎沸，便机械地放慢脚步，想迈步进去。“不，”他心里有个声音：“我不进去。”可是两条腿却朝金泉门口又迈了一步。

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拖着他进去，那里是他最大的深渊和最美的幻想。

里面传出的声音仿佛是地狱里的回声，在他的大脑里轰鸣，使他心醉神迷。

他后退了几步，又往前走了几步，心问心，口问心，争论了好

①② 西班牙夸尔托为古铜币名；多乌隆为古金币名。

一会儿,终于,为好奇心和下意识所驱使,他没再犹豫,进去了。

里边正在进行一场白热化的争论。大呼小叫此伏彼起,旁听席和俱乐部成员席毫无二致。讲坛上的那个人终于压下了嘈杂的人声,使人们能听到他的话音了,但倏忽之间又被喊叫声淹没了。他们讨论的是激进分子在莫里略的威势面前令人羞惭的失败,有些人把这件事归因于某些个人的品质和行为。激于维护团体的尊严和党的声誉的义愤,几个演说家正在谴责“那些披着自由党人外衣的无耻之尤”,他们把群众拉下水,以肮脏勾当为国王效劳,收买某些人发表极端主义的演说,制造事端,其目的就是把自由党搞臭,向反动派提供口实。

“狼,”演说者说,“打扮成了羊羔,到这儿来装成热爱自由的样子,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用黄金贿赂演说者,指使他们发表煽动无知群众的演说!”

“是的,这些无耻之尤,”另一个演说者说,“就是制造骚乱和向大臣们的房子扔石头的那些人。我们这个团体的宗旨,是要建立一个传播正确思想的固定讲坛,领导选举活动,但绝不倡导自由主义,也不提倡捣乱,不提倡无政府主义。”

“不对。”另一个演说者大声说道。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身上,他义愤填膺地反驳前一位演说者的话:“不对。这里没有叛徒。干那些勾当的不是人,我不相信他们。如果这里有,请把他们的名字说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他们。”

“把名字说出来!”上百个声音在重复。

“重要的是,”第一位演说家说,“必须保证这个高尚的群众集会的纯洁性。由于无耻之徒把群众集会拉下了水,京城流传着侮辱我们俱乐部的流言蜚语。叫这些无耻之徒滚出去!”

“把他们的名字说出来!”人群嗥叫着回答。

“不，”另一个演说者说，“不存在这种人。”

“存在。”第一个狂怒地高叫，“经常有人到这里来，用国王的黄金唆使人们发表狂热的演说。”

“是谁？是谁？”

“我们当中，”演说者说，“难道有谁不认识那个叫‘小尾巴’的人吗？他是个狂热的保皇党，是‘大屋子’^①派来的奸细。你们不认识他吗？这个家伙毒蛇似地在我们中间溜来滑去，把年轻演说家们拉下水。我知道，不少人接受过他的钱，报之以过火的演说。我们每天见到的这些荒唐的骚乱，究竟是什么原因？睁开你们的眼睛吧，瞎子们！原因就在于费尔南多的黄金，在于这个居心叵测的‘小尾巴’分发的黄金。”

“谁在卖身投靠？告诉我们吧。”

“别相信那些制造骚乱的家伙。”

“这一位是政府的朋友。”听众中有人指着演说者说。

“政府的朋友？”演说者愤怒地说，“为什么？因为我热爱不放纵的自由，不乱来的请愿吗？你们爱的是无政府主义，听任被收买。我说的是那几个阿拉贡人，他们在这里以言辞粗鄙和喜欢捣乱而闻名。”

“您敢大放厥词？”努涅斯勃然大怒，站起来指着第一个演说者大骂。“您要往我和我的朋友身上泼什么脏水！”

有几个人瞅了瞅拉萨罗，他浑身冰凉，一言不发。

“我向你们保证，”演说者又说，“那天讲话的那个人就是国王的走狗的可耻工具。”

“就是他！他在这儿！”众目睽睽之下，有人指着拉萨罗喊道。

^① 指王宫。

“没错，他是‘小尾巴’的外甥。”

“‘小尾巴’的外甥！‘小尾巴’的外甥！”许多个声音重复。

全场大乱。人们全站起来了，看着拉萨罗。

“那天晚上讲话鼓动造反的人！”

“在玛约尔广场煽风点火的人！”

“‘小尾巴’的外甥！”

最后这几个字是真正的奇耻大辱。努涅斯站起来为朋友辩护，但他的声音谁也没有听见。原来担心受到指控的人，一见祸水倾倒了拉萨罗身上，便把全部愤怒迁到他的身上。

“游行那天你这么卖力，给了你多少钱呀，小宝贝儿？”卡列哈在墙角威风凛凛地问。

“把他拉出去！”

“叛徒滚蛋！滚蛋！”

“把他轰到大街上去，轰到大街上去！”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拉萨罗绝望地试图镇定下来，说话，分辩，叫喊，告诉大家他是无辜的，是个背运的可怜虫。没人听他说话。他无法开口为自己辩护，也无法回敬那些人。在众多的怒目和猛烈的怒火的重压下，他屈服了。群众见到牺牲品业已手足无措、脸色苍白，攻势益发凌厉，动嘴之后，开始动手了。随着“拉他出去”的喝令声，他被推到门口，推到外面去了。人群越围越紧。倒霉的小伙子看见数以百计的手伸到了他身上，仿佛蟒蛇缠体，在他身上打上一个又一个的结，箍上一道又一道的环。喧嚣，闷热，痛苦，羞愤，使他精神恍惚，神志模糊。他觉得自己被拖走了，但不知是谁在拖他，强有力的拳头插在他的背上，驱赶着他朝门口走去，他觉得门打开了，身上被猛力的推了一掌。接着，觉得被扔了出去，脱离了那些可怕的手臂，摔到了地上。嗡嗡声继续在

周围震响，屋里是魔鬼般的哈哈大笑声。终于，声音渐渐远去，倒霉的小伙子这才觉出摔痛了，地上冰凉冰凉，身子横在大街上。

他在地面上躺了几分钟，还没完全意识到是怎么回事，满脸的汗就跟冰水似的。这时，他才发觉自己躺在地面上，背靠着墙，脑袋搭拉着，头发散乱着，帽子滚在一旁，衣服敞开了，摔伤了的左肘钻心地疼。金泉里的人声，跟远处蜂群的嗡嗡声似的，一阵阵叫喊一阵阵鼓掌，时不时传来了群情激奋的风暴。

拉萨罗看见身前有三个小流氓正嬉皮笑脸地瞧着他，其中一个瞅准机会抢走了他的帽子。过路的行人在他身边慢慢地围了个圈子，有的人好奇地弯下腰，想知道这个摔在地面上的人到底是死了还是晕了。这种不怀好意的好奇，跟从金泉传出来的嘈杂声一样，使他感到芒刺在背。他挣扎着爬了起来，朝太阳门走去。那些小流氓尾随着他，接着又添了几个。守夜人扬起手里的灯对着他脸。过路的人停住脚步看着他走开，见到他既没有死也没有晕，确信他只是个烂醉如泥的酒鬼。

他拐入蒙特拉街，打听到巴尔加梅·迪奥斯街的方向，决定到舅舅家去。他不再迟疑，决心已下，在那种痛苦的窘境中，保皇狂的家已成了他唯一的避难所，就算必须把信仰和感情放在一边，也顾不得了。

回头一想，在马德里度过的这短短几天，全是磨难。相形之下，为了托庇于保皇党而被迫放弃信仰已经不太难受了。他的思想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最强有力的地方被削弱了。他不再是那个准备大显身手的热血青年了。他成了个没有精神活力、没有希望、没有理想的可怜虫。他没有估量已经发生的事情，不知道他亲戚要他作出的改变将多么严重，他只是决定投向第一个能安慰他的人的怀抱。

经过多次打听,他终于走上了巴尔加梅·迪奥斯街。他看清了舅舅家的门牌号码,瞧了瞧二楼的窗户,房间里还亮着灯。毫无疑问,克拉拉在那里,她准是望眼欲穿,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他走进门厅,惴惴不安,心跳得喘不过气来。爬上楼梯后,他竭力恢复常态,过了几秒钟才伸手抓住门铃的绳子,轻手轻脚地拉了拉,因为他觉得门铃太响会使舅舅不快,叫克拉拉受惊。谁知道他哆哆嗦嗦的手拉得太轻,门铃没有拉响。他再使劲一拉,由于紧张过度,拉得太重,铃声把整座房子都震动了,把拉萨罗自己吓了一跳,心想埃利亚斯准会怒气冲天地出来呵斥这个捣乱鬼。又过了好一阵,还是没见有人开门。终于,他通过门上小窗看到了一些亮光,听到了脚步声,有一只手把挡板移开了,门上的瞭望孔打开了,出现了两只眼睛。

不是克拉拉的眼睛。

“谁呀?”帕斯瓜拉在里面问。

拉萨罗问,这里是不是舅舅的家。

“是的,可他不在。”

“很快就会回来吗?我是他外甥。”

帕斯瓜拉把门打开。拉萨罗往里跨了一步,没听到克拉拉的声音,使他颇觉意外。

“他不会马上回来,也不会回来。他搬走了。”这位来自阿尔卡雷尼亚的姑娘回答说。

“什么?”

“他今天搬走了。我留在这里是因为还有些零碎东西跟这个大衣柜没搬走,我留在这里看守,不过,明天我也得走了。”

“他搬到哪儿去了?”

“离这不远,在贝伦街,在波雷尼奥家的太太那里。她们把二

层楼腾出来给他住。”

“克拉拉呢？”拉萨罗十分焦急地问。

“八天前她就跟她们住在一块儿了。主人一生气，把她送到那里去了。”

“喂，喂，你在说什么？”

“嗨呀！您真是主人的外甥吗？”

“不错。”

“那您就是阿拉贡人。告诉我：您认识不认识卡里涅纳村的本图拉·帕洛米诺？他是胡塞佩·帕洛米诺的弟弟，娶的是科拉萨·萨纳胡哈。”

“不认识。”拉萨罗不耐烦地回答说，“我不是卡里涅纳村的人。”

“那么安东·特拉雷斯的老婆生了没有？安东是我未婚夫帕斯瓜尔的哥哥，要是上帝帮忙，下周我就要同帕斯瓜尔成亲了。”

“我不知道，大姐。我不认识他们。请您告诉我，克拉拉为什么同那几个老太太住在一起？”

“嗨！”这位阿尔卡雷尼亚姑娘眉飞色舞地笑着说，“我倒没想起您是她的未婚夫。主人把她打发到那里去了，说是没法忍受她的……嗯……我告诉您吧……主人就是这样，有点那个……他说克拉拉跟时下那些女孩子一样，不文静……但她是个好人，我不明白这可怜的姑娘在这个家里怎么没憋死。”

“她乐意离开这里吗？”

“说实话，先生……主人的脾气，唉……算了。我们两个看见他回来就害怕得要命，他从来不同我们说话。夜里，我们都躺下以后，他还在走来走去……”

“他为什么把她打发到那些老太太家去住？”

“您瞧，我对您实话实说了吧，因为您也不是外人。一天，有个当兵的到家来了，他送主人回来，因为主人在街上受了伤。后来，他就成天在门外转悠，只要碰到我就把我叫住，打听‘堂娜克拉里塔’。唉！有一天我的帕斯瓜尔看见我同他讲话，就……我的帕斯瓜尔的脾气跟魔鬼一样，他发怒的时候……您不知道他曾经把这儿对面那个卖肉人一顿拳打脚踢……这个，因为我的模样……不很难看……”

“您还是先说克拉拉吧，以后我们再谈帕斯瓜尔先生。”拉萨罗对女仆缠七缠八颇不耐烦。

“我是说那个当兵的塞给我钱，他想进来。”

“进来了吗？”

“您别急，我一件一件讲。他没走到拐角这边来过。主人看见过他几次。主人，虽然闭着眼睛，也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她呢，她怎么说？”

“您别急……他对我说，他要进来。”

“他有没有谈到她？”

“他说她很漂亮，关在这里见不到外面的世界。他说一个这么漂亮的姑娘陪着这么个怪老头子生活，太可惜了……他说他要把她弄出去。”

“她知道他说的这些话吗？”

“知道。他亲口对她说的。”

“那就是说他来过了。”拉萨罗急得提高了声音。

“您别急呀。”

“那她有没有谈到他呢？”

“她说他很和气，好相处，是个好人，有礼貌。有一天他进来了。我的天，真吓死我了！”

“她呢，她干什么了？”

“她叫他出去。”

“他走了吗？”

“哪能呢！他赖在这里说了一大堆话。”

“她呢，她对他说说了些什么？”

“她说，请他出去，因为这会给她带来麻烦的。她说，假如他真的关心她，就该马上走，免得让主人看见。”

“他呢，他怎么说？”拉萨罗忧心忡忡地问。

“他说了一大堆话，一大堆鸡毛蒜皮。主人倒真的回来了，看见了他。主人很恼火，把我们好一顿骂。”

“主人对那个人说什么了？”

“什么也没说。主人把我们俩整整数落了一天。后来他冲着堂娜克拉拉说，说她是个疯子，他受够了她的把戏……老头子从来这样，……她挺可怜的……最后他说要把她送到三个老太太那里去，让她们管教她，教她做个好人。”

“可是，我舅舅为什么称她是疯子？她干了什么了？”

“什么也没干。但主人说时下那些新思潮……”

“还对她说什么了？”拉萨罗对那个要命的问题得到的可怕的答复总是意犹未尽。

“他说，她应当专心祷告，过圣洁的生活。”

“那个军人没有再来过？”

“我见他这几天在贝伦街转悠，我……我觉得……”

“嗯？您觉得什么？”

“我觉得……那个当兵的油头滑脑的……我猜他是到那里去过了。”

“您不认识那三个老太太吗？”拉萨罗竭力掩饰着前面那些

答复给他造成的不快。

“不认识。主人说她们很好,有一个还是圣女。”

“她们住哪儿?”

“贝伦街四号^①。您舅舅就住在同一幢房子里。您就会看到她们的。”

“请您告诉我,”拉萨罗拿不定主意,到底该走还是该继续进行这场痛苦的谈话。“请您告诉我,这个军人是不是年纪不大,高个子,留着黑胡子? ……”

“对,比您稍高一点,声音很洪亮,模样很潇洒,笑的时候很招人喜欢。”

“您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先生。我本来想问一问的,但我的帕斯瓜尔醋心很重,我担心……唉,他呀! 他发火的时候……”

拉萨罗默默地注视着这位其貌不扬的姑娘,她是他的厄运的救星。后来,他请姑娘反复讲了他舅舅新家的标志,走了。

找克拉拉的决心是百折不回的了,死也得去。好奇、妒嫉,为解决这一连串疑问而追根究底,促使他奔向舅舅的新家。舅舅要他改弦更张的事,他几乎想都没再想。毫无疑问,可以肯定,帕斯瓜拉对他说的那个军人,就是刚才使他获得自由的人。又一个新的痛苦的谜!为了弄清这一切,他情愿少活许多年,但与此同时,一想到将要揭穿的谜底,又使他万箭穿心。想到克拉拉背信弃义,想到她声名狼藉,他害怕,发晕,最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许多倒霉事,这一阵深过一阵的痛苦,都鬼使神差地一古脑儿降临到他的头上,使他没有喘息的余地,没法通过自己的聪明才

^① 前面文说“贝伦街六号”,这里却是“贝伦街四号”,原文如此。

智从内心找到希望。

他走进那幢楼，慢慢登上这幢十八世纪式的楼梯。他无法摆脱对那三位他尚未谋面的太太的敬畏，他以为她们是三位完美的美德典范。他敲了敲门，三位太太中的一个给他开了门。室内的布置使他吃了一惊：前厅里的一张张历史画像都瞪着被虫蛀瞎了的眼睛瞧着他。拉萨罗吓了一跳。在帕斯带领下，他在微弱的灯光里，穿过神秘的阴影，走进了客厅。

第二十三章

异端裁判所^①

“小尾巴”在二楼安顿下来后，对太太们说，他的外甥有可能来跟他一起住。沙罗美沉吟不语，但玛丽亚·德·拉·帕斯表示同意，因为在舅舅的监视和监护下，那个小伙子会具备足以与那座楼房相称的礼节和自尊的。

拉萨罗被玛丽亚·德·拉·帕斯带进了客厅。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克拉拉，她挨着圣女坐着，低着头在做针线活儿，没敢抬起头来。他看出她心慌意乱，正在竭力掩饰。随后，他环顾四周，看见他舅舅正毕恭毕敬地坐在沙罗美边上，一只忠实的狗在玛丽亚·德·拉·帕斯东边贴墙站着。拉萨罗看到，所有的人全都一动不动，仿佛泥塑木雕。大家都把眼睛盯着他，只有克拉拉例外，她仍把视线射在手里的活计上，眼睛贴得那么近，真难以

^① 天主教教区的司法机关，又译“宗教法庭”。此处是指埃利亚斯的新居住地。

明白为什么眼珠子没被针儿挑出来。

埃利亚斯满腹狐疑瞧着拉萨罗。帕斯如此，沙罗美如此，大家都如此。连拉萨罗也觉得自己胆怯怯的瘦弱身影是个被召来的鬼魂。沙罗美用她戴满了戒指的手指了指椅子，帕斯用最轻蔑最威严的口气对他说：

“小少爷，您坐吧。”

年轻人一声微弱而痛苦的“谢谢太太”道出了他遭受的无穷折磨和虚弱委顿。克拉拉不由抬起眼帘看了他一眼，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她见他脸色苍白，神态委顿，便知道这可怜的小伙子那几天过的是什么日子了。心地善良的她好不容易才把自己控制住，没像傻瓜似地当着三座僵尸和盛怒之下的“小尾巴”哭出声来。

“你到马德里后的所作所为，这几位女士都已知晓。”埃利亚斯厉声对外甥说。

帕斯和沙罗美把眉毛皱成一个疙瘩，以免有人怀疑她们的愤慨。拉萨罗没有回答，因为他感到无地自容，而且在那个当口，他还把这两位太太当作人间正义的最完美的化身。

“你还记得我探监的时候对你说过的那些话吗？”

“是的，先生。我不敢忘记。”

“现在我住在这里，住在这几位女士的家里。是她们给了我和克拉拉一个栖身之所。”

“仅仅是给您的，堂埃利亚斯先生。”沙罗美说。

“是的，是专门给我的。”老头子说。接着，他又转向外甥：“当我住在老地方时我曾叫你来过，现在我不敢斗胆把你留在这里，因为……”

“堂埃利亚斯先生，”帕斯说，“楼上尽可由您随意支配。我们

的规矩您是知道的。我们做这一切纯粹是为了您。”

“我不能，”埃利亚斯深深鞠了一躬说，“我不能让这个小伙子住在这里。他的表现是那么荒唐乖戾，我不敢……”

“天下没有不能改正的错误，——不管它有多大。”沙罗美慈悲为怀，看着倒霉的拉萨罗说。拉萨罗听了真是感激涕零。

“不错。”帕斯以加重的宽宏大量的口气说，“有的过错非常之大，正因为它大，才需要宽恕。堂埃利亚斯先生，照我的意见，这个年轻人应当跟您在一起，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埃利亚斯表示明白这个道理。

“假如他继续被抛弃而又没有人领路，会落个什么下场呢？”老太太接着又说。“从他的过去我们可以推断他的未来。如果没有像您这样品德高尚作风正派的人来加以监护，这个年轻人会走上什么道路呢？时下那种坏思想的种子，已经在他身上发芽了。”

“我觉得犹未为晚。虽说毒草已经在这块恶土上长出了嫩芽，倘能进行正确的教育，毒草是可以连根拔掉的，土地也是可以清理和纯化的。”沙罗美说。自从诗人向她献诗以来，她就对寓言故事十分喜爱。

“鲍拉，你的意见呢？”帕斯问。她认为在那个家里，倘若未经圣女正式认可，有时候便不能发表任何有价值的意见和忠告。

“她是圣女，她说的准错不了！”埃利亚斯大声说。

所有人都在征求她的意见。圣女则在审视大学生的面孔，仿佛要在他的脸上读出他的罪孽来。堂娜鲍利塔的眼睛里闪现出悲天悯人的同情，甚至还有一些质朴的赞叹。在那个时刻，看来倒是真情的流露。但意识到大家在征求她的意见，想起了自己的使命，她便耸了耸眉毛，把金属般的声音送入空气。她说的是这

么几句话：

“啊！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谁不主张宽恕有过错的人？谁会这么有悖于天主教的精神？当然应该宽恕！你说他错误严重吗？那更好，唯其严重，才更需要宽恕和忘却。他的罪过越大，更应从快宽恕他。”

帕斯和沙罗美不约而同地望着堂埃利亚斯，希望从老头子眼里看到被这种无上智慧激发出来的赞美之情。

“这个问题你们还要问我？”鲍利塔又说。“如果哪里还有戴罪之人，你们放胆说吧，把他们全都宽恕好了。难道你们不愿享受宽恕的喜悦？我不仅要请你们大家都宽恕他；而且要说，请你们爱他，就像他从来就没有犯过错误一样。你们记得浪子回头的故事吧。今天是这个家的喜庆日子，因为罪人回来了，这个被大家认为永远堕落的人回来了。我要感谢上帝，帮了我这个天大的忙，使我能够在咱们家欢迎这个罪孽深重的人，使我能够对他说：‘起来吧，改恶从善吧。’”

从圣女的眼睛里不难看出，当时她是带着深奥的真理和坚定的信念说这番话的。克拉拉不会这么侃侃而谈，但她也一定在这样想并在内心里说类似的话。

说教结束时，圣女微微一笑，如果当时大家留意观察，对这个难得一见的奇观准会大吃一惊。小伙子从圣女嘴角的笑容中看到了世界上最纯真的表情。他觉得千斤巨石已经放下。这场慈善和宽恕的启蒙教育使他放心地喘了口气。他觉得他是在参加最高审判。

“鉴于圣女已经发表了令人赞叹的见解，”埃利亚斯说，“拉萨罗，你要懂得，允许你留下来跟我住，是为了以观后效。你要遵从禁令。”

“我不同意禁令。我主张彻底宽恕。”圣女说。

“那好吧，他被宽恕了，但要接受监督。”

尽管两位太太和舅舅的态度严峻，拉萨罗在这个家里还是感到某些精神上的宽慰。他注意到，克拉拉始终一言不发，置身事外，既没有抬起眼睛，也没有开口说话。

只要拉萨罗一往那个地方看，就会看到圣女的黑眼睛全神贯注地瞅着他。

当时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帕斯和沙罗美以惯有的姿势正襟危坐；埃利亚斯在她们的右侧；拉萨罗跟罪犯似的坐在她们对面；克拉拉和圣女则位于两个老太婆背后；她们边上有个小灯座，油灯以微弱的光芒照着整个画面。灯光直射小伙子的脸；克拉拉和圣女处在阴影里；圣女两只漆黑的眸子，猫眼似地在客厅深处闪闪烁烁。两个老太婆背对着圣女和克拉拉，什么也没有看见；拉萨罗坐在他们对面，清楚地看到那双眼睛的好奇和沉醉的表情。他不知道到底自己脸上和身上有什么古怪，惹得圣女如此久久注目。

这时，埃利亚斯觉得，如果不对波雷尼奥世家的三位硕果仅存的可敬的女士的美德来一番露骨吹捧，这个教廷会议便会黯然失色。

“说实在，各位女士，”他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不知道，我这个出身寒微的人，到底积了什么德，让你们这么古道热肠地相待，帮了我数不清的忙。我有何德何能？我算得了什么？唉！你们是慈善和高尚的化身。毕竟是世家后裔，不同凡俗！唉！你们纡尊降贵拯救我身边的两个孽种，他们让我操碎了心、受够了罪！要不是你们救苦救难，这个可怜的姑娘后果不堪设想——当今的歪风邪气已经在她身上扎下了毒根。”

圣女从新来者身上移开视线，说：

“别老责备她了，她受的苦已经够多的了。”

拉萨罗发现克拉拉在战栗，脸红得跟罂粟花似的。

“你们别老责备她了，责备得已经够狠的了。”圣女内疚地说：“我替她保证。我知道她本质不错，虽然外表上沾了点新世纪的瘟疫。我知道她本质不错。回头是岸，过失再大又有什么关系呢？”

拉萨罗发现克拉拉颤抖得更厉害了，似乎要起来反驳，但他没有看到，当时，他的朋友的心灵正在遭受最大的折磨。

“我知道她会改的。”圣女接着说，“谁说她会不改？罪孽深重的姑娘都成了圣女。努力吧，我的朋友。眼睛朝着上帝，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知道如何医治精神上的毛病，我的朋友克拉拉已经有了迷途知返的可喜变化了。我们也宽恕她吧，我担保她一定会改。”

这番话使拉萨罗疑团重重。克拉拉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几乎想站起来走到她跟前大声问她：“克拉拉，你干了什么了？”他看了看她，她在流泪。他又看了看其他的人，企图从那几张羊皮纸似的脸上寻找这个秘密的答案。但没有人向他透露姑娘的过错。圣女布道业已结束，她坐在阴影深处继续把她那足以使人惶惑的急不可耐的如炬目光盯在拉萨罗身上。

第二十四章

神秘的玫瑰

“今天我还没做过祷告呐！”拉萨罗到波雷尼奥家的第二天，

圣女对克拉拉说。

两人坐在平素落坐的那个地方。堂娜鲍利塔手里捧着一部《圣胡安·克里索斯托莫》^①。克拉拉在小织机上绣花。她表情凝重，忧心忡忡。圣女倒是一反常态，心神不定。

旁观者可以看到，圣女的嘴唇在一开一翕，无声地念着什么神秘的东西，眼睛则不时瞥向门外，四下扫视，从克拉拉身上游移而过，最后，漠然望着天空，就像人们失落了某种东西而又无法找到时的那种神情。有时，她好像在注意门外的什么动静，起身走到外面，站在门口谛听，然后又趑趄回来，重新坐下，拿起经书，看上一眼，扫它一整页，又望望克拉拉，嘀嘀咕咕祷告几句，把书合上，又打开，如此这般，周而复始。显然，她的思想，在《圣胡安·克里索斯托莫》这部书里漫无目的地瞎逛，与她往常对待神学理论的那份专注劲儿迥不相同。

“克拉拉，”她思忖一阵后开言道，“克拉拉，你知道吗，我琢磨着堂埃利亚斯先生的外甥住的那个房间好像小了一点。”

“小吗？”克拉拉漫不经心地说，“不小吧，反正一个人……”

“嗨！”圣女大声说，“现在的青年要求高！一个像他这种年纪的年轻人，看来天份不错……不是吗？”

“对。”克拉拉头也不抬地回答。

“您以前不认识他吗？”

克拉拉想保住秘密，决定说句谎话。她因此有点羞愧，但在那个形势下，在那个家里，说真话不仅让她害臊，还使她害怕。于是她说：

“我吗？不认识……”

^① 胡安·克里索斯托莫(344? —407?): 东正教神父和演说家。

“现在的年轻人都变坏了，真可惜。唉！不过也有好心人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摆脱苦海，不是吗？”

“是的。”克拉拉回答说。

“有他这么好的本质，就不费事。唉！您好像告诉过我，您到他们村里去过。当时他不在村里吗？”

不惯说谎的克拉拉，被这个问题弄得很狼狈。但她拿出全部秉性中的那点狡诈，强自镇静，再次说了谎话：

“是的，他不在。”

“村里对他怎么评价？”圣女打开《圣胡安·克里索斯托莫》，问。

“怎么评价？”孤女尽可能把眼睛贴近在活计上，回答道：“他们说，他是个很诚实，很慷慨，很正派，很能干的小伙子。”

“不错。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品行端正的小伙子。”圣女边翻《圣胡安·克里索斯托莫》边说，“他父母还在吗？”

“母亲还在。”克拉拉弯下腰去捡一个根本就没掉在地上的东西，回答道：“他母亲是个很和气的女人，很圣洁，很善良。”

“难怪……一看就知道，准是这么一回事。”鲍拉浏览着《圣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满有把握地说：“我觉得她准是个出类拔萃的女人。”

“是这样的。”

“这个小伙子太应该得到保护了。只要心地善良……谁没犯过次把过错呢？”

说到这里，她皱起眉头，盯着书本，拿出吃奶的力气，坚持看了半段。用五分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后，又开口了：

“他有没有姐妹？”

“没有，太太。”

“噢！”鲍利塔叫了一声，干脆把《圣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搁在一边。“我忘了祷告了。小妹妹，跟您一谈话我就走神了。我们来祷告吧。”

然而，她拿起的不是祷告书，而是《圣特雷萨》^①。鲍利塔机械地把书打开了。克拉拉拿起捻珠。圣女两眼盯着书本，前言不搭后语地开始说教。该念天主经的时候，她念了圣母颂，把祷告弄得颠三倒四。不大会儿，两人都陷入迷宫，说不清捻珠祷告已做到哪一段了。

“唉，我真笨！”圣女停下来，说，“反正，您一跟我说话，我就走神了。从头来吧。”

然而，在该念至关重要的“我们在天的父”——这是重新开头时决不可遗漏的——时，她两眼盯着书本，机械地念道：

“现在我想讲讲两种方式的爱：一种是精神上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它沾上淫欲和我们的天性中的缠绵；另一种还是精神上的，有了它，我们的淫欲和软弱……”“啊，走神走到哪儿去了！”念到这里时她瞿然一惊。

于是，她轻蔑地把书一扔，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好像她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似的，她一动不动地呆了那么久，而且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模样，克拉拉慌了，不得不决定拉了拉她的袖子，圣女这才从天上重返人间。

“唉呀小妹妹！”圣女眉飞色舞地说，“您不懂得怎样做捻珠祷告。把它给我。”

说着，她从克拉拉手里拿过捻珠，专心致志地一个个数了起

① 特雷萨·德·耶稣(1515—1582)：西班牙著名神学理论著作家，曾跨驴乘车走遍整个西班牙，因建立宗教组织和改革教义受到宗教法庭迫害。

来,花了至少十分钟来做这件辛苦万分的事情。然后念了一遍圣母颂,克拉拉却按照念天主经的规矩,回答了一句“我们在天的父”。两人四目相接。克拉拉心知出了差池,浑身一阵发毛,以为圣女准会像往常那样狠狠数落她一通,谁知圣女今天只是轻启朱唇,微微一笑——这种不可言喻的笑容是在那个家里绝对没有任何人看见过的,最后竟转化成为坦诚而欣慰的满面笑容,这在那位圣范楷模身上是前所未见的头等大事!克拉拉不由得为之目瞪口呆!

不过,克拉拉虽然吃了一惊,还是若无其事,圣女重新捡起圣特雷萨的著作,说:

“我想知道,在这本书里有没有关于悔罪的章节。”

她浏览了一下,念道:

“‘用鲜花垫在我的身下,在旁边摆上苹果吧,因为我就要死于爱情之病了’。啊,这些语言真是太美了!‘怎么,圣洁的妻子,你想扼杀温柔吗?据我所知,那太过分了,足以毁坏灵魂。因此,看来已经没有温柔和鲜花了。’”“不对,不是这一段。另找一段吧。”她翻了几页,念道:“‘这,就是主的箴言,用来在你灵魂里燃起真正的爱。主希望你的灵魂逐渐领悟馈赠的爱的真谛。’哎呀,也不是这一段。今天我找不到悔悟的章节了。小妹妹,我们还是祷告吧。”

于是捻珠祷告正式开始。鲍拉按照教规,把“上帝拯救你”这句话反复念了多遍,但在该说天主经里的话的地方,她仍然在念“上帝拯救你”,一直说了三十遍,而且说得飞快,根本就不容克拉拉用“圣母马利亚”作答。为了不致落后,克拉拉也答得很快。这样,两个人你追我赶,祷告变成了发音速度比赛。最后,两人都精疲力竭,喘不上气来。鲍利塔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打开了阳台

的落地窗，还朝街上张望了一下，这个举动非同寻常，但克拉拉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哎呀！我把窗户打开了。”圣女发现自己失态，叫了一声。“我把窗户打开了！”

她猛地把窗关上，就跟修道院里的修女突然发现探视室的门被打开了一样。

“小妹妹，”过了一会儿，圣女又说，“您知道吗，我明天不想禁食了。”

“好啊！您是圣女，也别禁食太多，太多了不好。”

“你说得对，小克拉拉。我觉得我的不适可能是太清苦造成的。西尔维斯特雷神父对我说过，虔诚过度是有害的，因为这有损身体；而没有身体，灵魂就没有堡垒。”

“您有病吗？”克拉拉有些不放心的问道。

“我有点不舒服。”神秘的圣女揉了揉眼睛，仿佛因熬夜和勤于阅读引起了眼睛疼痛似的。“我觉得这里发烧……烦躁……不过这是禁食的缘故，小妹妹，这是禁食的缘故。”

“您应当悠着点。休息几天。”

“对，我要休息。这一周我不想再继续作双倍祈祷了，晚祷的时间也要减少。”

“这就对了。祷告一遍还不够吗？您是纯洁无瑕的圣女呀。”

“祈祷一遍还不够吗？”鲍拉焦急地问。

“够了。您该争取休息休息。”

“您说什么，小克拉拉？休息休息吗？我看，您还真能出些好主意。”

“休息休息……散散心……出去转转……”

“出去转转？”神秘的女人叫了一声，吓蒙了似的。克拉拉自

觉失言，后悔不迭。“出去转转！到哪儿去呢？”

“嗯……我想说……您应当去……嗯……在家里闷得太久，对身体不好……所以……出去转转……总是好的……”

“克拉拉！”堂娜鲍利塔像发现新大陆似地笨拙而又一本正经地说，“您知道吗？您的忠告非常明智。我没想到，……对了，出去怎么就一定是坏事呢？我觉得，我现在有必要……出去，走一走，换换空气……对，有必要。”

她变了。看来，在她的精神和各个器官中，都正在经历一场极其深刻的危机。她彻底松弛下来了，仿佛失去了控制的力量，失去了与生俱来的内在束缚。她的这一变化，我们此时尚无从解释。

“您应当照顾自己，应当生活。”克拉拉说。

“对，应当照顾自己，应当生活。”鲍拉笨嘴拙舌地重复了一遍，仿佛一个终生都在徒劳地冥想的人第一次听到了简单明了的答案一样。“我应当生活！”

这时，她的眼睛左顾右盼，流露出惊奇，恐慌，忧郁和迷茫，好似地平线第一次出现在她眼底。

然而，圣女又惊慌失措地突然站起来，走到跪椅跟前，双膝跪倒，打开那本厚书，双手捂着脸凑到书上，陷入深沉的冥想之中。无疑，她正憩息在上帝的怀抱里，享受着上帝为她保留的若有若无的、天国的、不可言状的甜蜜。

陶醉之余，谁能知道那个头脑里到底有些什么呢？唯有上帝。

第二十五章

谨小慎微的贞女

我们去瞧瞧住在阁楼上的两位贵宾吧，这已经是他们安顿下来后的第二个夜晚了。由于治家能手玛丽亚·德·拉·帕斯·赫苏斯奇迹般的努力，顶层这间房里居然摆下了床铺两张。

拉萨罗已在自己那张床上躺下，以便恢复失去的体力。他舅舅坐在靠床的熟牛皮沙发上，正在翻阅一些纸片，又看又写。

老头子转过身来看了看外甥。每当他将两只猫头鹰眼睛投向外甥时，心里总是很不自在。他似乎想跟外甥谈点大事，又怕小伙子不能守口如瓶。舅甥相聚后，没有谈过政治。保皇党认为这小子缺乏坚持信仰的定力和毅力。激进的自由党人则因为有那么多种其他事情需要思考，把他舅舅要他改变信仰的事置之脑后。

拉萨罗累极了，渐渐进入梦乡。老头子厉声喝道：

“拉萨罗！睡着了吗？”

“什么？”小伙子惊醒过来，问道。

“我问你一件事儿。你在萨拉戈萨认识一个叫贝尔纳维·德尔·阿尔科的自由党吗？”

“是的，先生。”拉萨罗回答。他认识而且非常崇拜那位演说家兼新闻记者。

“他是激进分子，对吗？”狂热分子用刻薄嘲讽的口气问。

“是的，先生。他是一个坚持最先进思想的人。”外甥回答说，

深恐说出惹舅舅生气的字眼。

“他是……不；应该说，他过去是，因为他已经去过更好的生活去了。”

“什么！他死了吗？”

“他被人家宰了。”埃利亚斯以透骨冰凉的口气说，“你瞧，这就是疯子，堕落分子，幻想家和坏分子的下场。看见了吗？人民是这样惩罚那些骗子的！一切耍嘴皮子的人都该这么完蛋。”

外甥默然不语。舅舅继续阅读。没过一刻钟，他又转向小伙子的床。小伙子倦得实在熬不住，又已沉沉睡去。老头子又吼道：

“拉萨罗，醒醒！”

拉萨罗蹦了起来，魂飞魄散，战战兢兢，就像我们在生命末日听到行刑号声似的。老头子成心要剥夺他所仅存的休息时刻。

“你在这儿认识一个叫阿方索·努涅斯的年轻人和另一个叫罗贝托——通常人称‘小博士’的人吗？”

“是的，先生。”拉萨罗不寒而栗，他觉得舅舅又要宣布他的两个朋友的死讯了。

“好小子，嗯？”埃利亚斯活像妖魔聚会上的男巫那样笑着。

外甥没有回答，心里正在祈求上帝保佑他的好朋友阿方索·努涅斯。

“我有个计划……”狂热分子洋洋得意地说，“一个宏伟的计划，拉萨罗，我想叫你知道，嘿！但你很憨，无法理解这个。这两个小伙子很不错，对不对？如此这般……很激进，很雄辩，很有口才……嗯，就跟你一样。”

拉萨罗更害怕也更糊涂了。

“这些小伙子很有价值。你不知道他们多么有用！热爱自由，口若悬河，猛打猛冲，热情洋溢。唉！我不怕这些人……他们会

马到成功的。好一个谋划！”

他似乎在后悔言多必失，从外甥身上移开视线，断断续续地嘟哝了几声，又去看他那些纸片去了，不时写点什么，嘴里总在嘟哝着，脸上做着种种怪相，仿佛在跟谁说话。

拉萨罗呆滞地望着老保皇党的青紫色脸膛。在灯光的正面照射下，老头子显得又滑稽又狰狞。他耳朵薄得透明，眼睛像两块火炭，脑门呢，就像一面凸镜。包围着他的、或者说是遮蔽墙壁的那些非同凡响的家什，使大学生更加忐忑不安。那张熟牛皮沙发椅子——上百代人的哑巴见证人，那几张旧画，那几件饰有奇形怪状的图案的木雕家具，把房间布置得就跟炼金术士的布满蛛网的实验室一样。

闭上眼睛、进入梦乡的年轻人拉萨罗，依然面对着那些家什包围下的舅舅。同时，他眼前还出现了波雷尼奥家几位太太的凶神恶煞的身影。七颠八倒的梦境中，他看到那三个身影在拔长，在扩大，直到触及云霄，占据了整个空间：沙罗美仿佛擎天巨柱；帕斯像巨大的云块，东至日出，西至日没。后来她们又渐渐缩小，帕斯缩成一个核桃；沙罗美宛如一粒松子，鲍拉成了一颗豌豆。他听到了圣女的声音，看到了油灯散发出来的扑朔迷离的亮光，看到了老头子那两只跟热气腾腾的肉片似的猩红透明的耳朵，看到了他那颗行星似的巨大的头颅。最后，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奇形怪状的东西都渐渐消隐，黑洞洞的视野中出现了克拉拉的形象。她没有变形，依然本色，出现在他眼前。她放下手里的活计，抬起眼睛看他。与此同时，似乎始终有个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声音在说：“拉萨罗，睡着了吗？醒醒，拉萨罗！”

黎明，他睡得更死了。八点，他醒了。起初，他努力集中思想，弄清自己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他舅舅早已出去了。

他起床穿好衣服，不知道是什么辰光，但饥饿告诉他该是吃早饭的时候了。他打开门，从过道一直看到楼梯下面，首先看到的是正在缓缓上楼的堂娜鲍利塔的身影。

“您休息得好吗？”她用不那么厚重的鼻音也不那么刺耳的声音问道。

“是的，女士。多谢您。”

“您不缺什么吗？”

“不缺，女士。”

“不过您大概想吃点东西了。我们习惯七点吃早饭。这最好。现在已经八点了。我姑妈非常严格，她说既然您七点钟的时候没到饭桌上来，就不能吃早饭。这是纪律。您很清楚，没有纪律就没有秩序。从现在到下午两点以前，您什么东西也不能吃。”

“女士，没关系。我……”拉萨罗说。他是懂礼节的，虽然饿得要死。

“可是您别怕。”圣女压低声音朝四周看了一眼说：“我知道您疲乏极了，应该给您吃点儿。您别出去。”

说完，她蹑手蹑脚地下楼去了，尽量避人耳目。小伙子对这位女士的感激之情升温了，头天晚上她就为他辩护过。

不一会儿，圣女回来了。端来的早餐虽然菲薄，但略充饥肠也就够了。

“我堂姐倒是不会生气，”她说，“不过您也别告诉她。我这样做是为了您，因为我明白，身体虚弱，精神就没有力量。”

“女士，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的盛情。”小伙子说，不敢正眼看她。

那天早上七点，拉萨罗高卧未起之际，餐室里在讨论一件大事：叫他醒来吃饭是否适当和符合纪律。玛丽亚·德·拉·帕斯

说不叫；沙罗美拿不定主意；圣女说该叫。第一位的理由是：既然他情愿睡觉而不吃饭，那就应该随他的意，久而久之，他就会习惯于遵守纪律了。鲍利塔搬了一大套建筑在“吃饱才能健康”的原则上的神学和道德理论试图反对，她的话虽然被恭恭敬敬地聆听了，但没产生作用。埃利亚斯一锤定音，说他外甥不但是个自由党，而且生活散漫，对他不能迁就。大家都不再吱声，便吃饭了。至于克拉拉，她从未获准和大家同桌吃饭。

我们再回到楼上去吧。拉萨罗狼吞虎咽地吃光了那份饭。圣女向他提了无数问题，他也以饥饿允许的最大限度尽可能礼貌地一一作答。问答大抵如此：

“您以为您今天真的不能吃到早饭了吗？”

“唉，女士！是的。”

“我惦着您还没进过餐。”

“我谢谢您。”

“可是您也没想到我会……”鲍利塔迫不及待地想把那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没有，女士，无论如何……我……是的……可是……您瞧……”

“您舅舅反对给您吃早饭。”

“唉！我舅舅，”拉萨罗停止用餐，说，“是个……不，他是个很好的人。”

“噢，对！”圣女望着天说，“他是个楷模……是一个圣人。”

“对，对，是一个圣人。”

拉萨罗初来乍到，他没有机会深入了解自己进早餐时刻这位坐在对面的人的脾气。因此，一切都没引起他注意。因此，他不知道，那双美丽的眼睛从来没放射过如此欢乐的光芒，也不知

道她那修女般的声音从来没有用现在这种像帕奥拉^①说话时悦耳动听的声调唱过圣歌：“您以为您今天吃不到早饭了吗？”今天的她，不同于往日的她，她的声音充满了纯真。我们说她在任何时候也没这么温情脉脉地伸出过她那双白皙纤巧的手，倒也并非过甚其辞，因为平素她只是频频伸出疙疙瘩瘩的指头来加强和美化她的精彩的说教。

“我们这里不允许对您有所伤害。”她用透露重大机密的口吻说道，“您别怕。就算您犯过什么错误……”

“错误？”小伙子难过地辩解。

“不是说您是个罪孽深重的人吗？”

“您看我像个罪孽深重的人吗，女士！”

“不像说的那么严重……”堂娜鲍利塔嘴边浮现出一个世俗的风骚的微笑。这种微笑是不能挂在圣女嘴边的。

“对了，”小伙子热血沸腾地说，“不像说的那么严重，真的。要是允许我说真话……”

“您就说吧。”圣女兴味盎然地说。

“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误。”拉萨罗忧郁地接着说：“不过，是的，错误我是犯过的，我不能否认……”

“嗯，嗯，什么错误？”上帝的宠女好奇地问。

“我告诉您吧……”拉萨罗补充说，准备坦白。

“我想准是某种年轻人的失误。青年时代危机四伏。年轻人哪，如果让他们单枪匹马……”

“这倒是真的。”

^① 帕奥拉(1416—1507)：意大利的修士。于一四三五年创立托钵修会，亦称小兄弟会。

“请您告诉我，我希望您改正。说不定，错误比您自己想象的要轻得多。也许，只是微不足道的轻率。”鲍拉更加焦急和关切地说，“告诉我吧，我会给您忠告……您就对我说吧。”

拉萨罗沉思了一下，正要张口作出答复或解释时，埃利亚斯在门口出现了。圣女有些慌张，但很快又镇静下来了。见到圣女在座，又进而发现吃剩的饭，保皇党人吃了一惊。他的外甥则因为吃了东西而无地自容。

“您请进，堂埃利亚斯先生。”圣女以其一贯的虔诚大声说道，“您请进。出于对上帝的爱，我正在要求您的外甥别再做使上帝不愉快的事。啊！他已经在为他因年轻而犯的过失后悔了。年轻人有罪孽，走邪路，何足为怪？我在劝他要自重、守礼和谨慎。您看，我给他送来了吃的东西。唉！我承认做得不对，但我抑制不住同情心的冲动。我太软弱了，我生来就不是硬心肠，我承认我不具备维护纪律的个性。如果我做错了事，请您原谅我。”

埃利亚斯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但他对那位女士的基督徒的品德深信不疑，对她所做的一切总是无保留地赞同。他认为她的举动是乐善好施的崇高体现。

“女士，您真是太善良了！”他说。

“这不是善良，这是软弱。我知道我做错了。”

“女士，您是个女圣人！虽然他不配，但这更加体现了您的美德。”

“啊！”主的优秀门徒叫道，“我承认我的义务是遵从您的决定，但我抗拒不住宽大之情的强烈冲动。啊！要是我能够战胜自己……”

“你瞧，学着点吧。”埃利亚斯转向拉萨罗。“你向这位圣女，学习学习什么是高尚、慷慨和美德吧。”

“不。”她垂下眼帘说，“别把这个有罪的女人当成典范。”

“拉萨罗，学着点。”保皇狂激动地说，“站在你面前的正是美德的化身。”

圣女深深躬身施礼，撇下舅甥二人，走了。

第二十六章

金泉的反对派

那天上午，除了我们讲过的以外，没有发生更多的事情。拉萨罗蹑着小偷的脚步，悄没声儿地上上下下好几次，想同克拉拉说几句话，但没有达到目的。他盼着能在吃午饭的时候见到她，但跟头一天一样，希望又成了泡影。

两点时分，他们铺上了台布，各就各位。饭桌上够放十二副餐具。玛丽亚·德·拉·帕斯在主位就座，右侧是沙罗美，左侧是埃利亚斯，圣女则直挺挺地坐在她堂姐的右边。拉萨罗的座位被安排在主人的对面，离大家远远的，他去舀菜时，胳膊都快抻脱臼了。第一道菜是汤，又稀又少，跟神学院的清汤似的。第二道是煮青菜，轮到拉萨罗夹菜时，只剩下最多不过三十来粒豌豆，半张卷心菜叶子和半个土豆了。接着，大家分享了六盎司牛肉，说真的，味道还不坏，就是太少了。最后，是一点葡萄，又皱又黄，很容易使人联想在这些珍贵水果和沙罗美的脸皮之间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宴会就这么结束了。进餐过程中，始终笼罩着一种修道院的沉闷气氛，只有埃利亚斯说“饭菜味道太好，简直是奢侈挥霍”的时候，这种气氛才被打破。埃利亚斯还极口赞扬：

丰盛之饭菜，实乃美德之体现。

后来，做了一会儿祷告，女士们便退席了。家道中落以来，玛丽亚·德·拉·帕斯养成了午睡的习惯，正当祷告念到最后几句“上帝的羔羊”时，她已经在合上眼睛频频颌首致意了。拉萨罗因为这一次又没能实现梦寐以求的目标，感到十分扫兴，上楼去了。他避开舅舅，冒险下楼，提心吊胆地又在过道中走了一个来回，但一无所获。到处房门紧闭，四周寂静无声，全家的人显然都沉浸在舒服惬意的午睡或者昏昏沉沉的教义之中。只有巴蒂洛这只神情忧郁的狗——它已经失去同类的习惯，丧失了吠叫的功能——在餐厅里百无聊赖地踱来踱去，不时用爪子扒拉食柜的门，大概那天中午吃剩的肉渣正藏在里面。

拉萨罗灰心丧气地再度上楼，见舅舅正半睡半醒地靠在沙发上，便再也抵挡不住那个穷极无聊的地方在所有人身上发生作用的致命影响，也歪身躺到床上，准备美美地睡上一觉。躺下还不到十分钟，便听见底层的门铃猛烈地响了起来，随后听见沙罗美和人们招呼的声音，其中有个人的声音特别耳熟。他便起来探身往楼梯下瞧。

楼下有四个人，是来找他的。沙罗美脸有愠色，把他们领上二楼。小伙子认得来人中有他的朋友阿方索和“小博士”，另外两个人他从来没有见过。正当客人鱼贯而上时，“小尾巴”在他的猫头鹰式的午睡中猛的醒了过来，一步抢到门口。

“喔，是你们！……”他猛的一声。但随即变了语气，客气地或者说漠不关心地说，“有何贵干？”

拉萨罗背对着舅舅，没看见他把手指放在嘴上朝“小博士”做了个难以察觉的暗号。然后，埃利亚斯竭力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说：

“我知道了，你们是来找我外甥的。”

想到舅舅见他跟这些激进分子交往不知会多么生气，年轻的大学生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

“是找我吗？”他握着朋友的手，问。

“是的。”“小博士”回答道。他知道该如何动作了。

“是的，我们来找你。”阿方索说，“我们下午有个会，希望你去参加。是金泉反对派的会议。”

拉萨罗以为，他舅舅听见谈论什么金泉派的会议准会生气。然而恰恰相反，舅舅丝毫未动声色，似乎听人日常闲谈一般。年轻人缺乏足够的洞察力和记忆力，没有意识到这几位朋友的来访同头天晚上保皇狂向他提出的问题可能有某种关系。

“好，那你去吧，去吧。”埃利亚斯说。

拉萨罗更摸不着头脑了。但是，不等他回过神来，阿方索已挽住他的手臂，把他拉向楼梯。不一会儿，他们几个已经到了街上。

到目前为止，另外那两个小伙子对我们也不算陌生，也许我们在金泉那嘈杂的房间里也曾见过他们，而且恰好也在拉萨罗被推出俱乐部的那个倒运的晚上。其中一个，出生在阿尔戈多纳莱斯，他是剃头匠卡列哈最铁心的会员之一。说他是我们在第一章里提到的那个几乎酿成悲剧场面的主谋之一，绝非信口开河。他叫弗朗西斯科·阿尔达马，因为是安达露西亚人，而且相当喜欢和斗牛士结交，人们称之为“刺儿头阿尔达马”，或干脆就是“刺儿头”。堂娜特雷萨·布吉略斯——剃头匠的幸福的妻子——对人名的发音咬不大清楚，习惯把丈夫的这位朋友兼战友叫成阿尔达瓦。“刺儿头阿尔达马”是个激进的金泉派，知识不多，具有蠢汉特有的胆量。人们恭维他是大爱国主义者，在马德

里的乱子中他十处打锣十处在。

另外一位的人品和形象和他颇不相同。他爱好文学，是我们已经认识的住在堂娜莱昂西娅——戈尔格拉街的神女——的奥林匹斯山^①里的那位古典主义诗人的朋友。他在那里认识了阿方索·努涅斯，遂成莫逆，旋即弃文从政——不过他还是长于文艺，他的田园独幕喜剧《安费里索和塞诺维娅》在克鲁斯首演即获很大成功——在《宇宙报》和《农民报》上发表文章，在各个俱乐部参加座谈，加入了激进党。

他才华横溢，颇具演说家和记者的才能，但受的训练有限，草率粗疏。他经常出入卡列哈的店铺和马尔他十字军俱乐部，但最近有人说他属于密谋派的公社社员派，不过他自己矢口否认就是了。金泉对他有怀疑，那倒不假，这种怀疑是否有根据，咱们不得而知。有人说，他是被反动派豢养的混乱制造者，有一天晚上他见人们疑心自己甚至尖酸刻薄地影射自己，便溜之乎也，再也没回去。他名叫卡瓦尼利亚斯，是受过教育的有才能的青年，看见他同那些心术不正的人如“三块钱”、“小坎肩”和“走私犯”之流——我们在这篇翔实的故事开头时就见识过他们了——沆瀣一气，没法不感到恶心。

“小伙子，”努涅斯说，“你知道我们已经跟金泉那帮人闹翻了吗！那天晚上的冲突，迫使我们跟这伙无赖分道扬镳。我们蒙受了侮辱，他们也想给我们套上你的罪名，但我们拂袖而去，已经退出了。我们在组织一个新的俱乐部。”

“他们污蔑我。”拉萨罗叫道，“我自己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我怎么会鬼使神差地去发表什么讲话。”

^① 奥林匹斯，希腊山名，是传说中的诸神居地。

“他们是一伙蠢人，算不了什么。他们自以为除了他们而外就再没自由党了。”努涅斯说：“而我们这些捍卫真正的彻底的自由的人，他们却管我们叫激进分子，捣乱分子，还说我们被收买了。”

“我们会找他们算账的。”“小博士”说。

“你听我说，”阿方索接着说，“我们要组建一个新的俱乐部，真正的革命俱乐部。金泉这伙笨蛋这会儿在鼓吹什么‘秩序’。什么他妈的秩序不秩序！我们要宣扬暴力，没有暴力就没有革命，不把那些障碍连根拔掉，人民就没法改造。我们要宣扬民主，提出人民的最高的、绝对的民主，推翻国王的宝座，揭露那些在大清洗中即将连根拔除、彻底消灭的人。你也参加我们的俱乐部，好吗？”

“以后再说吧。”拉萨罗心事重重地回答。

“我们的想法，”阿方索又说，“是向那些不痛不痒的共和派宣战，他们正在城镇代表大会和各个俱乐部中进行游说，宣扬秩序和节制。消灭这些无赖！消灭这些伪君子！”

“对。”“刺儿头”说，“这些不痛不痒的人一旦得势，就会耽误我们的大事。时间不等人哪！如果现在不捞一把……”

谈着谈着，他们走到了戈尔格拉街，走进了堂娜莱昂西娅的家，楼上是诗人的房间，也是新俱乐部筹备会议的指定地点。我们以后就以“小金泉”这个名字来称呼诗人的住所好了，这正是那伙年轻人给它取的正式名称。

他们尽可能舒服地在三把椅腿的床上坐下。诗人此时正在屋子的那一头，厮守着堂娜莱昂西娅，对政治已不太热心了。“刺儿头”一屁股坐在桌子旁边，一落座就对桌上的那瓶酒关怀备至，无疑，酒瓶是古典诗人的富有预见性的手安置在那里的。

“我们来琢磨琢磨，”阿方索在主席位——亦即诗人的床——上说，“且看如何对付这些把我们污蔑为醉汉和内奸的自由党。”

“据理斗争。”拉萨罗说，“证明我们并非是反动派的内奸。可是，他们的思想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呢？难道他们不是自由党吗？难道他们不热爱宪法吗？”

“但他们只是半心半意的热爱。”“小博士”说，“因为他们不爱革命的手段，不爱破坏。”

“已经破坏得够多了。”拉萨罗说，“我们现在应当尽可能地把大厦建设起来，哪怕每个人只添一块石头。”

“根本谈不上建设。不破坏，建设是没有用的。我们应当向人民指出，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永久的敌人。”“小博士”说。

“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阿尔达马说。经过几番犹豫，他决意要尝尝瓶里的东西。

“我同意。”卡瓦尼利亚斯说，“今天我们的生活比过去还要糟，同过去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挂在嘴上的话多了几句。部长们在谈自由，议员们在谈自由，俱乐部会员在谈自由，但自由看不见，找不到。这是一幕闹剧。我说，先生们，我情愿要过去的传教士和逊位的专制国王复辟，也不要这种闹剧。”

“那么，还有什么疑问吗？”努涅斯说，“除了一堆形式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争取到。这种局面，不是那些侈谈秩序的自由党的罪过，又是谁的罪过呢！……”

“我说的也是同一个意思！”“刺儿头”嚷了一声，又尝了一下瓶子里的东西，显然很合乎他的口味。

“教育人民去争取正义。既然人家不给，就得自己争取，这是当务之急。”“小博士”说。

“这些伪君子把塔玛洪神父成天挂在嘴上，居然对自行奋起争取正义的人民横加指责！看到政府老在纵容王室层出不穷地搞阴谋，却把只是唱了唱《忍着点吧》^①的善良的自由党人投进监狱，人民又该怎么办呢？”

“这是明摆着的：他们在欺骗人民，用他们的秩序吓唬人民，除了秩序还是秩序……”

“只要这些家伙还活在世上，”“小博士”阴险地说，“我们就成不了事。现在还不到指名道姓的时候，时候一到，报应就到。”

“小博士”有点阴鸷，说话不多，欲语又止，显然有隐秘的想法和不想露出端倪的冷酷恶毒的打算。

“我说的也是同一个意思。”阿尔达马又说了一句，他决定，只要瓶子里还有东西，就不把它放下。

“先生们，首先，”阿方索说，“要把我们组织起来，不管以什么形式。看看能不能找到可以容纳更多的人集会的好地方。”

“一旦需要，我们可以露天开会。要紧的是找人，这个我负责。后天我们还在这里碰头。我要带两三个朋友来，他们可以起半个马德里的作用。你们等着瞧吧，这些小伙子有多棒！”

“那好吧，后天见。拉萨罗，你也来吧。”阿方索说，“我自己去接你。我希望你别灰心，也别厌烦。小伙子，未来是我们的。应该争取地位，因为现在我们失去地位了。理想在走下坡路，力量在于让青年发挥应有的作用，青年是先锋，是伟大原则的揭示者。”

“我会来的。”拉萨罗语气很不坚决地说。

阿方索和卡瓦尼利亚斯起身告辞。拉萨罗也跟着道别。三

^① 一八二〇年以前西班牙自由党人嘲弄专制党人的政治歌曲。

个人一起走了，“小博士”和“刺儿头”继续留在那里。这两个人单独留下来，可想而知，阿尔达马爱不释手的酒瓶准保要底朝天了。

别人已经下了楼梯，只剩下他们两人时，拿瓶子的那一位说：

“昨天‘小尾巴’大叔给了你多少？”

“你瞧。”另一位从油渍斑斑的口袋里掏出四枚金盎司和几个多乌隆。

“嗨，太棒了！”阿尔达马眼睛发亮，贪婪地盯着金盎司。“哪怕给我一枚吧！我欠了四个月的房钱和四个多杜罗的账。”

“别急。国王的财宝不容浪费。”“小博士”耀武扬威，边说边把这笔革命资金藏进了口袋。

“喂，‘小博士’，把它给我吧。你知道，我已经对佩里科·蒂涅布拉斯，就是波蒂略·德·希利蒙俱乐部的那个人许过愿了，他可是干这种事的好手。至于在塞巴达广场嘛，只要我一声令下，每个马贩子都能把政府吃掉。”

“不行。得照章办事。只有到了一定时候才能付钱，我这是奉命行事。不过你别担心，只要这次大会开得好……”

“告诉我，阿方索·努涅斯知不知情？……”

“不，他还蒙在鼓里面呐。他头脑简单，只爱幻想。为了理想，他可以任人宰割。我们能利用的就是这种人：惟恐天下不乱的有才能有信念的小伙子，叫他们去向人民发表演说。”

“今天我嘲弄的另外那个大笨蛋怎么样？”

“这小伙子也很聪明，不过头脑简单得可爱。我们有不少这种人，不花一分钱就能靠他们成大事。卡瓦尼利亚斯也有用，但身体很不好，得给他提供点方便。昨天我见他在家里哭，心里老

大不忍。他为我们干事，是出于无奈。眼下他穷得一文不名了。”

“你瞧，这件事办好了，”“小博士”压低嗓门说，“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资本了。世道不好哇，‘刺儿头’，如果不找个好靠山……”

“我也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个小盎司你到底给不给我？”

“等到后天吧。我接到命令，现在还不能分。”

“刺儿头”和“小博士”在门口分手，他俩大声嚷嚷同古典诗人道别后，也下楼了。

金泉为国王和反动派出的力，比教士和帮派分子更大，因为金泉里面有个恶性肿瘤。一些有识之士本想割掉这个肿瘤，反把没有错处的人扫地出门。这个恶性肿瘤被收买了，继续侵蚀着代表大会，它小金泉里没有对手，却设下了个分部。

第二十七章

就她一人在家

拉萨罗回到家时，正碰见舅舅，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但老头子非但没有因为看见他跟金泉那班胆大妄为的人混在一起而发火，甚至还颇有某种亲热之情——这在老头子身上颇为罕见，使外甥的恐惧很快变成了惊讶。

当天晚上和翌日上午，拉萨罗又试图跟克拉拉互通款曲，但根本不可能。三个女狱卒，三头三身的母狗刻耳柏洛斯^①把姑

^① 刻耳柏洛斯：希腊神话中生有三个头的恶狗，它负责看守地狱的大门。

娘监视得无隙可乘。克拉拉活得不如一个小修女，不如古代史记载的那些囚犯，也就是那些被活活埋葬的受苦受难孤独惊怖的生灵。愿上帝可怜可怜她呵！

拉萨罗没能见到克拉拉，教士卡拉斯科萨那天却见到她了。经圣女许可，他进去了解“堂娜克拉里塔女士”的健康情况。一见面，他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作了个让她禁声的手势，悄悄地把纸头交给了姑娘，没说一句话便退了出去。

克拉拉脸红过耳，第一个想法是把那张纸撕个粉碎。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可能是拉萨罗写的。也许，这可怜的小伙子无法见到她，只好给她写信，托这个肯定是他的朋友的教士转交。她把信藏进怀里，有了机会再读。

圣女进来了，坐在她身旁。

“您不知道吧？”圣女说，“今天下午，我们要去看迎接‘圣牧人’的游行。”

“是吗？”克拉拉机械地回答。

“是的，不过您不去。决定把您留在家里，因为姑娘在悔罪期间是不许出门的。您说呢？”

“好的。”克拉拉战战兢兢地说，生怕从脸上泄露出藏信的秘密。

“我们要到一位朋友的阳台上去，那里能看得清清楚楚。一定很好看。圣安东教堂今天要抬出三尊神像，据说，雅加斯教堂和圣马利亚·德尔·阿尔科礼拜堂的基督像也很可能出来，全都路过圣马太大街，我们就到那里去观光。”

她没说更多。她已经打扮好，准备出门了。她的衣裳是专为出席盛典准备的那一件，就是当年穿的那一件，但是，稀奇事发生了！她的帽子，在前额上方折成几道弯，就跟刚入院的修女一

样，十分别致。她的斗篷，原先总是把她裹得严严实实的，这次却把领口向后翻开，露出一块按照过去波雷尼奥家的老家规准会斥之为“暴露”的地方来。

如果克拉拉当时不是那么忧心忡忡，如果她的性格里具有更多一点儿察言观色的成分，那她一定会发现心不在焉的堂娜鲍利塔时而嫣然一笑，搔首弄姿，时而若有所思，魂不守舍，接着又恨上眉梢，头部青筋暴起，闭目伸颈，似乎在倾听从远方传来的什么声音。这还不算，假如克拉拉不像平常那样把脸深深埋在手里的活计上头，准能看见圣女站起来，走到那面小水晶石镜子——这是第十代波雷尼奥从威尼斯买回来的十七世纪的珍品——跟前，驻足凝神返照顾影长达三分钟之久。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那面镜子的具有悠久历史的镜面，在任何时代也从来就没有映出过这位女士的面庞。我们还知道，那不是她头一次照镜子了，头天晚上，头天白天，她就这样照过，尤其是头天晚上，她曾美滋滋地、从从容容地审视良久。她半闭着眼睛，注视着镜中的自己，倏而又咧开嘴唇，向幸运的镜子的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展示那两排雪白的闪着珠光宝气的美丽的牙齿。这个现象迫使我们不惜花费力气也要破解某些谜团，因为谜底是把这个故事继续讲下去所不可或缺的。

在另一个房间里，玛丽亚·德·拉·帕斯和沙罗美从粗笨的抽屉里取出几件老掉了牙的巴伦西亚丝绸衣裳，当年盛世，这些衣裳曾把主人打扮得雍容华贵。她们在插着粗大结实的梳子的头上，戴上缀有沉甸甸的花边的头巾。帕斯打开一个形状像棺材的纸板小盒——小盒还散发着一七九〇年的手套的古老香味儿——拿出一把有两百根扇骨的扇子，展示这把孔雀尾巴似的扇子时发出的响声，不亚于鸟枪发射霰弹。沙罗美左腕挂着一个

手袋，袋里除了小镜和一小瓶香水外，还装了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

“我们难道把那个小伙子留在家里吗？”帕斯看着沙罗美呆呆地说。

“什么？那可不行。”提手袋的女人慌忙说，“克拉拉在家……”

“真倒霉！还得把他带上。可别人会说什么呢？……”

这时，圣女进来了。埃利亚斯站在她后面不远处。

“要是我们带上这个小伙子，别人会怎么说呀？……”帕斯又说。

“带上这位小伙子？……”鲍利塔重复了一句。

“是呀，别人会怎么说呀？天哪！”沙罗美喊了一句。

“别人不会说三道四的。”圣女边答边向别处眺望，“一个佣人，不，一位绅士，在陪伴我们。再说，坏不坏，要看意图，不在乎表面。别人能说些什么呢？不错，我们不需要绅士陪，但这小伙子来陪伴我们，也不难看。啊！对世俗的议论别太在意。”

“但人家知道他是个自由党人。”帕斯说，“要是他跟我们在一起……”

这条理由使神秘的圣女犹豫了一下，几乎语塞。但她在争论中素来不甘示弱，鼓了鼓劲，又说：

“咳，苍白无力的世俗之见！……咱们别怕人家说闲话。何况，我压根儿不相信这个人是什么自由党人。”——这时，埃利亚斯已经进来了，他聚精会神，谛听圣女说话。——“他有颗善良的心，如果说他犯了什么过错，那是因为没有经验和没人引导。但我已洞察他的一切，我知道他会改过自新，如果说他现在还没有改弦更张的话，他已经在偷偷地为过去的错误流泪了。带着他

走吧。”

埃利亚斯不等她说完，就激动得慌忙举起双手吼道：

“拉萨罗，拉萨罗！”

拉萨罗尚未进门，保皇党人已一跃而出，把他带——确切的说是把他拖——了进来。

“你跪在那里。”他把拉萨罗推到圣女跟前。“对着这位圣女跪下。她说你有颗善良的心。”

拉萨罗不知所措，两位年长的太太目瞪口呆，圣女心满意足，埃利亚斯激动不已。还能怎么办呢，别无选择，小伙子只得跪了下去。

“跪下，快点，跪下。”舅舅说，“现在，吻她的手。”

拉萨罗遵从舅舅的严命，恭恭敬敬地去吻圣女的手，还把它握在自己的手里停留了一会儿。他不明白自己是在干什么。

“你是在向美德膜拜，”埃利亚斯说，“你这个不该得到宽恕的罪人。她刚才说你有颗善良的心。不，女士们，他没有。”

当拉萨罗下跪吻手时，堂娜鲍利塔作出了英勇的努力，才保持住一点大主教般的镇静。然而，她那圣女的尊严，被她刚刚开始萌发的女性的本能战胜了，当感官告诉她，小伙子的嘴唇正贴在她手上时，她浑身震颤，面皮白了又红，红了又白，热浪和寒潮在她那不惯同男人的身体接触的圣体里交替涌流。

过了一会儿，圣女逐渐恢复镇静，开言道：

“您疯了！我是圣女吗？您快请起来吧，年轻人。”她没敢说“小伙子”。“我只说我相信您会迷途知返，改弦更张，没说别的。”

“她没说过宽恕你的罪孽吗？多么高尚的美德！多么伟大的基督教英雄主义！”埃利亚斯喊道，“你傻了吗？喂，快起来吧，你老跪在这儿干什么呀？”

小伙子站起身来。帕斯冷冷地作不屑状,说了声“咱们走吧”,结束了这热烈而动人心魄的一幕。

“快收拾收拾,陪这几位女士去吧。”“小尾巴”说。

这个使命,扫了大学生的兴。那天上午,他在饭桌子上听说克拉拉不去看迎神游行,便在心里筹划好了趁机同她见面的计划。伴随三位女士,他觉得是那天最倒霉的事情。然而,暴君的命令怎么能违抗呢?

拉萨罗怒气冲冲地拿起帽子,跟三个尊贵的家道中落的女人一起下了台阶。女士们带走了一把大门的钥匙,给克拉拉下了不准走出房门的禁令。埃利亚斯也留在家里,他有一把钥匙。

波雷尼奥家的几位太太摇摇摆摆地朝圣马太街走去之后不到五分钟,卡拉斯科萨教士便飞速赶来,敲了敲门。

埃利亚斯出来应门。

“您跟我来,朋友,快走。”教士十万火急地对他说。

“上哪儿去呀,老兄,上哪儿?家里没人,我离不开。”

“您走不走?”教士吃惊地说,“您要是不马上跟我走,有您好瞧的!”

“出什么事了,卡拉斯科萨?”

“跟我走吧,边走边聊。”

“老兄,家……”

“什么家不家的!关上门,我们快走吧。”

“姑娘在里边。”

“把她锁在里边。走吧,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可是,到底出什么事了?告诉我。”

“事情是这样的,您要是不马上跟我到小金泉去,您知道……那几个小家伙的俱乐部……您要是不跟我去,要出乱子

了！”

“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

教士事先没把骗埃利亚斯出门的谎言编造好，一时显得有点慌乱，但他那修士的狡诈毕竟是修炼老到的。

“那些个小家伙在七嘴八舌地乱嚷嚷，说是您骗了他们，说您无权……说没有那个人的授权，说您……”

“说我没有授权吗？”埃利亚斯说，“对小家伙真得留点神。到底还是些自由主义者！”

“看来他们今儿晚上想闹事。”卡拉斯科萨说。他已经对自己的谎言满有把握了。

“今天晚上！”埃利亚斯双手捂住脑袋嚷道，“这些小家伙疯了！他们会毁掉一切的……可是，是谁把今天晚上的计划告诉他们的？……让这些小子见鬼去吧！不，我这就到他们那儿去。”

“快跟我走吧，晚了就……”

“我去，我这就去。我得把门锁上，把钥匙带走。没关系，太太们还有一把。”

“我们走吧。”

教士的目的达到了，把“小尾巴”诓出家门，让克拉拉一个人留在家里。这时，三位带翼的狮身女怪也快走到目的地了。拉萨罗跟在她们后面，急中生智，想起了一个计划。他的计划是，等三具化石沉浸在迎神游行里的时候，把她们撒在街上，自己拔腿往回跑。

然而，这样做也有难处。怎么进门呢？破门而入吗？他那在家中坐镇的舅舅不就察觉了吗？真叫人如受油煎火烧，跟她近在咫尺却不能互通款曲！听见人们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不幸的姑娘犯了骇人听闻的过错和罪行，却不能走到她身边去问她：

“你到底怎么了？”

波雷尼奥家的三位女士一摇一摆地走着，一言不发。就这样，走到了俯瞰迎神游行的那户人家，这是一位名叫堂西尔维斯特雷·恩特安巴萨瓜斯的神父和他的妹妹堂娜佩特罗尼拉·恩特安巴萨瓜斯的家。

第二十八章

手提袋

堂西尔维斯特雷神父脑满肠肥，油光满面，为人怪吝，嘻嘻哈哈中透着几分傻气。这个没有学识根基的神学家，布道时装腔作势，实则空洞无物。他妹妹是个长相粗陋、身材矮小的家庭主妇，鼻子只有杏仁儿那么大，颜色跟西红柿那么红。她的胸部高高耸起，腰身和屁股都肥大臃肿，活像一只大木桶。如果在声势显赫的年代，那三位贵族是绝不肯纡尊降贵来同这两个出身下贱的人——因为他们是阿尔门德拉莱霍的一个屠夫的儿女，神父进神学院前在巴达霍斯的牧场里放过猪——打交道的，现在家道中落，这两家人才可以你来我往、相互结交了，不过，总还带着点客套和旧时的门第差别。他们是在贡戈拉斯修道院的探访室里认识的，修道院里的一位修女是恩特安巴萨瓜斯家族的人。波雷尼奥家三位女士和堂西尔维斯特雷及其妹妹之间的交情已有四年之久了，他们互相以礼相待，保持着城里人那一套待人处事的方式和淡淡的亲近。

三位贵妇落座之后，向两位朋友介绍了彬彬有礼的陪伴着

她们的那个小伙子。玛丽亚·德·拉·帕斯出于言无不尽的热忱,以其惯有的卖弄解释说,那个年轻人曾因交友不慎而误入歧途,但随即又补充说,现在由她们三人监护他,希望能把他引上正道。

“小伙子,你是哪儿人哪?”神父问。他相当粗鲁,口无遮拦,对所有的人通通以“你”相称。

“阿拉贡的阿特卡村。”

“阿特卡吗?好地方!炸肉条好!水果好!……你没上过学吗小伙子,没上过学吗?”

“上过,先生。我学的是律师专业。”

“这不坏!”神父粗鲁地笑着说,“律师!律师有什么用!你干吗不学神学和教规呢?”

“在萨拉戈萨学过一点。”

“萨拉戈萨!好地方!羊肉好,牛里脊好;不过赶不上我老家的,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因为我是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嘛。告诉我:你干吗不学神父专业呢?”

“因为我没那份儿诚心。”

堂娜帕斯显出吃惊和责难的表情,仿佛小伙子说的是句犯上作乱的狂言。她脸上的每个部位都流露出轻蔑和嘲讽,开口说道:

“唉!堂西尔维斯特雷先生,这个年轻人的胡言乱语使您感到吃惊也完全是意料中事。您不知道他不久前还走上邪路了哩!不过,他会改过自新的,因为已经有人承担起教育他的责任,我们相信她会成功的。”

“你没那份儿诚心!”恩特安巴萨瓜斯雷鸣般吼道,“你这就是大逆不道。”

大学生垂下眼帘,不知所措。他朝圣女瞧了一眼,希望她跟前几回一样,出来为他辩护。然而,圣女只是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心里想的不是如何为他辩护,而是别的事情。

“我亲爱的堂娜·鲍利塔女士,”神父对这朵神秘的玫瑰说,“您知道,我已经读完了 *De albigensium erroribus*^① 这本书? 我赞成帕拉维西诺神父的话: *Pietas in pietate contra ecclesia nulla contemnere pios?*^② 您觉得他这个见解如何? 因为 *a doemonio numquam salus inveniatur.*^③ 请您这位大神学家发表高见。”

鲍利塔没有回答。要是西尔维斯特雷神父稍微细心一点,准会明白,那个不合时宜的神学问题提得不合时宜,颇令圣女尴尬。女性的本能,已经使她平素的神学灵性退避三舍。她没有作答,更不寻常的是,在神父们面前,她通常只会因别人提及红尘中事而羞涩,此时竟因谈论神学问题而面红过耳了。

“不知道……我不懂……我没看过这本书。”由于蠢头蠢脑的恩特安巴萨瓜斯又添上几句拉丁语重复提出那个问题,她终于作了回答。

“可是,这是您向我推荐的书哪! 就在修女探访室跟卡拉奥拉主教谈话的那一天,您谈到了圣迪奥尼西奥·阿雷奥帕希塔^④……您开头是怎么说来着?……您不记得了吗?”

“我不记得。”圣女回答说。因为找不到拒绝的借口,她满脸通红、忸怩不安。

① 拉丁文,书名,意为《纯洁派的错误》。纯洁派为十一、十二世纪的一种非天主教教派,只信善恶不信神。

② 拉丁文,意为:虔诚的人能反对虔诚的人吗? 教会能鄙视虔诚的人吗?

③ 拉丁文,意为:靠魔鬼是绝不会得到拯救的。

④ 圣迪奥尼西奥·阿雷奥帕希塔,公元一世纪时雅典主教和殉教者,后被圣保罗点化成圣。

“可是，不正是您向我推荐这本《纯洁派的错误》的吗？您对我说，这是上乘之作……”不知趣的神父还在纠缠。

喧闹的人声和巴松管刺耳的吹奏声宣告迎神游行已经开始，替我们这位朋友解了围。随即开始分配两个阳台：神父、玛丽亚·德·拉·帕斯和沙罗美占据其一，另一个阳台上是胖女人、堂娜鲍利塔和拉萨罗。巨大的花盆里栽着一丛茂盛无比的夹竹桃，使三人难以舒舒服服地立足。胖女人在中间岿然屹立，因为她——堂娜佩特罗尼拉和那丛夹竹桃的缘故，谁都站不安生。最后，经过三番五次客气谦让，圣女站在中间，拉萨罗站在她右侧，神父的妹妹居左。

游行开始了。神父一个人说了六个人的话，他的声音之高，使所有的路人都翘首仰望。也有好奇心重的人，发现堂娜鲍利塔脸色异常，红一阵，白一阵。本书的作者就是当年的过路人之一，他惊奇地目睹，——因为他曾耳闻过她的脾性——圣女的前额和小伙子的头发之间，仅仅隔着几片夹竹桃叶子和一朵花儿。拉萨罗对人群，对圣像，对一切，通通视而不见，他烦恼得如立针毡，对一切都无暇顾及了。

另一个阳台上，堂西尔维斯特雷在不厌其烦地介绍参加游行的各个教友会、横幅、旗幡、圣像以及一个个鱼贯而过的社团。沙罗美炫示着挂在腕上的手提袋，手提袋垂在阳台外侧，色彩斑斓的玻璃珠、烫金锡箔片，使人山人海的观众惊羡不已。手提袋是件精致的工艺品，它的女主人的灵巧的玉手也曾参与制作。那还是上个世纪，确切的说，是一七九四年的作品，当年沙罗美在佛罗里达节隆冬出游的日子里曾拎着它大出风头，颇受当时年轻小伙子们的青睐。沙罗美对这个手提袋珍爱备至，因为她觉得把手提袋挂在皓腕上犹如带着永保青春的护身符。

“它会掉下去的。”见手提袋在阳台外侧飘来摇去，姑妈提醒她说。

“不会的。”沙罗美说。她特别喜欢在盛典时分炫耀这件传世珍品，深信从街上远望过来，必是美轮美奂，无与伦比。熙熙攘攘的侍童，神父，形形色色的教会社团，悔罪的善男信女，一队队地鱼贯而过。每逢出现一幅旗幡和一个十字架，胖女人和她的神父兄长便得吱吱喳喳好一阵。拉萨罗的胳膊肘和圣女的胳膊肘紧紧挨着。圣女两手交叉抱在胸前，脑袋歪向一边，夹竹桃叶的轻柔摩挲显然使她深感惬意。后来，她举手拂弄两只眼睛，仿佛要撩开想象中的面纱。

游行达到了高潮时，我们姑且这么说吧，紧邻的阳台上传来一声尖叫：“哎呀糟了！”沙罗美的手提袋掉到大街上去了。

“里面有家门钥匙哪！”帕斯惊恐地说。

拉萨罗未等话音落地，便闪电般做出决断。他一个箭步离开阳台，欢声说道：

“我去找。”

手提袋掉在游人们的头上，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里，不大一会儿便被滚滚人流带出老远。这时拉萨罗也飞也似地下了阳台，奔到街上，一往无前，连拱带挤地钻进了人群。“真是太巧了，”他暗自窃喜，“钥匙就在包里。我拿到钥匙，跑回家，打开门……老头子准在楼上睡午觉，我进去，见到她，跟她谈，对她说……鬼知道对她说些什么……然后一溜烟儿跑回来。要是老太婆们起了疑，我就随便编个谎话儿。没法子。”

终于，他气喘吁吁、腰酸腿疼地追上了丢失的手提袋。一个女人正拿着手提袋在翻寻，见里面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也就没死乞白赖地扣住不还。拉萨罗就势接了过来。如潮的人群已经把

他带到了远离恩特朗巴萨瓜斯家的地方，从阳台上已望不见他的身影了。他不再犹豫，转身跑进了一条直通波雷尼奥家的捷径。

形势的紧迫和急促的奔跑，使他上气不接下气，不得不停下来喘息喘息。终于就要见到她了。定一定神。到家了，溜进大门，登上台阶，然而，在下决心把门打开之前，他停了下来，身不由己地倚在墙上，——出于惶惑，他全身无力。他想，她若听见开门声，见他如此狼狈地进屋，她一定会吓坏的。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把钥匙插进锁眼，转了几下，轻手轻脚地把门打开。进去之后，又转身把门关上，向前走了几步。天色已经不早，房内黑魆魆的，什么也看不清。他摸索着走了一会儿，才看清家什的模样，便顺着走廊继续前进。

房内死一般静寂。

“堂埃利亚斯准在楼上睡太平觉。”他边想边一步步走近克拉拉的房间门口。“千万别惊着她，”他激动得浑身颤栗，就跟要去做贼似的，“最好是到了房门口，再轻轻叫她。这样，她就不会受惊了。”

他又朝前走了几步，到了门口，他吸了口气，准备吐出他对之情深似海的那个名字。他停住脚步，充满激情地低声唤道：

“克拉拉。”

然而，就在发出这声呼唤的同时，他倒抽了一口凉气，惊恐地颤抖起来，全部血液都涌进了狂跳不已的心脏。他一动不动地僵在门口，恍若泥塑木雕。他听到屋里有一男一女的声音，接着又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当时情景如何，下章便知分晓。

第二十九章

关键时刻

那天下午四点，三位女士出门之后，克拉拉打算打开神父交来的信。埃利亚斯还兀自在过道里走来踱去，她没敢造次，再度把信藏了起来。又过了半个钟头，“小尾巴”跟着卡拉斯科萨走了，只剩下她自己了，完完全全剩下她一个人而且被反锁在家了。于是，她打开了那封信。信准是拉萨罗写的，而且他要说的字字句句，她差不多全都知道。然而，当她把眼光朝信的落款扫去时，不由大吃一惊，她看到的签名是：克劳迪奥。

“克劳迪奥！克劳迪奥是谁？”她顿觉如坠五里雾中。

信中这样说道：

我的朋友，我已经把你倾心热爱的那位年轻的囚徒归还给你了。不幸的小伙子在监狱里迫于饥寒，眼看就要一命呜呼。我把他营救出来，仅仅因为他是你的朋友。你知道，你和我也是真正的朋友了。看来，他很爱你。可他和我不一样，我崇拜你；见不到你，我非常悲伤。今天，我要设法见到你，由邻舍进入你家，同你谈话。请勿惊慌。我已经有了办法。我略施小计，把那三个老太婆打发出门去了；同样，埃利亚斯出门去了；同样，拉萨罗也出门去了。只你一人独处。除我以外，请你对所有的人都闭门不纳。我今天下午将能见到你。你不要害怕：我只想看看你，说说话。请接

受我的保证。

克劳迪奥

“克劳迪奥！”克拉拉边折信边说，“他是谁？他想进来！天哪，我怕！我该怎么办？要不要把所有的门都锁上？”

克拉拉一筹莫展，吓慌了。最后，她好不容易鼓足勇气，走向和过厅相通的房门，伸手转动门锁，把门锁上。随后，又奔向同隔壁房间相连的那道门，想把它也锁上。然而，太迟了，波斯梅迪亚诺已经悠悠然跨进了房间。

“天呀！”克拉拉惊恐地退缩着，叫道，“请您走开吧，看在上帝份上。这太过分了！”

她噙住了，失声哭了起来。

“请您走开吧……要是有人来了……看在上帝份上，绅士先生。”她记不起他的名字了。“请您走开吧……您是好人，您会走开的。要是现在他们来了，该怎么数落我呀？”

“他们不会来的，你放心吧。”波斯梅迪亚诺说。受到这么一种接待，他多少有点不快。“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今天我是来同你说话，来看你的。你知道，我已经自封为你的保护人了。”

按照波斯梅迪亚诺的求爱方式，同姑娘们见面三次便改为以你相称了。

“我不要您来保护。我在这里过得好好的。”克拉拉痛苦地说。

“好好的？”军人握紧了拳头，说，“在这儿？我真想把这三个折磨你的老妖婆吊死。只要我一想起，有一个保皇狂和三个可笑的女人活着就是为了折磨和慢慢地扼杀一个最高尚最可爱的姑娘……”

“他们没有折磨我。”克拉拉说。时断时续的哭泣，表明她已害怕得魂飞天外，使胆大包天的追求者也不由得为之气馁。“请您走吧，看在上帝份上，我求您了，我以上帝和诸圣的名义求您了。”

“我能丢下你走吗？不，我不能。”

“我不会同意跟您出去的。”姑娘毅然决然地大声说道，“请您走吧，绅士先生。”她还是想不起他的名字，“您是好人，我知道。但是如果您再不走，我会恨您一辈子。请您走吧，就当是可怜我。”

“我要是走了，可怜的姑娘，你会落个什么下场？”波斯梅迪亚诺恍然地说，“我若弃你于不顾，你在这四个魔鬼的手心里会落个什么下场？幽禁，孤独，憔悴……听任无耻的老巫婆们折磨。我怎么舍得让你遭受这种令人发指的煎熬？不行，克拉拉，通过你同我的短短几次接触，你应当很了解我的为人，我不能对这种事情坐视不顾。除我以外，不会有人敢于挺身救你。我从监狱里救出来的小伙子，他可以想入非非，但没有把你从痛苦中解救出去的决心和胆量。这就是事实，他不可能也不懂得该为你做些什么，你对他不要再抱什么希望。相信我，除我之外，你别无指望。至于我，我相信你不会反对我的决定的，我只是为了使你幸福，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可是，如果我不想让您使我幸福呢？”克拉拉心乱如麻，说。

“那么，谁能使你得到幸福呢？孤苦伶仃的姑娘呀，你在世上无依无靠，你身边全是敌人和混蛋，没有一个关心你的人……”

“哦！”克拉拉兴奋地说，觉得找到了充分的理由。“不对，有人关心我。”

“不，你别相信这个。他出不了力。我了解他，了解他的性格。

他到这里来已经有些日子了,他知道你在受罪,但他没做任何事情来减轻你的痛苦。他作过什么尝试吗?没有,我知道没有。他不敢。”

“你说他不敢吗?敢的,敢的……不过,请您走吧,看在上帝份上。如果他们这时回来……请您一刻也别再磨了,我求您了。你要把我毁了。”

“克拉拉,拉萨罗不会为你做什么的。他的想象力全部泡在政治里。你别指望他什么。”

“不,我期待着他,他会救我的。我坚信他会救我的。”姑娘痛苦地说。

“你怎么知道?”

“他亲口对我说的。”

“他?不可能。有人告诉我,这次他压根儿没跟你见过面。”

“但他会来看我的,会把我救出去的。我不需要您。”

“你会需要我的。我有这种自信,这是我对你一往情深的唯一报偿。”波斯梅迪亚诺万分自信地说道。

“可是我并不爱您,也不可能爱您呀。我只见过您两次,而且两次都未经过我同意。”

“这一丁点儿时间就足以让我爱上你了。”

“我谢谢您了;但是您得走。”姑娘说,“您帮助我的方式也太怪了,把我吓成这个样子,而且还不容我分辩。唉!请您走吧,看在上帝份上。他们马上就回来了,他们会看到您的。天啊,您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他们不会回来的,迎圣赛会长着呢。”

“可是,要是他回来呢?”

“他是谁呀?”

“老头子。”

“这家伙死也不会在这种时候回来的。”

“可是，要是四邻五舍看见您呢？再说，更要命的是，即使他们没有看见您……我不愿意您在这里呆着，我不想看见您。”

克拉拉的苦处溢于言表，坚决不为所动，连波斯梅迪亚诺也开始怀疑他的求爱能否成功了，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克拉拉，”他像家人似的不请自坐，“你不了解我。你不知道我的决心。为了使你幸福，我甚至能够牺牲自己的幸福。你不了解我，也不清楚应当如何看待我，你在我的作为中只看到动机不纯。假如你身边真的有人能够把你从苦难中拯救出去，我也不会反对你拒绝见我——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也可以把爱你，使你幸福这份骄傲让给他。但这是不可能的。你的处境太险恶了，因此，尽管你不愿意，我还是要把你救出去，哪怕你会产生反感，——不过，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你看，我就站在这儿，因为这里没有人能保护你。”

“好吧，我谢谢您了，绅士先生；不过请您离开我吧。天呀！要是拉萨罗知道您来过这里……”

“要是他知道了，他也不会会在意的。除了政治之外，他什么也不放在心上。再说，在他的脑袋里，也没有救你脱险所必需的心机和急智。他心里除了常人那种放纵而庸俗的冲动之外，盛不下别的东西。也许，那种冲动可以创造出惊人之举，但对安慰一位弱女子而言却毫无用处。”

“不对。他会来救我的。这我知道。”克拉拉又重复了一遍。惊恐之情有所减少，幽怨之意正在增加。

“你别指望他了。”

“我就指望他。我为什么不能指望他呢？您为什么对我说这

些呢？您对他又了解多少呢？”

“可是，你爱他竟能爱到如此地步吗？”波斯梅迪亚诺觉得有些难以坚持了。

“是的，我爱他。可是，您为什么要问我这些？”

“我问这些是为了了解。”军人平静地说，“现在我要再说一遍。你别怀疑我的决心。你相信不相信？你告诉我，你爱着他，我在向你奉献慷慨的保护时理解你，如同我为你着想一样我也为你们两人着想。但需要一个条件。我很怀疑他对你的爱有你应当得到的那么深。假如我判断正确，我认为他配不上你，我就要尽早把他从你身边挤走。我救他脱离牢狱之灾，是为了向你证明，我做这些事情，正如我做其他一切事情一样，是本着善意和骑士情操而为的。当我第一次见到你，并明白你的处境困难，你的未来渺茫，而你的心地又是那样善良的时候，我产生了不可言喻的同情……怎么说呢……几乎从那个时刻起，我就跟现在一样爱上了你。我的爱没有私心，在我的日思夜想中没替自己作任何打算。后来我得知有一个小伙子，你倾心爱着他；我得知他身陷囹圄，便使他恢复了自由，那是我替你而为，为你而作。我从来没想过要把你们拆散；恰恰相反，我的愿望是让你们结合，如果他配得上你的话。现在，我认定他不配得到这种幸福，他配不上你。”

克拉拉对这番话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说真的，也的确不容易弄清楚，这振振有词的善意和爱情道白，到底是他的真情流露还是那些勾引女子的人的惯用伎俩。

“不错；可同时，”姑娘说，“您给我带来麻烦了；你使我没脸见人了。要是家里有人看见你，或者发现你到过我这里……”

“谁也发现不了……不过，克拉拉，你真的对这个小伙子爱

得如痴如醉吗？”波斯梅迪亚诺竭力使语调变得轻快些，但当时他实在轻快不起来。

年轻的调情者没有达到目的。猎艳人原先以为，前两次造访时的谈话已经把克拉拉吹得心动神摇了。他对本身的天资秉赋自视甚高，毫不相信一个出身寒微、被那个狂热的保皇党分子调教出来的村姑——除了村镇里的俚俗儿戏之外没有经历过任何感情波澜的村姑——能抵抗得了他的前两次挑逗。他还以为，把那个应该视为情敌的小伙子救出监狱的义举，一定会在无父无母的姑娘心田产生巨大的反响。过去他用类似手段曾经大获全胜。再说，他觉得拉萨罗有点粗鲁，不太可爱，没什么意思，不配得到爱情。

“是的，”克拉拉回答说，“我爱他。我向您发誓，我爱他。您说过，您对我存有一份友情。”

“您真的很爱他吗？”

“很爱。好了，现在您可以走了。”

军人陷入沉思。他觉得处境有点尴尬。不过，善良战胜了自尊。就在那一刻，他决定放弃一切，并且千方百计地帮助这两位年轻人得到幸福。

“嗨，您还不走吗？”克拉拉又忐忑不安起来。

“好，我这就走。可是……不行。”军人坚决地补充说，“我不能让你继续呆在这个坟墓中。我觉得，如果我让你留在这里，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可是，那小子，那个狂热的家伙，他在想些什么，在干些什么呢？他怎么忍心看着你陷在这些妖婆手里而不放一把火把这座该死的房子烧掉呢？”

“他爱我。”克拉拉横下一条心，不再扭扭捏捏，只要让这个

人走就行。

“不；他会让你在这个人间地狱里抑郁而死的。我太了解这个疯子了。”

“天哪！他是关心我的，我坚信这一点。”

“除了关心之外就再没有什么了吗？关心！”

“看见我的处境，他难受极了。”克拉拉痛苦地说。

“唉，这家的三个恶女人一定会揍我的。不过，你确实受到伤害了吗？”

“唉！我真受不了啦。”克拉拉不得不伤心地吐出真情。

“该死的老太婆！可那个小子呢，他在干什么呢？”

“他会作出很多努力，他会为我倾尽全力……他是个可怜人……”

“可怜人！”军人沉思着说，“对一个只能让你更加不幸的人，你还指望什么呢？唉，我发誓，要是这个小伙子有负于你，我定要让他知道厉害！”

波斯梅迪亚诺站了起来。这时，克拉拉的脸色突然变得更加苍白，因为她感觉到楼梯那道门被打开了。然而，克劳迪奥说她听错了，叫她放心。

“你不用怕，”他侧耳倾听，“谁也进不来。”

“可是，您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儿呢？”她惊魂稍定，“我不是把您想知道的都告诉您了吗？”

“好，我就走。我现在就走，不错，但我还要再来。”

“还要来？”

“是的；我坚持认为，除我之外，你别无希望。现在我走，并不是我把你丢下不管了。不是的。我去继续为你们二人奔走，我要了解这个小伙子的底细。如果他配不上你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走道里传来一声压低了的颤抖而激动的呼

唤：“克拉拉！”

姑娘吓得变成了一尊泥塑木雕。她朝波斯梅迪亚诺的一瞥，使他顿时明白他给她捅了多大的娄子。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悄悄溜走，他确信那个用陌生的声音呼唤“克拉拉”的人并未发觉他在里面。于是，他示意克拉拉噤声，敏捷而又小心地朝来路退出。姑娘寂然不动，手足无措。

波斯梅迪亚诺出去了。那个声音更加使劲地叫道：“克拉拉，克拉拉，开门。”那是拉萨罗的声音。他在外面感觉到房间里有个男人，听到了这个男人逃走脚步声。过了一会儿，又听见从更远的地方传来了似乎是家具被碰倒的声音。他又惊又怒，发疯似地朝那个地方奔去。他穿过餐厅，跑进通向天井的小走廊，爬上通往二楼的楼梯，进了门厅。然而，等他跑到上面时，只见一条黑影一掠而过，波斯梅迪亚诺已经无影无踪，一道过去从未见过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在门被打开的一刹那，他仿佛瞥见了一个修士的魔鬼般的身影。

“强盗！”拉萨罗吼了一声。

他从来没这么盛怒过。他试图推倒那道神秘的门，但门的那一边被钢铁般有力的大手紧紧顶住了。他跟疯子似的跑下楼梯，穿过餐厅，走进圣女的卧室——波斯梅迪亚诺正是从那里出来的，然后走进了克拉拉的小房间。克拉拉浑身战栗，泪水盈眶。

看见拉萨罗进来，不幸的姑娘呜咽着说：

“唉！拉萨罗，拉萨罗呀，你听我说……我告诉你，你让我说。”

话被噎在喉咙里，克拉拉除了像孩子似的痛哭外，不能干别的事。

“你要对我说什么？闭上你的嘴巴吧。”拉萨罗暴跳如雷地吼道，“闭上你的嘴巴，别再在人面前说。刚才谁在这儿？……那

个丘八！……难道那些风言风语都是真的？……我原本不愿意相信，虽然别人都信。克拉拉，克拉拉呀，你这是怎么啦，你都干了些什么呀？我原先还不相信！一个月前，即使天上所有的神灵都异口同声对我这么说，我也要说他们在造谣。可是，我已经亲眼看见了，已经亲眼看见了。”

孤女像真犯了过错似的哭着……后来她终于说：

“看在上帝份上，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你要说什么？”拉萨罗火气更大了。“我要宰掉这个家伙……嗨！克拉拉。”他接着说，愤怒变成了深沉的痛苦。“你怎么竟能……我准是疯了，没错，疯了。”

“别这样……我会给你解释。”克拉拉逐渐恢复了勇气。“这个人，我不认识他……有一天，他进来了……对我说……”

“你什么也不用对我说，别看我……我全知道了：我舅舅为什么把你放到这座房子里？你在那边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这几位太太要把你关起来，谁都不准见？你到底干了些什么？你不能开脱自己，不能。要是我相信你的辩白，我就是个白痴。我原先还不信他们，我真是瞎了眼！……我对你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怎么认识了你呢？是我自己的错。我没有权力指责你。你是自由的。再见。”

说完，不等回答就出了房间。他跟患了痴呆病似的在家里狼奔豕突，不知道往哪儿走。如果此时此刻他的舅舅出现在眼前，跟往常一样训斥他，拉萨罗说不定会把舅舅狠揍一顿，打他个遍体鳞伤。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大门，他竭力稳定了一下情绪，开门走了。到了马路上，他再也忍不住了，热泪夺眶而出。

不过，他还没激愤得忘了老太婆们在等着他，他的缺席会增加这次幽会的危险性。他朝圣马太大街走去，在路上使劲让自己

平静下来，尽可能装得若无其事。穿过几条街道都没找到路，最后才算到了恩特安巴萨瓜斯的家。幸好，迎神赛会还没结束。他穿堂入室，走上阳台，一眼便看出沙罗美抓耳挠腮，玛丽娅·德·拉·帕斯怒容满面。

“您一去就是一个多钟头，您到哪儿去了？”后者怀疑地盯着他喝问。

“太太……太太……”拉萨罗吞吞吐吐地说，“我没法……街上人太挤……我被挤在人堆里出不来了。有个女人捡起手提袋跑了。您瞧，我只好去追她，差点儿没追上。”

“算了吧，小少爷……一个钟头以前街上就早没人了。”沙罗美抓起失而复得的宝贝，查看是否丢了什么东西。

“准是又跑到什么俱乐部里慷慨陈词去了。”既然没丢什么东西，她就找不到责备拉萨罗的其他由头。

“小伙子哪，小伙子！”恩特安巴萨瓜斯说，“你也在俱乐部里演讲吗？这可真叫人担心，瞧你自作自受！”

圣女没有开言。她那最近注入的超凡敏锐的令人钦佩的潜意识，察觉出拉萨罗在离开这里的这段时间里一定遇到了什么事。她还不至于想到发生的是那么一档子事，也没想到居然发生在家里，但她确确实实在向这方面揣摸。这时，最后的几尊神像被抬着从街上过去了。

“唉！咱们走吧，天色不早了。”玛丽娅·德·拉·帕斯说。

“你们这就走哇？”神父巴不得他们早走，因为厨房里羊肉汤的香味已经飘进他的鼻子了。

“亲爱的堂西尔维斯特雷先生，”帕斯说，“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因为我们现在不再是无牵无挂的了。我们肩上有个十分沉重的负担：监护和管教一个姑娘，真把我们烦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

“有个无依无靠的姑娘，”帕斯继续说，“住在我们朋友的家里，这位朋友是个老单身汉，对付不了姑娘的淘气劲儿。看来她是个天生尤物，眼看快管不住她了，就把她交给了我们，让我们把她领上正路……全是出于对上帝的爱。”

“她惹你们生气了吗？”堂西尔维斯特雷·恩特安巴萨瓜斯的妹妹多嘴多舌地插了一句。

“倒还没有。”帕斯回答说。“说实在的，她的表现不坏；我从来没有看错过人，一个人只要被我印在了这儿……”她指了指自己的脑门儿，“我觉得那个姑娘不错。”

拉萨罗尽量打起精神倾听这段对他那位不幸的朋友的评价，但他无法把注意力集中起来。

“鲍拉，你怎么啦？”帕斯问圣女。圣女面色苍白，显然身体欠安。

大家都转头看她，果然，圣女的脸色发青，眼红红的，呼吸急促。

“没事儿。”圣女说，尽力想振作起来。

“准是在阳台上着凉了。”

“对；今天下午这阵小风还真，真有点……”神父说，“您还是回家去吧，穿暖和点……”

“这倒不要紧。”恩特安巴萨瓜斯女士说。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因为厨房里飘来的味道告诉她，羊肉快烧糊了。

众女士朝门口走去。神父猛地拍了一下脑门儿，仿佛想起了什么要紧事。他对鲍利塔说：

“嘿！亲爱的，您能帮我个忙吗……”

“什么事呀，堂西尔维斯特雷？”

“请您费心审看我写的一篇布道词，我一月十七日要到圣安东尼奥去布讲。您是大神学家，多次对我的其他长篇布道词提示高见，我希望这会儿帮我看看这一篇。”

“我不懂这个。”圣女厌烦地说。

“她懂。”帕斯喜上眉梢地说。

“多么虚怀若谷呀！”恩特安巴萨瓜斯说。“圣德和才华浑然一体。虽然您不愿显露，可是我知道您是位大神学家。有时候，您的高谈阔论令我目瞪口呆，就跟听教堂的专职神父布道一样……”

“您别这么说了。”圣女不快地说。“我对这些一窍不通。”

“我那篇布道词的内容是关于圣安东的第五诱惑。您对此研究有素，魔鬼变成一个……一个姑娘出现在他面前，于是……”

他急匆匆地跑去，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卷宗，递给堂娜鲍利塔。后者极不情愿地伸手去接。卷宗从圣女手中滑落在地，布道人弯腰拾起，又递了过去。

“您真的不舒服吗？我瞧您都站不住了。我对您说过，禁食，适可而止是有好处的，但不能过分……您总是固执己见……”

“这个孩子，禁食，苦行……”玛丽亚·德·拉·帕斯说。

“您想喝杯肉汤吗？”神父问。话未说完又突然闭上了嘴巴，因为他妹妹闪电般地拉了一下他的袖子，告诉他这个殷勤献得多么不合适。

“谢谢了，不用；我不要紧的。”

“您早点回家吧。”胖女人说。“这会儿喝肉汤对您不好，什么都不能喝。回家去吧。”

她把手按在圣女的前额上，又说：

“您烧得厉害；快回家去吧。”

一行人鱼贯而出。神父伸出粗壮的大手，举起烛台，照亮了楼梯。当他们下到底层时，恩特安巴萨瓜斯在上面大声喊道：

“堂娜鲍利塔女士，请您注意那一段：‘当那硕大的肉体在耀眼的光亮中降临人世时……’这里指的就是圣父、圣婴、圣灵的三位一体……请您好好看看这一段，我有几个疑问……”

堂娜鲍利塔没有回答，甚至不屑一顾。他们走在街上时，拉萨罗一心想着自己的心事，以致把两位夫人丢在身后。

“喂，小先生！”沙罗美喊道，那天下午她非常窝火，“您这是怎么啦？要把我们单独丢在大街上吗？”

“噢，我们带了一位多么有礼貌的先生啊！”帕斯说，她的性格本来就爱冲动，那天下午更是反常，莫名其妙地动不动就发火。

拉萨罗退了回来，并且放慢了步伐。

“您在生人面前完全可以表现得更有礼貌一点，可您甚至没对那些……人打招呼。”帕斯口中的“那些人”这个模糊的概念，指的是在血统上和社会地位上比她低下的所有人的整体。“他们心里会怎么想呢！唷！鲍利塔，你走路不行。喂，堂拉萨罗，您搀我的侄女一下。鲍利塔，你扶着堂拉萨罗走，你身体很不好。唉，让这么一位先生陪着也真是倒霉透了。”

阿拉贡人低声说了几句请求原谅的话，接着便把胳膊伸给了鲍利塔。他扶着她往前走，感到她重得像铅。鲍利塔用披巾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步履十分艰难。

“您走得太快了。”她说，把身体进一步压在青年人的臂膀上。

拉萨罗放慢了脚步。

“您可以走快点。”鲍利塔说，她减轻了压在拉萨罗臂上的重

量,使拉萨罗感到自己是在被她拖着走。

拉萨罗加快了脚步。

“多么明净的夜晚呀!”鲍利塔喊道,停下来瞻望天空。

拉萨罗也停下脚,举头望天。另外两位女士走在他们后边,离他们有一段距离。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夜晚,从来没有看到过星星这么静谧地闪烁……它们在颤抖,似乎在说话。”

“它们在说话!”拉萨罗说,他对圣女的比喻感到惊讶。

“您感到奇怪吗?”鲍利塔问道,把眼睛死死地盯着拉萨罗,使年轻人以为那是两颗从天上落下来的星星藏在她的眼眶里。
“您难道不认为……”

“女士,我看到了这些星星,不过……”

“可是,我却像是听到了这些星星。”

就在这时,西尔维斯特雷·恩特安巴萨瓜斯的手稿脱离了小姐的手,掉在地上。

“女士,”年轻人提醒她,一边俯身去捡,“您看,布道词掉了。”

“别理它!”鲍利塔气呼呼地说。她扯着年轻人的手臂不让他去捡手稿,却加快步伐往前走。

“没错,”拉萨罗心中暗想,“这个女人准在发高烧,她开始说胡话了。”

此时,那位虔诚的信女走得如此之快,转眼便赶上了两个老太婆。但是转眼之间,她那股冲劲又消失了,走得十分之慢,挨了许久才迈出二十步远。女神学家压在大学生臂上的分量越来越沉,走近她们家门时,她简直一步也挪不动了。拉萨罗只好用双臂抱着她的腰,才使她没有跌倒。要这位女士自行上楼是绝对不

可能的了，她的身体东倒西歪，撑不起来。她脸色也变了，双目紧闭，两条胳膊无力地垂着。大学生使出全部的力气，将她抱着送上楼去。病人把脑袋压在他的肩上，拉萨罗感到她的前额在熨烫着他的颈部。

“她在发高烧。”大学生说，将病人轻轻地放在过道里，因为帕斯不让他进入卧室，由两位年长的女人将病人扶进房间。她们对她突然病倒，十分惊恐，但很快便安静下来，走进餐厅去用晚餐，吃她们早已准备好的凉拌肉。

家中一片寂静。拉萨罗走上通向他自己房间的楼梯。在上楼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刺疼他心的声音。那是克拉拉在说话，不知她是在询问还是在回答那位虔诚的女信徒。年轻人加快了脚步，逃开了这个他不愿听到的声音。

第三十章

永恒的圣洁

拉萨罗在楼上没有见到他舅舅。由于那桩偶然发生的事件，不幸的年轻人心绪十分不佳。他愤怒，痛苦，惊恐，烦躁。克拉拉跪在地上，眼含泪水，双臂交叉的形象，一直留存在他脑海里，使他无法平静下来。对她，他先是同情，尔后又感到愤怒，两种情感在不停地交替，使他愤慨，使他眩晕。在阵阵的怒火熄灭之后，接着到来的是失望和沮丧。他不知道自己是在爱还是在鄙视那个苦命的女子。

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夜渐渐深了，他仍处在激动

中。他不想上床就寝，没有困意，不感到需要休息，相反，本性的冲动使他惶惑不安。没有什么声息足以打破屋里死一般的寂静。全家都入睡了，只有他一人醒着。他走到过道，夜间清新的空气使他稍感轻松，他在那儿慢慢踱步，徘徊良久。钟楼的钟敲过九点、十点、十一点。他终于停住了，被自身的晃动弄得有点眩晕。他把头垂在胸前，捧在两手之间，一遍遍地咀嚼着自己的痛苦。忽然，他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他抬起头来，看到在过道的尽头似乎有个人影正在走来。他的心脏怦然跳动。那人显然是个女子，一身白衣使她平添几分神奇，月亮也似乎为她射出一种神秘的光。那人影终于走到近前，拉萨罗认出来了：她就是那位虔诚的女圣徒，脸上挂着失眠和发烧的印迹。

“拉萨罗！”她用非常虚弱的语调怯生生地叫道。

“女士！”拉萨罗答道，语调中露出惊讶，“这么晚了，您还到这儿来？……您还在发烧……您不是病了吗？”

“我？……”她神情迷惘，喃喃说：“我？……不……我很好。我已经好多了。”

“我以为您已经睡了！您需要卧床休息。”

“我！”她说这个字时语调如此奇特，使拉萨罗感到惊骇。“我……我不睡，也不能睡……我已经有很多个夜晚没合眼了。”

“您不舒适？”拉萨罗问，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您身体欠安。您是圣女。但是，圣洁过分也是有害的，女士。”

“我不是圣女。”女士说。“我是个罪人。”

“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别这么说。您是圣女，有福的圣女。您的良心是平静的。您把全部的爱都给了上帝；他没有虚伪，没有欺骗，他是您的理想。……你有福了。”

“请您小声点儿。”圣女说。

“而且，”拉萨罗继续说道，“您没有仇恨，没有怨尤，没有失望……”

“请您把声音再压低点儿。”女士再次建议，话声犹如叹息。

“您没有怨尤。”拉萨罗把嗓音压到最低点。“您无拘无束地爱，没有任何恐惧。您漠视尘世，鄙视邪恶，藐视欺诈，在烦恼中发现快乐，在不幸中找到安慰！……呵，您是多么的幸福！……”

静默了片刻，圣女又说话了，宛如从远方传来的回声：

“不，我的朋友，我不幸福，我是非常的不幸。”

只有像“小尾巴”那样藏身在近处的人，才能听到她的这些话。

“我是非常的不幸！”女士又用微弱、沉闷而忧郁的语调重复着，那是一种刚够打破教堂里的死一般沉寂的祈祷声。

“没有比和神灵一起生活在恬静的世界里更大的安慰了。”拉萨罗说。“那儿，没有诽谤，没有邪恶，精神在兴奋、激动和圣爱中升华，最纯洁的心灵享受着与上帝同在的甜蜜，整日在祈祷中度过自己的时光，付出无限的爱以报答那个应该得到爱的人。呵，这是多大的幸福！”

这位来自阿拉贡的年轻人由于心事重重，痛苦莫名，早已失去了正常人的观察力和好奇心，没有注意到圣女身上那些奇怪的慌乱的举动。换了个别人，稍一留心，便会看出堂娜鲍利塔那张有教养的脸上的反常表情。

“在祈祷中度时光！”拉萨罗继续说道，“用心灵的眼睛守护住永恒忠诚的爱！不停地重复着他的名字，对他进行颂扬，这种幸福是无与伦比的！”

“不，”完美的圣女用同样的语调说，“我不祈祷，我不能祈祷。”

“噢！”阿拉贡人叫道，“您否认自己完美，只是由于您谦虚。如果您了解了别人的可怜和您的优越，就不会这么说了。”

虔诚的女信徒垂下眼帘，用十分忧伤而柔弱的声音说道：

“难道还有比我更可怜的人吗？”

“您太善良了。大家都知道，您是圣女，一位真正的圣女。”

“您是要我忏悔吗？”鲍利塔说，她看着拉萨罗像是看着一位忏悔神父。“我以前也认为自己是圣女，现在不了。”

“啊！”拉萨罗叫道。“您的为人，我自己看得出来，用不着别人说。您以十全十美之身，屈尊来保护我，原谅我的过错，仅此一端，就不同寻常。我到处受非难，大家都粗暴地对待我，瞧不起我。唯有您仗义执言，一再挺身而出站在我的一边。您告诉他们，说我决不像别人想的那么坏。您想，我忘得了这件事吗？我能够忘掉这件事吗？不，我忘不了，女士。不管他们怎么看我，我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您给我的保护，将永远刻在我的心中。您是圣女，我要对所有的人这么说。”

“噢！”虔诚的女教徒几乎用同样的声调说道。“我决不认为您像他们说的那么坏。从您脸上我可以看得出来。我从来没有看错过人。我敢肯定，他们是在诽谤您，羞辱您，想用专横的指责弄得您手足无措。”

“您是想这么想我的？”

“是的，我可以肯定，”圣女答道，“您有一颗善良的心，您是一个正直的人。如果说您有什么过错的话，那是由于轻率和缺乏预见。我还认为，他们没有给您应该得到的爱。”

“女士，您真的这样看吗？”大学生动情地问道。“您这话叫我心碎，因为我也在这么想。”

“是的，他们没有给予您应该得到的爱。”鲍利塔重复道。“您

舅舅太冷酷了。”

即使一位最不细心的观察者，也会注意到这时圣女又向拉萨罗凑近了一些。拉萨罗听了那位圣徒的话十分激动，差点儿要去把她抱住。他之所以终于没有这么做，乃是出于对圣女的尊敬，他自忖同她不属同一社会阶层，何况她又具有福音书所描绘的那种庄重。

“您的舅舅，堂埃利亚斯先生，”女神学家继续说道，“对您太严厉了。”

“谁都那样对待我。”拉萨罗转过脸去说道。

“他们怎么能叫一个得不到爱的人成为好人呢？”圣女以发人深省的神秘语调说道。“当人受到冤屈，遭到鄙视的时候，他的感情会变得反常，不会再有常人的善良和常人的爱。人不能被爱，必然开始堕落。”

“说得太好了，太对了，女士。”青年人兴奋得叫了起来，“本来我把您看成我的安慰，看成圣女，除了您的品德，现在我又看到了您的智慧，在您面前我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无地自容。”

“是呀，备受摧残的人，怎么可能成长为善人。”鲍利塔说。“爱能出奇迹。它能把粗野变成温顺，使忧伤颓废者变成朝气蓬勃的有信仰、有热情的人。”

“您真博学！这是一门神圣的学问。能够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人间的苦难，冷静地审视一切，是人生莫大的幸福。您对人世间的事看得真是透彻极了。”

“不，拉萨罗，我对人世间的事可说一窍不通。”

“噢，那您就更幸福了。”

“我？”这位至善至美的女士稍微停顿了一下。她抬起头来，仰望天穹，仿佛看到了点什么。“我在几位叔伯的简朴的家里度

过童年,接触的都是虔诚的信徒,受到了良好的照顾。从我记事起,我就学会了祈祷。我牙牙学语时是以祈祷词启蒙的,因为我生命的最初几年是在修道院里度过的。我身边都是神圣而亲切的嬷嬷,她们指给了我一条臻于至善的道路。我的青年时代也是在虔诚而繁忙的信仰活动中度过的。十五年来我一直在不停地祈祷,几乎是在潜意识的支配下进行的。我在摇篮中就和上帝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不知道我是否生活过。”

“我的上帝,您真是一位天使!”拉萨罗说。“您可说是位完人!我羡慕您,崇拜您,女士。”

“我不值得受到羡慕,只配得到同情。”她痛苦地回答说。

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仿佛在把长期郁积在胸中的神秘吐向天空。

“只配得到同情!”阿拉贡人惊讶地喊道。“您还渴望什么呢?担心什么?是因为心灵有所不安,还是要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才真是个不幸的人,女士,我压根儿不该活在世上。”

“可是,这是怎么回事?”鲍拉津津有味地问道。“请把一切都痛痛快快地告诉我吧。您不是说我曾经多次安慰过您吗,现在,如果您把新的不幸告诉我,我还可以安慰您。说吧。”

“我的不幸,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再说,您太善良了,不宜听这些不幸的事。您会感到不舒服的,这些事会打乱您平静的心灵。”

“噢,不会的;告诉我吧。也许您犯了什么严重的过错。没关系,讲给我听听吧。在知道您的过错之前,我不会原谅的。”

“倒不是我的什么过错。”

“是别人的过错?说呀!”修女听了拉萨罗的话,愈发感到好奇了。

“还是让我把痛苦全部留给自己吧。痛苦本来就是我的。这是一份专供我享受的可悲的遗产，我的心就是专为承受这种痛苦而存在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拉萨罗？……啊！我懂了，您舅舅对您太冷酷，不爱您。不过，我的朋友，您用不着难过。并非所有的人都对您这么冷酷。会有人爱您的。”

“不，我不在乎有没有人爱我。”拉萨罗说，此时他更感到心如刀割。“我不在乎别人鄙视我，不在乎大家都讨厌我，不在乎所有人都憎恶我。我天生就不在乎这些。”

“您太激动了。在我面前，您能这样绝望吗？”修女温存地责备道。

“请您原谅，女士。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您太善良了，你不懂。尘世上的事您不懂。您不知道世上有多少不公正之事，不知道邪恶，不知道欺诈，不知道天下有多少无耻之事。您只知道美好，只知道上帝。”

“绝望对您没有好处，拉萨罗，它会使您走向不幸和死亡。”

“您以为无限的仁慈能使我得到宗教的安慰吗？这和我并不相干，我不配。”

“您配得到一切：安慰、友谊、爱情。我知道您应该得到什么，因此，您最后也终将得到。您所具有的情感是不会永远被遗忘的。”

“我千百遍地赞美您，祝福您。但是，您弄错了，您说的话，和我并不相干。”

“您应该被人爱，应该得到一颗善良的心所能给予的一切。您不幸，可您不必激动。还有比您更不幸的人呢。不幸会突然从他们心头萌生，而且迅速增长，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不管是内部的不幸还是外部的不幸，都会使人遭到损害。生活是一种不堪

忍受的重负：现在令您厌烦，过去令您憎恶，将来会令您寒栗。”

虔诚的女信徒声音很低，语调深沉而忧伤。天早已全黑了，鲍拉的眼睛本来在特定的时刻总是特别明亮，这天晚上更是火炭似地闪烁着，这种光芒使她的两道眉毛显得更黑，更有刺激性。

“是的，那些不了解自己的人，欺骗自己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扭曲自己而伪造性格的人，是多么可悲哟！他们，一旦把长久埋在心中的话讲出来，把隐藏的东西亮出来，把伪装的面纱揭开来时，便成了感情的最可怕的牺牲品。这种迟暮中的新生，使他们领悟：原来自己毫无意义地活了那么多年！他们发现了自己新的生命，感到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他们挺起胸来，要生活，要求得到属于他们的一切。凡是属于他们的，他们都要得到，要得到过去那种伪善的、欺骗性的生活所不能给予他们的东西，要得到过去那种死亡的、冷冰冰的生活所不能给予他们的东西。这种迟来的觉醒是用多么可怕的代价换来的呀！啊，实在太可怕了！”

我们有根据相信，那位虔诚的修女当时并未使用我写在这儿的语言。不过，如果读者认为这些话不可能出自鲍拉之口，那么，就请您把它们当作是本书作者的语言好了，反正意思都一样。她所说的，和作者所讲的，内容是一样的，只是语言不同罢了。

对圣女这些肺腑之言也许读者已经有所了解，但由于用词模糊不清，尚难解释折磨这位纯洁完美的女子的心灵危机到底来自何方。不错，她的性格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老实说，拉萨罗并没有理解圣女以战栗的双唇吐出的这些庄严而神秘的话语。他以为，圣女的话之所以如此晦涩难懂，是因为她平素所读的书过于神秘，养成了故作艰涩，闪烁其词的习惯，沉湎

于祈祷中的人们大抵如此。所以，拉萨罗对圣女这番饶有深意的话，只作了如此这般的反应：

“是的，女士，这种不幸实在太可怕了。”

“迟到的新生所要求的爱，是最可怕的。”圣女说，“特别是他认识到自己是个被侮辱者，他要求别人偿还欠他的爱，并且既不妥协又不等待地要求一次全部还清属于他的东西时，更是可怕。”

“是的，这太可怕了。”拉萨罗回答说，“但，您是幸福的。因为，对您来说，这一切痛苦都只是听来的。”

“听来的？”她说。停了一下，她又补充道。“是的，我听到了有情人的故事。但是，大部分有情人都在尘世的灾难中，找到了通过可怕的斗争中求得生存的途径。据说，只有为数不多的有情人，由于性格和地位的特殊情况，落得不能如愿以偿，又无能力自卫，终于可悲地死去的结局。”

“噢，您把我的心看透了！”大学生这样想道，他没有开口，但激动不已，虽然他并不明白那些话的深刻的心理含义，也不明白圣女此刻吐露这些话来的用意所在。

“这些事，您不懂，拉萨罗。”

“我不懂这些事？”拉萨罗说。“我不懂这些事？可悲的是，我，恰恰是懂得的。您，才是不懂得呢！您是一位完美无缺的人，是上帝的宠儿。这些苦难，在您眼前是雾里观花，您看不到这些可怕的事。那些在降生时被上帝蒙住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的人有福了！”

“确实……我不知道……”鲍拉用讥讽的神态说道，偏偏拉萨罗目光迷茫，没有看清她的表情。“我不知道，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我是个傻修女。”

说最后这些话时，鲍拉带了些嗔怒，这引起了拉萨罗的注意。对她所谈的事，他没再回答，也没再问什么。女士往后退了几步。他走近她时，发现她在流泪，这使他愈发惘然了！

“您怎么啦，女士？”拉萨罗对她说。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这三个“没什么”声音越来越低，最后一个“没什么”只有她自己的双唇才听得到。

“您病了。这么晚了，您怎么能从房里跑出来？这对您不好，女士，病会加重的。”

“不错，我病了。”她往拉萨罗靠近了些。“我永远好不了了！”

“永远好不了？毫无疑问，您之所以有病，因为您太虔诚了。您太想进天堂了：像您这般美好的灵魂除了天堂之外还能渴望什么呢？”

“是的，”鲍拉十分伤感地说。“我希望能平静中卧床休息，别无他求。”

“死亡是美好的！”拉萨罗凄然地说。“只有死亡能安慰我们。就我来说，女士，我可以坦白地告诉您，我但愿此刻就死。”

“死？”鲍拉突然冲动起来，似乎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她朝年轻人走过去，贴在他的身旁。“死？不！您应该活。您知道上帝为您在尘世上保留了什么吗？”

“为我？”

“对，也许上帝在爱您的人身边给您保留了幸福的未来。啊！只要您能得到幸福，有人也许会认为这是自己的幸福。我知道，这样的人是有的。”

“女士，您是多么的善良！”拉萨罗重复道。“我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我是被上帝诅咒的人，没有福分可言。”

“啊！您千万别这么说！”圣女高声喊道，双手合在一起。

“请原谅，女士。我不知道我刚才说了些什么。不管怎么样，您会安慰我，我会由您而得到极大的欢乐。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别人都在指责我的时候，只有您敢站出来保护我。”

说这话时，拉萨罗无法不注意到，圣女慢慢地垂下了双臂，仰视苍天。她的两颊十分苍白。她的美丽的脸和乌发同她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交相辉映。但她的眼睛已经变形，露出一副陌生的表情。她有意无意地一反常态，把一头罩着神秘色彩的秀发散落开来，慢慢地披在背上，酷似一条缠在腰际的黑色的头巾。圣女一边谈话，一边还不时地将两大股美丽的长发从额部向两侧分开。这一切都是在那天夜晚这场推心置腹的亲切交谈中不知不觉地产生的。拉萨罗熟视良久。圣女落泪了，慢慢地从他身边走开，倚在墙上，神情十分忧郁和沮丧。

“您哭了？”他后悔自己讲得太多，拖得她不能及早回房。“您身体很疲惫，为什么不卧床休息？”

“我不能休息，我睡不着。”圣女低声说道，声音更嘶哑，更深沉。

“您干吗这么晚还出来？”

“我憋得透不过气，到这儿来呼吸点儿新鲜空气。”

“可是您在哭。看在上帝的份上，您究竟怎么啦？”

女病人没有答话。

“您病得很厉害，很厉害。”拉萨罗继续说道。

“是的。”她说，声音几乎无法辨别。

“病了好久了？”

“不长。”

“女士，回去吧，我求您。您的手热得烫人，额头像一团火。”

拉萨罗拉起她的手，真的是热得怕人，他又大着胆子把手放

在她的额上，触到了一个燃烧的躯体。圣女却寒颤不止，仿佛被压上了冰块。

“您在发冷，在抽搐，回房去吧。”他说。

鲍拉继续站在那儿。她闭上了眼睛，像是难以抵抗睡魔的袭击。她垂下头去寻找某种支持。拉萨罗感到恐惧，险些喊出声来。他抓住她的手臂，准备扶她回房。他说：

“走吧，女士，太晚了，您在这儿不好。我们走吧。您要不要请一个医生来？”

“不，”她睁开眼睛讥讽地看着他。“用不着。要医生干吗？”

“您的健康至关重要。”拉萨罗说，把触摸的手很快地从她的额头上挪开了。“您应当保重身体。我最大的愉快就是知道您身体健康，从而有条件从事善举。在确信您彻底恢复健康之前，我决不离开这儿。”

“您走吧！”她突然振作起来，喊道。

“好，我走。”

“您真的要走？”她又动了一下，仿佛要一跃而起，眼中射出了凶光。

“对，当然啰。”

听了这话，圣女用力死死抓住了年轻人的胳膊，说道：

“不，您别走。”

就在圣女说这句话的当儿，临街的门被打开了。埃利亚斯进了门，踏着阶梯上楼来了。他提着一个灯笼，和往常一样，一边走，一边在自言自语。

“您走吧！”圣女慌了神，对拉萨罗说。

“您留在这儿？”

“您回房去吧，别让他看见您在这儿。您快回去躺到床上，装

睡。”

“可是，您呢？……”

“得了，您快进自己的房间！他来了……马上就来了。”

她急急忙忙地把拉萨罗推走了。他抢在“小尾巴”前面，跑进房间，躺在床上，装作已入睡乡。不一会，保皇狂也进来了，也自言自语地躺下了。他熄灯后，拉萨罗却小心翼翼地坐了起来，把头伸出窗户，向走廊里探望。那位女士仍背着窗户伫立着。拉萨罗又躺下身去天南海北地在想象中驰骋了一个小时一刻钟。当他重又把头探出窗户外时，只见那白色的人影依旧寂然不动地站在原地，但两只可怕的黑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窗户。这使拉萨罗十分惶恐。他每隔五分钟探一下头，每次都看到那个身影仍然鹄立着。终于，他不敢再看了——他感到害怕。

第三十一章

神秘的聚会

第二天上午，拉萨罗一直在打听波斯梅迪亚诺的住地。他在三位贵妇家中呆了几个小时，听说堂娜鲍利塔身体很不好，克拉拉也不大舒服。沙罗美多次示意比平时更讨厌他的出现，以表达对他前天下午没有问候恩特安巴萨瓜斯的反感。而玛丽亚·德·拉·帕斯则千方百计地找他岔子，这位夫人有着一一种宗教裁判所法官的杰出本能。

傍晚，拉萨罗出门了。天快黑的时候，他走进了行人稀少的弗洛尔·巴哈区，波斯梅迪亚诺就住在那里。

拉萨罗走进门厅，打听堂克劳迪奥。门房历来不把下等人放在眼里，爱理不理地说，克劳迪奥不在。

拉萨罗默默站在那儿，眼睛盯着门房，觉得那位戴着金银饰带的门房脱口而出的话不像是真的。门房以为自己没有说清楚，便重复了一声：

“他不在。”

拉萨罗立意那天晚上非见到波斯梅迪亚诺不可。他对门房的回答不满意，接着追问道：

“他几时回来？”

门房觉得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不该出自那位显然不属于上层社会的年轻人之口，——他不是乘车而来，不是军人，也没有穿考究的皮靴，居然提出了如此唐突而不合常理的问题——门房只笑了笑，把两手插进大衣口袋，傲慢地说道：

“您怎么能让我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他该来的时候……就会回来的。”

“可是，我有事，今晚必须见到他。他一般几点回家？”

“没准。”门房说，一边转身向传达室走去。不过，他还是转过身来，说了一句：

“如果您想留个口信的话……”

“不，我要亲自见他。”拉萨罗说。

“那就明天一早来吧……”门房说，那话几乎可以被解释为“您走吧！”

拉萨罗明白了，很难从那一脸凶相的门房口中问出什么，便退了出来。但他还是很想当晚见到波斯梅迪亚诺。他觉得，自打看到那人从顶楼上闪过的那个倒霉时刻起，每过一个小时，他的受辱感便增加了一分。对他来说，此时波斯梅迪亚诺是世界上最

最可憎可恨的人。那人给他的印象都是最卑鄙最下贱的。他是个胆小鬼，是个引诱女子堕落的小人，没有丝毫的侠义和善良。他认为自己是个高尚的人，比那个居心叵测的家伙高尚得多。他觉得，只要看过那个恶人一眼，就会了解他低贱到何等地步。他是如此怒不可遏，打算只要见到那个军人就猛扑上去，不顾一切地结果他的生命。因此，他决定寸步不让，守在那儿，在那人出外或入内时一举擒获。他便走到对面人行道上开始蹓跶，准备拿出整个晚上的时间，耐心等待，伺机复仇。

大约十点钟左右，拉萨罗看到屋里有三个人出来。他悄悄接近他们，看到其中之一正是克劳迪奥，正搀着一位老人慢慢前行。老人大概是他父亲。另一位是军人。三人一边走一边热烈地交谈。拉萨罗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尾随在后。他觉得现在不是同波斯梅迪亚诺讲理的最佳时机，但他得弄清他们的行止。他们穿过几条街，到了阿弗里希多斯广场。这是个古老的地方，有许多十七世纪的古宅，开着大门。他们在一扇大门前停了下来。年轻人，波斯梅迪亚诺敲了敲门，门就马上开了，他们进去了。拉萨罗从远处观察，觉得他们的行动有点鬼鬼祟祟，似乎怕人发现。军人先向广场的四处张望了一阵，最后一个进屋。很快从一扇窗户里传出了灯光，但有一只手随即关上了窗，亮光也不见了。

不知为什么，拉萨罗总觉得这事有点神秘。他走过去看了看门牌。正当他打算离开那儿回家时，来了两个只露出眼睛的蒙脸人。拉萨罗从他们身旁擦过，装着继续赶路的样子，躲进了拉斯内格拉斯大街的拐角。他看到这两个人也敲了敲这门，门又迅速打开，让他们闪身进去。“也许是巧合，”他想，“但是，这些人都到这里来聚会，想必有些蹊跷。”

过了不到十分钟，拉萨罗看到从圣贝纳迪诺的边门又走来三个人，同样把帽子遮到眼睛。这三个人在门口停了一下，环顾四周，也敲门而入。“已经有八个人了。”拉萨罗想，他想知道是否还有人来。

稍后，又有一个人从奥苏纳大街慌慌张张走来。此后又出现了两个人，没有敲门便进去了。最后，又一个接一个进去了五个人，他们都是独来独往，没有结伴。

“这里肯定有点什么事。”拉萨罗自言自语道。“已经进去了十六人。这是一个秘密俱乐部，在搞什么勾当，也许是共济会的集会。”

十一点了，再也没人来了，他便离开了那儿。他决定第二天晚上再来，看是否还有什么动静。在他看来，那显然是某些重要人物的带有政治目的的聚会。出于对波斯梅迪亚诺的憎恨，他认为那种聚会绝不会是什么好事。

他本想唇枪舌剑地同他的仇人大干一场。由于没有达到目的，他退到巴尔加梅·迪奥斯大街时，心情十分沉重。

那小子这么晚才回家，不由得玛丽亚·德·拉·帕斯怒火万丈。要知道帕斯的火发得多大，我只说一句就够了：一位卡达尔索^①时代的诗人竟将他与仙后朱诺相提并论。我们不说她此刻只穿着内衣就闯出房门骂街，反正她穿得比平时简单得多，随便得多，起床后径直怒不可遏地告诫那位小先生，别把那个家当成他自己的家，如果在她活着的时候他想在马德里的夜总会或赌场里过夜，她是决计不能容忍的。她还说，她已确信拉萨罗的习性无可救药，她应该放弃让他那个黑乎乎、乱糟糟的脑袋开点

^① 卡达尔索(1741—1782)：西班牙军人和作家。

窍儿的努力了。她又说，只是由于她的慈悲为怀和宽宏大量过了分，他才得以被她家收留，但是，由于他的可憎的劣迹和放荡，他在她家里呆不长了，因为他已危及了那个神圣之家的名誉。夫人对拉萨罗说，他总是给这个神圣之家找麻烦，说话的嗓门儿也大得可厌。听了那些指责，年轻人十分平静地说：

“太太，今晚我实在身不由己，我必须做……”

然而，她没有让他把话说完，便大声说：

“您别嚷，我的小少爷。您干吗这样大呼小叫的？我侄女情况很不好，而您故意惹她心烦。真的，您是在成心惹她不痛快……”

“堂娜鲍拉身体很不好？”年轻人小声问道，嗓门几乎细得令人难以听到。

“是啊，您这么又嚷又叫，叫她怎生安息？”

“我没有嚷呀……”

“住嘴，拉萨罗先生，住嘴，您别赖。”

正在这样争论之际，沙罗美出现了，说：

“看在上帝份上，鲍拉病得很重，你们这么吵，不是给她雪上加霜吗？”

“是这位小先生在嚷……”帕斯把嗓门提得很高说，“你看见吗？他十二点才回来。你觉得怎么样，沙罗美？说不定他到那种专门招引坏人的夜总会去了。我们真是请一个宝贝到家里来了。我的小先生，您说您今天晚上实在身不由己，必须做什么？”

“是的，夫人，我有点事。”拉萨罗说，被那两位老太婆的蛮不讲理弄得有点火了。

“还能有什么好事？”沙罗美说，“我说，您说话能不能小声

点！我堂妹受不了您这种大嚷大叫。您刚一进来……我不知道她怎么就听出来了，反正她的的确确听到您进来了。她听出了您的脚步，就吓醒了。她听出了您的声音，就在床上坐了起来，十分激动，说您的声音使她不安。所以，您就别说话啦，脚步也放轻点，别弄出声音来，……哎，您可以走了。”

“晚安，夫人们。”

拉萨罗还没有迈步，克拉拉又慌慌张张地出来了，喊道：“夫人们，快来，她想下床……我抱不住她。她一听到你们的谈话，忽的一下就起来了，吵着要到这儿来。”

“啊！我去看看。”帕斯说着就进了房间。

“她开始说胡话了。”沙罗美说。她和克拉拉也一块进来了。拉萨罗独自向楼上走去，一边想着那个圣女新的秘密。

第三十二章

小金泉

拉萨罗没有见到自己的舅舅，因为那天他没在家中露过面。如果我们一定要看到拉萨罗舅舅的话，就得到新建立的小金泉俱乐部去，这位善良的现实主义者此刻正在那儿同“小博士”和另外一位名叫阿尔达马的青年人谈得热火朝天。那位“刺儿头”阿尔达马，我们已经领教过了。

且说那里发生的变化。诗人飞走了。堂希尔·卡拉斯科萨终于实现了他奋斗的目标。比斯开籍的女房东决定让诗人带着他的全部诗稿、灵感和古希腊罗马美女滚蛋。邻居的舆论在那位

中年胖女人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舆论把半神半人的女子和诗人之间假想的关系表达得越来越具体。年轻人失踪的原因是可想而知的。有迹象表明,在他离开前几小时,女房东和她的穷房客曾经压低嗓门进行过一场谈判。

诗人走了,房间腾出来了。堂希尔也把自己的箱子从拉斯乌罗萨斯大街搬来了。箱子里盛着他的三件大衣,一袭埃斯基拉切^①时代的假发,四件花边缀领的衬衣,一件外套和一把生了锈的佩剑。他在《格拉古兄弟》的作者住过的房间里安顿下来,在墙上挂了一张家家户户都挂的画,内容是人们在临终前的情景,画面鬼鬼祟祟,离奇古怪,充满寓意。就这样,他住进了情人家中。我们有责任指出,堂希尔之所以爱那位比斯开女人,是因为他当公务员时,从档案文件中,得知她在奥尼亚特拥有某些地产和作坊的所有权,而那位堂娜莱昂西娅本人还蒙在鼓里。那位低级教士想做一笔好生意,将来怂恿她去打官司,以便权利归己,大捞一把。他对这场官司所抱的期望之高,就跟他的智慧一样,以为自己很可能从此青云直上。我们先把他搁在这儿,让他使出浑身解数去征服那位半神半人的女子吧;眼下我们还是应该去参加小金泉俱乐部的聚会。

“小博士”对“小尾巴”说:

“我很担心这样做的后果。我找的人,都是铁哥们儿,靠得住,但是,采取这种办法下手,实在太可怕了,我担心会闹得舆论大哗。”

“公众舆论早就在指责他们、反对他们了。”埃利亚斯非常激动地说。“您好像不了解人民。您没看到咱们金泉俱乐部、洛伦

^① 埃斯基拉切(1700? —1785):卡洛斯三世的大臣。

西尼俱乐部、马尔他十字军俱乐部和公社社员之家俱乐部眼下的反应吗？您没看到狂热的自由派对所谓温和的自由派在暴跳如雷吗？他们在激烈地反对那些支持政府和组成议会的所谓温和派人士。人民对这些温和派忍无可忍。您当然知道这股怒火是怎样燃起来的。人民要求打倒他们，这是争取自由的最好方法。我们应该实现人民的意志。”

“小尾巴”讲这些话时那种讥讽而邪恶的神态是难以描述的。读者们将会看到，这个专制主义老魔鬼将如何实施他的计划，他正在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目标。耐心、毅力、成熟的思考和机智的谨慎引导着他。他是位足智多谋的奇才，擅长于制定和实现这一类计划。

“好吧，”“小博士”回答说，“我同意照您说的办，让老百姓去满足他们血淋淋的欲望吧。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那样的想法一旦形成，他们就渴望加以实现。但是我认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堂埃利亚斯先生。因为咱们所要一网打尽的这些牺牲品，目前还保持着相当的声誉。人民不喜欢他们，这是真的，他们背叛人民，欺骗人民，走上邪路，走向堕落，但是，中产阶级和部分贵族阶级至今仍在支持他们。我认为现在还不宜对他们马上下手。”

“您太天真了。”现实主义者说道，“这些人有点名气又有何妨？难道那位君临天下……无所不能的人的支持还不足以大获全胜吗？”

“您的意思是说国王本人要求我们赶快下手？那您就干脆说清楚嘛！”

“您已经知道国王的想法。在公众面前，在欧洲面前，这些人是国王的朋友：有些是他的大臣，有些是他的国务参议，有些是

议会中支持他的众议员。表面看来，国王喜欢这些人，实际上，国王仇恨他们，对他们深恶痛绝。为了他们，国王只好颂扬宪政制度。但温和自由派是激进自由派的后台。由此可见，要最后消灭激进派，必须先假手激进派把温和派干掉。”

“小尾巴”说这些话的时候是那样的无耻和恶毒，使本身就是无耻之徒的“小博士”，听了也觉得不是味儿。

“反正，”“小尾巴”接着说，“现在要集中一切力量谴责自由派，他们是策划叛逆行为的罪犯。要直接打击自由派。这样，自由派就会自相残杀：由最狂热的追随者去吞噬最谨慎的追随者。一旦出现这种局面，祖国有什么办法？当然只能放弃自由派，从而为国王重建神圣的旧制度扫清道路。起事已经准备就绪：激进自由派迫不及待地要消灭温和自由派。自由派的自相残杀已迫在眉睫。我们要为促成这一切火上加油。明天也许太晚了。如果我们止步不前，也许他们就会实现和解。而他们一旦和解，那就……”

“和解？不会。这是不可能的。”“小博士”说，“金泉和其他俱乐部里的狂热分子已经到了决不妥协的地步……他们向人民宣扬了许多极端主义的论调，而那些在议会里和俱乐部里反对把自由推向极端的人将被排斥。不可能有妥协。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我们可以静观一下，看看他们会不会彻底失掉仅有的一点民心。”

“做这种事，一定要果断。当断不断，反受其累。”埃利亚斯说，“我看您生来就经不起环境的考验。我看，这个星期应该实施我的计划——即使您不参加，也要见个分晓。”

“要我帮您，这不成问题。咱们有过一个协议。您负责发号施令，即使在具体问题上意见不同，咱们也不能分道扬镳，我服

从。我负责实施计划。不过，碰上倒霉事，您也不能扔下我不管。协议就是这么订的。”

“这倒不必。我对您说的话，您不必完全当真。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关系。”

“不，我只遵照您的吩咐行事。”

“毫无疑问，”埃利亚斯停顿了一下，说：“现在他们想消除分歧，一致行动：马丁内斯·德·拉·罗萨和托雷诺要同菲利乌大臣、阿尔奎列斯大臣^① 和解，联手共事。”

“什么？”

“这正中我们的下怀。”

“除了阿尔奎列斯外，所有的人都是人民痛恨的人。而在狂热分子们的眼里，再也没有比内务大臣菲利乌更可恨的了。”

“那好，”小尾巴说。“我敢肯定，非常非常地肯定，我所提到的那些人，另外还有巴尔德斯、阿拉瓦、加西亚·埃雷罗斯^②、诗人金塔纳、国务参事波斯梅迪亚诺等等，即将在某个白天或晚上，同所有的大臣和某些将军会晤。他们有某种计划，某种阴谋，至于是不是在密谋反对国王，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您知道他们的会晤地点吗？”

“我不知道，我正在设法打听。您想，现在是什么时候，恰恰是那些人……我告诉您，我是怎样知道他们在晚上聚会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天天晚上聚会。几天前，菲利乌大臣在国王那

① 这四人都是当时西班牙政坛的重要人物：阿尔奎列斯(1776—1844)是一八二〇年政府首脑，菲利乌是一八二一年政府首脑，罗萨(1787—1862)是一八二二年政府首脑，托雷诺(1786—1843)在一八三五年第三次革命时也担任过政府首脑。四人都属于自由派，但政见不尽相同。

② 埃雷罗斯，左翼自由派领导人之一，曾任司法大臣。

里,当时没有什么大事,某伯爵在讲笑话,国王哈哈大笑,大臣也跟着笑,以免被认为对国王不恭。后来,国王说,想看看菲利乌起草的《慈善法》,因为莱昂主教也在那儿,想征求主教的意见。国王从菲利乌的皮包里取出《慈善法》的手稿时,从包里带出了一张很小的纸片落到地上。国王机灵过人,不动声色,用脚踩住。大臣也看到了纸片,但装作没有看见。主教读了《慈善法》,说他不喜欢,国王听了这话十分高兴。他急不可待地想知道那个纸片上写的是什么事,所以马上把大臣打发走了。剩下国王一个人时,他把我叫了去,我们一块读那纸片上的字:

十点钟,阿尔奎列斯和卡拉特拉瓦^①准时出席。您一定要来。

“这更增加了我们的好奇心。我们派人十点钟时在大臣门口监视。但是,菲利乌没有从家里出来,阿尔奎列斯和卡拉特拉瓦也没有出门。这是因为那个该死的家伙看到了国王用脚踩住纸片,他想迷惑他,便没有赴约,而且也及时通知了阿尔奎列斯和卡拉特拉瓦,警告他们别去。”

“后来呢,您没进一步打听吗?”

“打听了。第二天晚上,我们派人到菲利乌家去打探,家人称他不在家。我们的人躲在他家周围监视,整个夜晚既没有人出来也没有人进去。我怀疑托雷诺、马丁内斯·德·拉·罗萨、巴尔德斯、阿拉瓦和波斯梅迪亚诺都卷入了那场阴谋,于是十点以后,我派人到这些人家里随便找个理由去找他们,结果没有一个

^① 卡拉特拉瓦(1781—1846):温和派,后来在一八二三年也是政府成员。

人在家。根据我掌握的情报：经常拜访王子的金塔纳，十点以前离开了家门；经常出席拉斯阿玛里亚斯侯爵聚谈会的波斯梅迪亚诺和他儿子等三人，也是十点左右一块出了门。这种情况已连续发生了几个晚上。”

“您没有跟踪他们？他们往哪儿去了？”

“我当然查了，他们个个都回家了。这显然是为了迷惑跟踪的人。有几个晚上看到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从未发现他们去同一个地方。不过，您放心好啦，我们会继续打听的。”

“如果聚会真有其事，”“小博士”说，“肯定在搞阴谋。这可真是个绝妙的机会！”

“您刚才不是还在说要放过他们吗？应该给他们戴上策划政变阴谋反对宪政的帽子。”

“人民会相信的。你要人民相信什么，人民就会相信什么。”

“喂，您今天上午干什么去了？”小尾巴问，“您跟洛伦西尼俱乐部的人谈了没有？”

“谈了，意见一致。”

“公社社员之家呢？他们决定跟咱们走吗？”

“狂热派的头头已经表态了，我们取得了共识。”

“那好。”埃利亚斯说。

“许多人都乖乖地听从我们指挥。狂热派的思想对咱们很有好处，用这种思想去鼓动人民，人民很容易被拖过来。人民愿意被牵着鼻子走，喜欢听人摆布。”

“国家有救了！”埃利亚斯说，射出了魔鬼诱惑耶稣时的目光。“这个国家有福了，她有如此温顺的人民，因为虽然人民可能误入歧途，但也可以充当回归正路的工具。然后，建立一种镇压体制，人民就不会再受蛊惑了。”

“小尾巴”刚说完这些至理名言，便听到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那是这座新建俱乐部的几个年轻会员来了。

“您快藏起来。”“小博士”对“小尾巴”说，“不能让这些人看到您。”

现实主义者躲进了隔壁的卧室。进来的是阿方索·努涅斯、卡瓦尼利亚斯和另一个我们至今尚未认识的人，他叫胡安·皮利尼亚，是公社社员之家俱乐部里的伟大的演说家，最荒唐古怪的思想和的支持者。他已跟“小博士”结交，共同为“小尾巴”服务。“小尾巴”为他提供大量的金钱，并且郑重地许诺为他在古巴或菲律宾的军需部谋个肥缺。此外，还有许多人也卷入了那场卑鄙的阴谋，其中大部分没有真正的兴趣，只是被一种所谓爱国主义所驱使，或者是受无知和野心所支配。这些人是最可悲的。

“怎么样？”努涅斯说，“你们也知道这事不能再拖了吧？明天也许就晚了。我已经看到，为了达到我们的目标，人们情绪高昂，精神准备充足。“温和派”的大臣和议员为人们所憎恶。暴风雨在他们头上呼啸，应该让它赶快降临。我们必须拯救自由，对不对？”

“我们必须拯救自由。”“小博士”说，“只要检阅一下阵容，就会发现大多数西班牙人都站在我们一边，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也是这个意思。”阿尔达马说道，他在“小尾巴”面前从来一声不吭，但只要小尾巴不在跟前，他就老捡起这句口头禅。

“拉萨罗来了没有？”“小博士”问阿方索。

“他没在家，大概快来了。”

“今天晚上，法国伟大的共和党人乔治·贝西叶要来。”胡安·皮利尼亚说，他属于公社派，也是共和党人。

皮利尼亚身材高大,几乎和理发师卡哈列一般魁梧,但头脑十分机敏。他是律师,但没有什么人找他打官司,这多半是由于他性格上的粗暴和鲁莽,而不是由于他缺乏才干。他是位大名鼎鼎的恐怖主义分子。他朝思暮想的是,希望有朝一日,公共卫生委员会能够宣布开杀戒,从国王开始,把一批批公民消灭掉;而他本人的最高理想,则是在那一天能够以原告的身份出场。费尔南多和其他一些等而下之的人物,在皮利尼亚的名单上早已一一被判处绞刑。在这位狂暴易怒的煽动家之后不久,又有一位要人也进入了这个舞台。

“谁来了?”“小博士”听到脚步声时说,“我敢打赌,是罗沃大驾光临。”

一个又高又瘦、身着黑衣的人进来了。他是堂胡安·罗沃,著名的共和党人,后来成了叛乱者和专制主义最血腥的豺狼之一。很难说清在我们谈及的时期他是真正的蛊惑家,或者跟其他许多人一样只不过是一位伪装的专制主义者。不过,他讲话总是夸大其词,骇人听闻。他在洛伦西尼俱乐部发表演说口若悬河,狂热之极。他多次和狂热的自由派密谋反对菲利乌政府,后来又反对马丁内斯·德·拉·罗萨政府。有人断言他和米萨斯及特拉帕教堂的教士一起参加了最初的叛乱。无疑,在实行宪政三年以后,他无耻地拉起一帮人去了蒙卡约,在那儿制造灾难。专制主义重新建立后,他成了高级神职人员——一八二一年以前他是低级神职人员——,担任罗德里戈城副主教,在萨拉曼卡唱诗班也获得了一席之地,过了多年快活日子。

“先生们,”堂胡安·罗沃一本正经地说道,“恭喜,恭喜,金泉俱乐部在我们手里。”

“有什么新闻?您讲讲。”大家怀着浓厚的兴趣异口同声道。

“我们的道路已经扫清了。温和派看到公众舆论倒向我们，就散伙了。昨晚人们狠狠地嘘了他们。他们同意全部撤离。咖啡店老板来找我，如果我们想继续开会的话……”

“我们干吗不继续开会呢？今天晚上就开。”阿方索兴奋难抑地说。

“好，为了新成立的金泉俱乐部！金泉俱乐部归我们了。”“小博士”高喊道。

“洛伦西尼俱乐部也归我们了，那些先生们带着他们的明智和温和退出了。”

“阵地已被我们占领。今天晚上你们就把人召来开会。”

“大家都到金泉俱乐部来！”

“十点钟，到金泉俱乐部。”

在小金泉俱乐部的预备会议上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策划阴谋的主要头头们约定，当天晚上九点钟在金泉俱乐部的大厅里开秘密会议。散会后，只剩下阿尔达马和“小博士”时，他们便把埃利亚斯叫出来。埃利亚斯满面春风，喜气洋洋，但他那张脸仍是世界上最阴险狡猾和凶恶的脸。

“有何见教？”“小博士”问。

“好，好。”

“咱们喝一杯吧。”“小博士”补充道，顺便从阿尔达马手中把酒瓶接收过来，这是阿尔达马在散会后弄到手的。

“我不喝，不喝。”埃利亚斯说，他拿起酒瓶，为两个年轻人斟了酒。“我不喝。”

“今天晚上在金泉俱乐部开会，您去吗？”

“我去……噢，不去。”“小尾巴”诡谲地讥讽道。“我可也是个自由派。”

第三十三章

两个丑女人的伤心事

拉萨罗对他去阿弗里希多斯广场那天在贝伦大街寓所发生的事情大惑不解。那一天，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开会的那一天，大约下午三点钟，他舅舅回家了，两个丑女人一起冲了上去，带着特有的狠毒劲，争先恐后地向他告发：

“啊，堂·埃利亚斯先生，您不知道这小伙子把我们气成了什么样子！您不知道昨天夜里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吧，您相信不相信，他十二点才回来！……真叫人气愤！在我们这个安静、正派和高尚的家中竟出现这样的事！这位小先生十二点才回家，他肯定是在人们说的所谓俱乐部里过夜了，说不定还在那儿大嚷大叫，学会了各种乌七八糟的东西。您说，您能不生气吗，堂埃利亚斯先生？更糟糕的是，他回来时走路还不检点，把地跺得咚咚响，还吵吵嚷嚷……您知道，鲍利塔病得很厉害，他这一闹把她弄醒了，她吵着要出来。唉，成何体统！您该明白，您外甥可闹得我们受不了啦，堂埃利亚斯先生！您应该下决心了，我们家……您已经看到了我们家……”

这些话几乎是帕斯一人说的，沙罗美只说了几句。但是，看到“小尾巴”居然无动于衷——这也是出乎拉萨罗的意料之外——，沙罗美赶紧捡起话头说道：

“那么，您是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个最没教养的人了？那天，我们在堂西尔维斯特雷·恩特安巴萨瓜斯家中，他表现如

此粗野,使我们都感到害羞。后来,他在街上又连奔带跑……总而言之,如果您不下决心把他从那些俱乐部里拯救出来……”

(这儿我们要说明一下,读者用不着为沙罗美把俱乐部^①一词的复数用得如此奇特而感到惊讶。其实,她照样可以把油灯、步枪这类词的复数用错,而且,还可以用后者来证明前者未错,或者说她全没有错。)

拉萨罗真想抓住那两个蛇怪的发髻教训一顿,就像历史上在某些贵族家庭中发生过的事情那样。但是,当他看到他舅舅听了那些指责非但没有发火,反而微微一笑,用一只手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出下面一番话来的时候,他的怒气顿时烟消云散了。

“你们用不着为这芝麻绿豆大的事儿生气。如果他回家晚了,准是有正经事,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拉萨罗是个行为端正的好孩子,我早就向你们保证过了。”

“天啊,堂埃利亚斯先生!”沙罗美惊叫起来,仿佛是听到了什么淫荡的下流话。“天啊,堂埃利亚斯先生!我本想您会支持我们的看法,给我们撑撑腰哩!”

“不过,夫人,我只是说,如果我外甥回家晚了,那是因为他有正经事。”

“我可不欣赏您说这种话。”帕斯说,她的眼睛、嘴巴、鼻子都十分难看,仿佛马上要涕泪交加。

“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对不住您的地方,”沙罗美说,她气得脸色发青,但仍强忍着怒气,使堂埃利亚斯相信她之所以没哭出

① 西班牙语中的俱乐部(club)一词的复数形式是 clubs,而不是 clubes;油灯(candil)、步枪(fusil)的复数形式是 candiles, fusiles,而不是 candils、fusils。沙罗美把这几个词的复数用错了。

来只是出于礼貌。“我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事竟使您说出这种话来。”

“做女人真倒霉……”帕斯低着头喃喃说，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

“可是，夫人们，”“小尾巴”非常严肃地说道，“我并没有责怪你们，我只是为我的外甥作点解释……”

“做女人真倒霉……”帕斯继续重复着这句牢骚话，“没人尊重我们。我们说东，别人总是说西。”

“我，我的夫人们！”埃利亚斯结结巴巴说。

“早先那个年代，”沙罗美说，她喘着粗气，眼里一股鄙夷的神气，“早先那个年代就不会发生这等没规矩的事。人人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尊重我们，在我们面前总是规规矩矩，非常有礼貌。现在一切都变了。”

“现在一切都变了，天哪！”帕斯喊道。在做了一番难以估量的努力后，她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挤出了一滴眼泪，让它顺着红得跟番茄一般的面颊上淌下来。

“再见！堂埃利亚斯先生。”沙罗美杀气腾腾地宣布，因为现实主义者并没有如她希望的那样拜倒在她的面前。

“再见，堂埃利亚斯先生。”看到连眼泪也没有能软化昔日老管家的铁石心肠，她重复了这么一句。

“可是，请你们回来一下，夫人……”

两个女人飞快地转过身来。

“我真不明白；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样说话，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们。我说错什么了？”

“您说的话我提都不愿再提。”帕斯说，一边擦着脸上的眼泪。

“您说您外甥会改过自新，唉！我才不信您的这一套呐……”沙罗美喊道。

“再见，堂埃利亚斯先生！”

“再见，堂埃利亚斯先生！”

她们走了。狂热分子很快便从惊愕中苏醒过来，没把那件事放在心上。他转脸对外甥说道：

“行啦，拉萨罗，今晚你的朋友在金泉俱乐部集会，会议很重要，你可千万要去。我不反对自由发表意见，你也有你的见解，我尊重你的意见。我知道你很有才气，我希望他们了解你。你到金泉俱乐部去吧，今晚一定要去。”

拉萨罗愣住了，他简直难以相信舅舅会说出这番话来，因为舅舅平时对他的自由派思想责备很多，而且向来顽固不化。但他已习惯了各种稀奇古怪和真真假假的事情，也没再去琢磨。

吃饭的时间到了。平时用餐的神圣仪式已是如此的沉闷，就跟服丧似的。这天的气氛更是令人窒息。沙罗美居然忘了把鹰嘴豆递给拉萨罗，而拉萨罗为了不惹起新的争端，也没有主动去要——他宁可不吃。现实主义者的餐盘里也不丰盛，堂娜帕斯忘了给他放肉，而只靠精神活着的现实主义者对此也没有介意。这位老太婆装模作样地做出一系列动作向人表明她没有胃口。其实，在所有的办法中，表示不满的最佳办法是不吃饭，可她没有采用。她的勇气还没有到达那种地步。帕斯一边吃，一边不停地叹气。在这顿沉闷的晚餐中，唯一打破寂寞的重要事件是两个丑女人发生了争论：沙罗美说炖肉烧糊了是帕斯的过错，而帕斯则说是沙罗美烧糊的。最后，埃利亚斯从沉思中回到现实，问道：

“堂娜鲍利塔好些了吗？啊哈，我看没有什么大不了。”

沙罗美赶紧把捏在细手指中的一颗葡萄放进嘴里，以便回敬埃利亚斯的问题：

“什么没有什么大不了！告诉您吧，相当严重。”

说这些话时，她颈部薄薄的皮肤和有角有棱的骨头的蠕动，说明葡萄已经咽下去了。

“那么，病得很重吗？”埃利亚斯说。

“怎么，您对这事很感兴趣吗？”玛丽亚·德·拉·帕斯傲慢地反问，她感到自己又恢复了昔日在沙龙中口惹悬河的辩才。

“我关心错了吗？”埃利亚斯说，感到管家的自尊心受到了挫伤。“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想去看看她。”

“您现在不能去，因为她在睡觉。”

“您现在去她会不高兴的。”

两个女人发出胜利的微笑。她们感到，对埃利亚斯表示不信任，是对他的羞辱。

“那好。既然不能去看她，我就走了。”

“上帝保佑您。”

“如果你们有什么事，夫人……”现实主义者说道。

使她们意外的是，现实主义者真的走了，把她们俩尴尬地晾在那儿，使她们感到十分没趣。

“唉！”沙罗美惊叹道，“居然有这等事！”

“您说什么事？”帕斯吃惊地问。

“这可能吗？”

“他也居然……”

饭厅里响起了两声带颤的叹息，两首哀歌。但是，如果不是小狗巴蒂罗无缘无故地挨了一脚的话，在她们那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下，也可说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

第三十四章

阴谋——拉萨罗的胜利

拉萨罗那天又没见到波斯梅迪亚诺。他想跟他谈谈，找他算账，向他表明自己的光明磊落，并对他进行无情的惩罚，这种欲望每时每刻都在增长。他千方百计要找到他。在受了欺侮之后，有的人会有极大的坚韧精神，这种坚韧，甚至能超过人们在从事伟大事业时的精神状态。

拉萨罗去找波斯梅迪亚诺，得到的回答总是不在家。他沿着大街踟躅，到处看不到那人的身影。夜幕降临，十点钟左右，他又看到前天夜里的三个人出来了。就是他们！波斯梅迪亚诺父子，还有一个军人。他们从面向一条黑魑魑的大街的门里出来，绕一个大弯走向阿弗里希多斯广场。拉萨罗又躲到拉斯内格拉斯大街的拐角里，看到他们又走进了那所屋子。稍后，又有一个人进去了。接着是三个人，而后又是两个人。总之，还是前一天晚上那批人。那时，拉萨罗寻思，有那么多陌生人在那幢屋子里，他想羞辱波斯梅迪亚诺的伟大目标又难以实现了，便转而奔向金泉俱乐部，去出席他舅舅告诉他的那个重要会议。

从傍晚时分起，“小博士”、皮尼利亚、阿尔达马等等经常同埃利亚斯·奥雷洪的钱包打交道的人，都一直呆在圣哲罗姆大道的咖啡馆里。

“不出‘小尾巴’之所料，”“小博士”说，“那只老狐狸显然很有能耐。”

“但是，事前必须采取周密措施。”皮尼利亚说，“一旦突袭失败，后果不堪设想……要选择能干的人，跟我们一条心，一个目标。在对手出现之前，不可泄漏天机。我们只让三四十个经过考验的人了解真情。”

“这肯定不成问题，我担保。”

“他们似乎也意识到斗争已经迫近，正在准备自卫。今天托雷诺在议会里就讲了这话。”皮尼利亚说，“但是，他们逃不了。人民愤怒了，人民要自由，要毫不留情地打倒那些不允许人民得到自由的人。”

“最困难的是我们不能在会上把他们一网打尽。我们要能闯进议会去就好了，可是上面不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只好到他们窝里去一个一个地掏。这很麻烦，很复杂……我们要具体计划一下，制定一个恰当的行动方案。”

“问题非常简单，”“小博士”把帽子往后推了推，压低声音说道，“无非如此而已：有一个党，有一些叫作明智自由派的人，他们倡导秩序和尊重法律。据说，国王把这些人当作宪法的支柱，但是人民恨透了这些人。在经过认真的思考之后，别管对不对，人民终于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把这些人搞垮。所以好吧，我们就来领导人民去实现他们的愿望吧。人民希望这样，我们就去执行国民的意志吧。”

讲出这番险恶而可笑的话之后，“小博士”停了一下，观察听众的反应。

“好，”“小博士”接着说，“我们心中已经有数，确定一个二三十人名单作牺牲品。”

“作牺牲品？”皮尼利亚打断了他的话。

“对，肯定会出一场乱子。这场乱子会闹到何等地步，我就不

能对你们说了。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脾气，你们应该有所了解。”

“这场乱子会酿成大屠杀吗？”两个陌生人之一问道。

“这我就知道了。乱子肯定会有。牺牲品的名单已经确定，就在我的皮包里。不限于区区几个大臣。”

“下一步呢？”另一个陌生人问道。“乱子结束之后，接着一定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我们能得到什么呢！狂热分子得到了政权，我们将面对一个独裁、恐怖和复仇的时代。我们将走向何方？走向更可怕的无政府状态。”

“没有关系，”“小博士”说，“国王自有神机妙算，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从这种无政府主义状态之中，必然顺利地产生出专制主义，这正是国王的目的。他肯定会达到这个目标。”

“暴乱是针对谁的？”

“针对许多人。其实，你们已经知道了。针对那些所谓的能干的政治家，针对那些操纵议会的人，针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当然也不会忘记不可一世的阿尔奎列斯和大名鼎鼎的卡拉特拉瓦。”

“喂，您认为波斯梅迪亚诺这个料事如神的军师会溜掉吗？他居然厚颜无耻地在议会中大放厥词，说政府如果不制止狂热分子，就会给自由和祖国带来祸殃。”

“哪能让这条鱼漏网呢？他是我们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因为他对政府最有煽动作用……是谁天天叫着要关闭俱乐部？是他。是谁制订了书刊出版条令？是他。是谁鼓动政府免了列戈的职？还是他。”

“他的儿子堂克劳迪奥·波斯梅迪亚诺起初还是金泉俱乐部的会员呢！”陌生人之一说道。

“噢！”皮尼利亚先生显得十分激动，仿佛心口被戳了一刀。

“那只狗会逃掉吗？我恨他，恨死了他！即使把他放到火上烤焦，我都不会可怜他。要不是为了干掉这个家伙，我还不来参加这次暴乱呢！”

“你跟他怎么啦？”大伙儿问道。

“我跟他怎么啦？”皮尼利亚道，气得脸色发紫。“有一段时间，这家伙经常到洛伦西尼俱乐部去。一天晚上，我发表演说，表示反对专制主义和教会修士。大家都为我鼓掌，他也鼓了掌。后来我不知说了什么反对军人的话，他不吭声了。我结束演说后，他过来跟我谈，说他不同意。我忍无可忍了。其实，我早就讨厌他了，对他很反感，没有什么原因，反正看不顺眼。于是，我对他说，他同意不同意，我才不管呢。这样，你一句，我一句，两个人越说越激动，最后，我提到了他母亲，这下子他再也忍不住了，突然……我不能再说下去了，一提到这件事我就气得发昏……他的手在我的脸上狠狠地揍了一下，从那时起，我这儿……这儿……一直像有块烙铁在烤。我们打了起来，他比我壮得多，他胜了我。后来我们又打，我又被打伤了。后来又吵了一次……两次……反正我恨死了他。我和他势不两立，要么他死，要么我活，没有别的出路。”

“他跑不了！他父亲也跑不了！”

“我也是这个意思。”阿尔达马喊道。他情绪不高，因为咖啡老板说什么也不愿赊给他一瓶马拉加酒。

“注意，有人来了。是谁？啊，是拉萨罗。”

拉萨罗进来了，向他的朋友问好。

“晚上好，狡猾的家伙。”“小博士”对他说，“我们又到金泉俱乐部来了。我们已经是这里的主人了，这是我们的天下，那群笨蛋已经滚了。今晚您来发表演说，准会受到欢迎，大家都知道您

的价值。”

“啊，我不再讲了。”拉萨罗说，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现在他深信自己天生不适合上台演讲。

“您看，”皮尼利亚对“小博士”说，被打断的谈话又继续下去。“波斯梅迪亚诺这家伙多下流，净干些令人深恶痛绝的事，这小子生活放荡，跟他父亲是一路货，在卡洛斯三世的宫廷里臭得要命。”

拉萨罗专心地听着。

“他专门诱惑年轻姑娘，造成了多少不幸的家庭！这种强盗应该在人类中消灭。”

“我现在也很想知道你们谈论的这个人。”拉萨罗说。“您认识他？您知道这个坏蛋的生活作风吗？”

“我怎么不知道呢？”皮尼利亚说。

“我昨天找，”拉萨罗说，“今天找，都没找到他。我有几笔账要跟他算，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他。”

“小心点，小伙子，这家伙的枪法很好，他的手灵敏得很。”

“我不在乎，反正我一定要找他算账。”

“您找过他了？”

“找了，可是没找到。我是说，我找到他了，看到他了，但是那种场合没法跟他讲话。他身边还有两个人，像是去出席什么秘密会议。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化整为零，三三两两走进一幢房子。”

“什么地方？”“小博士”十分感兴趣地问。

“在广场上，我打听了一下，叫阿弗里希多斯广场。”

“阿弗里希多斯广场？”“小博士”惊讶地问。“那是阿尔瓦拉的家……人多吗？什么时候？”

拉萨罗详细讲了连续两个晚上在同一时间看到的一切。

“原来如此，全清楚了！”“小博士”在皮尼利亚的耳边说。

这件事发生在金泉俱乐部里内室。主人在那儿放着几百只空瓶子，两三个空桶，洋洋自得的阿尔达马对这间房子怀有深厚的感情。拉萨罗刚讲完，从咖啡厅里传来了掌声和热烈的议论声。阿方索·努涅斯也发表了雄辩的讲话，两百多名激情满怀的狂热青年按捺不住地向他热烈鼓掌。年轻的演说家将他不慎重的信仰传染给那群无辜的充满幻想的年轻人，殊不知距他们两步之外，几个无耻之徒正在策划一场血案。在革命中，这种由少数人策划、由许多头脑简单的受骗的乌合之众实行的计谋，是屡见不鲜的。一群人大喊大叫，其实他们只是在放大一个人的声音，一群人大哄大闹，其实只是在表达一个人的冲动，——只不过这些人有着共同的利害罢了。

那天晚上，整个金泉俱乐部沸腾了，在任性盲目和胡闹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它的沸腾，预先为一场血案提供了借口。对于知道血案即将发生的人来说，年轻人那些得意忘形的演说是阴森可怕的。

拉萨罗进了咖啡厅。尽管坚信自己会受到欢迎，他还是没有敢步入会场中心。他躲在一个角落里，只想做一个平常的看客。但是，有几个人要求他讲话，阿方索把他推上了讲台。咖啡店老板本人也坚持要他讲话。大部分年轻人——观众的主体——向他鼓掌，预先报以一阵欢呼。拉萨罗觉得盛情难却，决定讲话。他走上讲台，开始演说。还好，没有再现他初到马德里的那个不幸的晚上发生过的事。面对成千个观众的脑袋和那么多双聚精会神地盯着他的眼睛，他没有发慌。他轻而易举地考虑好了演说的主题，从头几句话开始，他的想象便展开了翅膀，清清楚楚地阐

明了他要表达的全部思想。上一句话才出口，下一句话便自然而然地涌到嘴边，有条不紊，神态自然，可说是一种真正的灵感。这些话他平时都憋在肚子里，现在突然第一次涌到嘴边，使自己都感到惊讶，观众都听得津津有味。那些没有人写过的篇章，那些没有人表达过的句子，像泉水般地从他的嘴里喷泻而出，仿佛他早已背熟了似的。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忘了自己是在发表演说。演说家的本能使他摆脱了修辞造句之苦，表达得十分率真，没有陷入啰嗦和俗套。他那口若悬河、光芒四射的演说才华，他下断语时那种深沉、真诚、富有情感的语调，他那善于捕捉听众激情和想像力的本领，大大帮助了他的事业。他的天才，他的思想和修养，都充分地显示出来，给人以一往无前坚不可摧的印象。

“当某些人自封为独享自由的神的使者，”他说，“当这个庞大的天使群体独享属于我们全体人民而不是个别阶级的遗产时，你们怎么能得到自由？财富的垄断，知识的垄断，统治和权势的垄断，都已经过去了，难道我们现在还能允许思想的垄断吗？（热烈鼓掌）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将会产生类似东方式的等级制度。（笑声）在成百万的神圣的自由主义团体之中，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他们认为自己是秩序的唯一维护者，是法律的唯一执行者，是舆论的唯一操纵者，我们能够容忍他们吗？我们能永远做奴隶吗？昨天我们是一人专制主义的奴隶，今天我们是百人自由专制主义的奴隶，这能行吗？这个新专制主义比已经被我们震撼了的老专制主义还要坏一千倍。我宁可看到一个赤裸裸的、露出他的血淋淋的魔鬼般的凶残的面孔的暴君，也不愿看到这种新专制主义；我宁可看到一个从地狱中钻出来的野蛮人的赤裸裸的飞扬跋扈，也不愿看到那些对我们发号施令，左右我们，指挥我们的残忍的伪君子；这些人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随心所欲地

解释法律，为的是强迫我们服从法律；他们现在以民主的名义诱骗我们，为的是尔后以秩序的名义用火枪对我们扫射；他们自称是我们全体的代表，为的是尔后在议会里对我们破口大骂，称我们为土匪。（鼓掌）这种非正义的统治长不了！好在他们还没有把我们的嘴全堵上，把我们的手全拴住，我们胸中还有一口气，我们还可以举起手来指着他们说：‘这个家伙。’他们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认识他们。这场伟大的革命还没有到达它壮丽的高潮，还没有到达正义的顶点。到目前为止，它刚刚迈出了一步。面对着自己的事业，难道我们能因恐惧而却步吗？不，绝对不能。我们正处在可怕的中途。这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中途是最危险的地方。中途停顿等于死亡，比当初什么都不干更糟。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前进，要么，干脆别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

拉萨罗一边慷慨陈词，一边注意到在成百上千的听众之中，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有一张脸，它的眼睛中闪烁着热情和焦急的光芒。那个人的瘦骨嶙峋的手也在鼓掌，发出的声音有如两块石板在撞击。拉萨罗讲话时，他不断地看着他，亏得拉萨罗对演说的主题把握得很好，对他的听众很有信心，否则，那次演说肯定是砸了。那个人，就是他的舅舅。这真有点不可思议。但他没有继续想下去——听众对他的亲切热情，使他无法分心。

继拉萨罗之后，还有人继续讲话。一个接一个地发表演说之后，游行开始了，阿方索和卡瓦尼利亚斯都上了街。那天晚上，整个马德里都处于骚动之中，向来相当小心和软弱的政府当局也积极采取了某些防范措施。黎明时，只有“小博士”、皮尼利亚、罗沃、拉萨罗等人继续留在金泉俱乐部。

“您真棒！”“小博士”对拉萨罗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今天

晚上我们的党靠您的话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堂埃利亚斯,您应该为您的外甥感到骄傲。”

“我当然感到骄傲。”“小尾巴”说,他那张亚洲胡狼和雌狐一般的脸挤出了邪恶的笑容。“我真的感到骄傲。我没想到这孩子这么聪明。我要是早知道的话,我会尽一切可能……”

舅舅闯入狂热分子的会议令拉萨罗百思不得其解。他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疑问。在离开俱乐部回家的路上,他想起了就在同一个地方在他第一次发表演说的晚上舅舅对他的训斥。他想起了舅舅在狱中同他的对话,记起了他舅舅前前后后说过的所有的话。他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他舅父怎么会成为“伟大的自由派”呢?尽管有些模模糊糊的怀疑,他还是没有看清摆在他面前的可怕的危险的深渊。他无法预料自由派运动会按照自己的演说推进,也不懂得阴谋诡计,不懂得金泉俱乐部那些头脑发昏的人和一些情绪激动的青年人的流血冲突会成为他最可怕的武器。

但是,当拉萨罗回到家时,等待着他的却是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件事使他忘掉了演讲,忘掉了他舅舅,也忘记了金泉俱乐部。他踏进家门已是拂晓时分。看到堂娜帕斯坐立不安,沙罗美端着灯在走来走去,拉萨罗忍不住笑了起来。

“感谢上帝,您终于回来了,家中就我们两个人!”最老的女人浑身颤抖着对他说。

“出了什么事,女士们?”

“我们怕有人从屋顶上钻进来。”

“什么?谁敢?”

“您不知道吗,我的小先生?”帕斯说,“那个小克拉拉……真可怕,真可恶!……”

“什么时候把她绞死？”沙罗美喊道。“有个男人，有个男人为了那个女孩，从那儿进来了，是个好色之徒。我们真是瞎了眼，居然收留了她！”

“噢，我的上帝！多么可怕的罪恶！”

“那个男人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拉萨罗知道她们准是发现了波斯梅迪亚诺的踪迹，于是问道。

“星期天，就是迎神游行那一天。”

“她呢？她现在在哪儿？”他认为现在是把那件事情弄清楚的时候了。

“真可怕！您还问她在什么地方？我们把她赶跑了，我们叫她滚了！”帕斯带着一种复仇后的满足感说道，“难道可以容忍这样的魔鬼待在这儿吗？”

“堕落！居然在家中会出这种事！”沙罗美喊道，用两手捂住脸，“上帝啊，真是报应啊，报应！我们造了什么孽了？”

“那么，她在哪儿？”

“她在哪儿？我怎么知道！反正我们把她轰走了。”

“她到底上哪儿去了？”

“我怎么知道！您到街上找去，她本来就只配流落街头。对了，她离开这儿回到街头准是快活极了。”

“这种人生来就只配在街上游荡。”沙罗美厌恶地说。“真不要脸！”

“你们就这样把她赶了出去？……这个可怜的姑娘会到哪儿去呢？”拉萨罗问道。即使他受到过她的侮辱，他也不能无动于衷地看一个弱者受到辱骂和虐待。

“我怎么知道她到哪儿去了？她到地狱里去了！”玛丽亚·德·拉·帕斯狞笑着说。

“上帝呀，世上竟有那么多肮脏事？噢！眼下那种新思潮……”沙罗美喃喃自语，向空中伸出两只手，仿佛在发表演说。

在讲拉萨罗遇到那件惊人的新鲜事儿之后采取的行动之前，我们先来讲一讲那天晚上在三位女士住处发生的事。当时，“小尾巴”要出门，临走时说，要去办点事，三天后回来。正当三位女士议论“小尾巴”这一出人意料的决定时，发生了后来导致把孤女克拉拉赶出家门的那档子事。

第三十五章

教皇使节的帽子

上个世纪，专门为教会服务的裁缝业非常发达，供销两旺，生意兴隆。教士啦，神父啦，个个穿得又考究，又标致，从业人员自然也获利丰厚。因此，许多本来从事世俗服装业的男女，便纷纷转入了教会的这个相关行业。进入本世纪，这营生却一蹶不振了，原因不详，反正不是教士少了，便是裁缝多了。在贝伦大街托卡梅·罗克那所房子的五层楼上，住着姐妹两人，她们是专做圣衣的女裁缝，处境也同样大不如前。她们年轻时颇为风光，替托莱多和京城的教士们缝过许多斗篷和洁白的法衣。但在我们眼下述及的这个历史年代，由于不便点破的社会原因，她们只能凄凄清清地为某个慈善学校的学生或衣衫褴褛的穷神父做点缝缝补补的零活。运气来了，她们也偶尔能给宫廷小教堂里的教士或最高法院的检察官先生做顶帽子。如此而已。她们穷，但耐心地忍受着不幸，倒也没有怨言。只是其中的一位，有时在翻腾几片

缝补用的黑布时,不免在叹息中喃喃自语道:

“宗教完蛋了!”

除了神父堂希尔·卡拉斯科萨之外,她们没有别的朋友。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这位神父跟两姐妹之一的关系颇惹物议。神父三天两头前来造访,给她们送点活计,也常来陪她们聊天,谈点马德里的新闻。这两位姐妹,一方面,只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另一方面,却有一个残忍凶恶的公敌。此人也是一名女裁缝,和她们只有一墙之隔。她根据同行是冤家的规律,向两姐妹宣战,扬言要斗个你死我活。她折磨她们,辱骂她们,给她们起外号,还豢养了一只猫,此猫的任务是专门闯入这对姐妹的居室,为所欲为,帮助主人搅得仇人无法安生。这位堂娜罗萨莉亚在生意场上还有位情人,天天晚上提着吉他来作客。此人显然受了地狱的委托,整夜整夜地在她家中又弹又唱,闹得那两位做圣衣的姐妹无法进入睡乡。

堂娜罗萨莉亚的生意比她的女邻居强,她轻蔑地称她们为“髻毛女人”。她还和所有妒心极重的女人一样,老想把对方手中仅有的一点活儿抢过来。终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罗马教皇使者的一位侍童,本是堂娜罗萨莉亚的老主顾,而且是她的服装的优美色调的崇拜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为了博得某某人的好感,居然跟这位夫人呕起气来。夫人火了,但他的火发得比夫人更大。第二天,当教廷使节的帽子需要织补时,侍童没去找堂娜罗萨莉亚,却给了她的对手两姐妹。

堂娜罗萨莉亚得知罗马教皇使者的帽子已落到她竞争者手中,感到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她毅然同罗马教廷断绝了关系,把侍童骂了个狗血喷头,还把那只猫派遣到邻居家去执行一项肮脏的使命——那动物还干得非常出色,胜任愉快。她还站在那

两位不幸女子门口，说了些怪吓人的话，逼得两姐妹中的年长者又吐出了她在逆境中常说的那句口头禅：

“宗教完蛋了！”

但罗萨莉亚心犹未甘，发誓对此决不善罢甘休。怎么啦？她惊愕地看到神父把一位陌生青年带进了那两姐妹的家。她们两家是紧邻，只要悄悄地贴近她家门口，里边的动静便一清二楚。我们已经知道波斯梅迪亚诺到“髻毛”姐妹家中的来意，堂娜罗萨莉亚当然也猜度得出。她偷偷地窥伺着，发现神父是通过一扇导向阁楼的小门走进来的，于是一下悟出了蹊跷的所在：内中必有风流韵事。报仇的机会来了。她看到波斯梅迪亚诺进去后不再出来。她断定这种隐秘的访问还会再度出现。她盼望着这一天，以便立即到邻居中张扬开去，只要如此这般，那年轻人便会当场落网，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人们自然会纷纷前来打听，她就可以出头露面，作证指控，揭穿神父所利用的那条秘密通道，到了那个时候，神父的丑闻就再也隐藏不住，髻毛姐妹也势必身败名裂，锒铛入狱去了。

罗萨莉亚守了一天，两天，三天，可是，意料中的事情并没有再演。她只好决定：立即向有关人士进行揭发。这是上策，否则，再拖下去，怀疑无法证实，往后就没戏了。

想好就做。她披上大披巾，下了楼，直奔波雷尼奥家而去。她敲了敲门，门开了，迎面看到的是玛丽亚·德·拉·帕斯·赫苏斯那张森严的脸。主人很不高兴地问她：

“您有事吗？”

“我找你们主人，有事相告。”罗萨莉亚边说边往里闯。

“真没教养。”玛丽亚·德·拉·帕斯看见她突然进来，心里想。

“沙罗美，拿盏灯来。”

当时已是夜晚。玛丽亚·德·拉·帕斯在昏暗中看不清来人的脸。沙罗美把油灯端进客厅，主客才开始交谈。

“您有何贵干？”帕斯问道，目光在堂娜罗萨莉亚身上打量。

“谁是这家的主人？”

“是我。”帕斯觉得这位不速之客有点神秘，不由得心里发毛。

“那么我来告诉您……您不知道出了事吗？”

“什么事？”沙罗美觉得屋顶快塌下来了。

“您别怕，夫人，因为，反正，只要心中有数，今后就没事了。”

“看在上帝份上，您快说吧，夫人。”帕斯以长者的身份央求，语调中透出焦急。

“对，你们一定要知道，”堂娜罗萨莉亚一脸莫测高深的神气，说，“你们家……，噢，我告诉你们……，我就住在四楼边上那套房子里，我是裁缝。对不起。教皇使节先生家中的衣服都归我做，西印度群岛总主教家中的衣服也是我做的，托莱多大主教们的衣服也是我做的，我还替王宫小教堂做过法衣。”

堂娜罗萨莉亚的针与显贵们的服装之间的关系如此亲密，使她在玛丽亚·德·拉·帕斯·赫苏斯心中陡然加重了分量。

“我就住在楼上，我看见，可是，你们真不知道……”

“知道什么？”

“不知道他来过？”

“谁来过？您在说谁？”两位夫人不由得同声大叫，仿佛看到了火山爆发。

“我来告诉你们，为的是防止这种事情重演。事情是这样的：我家的阁楼有一扇窗正对着你家的阁楼。”

此时，波雷尼奥家两位夫人神色大变，非语言所能形容。

“对了，对了，事情就是这样。”女裁缝继续说道：“一天下午，有个年轻男子，穿军装的，从那扇门里到你家来了，对了，就是从那儿进去的，引起了我的疑心，我看到这里有位姑娘……”

“可是，夫人！”帕斯刷地站了起来。“您能肯定有个男人进来……到这家里来了？”

“是的，夫人。我看见的。他溜进了那间有几扇窗户的房间。……是的，我的朋友，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什么时候？”沙罗美倒抽了一口气，她感到喘不过气来。

“星期日下午。”

“几点钟？”

“五点钟左右。”

“那时我们正在参观迎神游行！真丢人！这不要脸的女人……疯丫头……我早就起疑心了。”帕斯气疯了，双手捂住脑袋，在客厅里不停地踱来踱去。

“唉！对付这类事我可毫无办法……气死我了！”沙罗美喃喃地说。她从沙发上俯下身去，大概感到一阵头晕。

“不过，夫人们，你们也别惊慌。”堂娜罗萨莉亚说，目的是想安慰她们。“你们有女儿吗？”

“没有，夫人。我们没有任何女儿。”玛丽亚·德·拉·帕斯气呼呼地答道。“我们是出于怜悯，才把这女子收容下来的，本希望她能够改好。可是……我早就起了疑心了。瞧这宝贝！瞧您刚才说的！我的上帝！我们干吗把她弄到家里来呀！”

“夫人，”沙罗美捂着胸口从头晕中恢复过来，说道：“请您说下去，把事情说清楚。太可怕了。我们对付不了这等事。真叫我们犯难。特别是我，我受不了……”

“我的话句句是实。星期日下午，有个青年男子溜了进来，在这里呆了将近一个钟头。你们不妨去打听打听，我说的绝对没错。”

“真叫人难以置信。”帕斯重新就座。“我们这个家，这个正正派派的家……怎么会有这样一个门？怎么可能……？”

“这个门早就有了，只是不让人家知道。如果你们想知道底细，可以到阁楼上去仔细查查，就明白了。”

“不过，他，那个魔鬼，他是打哪儿进来的？”

“就从那扇门里进来的呗！”堂娜罗萨莉亚乘机接着解释。“那门就安在两个女裁缝的房里。她们是专为乡间教堂执事和乡村神父做衣裳的，手艺很糟，可是她们虚张声势，说她们曾给塞哥维亚大教堂做过圣衣。全是胡说八道，别信她们吹牛。”

“那个男人是从他们房间里溜到这里来的？”

“没错！他是个军人，高高的个子，长得还挺英俊。”

“天哪！太可怕了！我耳朵里可容不得这种事！”沙罗美又嚷了起来。她舒展了一下四肢，仿佛第二阵眩晕又在向她袭来。

“那些女人被他买通了呗！”堂娜罗萨莉亚继续借题发挥。“她们没有钱，做活挣不到多少，手艺又糟，只配给圣马丁教堂神父的助手干点零活。”

“应该采取措施啊，帕斯，应该当机立断啊！”沙罗美说，她又从昏眩中恢复过来了。“否则的话，咱家的荣誉就要完了。夫人，”她转过脸来，对着堂娜罗萨莉亚接着说，“您不要为我们的难过感到奇怪，我们受不了这种打击。由于我们的出身，教养，信仰的虔诚，我们从来不把贫穷放在心上。唉，我们倒应该对自己的过分仁慈负责。您想，尽管对她品行不端早已有所耳闻，我们居然毫无戒心地把这条毒蛇养在家中！我们收留她，本指望她能改过

自新。但是，正像您已经看到的，她的心多么邪恶！这叫什么社会！这是什么世道！我堂妹是位圣女，心地十分善良，她对那女子寄予希望，相信她能够改好，可是，魔鬼怎么能够变成好人？真丢人！真是奇耻大辱！唉，处理这类事情我可很不在行。我此刻心乱如麻！我真是气昏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对啰！是得下决心采取措施啰！”玛丽亚·德·拉·帕斯也气愤填膺地说。“否则，咱家的面子往哪儿搁？得马上把那女子赶走。不必征求堂埃利亚斯的意见，他肯定会表示赞成的，就算心里不太痛快，嘴上总不会不同意的。你看，今天上午他还在壮着胆子向我们保证他侄子会变好来着！可是，连女人也干得出这种丑事……这叫什么时代！算什么世道！就连……”

“您怎么决定就怎么干吧，帕斯！”沙罗美说，摆出一副又温驯又痛苦的样子。尽管心里紧张，她觉得自己扮演得很成功。“就照您说的办，别管那位管家先生会怎么说。咱们家里可没有他指手画脚的份儿！把她撵走，让她跟她的朋友一样，离咱们远远的！唉，我真不愿重提这位夫人刚才说的那件事！”

到了这时分，连狗也不叫了。满脸作忧郁状的巴蒂洛显得十分沮丧。它忧心忡忡地站在堂娜罗萨莉亚对面，全神贯注地盯着这位得意洋洋地带来痛苦和不安的女裁缝。

“夫人，”帕斯彬彬有礼地说：“感谢您来向我们通报这件事情。您显然非常关心我们家的名誉。我们把那个姑娘辞退后，就要举家迁离这里。唉，我已爱上了这个既神圣又僻静的地方。我们在这儿住得非常安宁，虽说比不上我们从前舒适的家，倒也十分清静，没有喧嚣……夫人，谢谢您使我们免于受辱，要是我们单独住在这里，那狡猾的军人准会随时算计我们，后果将不堪设想！唉，这种事，我连想都不敢去想。”

“他是个军官，挺年轻的，高高的个儿，很漂亮，像是个世家子弟。”

“年轻，漂亮，风度翩翩！”沙罗美一边说，一边摆出姿势，准备迎接第三阵突发性眩晕。

“年轻，漂亮，风度翩翩！”帕斯也怒不可遏地喊了起来。“能叫人相信吗？真叫人恶心！”

“您行行好，别再说啦，看在上帝份上！”沙罗美说，她已进入半昏迷状态了。

“您别再说啦。我侄女很容易激动，听不得这种事。我们习惯于……”

堂娜罗萨莉亚认为自己的使命业已圆满完成，便起身告辞。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当女裁缝快到门口时，那条早就失去了本能的大犬巴蒂洛却追扑到她身后，激动得浑身抖擞，一个劲儿地吠声不断，俨然摆出了大猎狗遭遇剪径贼的架势。它追逐着女裁缝，汪汪地吠着，用它那无害于人的利齿叼住了她的衣衫和披肩。帕斯惊得目瞪口呆。沙罗美紧紧捂住双耳，仿佛听到了豺狼的嗥叫。她们两人共同赶来保卫堂娜罗萨莉亚，使她免受这条巨犬的袭击。女裁缝则满脸愠色，愤然向这两位夫人横扫了一眼。

接下去的事是，这两位丑女人本想急匆匆地找克拉拉问罪，谁知忙中有错，都找不到门儿，竟互相撞在一起。

“喂，差点把我撞倒了！”这个说。

“喂，你怎么搞的！”那个也嘟嘟囔囔地抱怨。

她们终于走进了虔诚的圣女的卧室……圣女正静静地躺在那儿，但并没有入睡。她在沉思，眼睛死死地盯着屋顶。克拉拉坐在床边，充当圣女的护理兼女伴。当两位波雷尼奥贵妇进来

时，克拉拉已从她们的表情中看出，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就要来了。她感到恐慌，往床的里侧挪了挪，仿佛在寻求圣女堂娜鲍利塔的庇护。

“死丫头！”帕斯厉声喝道，她舌头有点不听使唤，脸色显得十分难看。“您的丑事瞒不了我们。您损害了我们家的名誉。要不是怕降低我们高贵的身份，我真应该把您送去坐牢……”

“夫人，”克拉拉咕哝着说，“我做了什么啦？”

“哦！我做了什么啦？”沙罗美小丑般地模仿克拉拉的语调。“您瞧她有多虚伪！我的上帝呀，瞧这魔鬼！鲍拉，你别怕。”沙罗美走近床边，又补了一句。“您，克拉拉，别再惹我们不高兴，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家中收留了一个什么样的货色！”

“事情败露了，丫头！”帕斯接下去说。“您甭想再用伪善来欺骗我们啦！您也真够大胆，真够恶劣，真够无耻！您应该自己羞死！”

“夫人，我不懂您说的话。”克拉拉已无法保持镇静。

“死不要脸！干了那么多丑事还想隐瞒！您以为我们会跟您同流合污吗？您现在马上就得离开这儿！”

听到这话，克拉拉的第一个反应是喜出望外。居然能离开这里！她本来不敢有此奢望，……但是，目前的处境又使她无法高兴。她知道，她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待最后的审判。

“告诉她，告诉她我们为什么必须把她赶走的理由。”沙罗美对帕斯如是说，俨然是一副十分尊重审判程序的模样。

“她自己心里明白。”帕斯说，“但我可以不激动。说真的，要不是……真可怕！原因是……鲍拉，你别怕，原因是，钻我们出门拜客的空子，有个男人打屋顶上溜进了咱们家门。是的，是个军人，高个子，长得挺……怎么说来着？对了，长得挺帅。不，鲍拉，

你别怕，反正，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

要不是怕把卧病在床的堂妹吓着，沙罗美真要第四次休克了。但她控制住自己，仅仅用一种表示惊怖的眼神望着克拉拉。而在克拉拉的眼里，也只流露出一种惶惑的神态。出乎她那两位亲人的意料之外，鲍拉对那位从屋顶溜进家来的魁梧潇洒的军人作出的伤风败俗行为，既未操拉丁文作出评论，也未发表训诫申斥之词。至于克拉拉，尽管她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却吓得魂不附体，好像真的犯下了什么罪孽。

“您敢赖账吗？”帕斯向克拉拉逼近几步，眼里喷出愤怒的光。

“我……不，”克拉拉畏怯地说，“对，我否认。”为了进一步控制自己，也为了对付这位法官，她补充道：“您听我说，夫人，我讲的全是实话，我告诉您这是怎么回事：我是清白无辜的，我没有答应……”

“天哪，天哪，我可受不了这种事！”沙罗美背过脸去，叫道：“我不能，我根本不想听。您没有答应！您敢赖！”

“我……我没有赖。”孤女非常沮丧地回答：“可我，我对他……有什么错？”

“您想为他开脱？瞧您！您干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绝对不能原谅。我们本来就不该把您收留下来，可是我们收容了您，您就这样来报答我们！我早就料到了，我们在您身上不会有好报的。”

“夫人们，”克拉拉泪如雨下，“我向你们发誓，向上帝发誓，向所有的神圣发誓，我跟那个男人没有关系，您说的一切都和我毫不相干。我向上帝，向圣母发誓。”

“不要脸的东西！胆敢为自己辩解！”

“说实在的，我的身子太娇弱，经受不起这种事情。”另一位丑女人说，“鲍利塔，您也别怕，就当压根儿没有这么一回事。否则，你的病会加重的。”

“我的上帝！我怎么说得清楚呢！”克拉拉哭叫道，她痛苦极了。“我做了什么错事了？你们怎么才能相信我呢？我将来怎么活呢？我可不想这样活着。我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没有朋友，没有人保护我。夫人，我向您发誓。请您别再说了，因为您说的事跟我毫无关系。”

“得了，得了，您马上走吧！”帕斯下令，一脸狰狞。

“走？可以，我走。我不想麻烦你们。不过，您刚才说的那些事……我可没有败坏你们这个家的名誉，我没有败坏过任何人的名誉。我非常不幸，我是孤女，很穷，孤零零的，无依无靠，谁都不关心我，看不起我。我不该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对待。您说的事和我毫不相干，我是清白的。”

“我可忍不住了。”帕斯说。“别拖了！您得马上离开这儿，爱去哪儿就去哪儿！我知道，这正好配您胃口，您不就喜欢在街头晃晃悠悠混日子么！好啊，快走吧！我才不管堂埃利亚斯反对不反对呢！其实，他也不会不同意的，因为他懂得，关心一个不知廉耻的姑娘是没有意义的。您马上就给我走。”

“女士，”克拉拉跪在床前，紧紧地抓住圣女的手，哀求道。“女士，您得保护我。您是那么善良，您是位圣徒。您过去保护过我，知道我是清白的。您说句话吧，她们说的不是事实。如果您不帮我，我该怎么办呀！”

虔诚的女圣徒默然不语。她仍然心不在焉，作局外观。当她感到克拉拉在用手抓她的时候，她把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转了过去，看了克拉拉一眼，用微弱而冷漠的声音吐了一个

字：

“我？”

圣女又沉默了。沙罗美带着鄙夷不屑的神情，将克拉拉从床前一把拖了过去，说：

“我们现在已经忍无可忍了，帕斯，我们对她太宽宏大量了，再也不能让她在这里继续呆下去了！”

“马上给我滚，对，马上离开！”帕斯说。“收拾行李去！马上！收拾衣服去！”

“夫人，看在上帝份上，不要这样把我撵走。”克拉拉交叉着双手跪了下来。“天这么晚了，我孤身一人……谁也不认识……我该怎么办？我上哪儿去？看在圣母份上，还是等堂埃利亚斯回来再说吧。我是他收养的孤儿……他不会这样把我抛弃的……”

“不行，不行！您还想骗人？赶快离开这里！”

“可是，夫人，”克拉拉继续哀求，“叫我上哪儿去？我独自一人……又是夜间……我怕……我好怕……我举目无亲……”

“您不认识别人！你敢说……？”沙罗美嚷道，一边转过脸去用尖削的手指画十字。“那么，那位年纪很轻，个子很高，长得很帅的先生呢？”

“夫人，看在上帝份上，您还是等我的保护人回来再说吧。我求您了！”

想到“小尾巴”可能从中作梗，沙罗美险些第五次晕了过去。

“真会赖！”沙罗美坐了下来。“老实说，咱们太善良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一分钟也不能再拖了！”帕斯说，她好不容易得到了这个复仇的机会。“您马上给我走！”

怀着最后一线希望，不幸的孤女再次求助于女圣徒。后者躺

在床上，纹丝不动，活像一尊墓边的雕像。克拉拉捡起她放在被子外面的手，热情地吻着。泪水将手淋湿了。这是纯真的泪水，是被那两名刽子手折磨出来的泪水。

“女士，我再求您了，”克拉拉用几乎令人听不到的声音祈求道，“求您别抛弃我。您是一位圣徒。您别让她们这样把我赶走。……天色这么晚了……我怕。千万不要抛弃我。”

那神秘的女人把手悠悠地抽回到被子里，转过脸来，毫无表情地望了这个牺牲品一眼，又以同样漠然的口气反问道：

“我？”

“真不要脸！真叫人受不了！”帕斯说着，猛的一下把克拉拉从床边拉开。“要是您自己不走，我就叫警察来，让您知道他们的厉害！”

这时，沙罗美已经走到柜边，从中拿出克拉拉放在里边的仅有的几件衣服，裹成一包。

“你放心，帕斯，”沙罗美说，“我查了她的衣服，里边没有咱们的东西，她没有拿我们的东西。”

“我好心的太太，”克拉拉绝望地诉说，“别这样撵我走。我没错。我没做过那种事。我是清白的。你们问这位女士吧，她是圣徒，她了解我，她会告诉你们的，我肯定。”

虔诚的圣女又抽搐了一下，像应召而来的幽灵似的，再一次出声：

“我？”

“不要把我赶走！”克拉拉继续说道，但已不知该向谁恳求了。“别这样对我。天这么晚了，我孤零零的，能往哪去？我不认识人。我怕。我会迷路的。……”

“行啦！带上衣服！”沙罗美一边说，一边把包袱塞到克拉拉

手里。

“不，别那么狠心！还是等到明天再说吧。明天，等我的保护人回来再说吧！”

“他说过他得再过两三天才能回来。他忙着呐，不能光照顾您一个人。”

帕斯说着就抓住克拉拉的胳膊死劲往门外推。可怜的孤女没有当即晕倒在地，想必是有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持着她。她的天使般的优雅和温文，使她没有同那两个泼妇——使波雷尼奥家族为之蒙辱的女人——相骂。这位可怜的女子满以为，哀求能使人的心肠软化，殊不知她们在修道院里死气沉沉的生活和与世隔绝的苦闷的作用下，心肠早已炼得跟铁石一般。姑娘在继续哀求，再次在马丽亚·德·拉·帕斯跟前跪倒。克拉拉抓住帕斯的手，但那双手生来只是为了操刀的。那老妇猛地把手抽了回去，却把臂膀高高举起。尽管她出身显贵而且一贯以此自重，尽管她似乎竭力在使自己的情操臻于高尚圣洁，她还是向这位不幸的孤女动了手，而且正如我们刚才已经知道的那样，在动手之前还动了口，着实把那女孩臭骂了一顿。这虚荣可笑的老虔婆是人类的愚蠢和傲慢相结合的典型。她扇了这位被遗弃的弱女子的耳光，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后者以其本身的青春和纯朴，伤害了那两个女魔的自尊心。

“嘻，嘻，嘻！帕斯！看在上帝份上，你可不能冒险！”沙罗美杀猪似地尖声叫道，仿佛手无寸铁的克拉拉是个手持匕首的危险分子。“快撒手，快撒手！”

“我真想打死她！”帕斯紧握着拳头，盛怒之下，气都透不过来。

沙罗美把大披肩扔到克拉拉肩上，那披肩是克拉拉搬家时

带来的。然后，沙罗美伸出她皮包骨头的臂膀死劲地把克拉拉推出去，那不幸的孤女险些被推倒在地。沙罗美一边推，一边还嘟嘟囔囔地念叨：

“我眼里容不得这号事。您马上得走，死丫头片子！再不走，我们可要不客气了！”

克拉拉走了。她已被两条胳膊——一条粗壮的属于老帕斯，另一条瘦削而发颤的属于沙罗美——推出门外。很可能，沙罗美在推最后一下时，还用那只正在抽搐的鹰爪子在克拉拉肩上狠狠地掐了一下。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两个魔鬼的声嘶力竭的喊叫声仍在屋里回荡。孤女只好怀着一颗痛苦的心往楼下走。她已精疲力竭，说不出话来了。她对自己的处境感到茫然无着。她下了楼梯，走到街上。她，一个人，形单影只，走在街上，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庇护，只有头顶一片天，周围一片孤寂，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她往何处去？突然，听到了从门洞里传来的声音，她转过脸去，看到是那条神情忧郁的狗正跟随在她身后。这是那条可怜的狗第一次走出家门，它已下了不再回家的决心，此刻正兴奋得又叫又跳，又顽皮又淘气，表达出一种它从未体验过的轻松和欢乐。

第三十六章

解 释

拉萨罗从两个女巫口中得知过去的女友已被赶走，恨不得当即抓住那两个贵妇收拾一顿。尽管克拉拉冒犯过他，尽管他不

知道她们凭什么把克拉拉撵出大门,但对这位不幸少女的关切之情已在他心中油然而生。毫无疑问,既然出了这种事情,他就应该保护她,应该帮助她摆脱当时社会条件下她可能陷入的泥淖,应该搭救她,不仅仅因为她曾是他的女友,而且他还曾经爱过她。在这种关头,他应该表现出大度和善良,捐弃前嫌,以德相报。既然那两个丑妇没有说出克拉拉的下落,拉萨罗只能自己设法去找。可是,克拉拉在哪里?该上哪儿去找?她在马德里可没有熟人。不,她认识波斯梅迪亚诺!一念及此,拉萨罗的高尚之心顿即凉了下來。“也许,”拉萨罗寻思,“克拉拉的出走是受了波斯梅迪亚诺的诱惑。也许是他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去了。”大学生心头涌起了妒嫉和敌意,决心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拉萨罗在沉思中信步朝克劳迪奥家中走去。如果他们不让他进去同克拉拉见面,他准备在那儿大闹一场。他觉得克拉拉此刻准在那儿呆着。回想几个月前和她初次相识时,她是何等天真,多么优雅。这样一位清纯娴静的少女,现在却跟从一个花花公子离家而去,不由他妒火中烧,把他气糊涂了。卑鄙的行为必须受到惩罚!“她依旧在我心上,”他喃喃地说,“我依旧爱她,我要原谅她,不和她计较,我跟她吵过,可我不介意……”

一到波斯梅迪亚诺家门口,他就在街头踟蹰漫步,消磨时光。挨到八点钟光景,他才走过去向门房探询。门房记得几天前见过他,也不再冷脸相待,因为主人的嘱咐言犹在耳。当时,他报告主人,有个年轻人已前来七次求见,主人深感讶异,问及此人的相貌特征等等,他也相当准确地一一汇报。波斯梅迪亚诺揣测来人可能是拉萨罗,便叮嘱门房,如果此人下次再来,应立即引见。为了想知道拉萨罗的来意,克劳迪奥不仅不想回避,而且很愿意和他谈谈。

话又得说回来。尽管主人事前已有指示，门房还是觉得眼下尚非少爷接见这样一个身份既非军官、皮鞋又不美观的年轻人的适当时机。因此，依然拖了好一阵子，才请人去把少爷叫醒，引来人入内。又等了一刻钟，少爷才离开寝室，出来会客。

“我的来意，您大概早已明白。”拉萨罗毫无礼貌地单刀直入：“您认识我，给过我自由。您大概认为，出于对您的感激，您我就可以成为朋友。可是，现在责任在您。您引诱和毁掉了一位姑娘的名誉，而我却把她看成是自己的亲姐妹。如果您把我从狱中营救出来的目的是要羞辱我，那好，您做对了，因为对我来说，我也获得了找您算账的自由。作为一个堂堂男子，您的所作所为已经卑鄙得无以复加了。”

“我没有做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如果您不赶快把这些话收回去，我就坚决不准您再和我讲话。您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诽谤。我没有引诱过，也没有破坏过任何姑娘的名誉。您是气昏了头，因为您爱得发痴。您受骗了。正因为我知道您受了骗，我才容忍您刚才那些胡言乱语。但是，我可以使您认识错误。”

“但愿如此，”拉萨罗说，“但愿您能向我证明事情真相并非如此……。但您不可能说服我。我亲眼看到您像做贼般地从克拉拉寄居的人家溜了出来。您到那里去的目的是为了找她，——也许是她约您去的。”

“不对。”克劳迪奥打断了拉萨罗的话头。“请您坐下，咱们该冷静地谈谈，不要鲁莽，也不要先入为主。我会使您明白过来的。”

“您说吧！不过，说也是白说。当我目击您在姑娘独处时溜了进去时，我所形成的想法是无法消除的，何况还有那么多的明确无误的先兆。我到这儿来，不是想听您解释。我没有任何疑问。

我确信您干下了没脸见人的事。我到这里来的目的，是要亲口对您说，您这位先生很坏，是个下流坯！您必须对后果负责！我不怕您。我必须为所受的侮辱复仇，不管对手多么强大！”

“我从不回避自己的责任。”波斯梅迪亚诺非常果断地说。“但我不允许任何人来污辱我。我不喜欢吞吞吐吐，也不喜欢拐弯抹角。现在，我把真相告诉您，希望您能相信，希望您把进门以后所说的话统统收回。当然，我能理解您，也愿意把这一切都忘却，只要您在听完我的解释以后不再坚持您原来的看法。”

“您说吧，我听着。”

“我和克拉拉一共见过三次面。”波斯梅迪亚诺说。“她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更不了解我的为人。她不认识我，压根儿没把我放在心上。我敢保证，对她来说，我只是一个陌路之人而已。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了那个倒霉的保皇狂，我陪送他回家，第一次见到克拉拉。她跟我谈了几句话。她，真诚坦爽，说话明快，待人亲切。她对我讲了家中的一些事。我不否认，从此以后，我对她十分关心。我觉得，能使我感到高兴的事莫过于把她从那座牢笼里解救出来，给她欢乐，让她脱离那个恶鬼的掌握，那恶鬼是足以把幸福酿成灾难的。”

波斯梅迪亚诺接着讲了他同克拉拉第二次见面的情形，甚至提到了这次谈话的一些细节。拉萨罗听得很仔细，觉得他没有说假话。

“我很坦白，我不对您隐瞒我的感情。”波斯梅迪亚诺继续说道。“我希望您能正确地评判我。最初，我确曾把克拉拉看成我追求的目标。是的，我同情她，愿意关心她，但我确也有一些很轻浮的想法。我不否认这一点，我不愿歪曲事实。我这种坦白，就跟人在弥留之际向神父忏悔完全一样。但是，也许是客观环境，

也许是她的态度，使我改变了初衷。她有天使般的性格，善良，淳朴，她对男子的魅力能征服一切男子，除非这男子是个下流放荡的人。我向您坦白，在她身上，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使我愿意亲近她，关切她，最后爱上了她。我不能否认，尽管我对她产生了这种真诚的爱，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想把她带走，我要把她解救出来。我不认为这是对她的侮辱。不管是谁，如果想站在我和她之间把她夺走，我就会杀死他。但是，后来，我看出来了——她没有跟我说过——她深深地爱着一个人。这使我非常不安。我知道您在狱中，我就不再犹豫了。我明白，如果她真心爱您，我最好的选择就是使您获得自由，把您还给她。您看，人心有多复杂！就这样，我打算感化她。请您不要感到惊讶，我历来以为自己是个讲究实际的人。根据克拉拉的性格，您在狱中呆得越久，她就越爱您。而我，要征服这样一位女子，却没有多少优势。您出狱后，将和她们住在一起。在三个怪女人和一个倔老头的严密监视下，您无法亲近她，无法帮助她，无法使她脱离痛苦的折磨。您和她住在一个屋顶下面，却不能跟她说话，不能安慰她，不能向她表达爱意。‘这就是我的机会到了。’我是这样想的。‘只要拉萨罗在她心中成为一个无情无义的人，难道她能不鄙视他吗？她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家中的处境，她的悲伤和受到的折磨，难道不会激起她对自由、生活和爱的向往吗？可是，那个幼稚的青年除了政治激情以外，一无所有，不能给她这一切，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为她争取这一切。’您应该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我除了可以指望得到她的感激以外，肯定可以得到更多的报偿。因此，我决心把她救出火坑，把她带走。可是，我太盲目了，没有想到会遭到拒绝，没有想到她对第一位男友的挚爱远远超过了她所受的全部痛苦和折磨。后来，我曾趁她一人在家时进去了——您知道我是从哪条路进去

的。她一见我，非常惊恐，使我深悔此行。她求我离开，是跪下来求我的。我告诉她，她在那里是没有任何出路的，您救不了她，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救她，因为那些人太残酷了，把您管得太严了。但是，没有用，她不听我的话。她很坚定。我明白了，忠诚是她的美德，想从她脑海里把初恋的形象抹掉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我打消了自己的想法。她根本不想听我讲话。想到我走进她的家门可能给她带来的危险，她简直绝望了，哭哭啼啼地要求我别管她，让她自己去忍受悲伤和寂寞。坦白地说，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自己居然如此渺小。我所面对的这位姑娘虽然纤弱，但她不但没有被爱情的谎言所征服，也没有因自由幸福的前景而动心。我离开时，感到有人进来了，我不知道他是谁。为了不给她惹麻烦，我逃开了。当时我很害怕，因为尽管我十分小心，仍然担心会有人发现我的踪迹。”

“是我。”拉萨罗说。“我看到您通过阁楼离开了。”

“我讲的都是实话。”波斯梅迪亚诺郑重声明。“没有省略可能为我增添荣誉的事，也没有隐瞒使我发窘的事。我讲的一切，全是事实。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这里悬挂着她的肖像，她时时刻刻都在注视着我。”

克劳迪奥指向墙上的一张照片。他的语调如此真诚，使拉萨罗也开始动摇了。

“尽管如此，”拉萨罗感到波斯梅迪亚诺的解释还不能使他完全满意，便说：“我还是希望您拿出证据来。您知道，这种事不能光凭嘴说。”

“不能光凭嘴说？不错，对当事人来说确是如此。有些事是无法用其他方式来加以证实的。然而，有的时候，某一个人的话就足以使另一个人绝对信服。刚才您指责克拉拉。但是，如果她

冷静而真诚地告诉您以实情，难道您也能对她发生怀疑吗？您相信她，就去找她谈谈吧！打破沉闷的空气，去找她，听听她的声音吧！如果听了她的说明您还不相信她，您就不配……您就不配再去和她见面了。”

这些话使拉萨罗无法抵挡。他知道，有的男子靠杜撰和狡猾掩盖事实，但波斯梅迪亚诺没有说谎。

“得了，您别说了！”拉萨罗不由叫了起来。“您到底是个高明的演员还是个至诚的君子？至于我，我从来不说谎，不会伪装，我很愿意相信您刚才说的话，但我心里仍然有点放不下。”

“那咱们看克拉拉去。”克劳迪奥果断地说。

“上哪儿找去？”

“上那三个魔鬼的家。如果可能，咱们去敲敲那三个老太婆的脑袋。”

“克拉拉不在她们家。她们把她赶走了。”

“为什么！现在她在哪儿？”

“我不知道。”拉萨罗垂头丧气地说。

“她能往哪儿去呢？”

“这也正是我的疑问和焦虑所在。她能往哪儿去呢？这里，她举目无亲，人生地疏。她一个人跑到街上去了，上哪儿去了？我原以为……坦白地说，我原以为她在您这儿呢！”

“她在这儿？”

“我以为是您把她骗来了，我以为她找您来了，因为她认识您。”

“那么，现在您还认为她在这里吗？”波斯梅迪亚诺问，脸上已绽出笑容。

“现在……我什么也不肯定……我只是怀疑。”

“如果我向您证明她没有到过这里，您会怎么想呢？”

“即使这样，也不能根除我的怀疑。我还是没有得到必要的证据。这种证据是任何人都不能为我提供的。”

“您可以通过自己的感觉来找到证据。有些事，通过解释就足以使人信服，这种解释能够胜过任何人证物证，因为它们的证据就在于我们的存在本身，而怀疑存在正同怀疑死亡一样荒谬。我们还是去找她吧！”

“上哪儿找去？”

“既然她谁也不认识，反而更容易找到。我们一定找得到她。”

“我们到大街上去找。上警察局去询问。到处去打听。”拉萨罗说。

“对，对。我们就这么去办。”

“上医院去打听，上收容所去打听，如果需要，还可以挨家挨户去打听。”

“对。”

“到她原来住过的老房子去，问门房，问邻居，问附近的店家。”

“对了，原来那幢屋子不是有个女仆吗？”

“有一个。可我不知道她的姓名。”

“那女仆住在哪里？如果找到这个女仆，她准会提供一些线索。克拉拉可能去找她了。我记得这女仆跟我说过，她快要跟一位酒馆老板结婚了，婚后将开店度日。要是克拉拉知道酒店的地址，那就几乎可以肯定，克拉拉是找她去了。”

“没错。”拉萨罗说。“咱们先去打听那个女仆的下落。”

他们离开了波斯梅迪亚诺的邸宅，进入巴尔加梅·迪奥斯

大街。他们找到了原来那幢屋子的女门房。她说，二楼那套房间还没有租出去。问她知不知道女仆的下落。

“她叫帕斯瓜拉，”女门房说，“她跟一个叫帕斯瓜尔的酒馆老板刚结婚。但不知道她的地址。可以问问巴尔基略^①大街的酒店老板，他应该知道，他们是他们夫妇的朋友。”

巴尔基略大街的酒店老板告诉他们：帕斯瓜尔一家住在乌米利亚德罗大街。两位青年当即拔腿就走，径直向乌米利亚德罗大街而去。

第三十七章

克拉拉的“十字架之路”^②

克拉拉自己没有家，波雷尼奥们的家更令这位孤女毛骨悚然。她一到街上，第一个想法是快逃，快跑，快快离开这个可憎的地方，虽说她压根儿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她走了一小段路，拐过街角，停了一下。冷静下来之后，她更认清了自己处境的可怕。她没有朋友，无处可去，本想站在房子左近，等候埃利亚斯或他的外甥回来，但埃利亚斯事先说过，他在三天之内不会回来，他外甥则对她误会很深，在她被逐之后说不定更会无可奈何地听信她们的谰言。反正她必须同拉萨罗会面，把一切告诉他。不过，纵然他相信她的解释，这两位无依无靠同病相怜的人儿又能怎

① 西班牙语中“巴尔基略”(barguillo)有“蛋卷”之意。

② 十字架之路：苦难的历程。

么呢？话虽如此，她还是决定站在街角，倚在墙边，等待拉萨罗归来。但是，她是那么的害怕……她感到似乎有一只黑手从近处某个栅栏里伸将出来，要抓住她，把她拖进去。太可怕了。忽然，她听到街口有人在大声叫嚷。那是几个喝醉了的男子，东倒西歪，骂骂咧咧，不时放声狂笑，正在向她走来，活像一群魔鬼。克拉拉吓得魂不附体，拔腿就跑。醉汉们也追了上来。他们的脏话就在她耳边震荡。她感到他们似乎就要抓住她的脊梁了。她沿着整条巴尔基略大街奔跑了好久，那条厌世的狗忠实地追随着她。终于，她跑得筋疲力尽，停了下来，这时，那几个男子的狰狞的笑声已被抛得老远……醉鬼们也已不追了……她已累得迈不开脚步，深深地喘了口气，又过了一会儿，她才慢吞吞地继续往前；她不敢走回头路，因为虽说笑声已经停止，却传来了可怕的咒骂声，而且有几块石头掷到她的身边。巨犬巴蒂洛愤愤地回过身子，用犬科动物真正的雄辩的语言，汪汪地吠叫起来，它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这样卖力过。

打这以后，克拉拉又加快了脚步，走上了阿尔卡拉大街。她左右看了一下，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前面是太阳门，但还没到圣约瑟，就见许多人从下边涌上来。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群众聚在一起，也摸不清这条街有多宽多长，因为她一眼望去，在两边黑压压的房子之间，人群如海潮一般向她滚滚涌来，几乎要把她吞掉。她不加思索立即转向普拉多大街。人潮仍在继续汹涌，传来了沉重的喧嚣声。人群中有些灯笼，有人在高呼“万岁”，激起了雷鸣般的呼应声。他们顺街而下，正好走在克拉拉的身后。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比醉汉更使她感到惊恐。走到西维莱斯广场时，看到一尊载在车上，由两个魔鬼牵引的白色大雕像，她吓得愣住了。她过去也到过这里，但是，黑夜，孤寂，紧张，痛苦，使她

眼前的一切都具有阴森可怖光怪陆离的鬼魅形象。她觉得那一个个大理石雕成的狮子都在飞快地奔驰。她回头探望,只见人群正在继续行进,喧哗的声浪越来越高。她不想多看这种场面,便向右折入普拉多区。这里是一片广袤无际的平地,也可以说是一片凄凉的原野,在克拉拉眼里,耸立在两边的树木,都成了张开两臂的黑色的幽灵。她走了许久,看到前面有个白色的巨人,在慢慢地靠近,仿佛他也在大踏步行走。这是一尊尼普顿^①雕像,但在黑夜和树木的衬托下,也成了一个鬼魂。这位不幸的女子,由于惊恐,精神错乱,感觉也失灵了。为了避开这座巨型的雕像,她再度拐向右方。对面是圣哲罗姆大街。她开始上坡,但已疲惫不堪,爬得很慢很慢,几乎迈不动步。走到意大利侨民区时,她觉得有座大山横在前面,光凭眼睛打量,她就认定自己直到天亮也未必爬得上去。

她体力已消耗殆尽,便找了个门洞坐下歇脚。她感到浑身酸痛乏力,周身发冷,而且越来越冷,痛苦地抽搐起来。她把衣服紧紧地裹在身上。她本想返回去等待拉萨罗,但突然想起了帕斯瓜拉,也想起了跟这位女仆结婚的酒店老板住在乌米利亚德罗大街。她不认识那条街,但可以向过路人打听。只要找到帕斯瓜拉的家,她可以在那儿先将就一夜,其他一切,天明再说。帕斯瓜拉肯定会热情欢迎她的。她本能地向圣母祈祷,但愿那条乌米利亚德罗大街就在附近。但圣母想必没有听到她的祈祷,因为那条街可远着呐!在作出了向过路人打听的决定之后,她站起身来。来了一位过路男子,她没敢截住他。又来了一个男子,接着又来了几个,她都不敢去问他们。她怕走近男子。终于来了一位女人,

① 尼普顿:罗马神话故事中的海神,即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

姑娘彬彬有礼地向她问讯。

“您是问乌米利亚德罗大街吗？”那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太用很重的鼻音说道。

“是的，夫人。”

“您就以这样方式拦路截正直的人吗？”老太太很不高兴，把她数落了一番。“你们这些无赖，我知道你们想干些什么——趁对方回答时一分神，便把手伸进他们的口袋里去。滚开，倒霉的，脏鬼！再不走，我可要叫法警了！”

没等这老太太说完，克拉拉转身就走。人人都如此待她，使她心伤欲绝，还不如在饥寒交迫之中一死了事。但是，不幸往往也能给人以勇气。她重新振作起来，准备继续打听。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女人，手里牵着个孩子，怀里又抱着个婴儿走过。克拉拉忖度此人大概会爽爽快快地帮助她，但克拉拉还没有出声，她先来求克拉拉了：

“行行好吧，夫人，看在上帝份上。我丈夫病在床上，这两个孩子今天没吃过东西……给个铜板吧！”

后来，她看出克拉拉不像是个能施舍的人，更像个无依无靠沿街乞讨的人，便改变了腔调：

“喂，姑娘，跟我来，咱俩一起，去向街角那个胖子讨个杜罗。”

“您说什么？”克拉拉茫然不知所措。

“咱俩打赌吧！——我敢打赌，您今儿晚上还没开过张。我倒讨到了一个里亚尔^①，您看！我告诉您，那边商店里有个呢绒商，心肠挺好，昨儿我对他说，我孩子病在床上，她给了我一个比

① 西班牙的货币名称。一译“雷阿尔”，约合四分之一比塞塔。

塞塔。如果您愿意，咱俩可以合作，今晚一起干。咱俩可以一起到那家商店去，你一进门就装出要晕倒的样子。您可以用条毛巾把头捂住，嘴里哼哼唧唧，叫人听了难受，您就这么哼哼：哎哟！哎哟！哎哟！哎哟！”

她凄凄惨惨地哼了几声，使克拉拉直发毛。那女人继续说道：

“喂，来吧！我们一起进去。我说您是我的女儿，一天没吃东西了，医生给您开了方子，买药得花一个杜罗。您说，您不想吃药，如果有一个杜罗就给这两个孩子买面包，要不，他们会饿死的。我说，得先给您买药。你说，得先给孩子买面包……就这样，他的心肯定会软下来……很可能会拿出两个杜罗来……咱俩公平交易，我分给您两个里亚尔。哎，来吧，快用这块毛巾把脸捂上。”

“夫人，我有事要办，不能跟您去。”克拉拉很有礼貌地告诉她。“您知道乌米利亚德罗大街在哪里……”

“什么大街不大街的！”那女人说。看到有两位先生正在走近，便对拉在手里的男孩说，“快，快装瘸！”

孩子马上装起瘸来。她们走近那两位先生，重演故技。克拉拉乘机退走，到了圣灵广场。她又爬上一段坡，到了普拉多大街的拐角处。那里有不少人，总有人能帮她找到乌米利亚德罗大街的。

跑在前面的是巴蒂洛。正在马德里大街散步的狗中有一条活泼的小狗——一条恬不知耻的捕鼠狗——迎面走来。它一走近厌世的巴蒂洛，便用嘴发起攻击。巴蒂洛虽然胆小怕事，它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还是对吠起来。捕鼠犬蓄意挑衅，凶猛地扑了上来咬可怜的巴蒂洛，后者则竭力自卫。这时，偏偏又来了一

条大狗，以骇人的吠声开始追逐那条捕鼠狗。然后又接二连三来了若干条狗，很快达到十二条之多，掀起了一场可怕的混战。它们互相厮打，忽而滚倒，忽而爬起，乱哄哄地厮杀得不亦乐乎，又咬又抓，又蹦又跳，难分难解。它们还合伙围攻巴蒂洛和捕鼠狗，这两个倒霉蛋在它们的敌手的爪牙之间乱滚乱爬，受尽全体恶狗的欺凌。群犬狂吠，使路人为之驻足。有一条狗的主人也介入了这场战斗，声讨另一条狗的主人。越聚越多的人群中，有几个年轻人在用贼眼打量克拉拉，逼得她加快步伐，沿街而上，想逃脱那伙人，但他们紧追不舍。正当克拉拉全力奔跑时，有个女人从门洞里对着她直嚷：

“抓住她！抓住她！抓住她！”

有个男人抓住了克拉拉的臂膀，许多女人拦住了她，一下子有三十多个人围了过来。克拉拉吓得浑身发抖，说不出声，哭都不会哭了。她觉得，站在她周围的是一群刽子手。

“她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有人问。

“她偷了个包，就是她胳肢窝里夹着的那一个包。”

“姑娘，您这包是打哪儿来的？”抓住她的那个男子问道。

克拉拉没有回答。

“叫她坐牢！”有人这么说。

“您这包是哪儿来的，姑娘？”

姑娘定了定神，轻声答道：

“这是我的。”

“是你的？”那女人不信。“我明明看到你在逃。我敢打赌，这包是她在十五号那里偷来的。”

“不，她是从下边上来的。”另一个女人不以为然。

“我敢说她是从萨·尼科拉萨家里偷来的，就是在对面开寄

宿公寓的那个老板娘家里。”又一个女人如是说。

“您说谎，夫人。”一位高个子的男士说，从他的服饰来看，似乎是位斗牛士。“您说谎。这位女士既不是从寄宿公寓老板娘家里出来的，也不是从十五号那一家出来的。她是从下边上来的。”

“你这个多嘴驴！”那女人叫道。“您说我撒谎吗？”

“是的，您撒谎，夫人。这位女士没有偷东西。她是从下边上来的。她跑，是因为有几个流里流气的人在追她。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如果需要证人，我就是。我就爱打抱不平！”

“别嚷别嚷！嚷有什么用？”用手抓住克拉拉的那位男人，说着说着就把手松开了。

“哼！她明明偷了东西……也许，也许她没有偷……管她偷不偷，……反正……反正如果我的布拉斯在这里，看还有谁敢来管这种闲事。”制造那场混乱的女人背过身去，嘟嘟哝哝地说道。

“走吧，先生们。这里没有人偷东西。”那位斗牛士模样的小市民说：“大伙站在这里干什么？各赶各的路吧！”

公众——我们姑且这样称呼他们——感到斗牛士言之有理，何况他手中掌握的那根铅柄手杖更令人不敢不信，便一个接着一个散开了。

“咱俩也走吧，宝贝，别怕。”见到只剩下自己和克拉拉两人时，那位身穿皮上衣的斗牛士说道。“跟我走吧，别顾虑，我是专为别人服务的。您想到哪儿去？我带您去，因为我是专为……”

“我在找乌米利亚德罗大街。”

“乌米利亚……什么大街？”

“乌米利亚德罗大街。”

“我知道……可是，您干吗要到那么老远的地方去？从现在开始，您得走到后天晚上才能到达。您难道有急事……”

“对了，我有急事，先生。再远，我也得马上去。请您告诉我该怎么走，好吗？”

“小姐，从这里往上走，一直往上走。不过，说实话，您最好还是跟我来吧。哎哟，耶稣，您真漂亮！您……您跟我来吧！”

“我不能耽搁，先生！”克拉拉又害怕了。“告诉我怎么走，我自己去。”

“您自己去？我会让您单身上街吗？今晚有革命！……好吧，我是专为……您跟我来吧。我告诉您，我不会叫您受罪的。我知道附近有家小饭店，那里的火腿……”

斗牛士说着说着，伸手拉住克拉拉，想把她拉上洛博大街。

“您放开我，先生，”克拉拉一边竭力从斗牛士手中挣扎出来一边喊道，“我有事要办！看在上帝份上，放开我！”

“嘿！简直跟刺猬似的。这么漂亮的妞儿怎么有这么大的脾气。告诉您吧，不管怎么说，我准定陪您一起走。”

“不，请您把路告诉我，我自己去。”

“您自己去？今天可是有革命呀！您是想吃颗子弹倒在大街上？……”

“我自己走。”克拉拉掉头就走。

那人的纠缠和过分的殷勤使克拉拉无法信任。她急于摆脱他，好去再问别人。但尽管她走得很快，他却如影随形，继续纠缠。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一件必然要发生的意外之事——使克拉拉摆脱了那只可厌的苍蝇。当这一男一女走到圣安娜广场时，身后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喊叫声。那小市民却不敢回头，只顾把脸严严实实地裹在斗篷里，不叫人认出来。

“您这个无赖，死不要脸的东西。”那女人长得又高又壮，声音嘶哑，颇有男子气概，追了上来。“别走别走，我要好好扇你这

个伪君子几个耳光。”

那女人一边嚷着，一边扯下了那男人的斗篷，还用另一只巨灵般的大手抓住了克拉拉，使她动弹不得。

“要不是不想吓着这位女士，”男人挺起腰杆对胖女人说，“我真想马上打歪你的鼻子……”

“你这个无赖！”女人挺胸凸肚摇头晃脑地喊道：“瞧我这张脸！难道我会允许男人出去拈花惹草吗！你别以为这个女人的脸蛋漂亮……”

“住嘴！”男人回骂道；“要不我就打断你的腿！”

“喂，我说胡安·莫塔哈，你要不乖乖跟我走，我就把这个鬼女人的眼珠抠出来。你以为像我这样的女人会……告诉你，胡安·莫塔哈……”

“别理她，”斗牛士对克拉拉说，后者被胖女人铁钳般的大手卡得透不过气来，仿佛处在鹞鹰利爪下的一只斑鸠。“别理她，姑娘。她只会瞎嚷嚷吓唬人，其实什么都不敢干。”

“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女人气急败坏地喊叫。她放开了克拉拉，飞快地伸手从腰间掏出一把折刀，像走私犯似地熟练地挥舞起来。

“我宰了你这个鬼东西！”男人也举起了手中的棍子。

我们不知道这场交锋是怎样结束的，因为我们得跟随克拉拉一起赶路。她从胡安·莫塔哈的妻子的掌握中解放出来之后，就悄没声地溜走了。此刻已到了安赫尔广场，巴蒂洛自始至终一直追随在她身后。这位不幸的姑娘想到在成百成千的人中竟没有人能告诉她那条街的所在，简直万念俱灰。因为，只有找到那条街，她才能找到唯一的庇护所，才会有人接纳这位被遗弃、被侮辱、被损害、备受折磨、吓得半死的孤女。她觉得，要么上帝抛

弃了她，要么上帝压根儿并不存在。命运迫使她在波雷尼奥家的宗教裁判所和流落街头之间作一选择。所有的人都抛弃了她，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一个个堕落的陷阱。

克拉拉决定再试一次。她在一个男子面前停了下来，那人一手提灯，一手持钩，正在捡破烂。

“您问的是乌米利亚德罗大街？”他直起身来，用铁钩子做了几个乐队指挥式的动作。“那条街在……我告诉您吧，您一准能找到，您一直往前走，一边走一边看路牌，您识字吗？”

“识的，先生。”克拉拉说。

“那好。看到路牌上写着乌米利亚德罗大街，那里便是。”

捡破烂者对自己开出的处方十分满意，重新俯下身去，把铁钩伸到垃圾堆里进行探索。克拉拉快快地走开了。她对目前的处境已失去了明确的概念。她麻木了，下一步很可能是神经失常。她再次向上帝和圣母祈求，求他们救她脱离那口枯井。直到一位十分值得信赖的善人走到跟前，她还在默默祈祷。来者是位已过中年的教士，个子不高，胖墩墩的，手持念珠，双目垂帘。姑娘吁了口气，心里终于踏实下来，因为在她身前的这个可敬的人，理应是位善良忠厚的君子，他活在人间的唯一目的乃是帮助弱者，安慰一切受苦受难的世人。

第三十八章

克拉拉的“十字架之路”(续)

那位教士穿着一身十分破旧的墨绿色教服，个子显得分外

矮小。他是个成年人，从他的谈吐和圆鼓鼓的肚子看，不像是过过苦日子的男子。他长着一副青紫色的圆脸。眼睛很小，闪闪烁烁。鼻子像是供老天爷制作马铃薯做样品的。他的面容，不宜用令人讨厌的字样来形容，因为他笑得相当慈祥，特别是那双眼睛，有某种憨厚之色，包含着某种变幻不定的亲切感。一见到克拉拉，一听到她在恭恭敬敬地向他问路，他便把念珠收了起来，挪了挪礼帽——这顶帽子实在太太，遮住了他的视线，开言道：

“您在找乌米利亚德罗大街？对了，我的孩子，对了，我知道那个地方，对了。不过路太远了，您一个人去不了，您会迷路的，我的孩子。来，我来带路，一起走吧！”

于是，他来了个向后转。狗和克拉拉都在他身后跟着。克拉拉以为，这下子终于找到了走出迷宫的线索。

“可是，我的孩子，您怎么是单身一人？这么晚了……您一个人！”神父用一种又酸又甜的声音发问。

“我得去了解一件事情。”克拉拉补充回答道。

“可就您一个人？在这种时候？……我的孩子，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人能陪我。我没有同伴。”

“没有同伴？耶稣啊！圣母马利亚啊！约瑟啊！真糟糕！您没有父母？”

“没有，先生。”

“您孤单单的，无依无靠？耶稣！圣母！约瑟！这可不好，我的孩子。连个亲戚都没有？对了，您是来投亲的吧？”

“不，先生，不。我去找一位女友。我只认识她，除了她，我不认识别的人。”

“得了，您会结识新朋友的。”神父停住了步伐，用那双狡黠的小眼打量克拉拉。“您从哪儿来？”

“我原先住在几位夫人的家里。”

“除了她们，您谁也不认识了？”

“不认识。先生。”克拉拉对教士这些侧击旁敲的语言起了戒心，开始害怕。

“得了得了！我敢发誓，您准认识一个大小伙子……这很正常嘛！年轻人嘛！不足为怪！好哇！您别臊了。看在耶稣基督受难的份上，我不生您的气。”

神父说到这里，又停了下来，转身用他贼亮的眼睛盯住这位孤女，嘴角边露出了一丝诡谲的笑意。须知这是神学院学生的拿手好戏，因为他们都把桑切斯的名著《论婚姻》读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

“我的孩子，人世间就是这么一回事。”他继续说道。“我知道男男女女的弱点，所以我可以这样断言。而且我深谙此道，所以能洞察一切。更何况您如花似玉……”

这些话使姑娘感到很不是味。但她急于想找那条大街，只好强自镇定，忍受那位善人的无聊的殷勤。

“真的，孩子，我崇拜天然之作，尤其更热爱天然创作出来的漂亮娘们。我可以坦白相告，我可不是什么伪君子假道学，我的彬彬有礼并不影响我敢作敢为，虽说我身为神父，但……崇拜天然并不是什么罪过。”

不知不觉，他们已穿过了阿托查大街，进入马约尔广场，随即又到了圣米迦勒广场。

“来，来！”神父一把抓住了克拉拉的胳膊，当时他们正在穿越一个黑魆魆的拱门转入米兰达伯爵广场。他知道克拉拉心里

害怕，便说：“来吧，别怕，跟我在一起绝对安全……我不是告诉您了嘛：彬彬有礼丝毫也不影响我敢作敢为……咱们刚才不是正在谈论您那位小伙子吗？……”

“我可什么也没有说！”克拉拉偷偷做了个动作，想把手臂从神父手掌中挣脱出来。

“对了，反正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就是了，我的孩子。这种事儿，我挺了解，没有什么神秘。因为……您害臊了？没关系，只要说出来，我马上恕您无罪。对您这样的美人儿来说，没有不能宽恕的罪孽。”

神父边说边瞟了克拉拉一眼，随即收起了笑容，改成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并且吐出了一种关切和激动的语调，只是克拉拉并没有发觉。

“千万小心，别摔跤！”神父在发出警告的同时，伸手搂住了姑娘的腰肢，仿佛姑娘脚下真的绊上了什么东西似的。

“哎！”克拉拉慌得叫了起来，赶紧闪身躲开。“还得走多久啊？路远吗？”

“远，我的孩子，远着呐！非常非常远。可是，您干吗那么着急？”

“啊！我真的很着急。不过，不再麻烦您了！请您告诉我该往哪儿走……我自个儿能找到的。”

“啊，您找不到！您用整个晚上找也找不到！那条街可远了！可是您干吗那么着急，我的孩子？我看您早累坏了，歇一歇不好吗？”

“噢，不，先生，我不能休息。”克拉拉答道。想到神父有可能把她带到教堂深处的圣器室里，她不寒而栗。

“不，我的孩子，您太累了，我可舍不得您在这种时候孤身一

人在街上走。再说，外面又这么冷。”

“没关系，神父先生，我不想休息。”

“耶稣！圣母！约瑟！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不知好歹的姑娘。我……我可不喜欢这种脾气，我喜欢的是温驯热情的女孩。”

这时，他们已到达普涅翁罗斯特罗小巷街。神父停了下来，又抓住了克拉拉的手。克拉拉把手迅速地抽了回来，又躲开了。

“我的孩子，看在耶稣、圣母马利亚和约瑟的份上，我对你说，看到您在深更半夜时冒着严寒独自一人在大街上赶路，我的心都痛得碎了……您看，就在这里楼上，我有一个暖暖和和的火盆……我就住在这里，我的教堂就在圣胡斯托大街后边。要是您想休息休息的话……”

“不，神父，我要去的地方是乌米利亚德罗大街。看来您不想带我到那里去了，那就给我指条路吧！”

“什么乌米利亚德罗不乌米利亚德罗！您开口闭口这条大街，简直快把我气死了！真不懂礼貌，惹人讨厌！”神父显得更激动，更焦急了。“来，我的孩子，给我谈谈您和那个小伙子的事吧！”

神父的居心已暴露无遗。克拉拉感到既可怕，又可厌。

“先生，看在上帝份上，请告诉我该怎么走。我很急。您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这是什么地方？是不是越走越远了？”

“上楼去吧，我的孩子，咱们到楼上去。”神父说着就打开了门。“咱们上了楼再谈，我会告诉您怎么走，明天您就可以……”

“不，我不想再看到您。不过，您得把路告诉我。您为什么欺骗我？”

姑娘像孩子般地哭了起来。神父对她也不再客气，小眼睛射出了极其恼火的目光。他厚厚的下唇由于激动而颤抖不已。

“这条街远吗，先生？远吗？”

神父狠狠地盯了她一眼，做了个表示鄙夷不屑的动作，一边进屋，一边说道：

“远，很远，姑娘，远着呐！”

“砰”的一声，他把门关上了。

终于从混蛋的纠缠中解脱出来，克拉拉松了口气。但她至今仍然不知道乌米利亚德罗大街的方位，却落到了一条又窄又黑的冷僻小巷里，随时都可能从巷子两端出现陌生男子，把她困在中间。一念及此，她吓得差点儿晕倒。在科登大街和圣胡斯托之间的两排大墙，在她的幻觉中似乎正在步步逼近，很快就要把她挤住了。凭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她飞快地冲到了萨克拉门托大街。终于，她看到了一个悠悠晃晃的灯笼，原来有一位更夫正在走近。这给她带来了勇气。她向更夫提出了那个百问不得其解的老问题。这位更夫虽然自己心境不好，倒是和和气气，挺耐心地把乌米利亚德罗大街的位置告诉了克拉拉。

“您从萨克拉门托大街后边下坡，一直往下走，走到塞哥维亚大街向右拐，再上坡，再往前就是莫雷里亚大街，从那里转向堂佩德罗大街，再往前有个卡洛斯广场，那里有个圣伊西多尔教堂，教堂对面就是乌米利亚德罗大街了。”

更夫把这番话复述了一遍，最后还向克拉拉道了晚安。

克拉拉非常感激。知道了那条该死的大街的方向以后，她按照更夫的指点，走到萨克拉门托大街后边，沿着贡塞霍斯大街的斜坡而下。那是个多么可悲而又可怕的地方呵！对行人来说，地面似乎会自动从脚下滑走——那斜坡就是这般邪门儿。走到这里，克拉拉已委顿不堪，不独四肢无力，而且头脑昏沉，每走一步都可能失足倒地。坡度越来越陡。最后好不容易才踏上平地。但

走进塞哥维亚大街，她觉得像是跌入了一个深渊。“这是不可能的，”她心里想，“更夫对她说的是真话，当今世界的人会住在那种地方吗？”又是晚上，又是一片漆黑，她好像置身于深渊的底部——魔鬼和巫婆们进行秘密集会的专用场所。她往上张望，觉得街坊两旁耸立的两排房屋都在向内倾斜，快要塌下来了。

尽管如此，克拉拉还是依照更夫指出的路线继续赶路。前面依稀是希埃戈斯斜坡。想从那里攀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她还是尽力而上，脚下磕磕绊绊的全是砖头瓦块组成的废墟。上边的屋子像悬在空中的鸟巢。克拉拉不信自己能够爬上那个陡坡，没有路，也没有行人的足迹。附近也没有人声，只有间或从远处传来几声妇女的喊叫，像飞鸣而过的鸟儿在啁啾啼鸣。忽然，从下方塞哥维亚大街那里传来了一个小姑娘的歌声，她正在朝莫雷里亚大街方向走去。克拉拉惊讶地看到，这位小姑娘居然在瓦砾中攀缘而上，踏出了一条小路。克拉拉打算跟在她的身后。小姑娘起初没有发觉，独自在高高兴兴地爬坡，但听到了克拉拉的脚步声和看到她的身影以后，吓得拔腿就跑，口里喊着：“妈妈，妈妈，有女巫，有女巫！”

对克拉拉来说，从高声传来的妇女的叫唤声，也使她想起了可怕的女巫。这些嘈嘈杂杂，含混不清的刺耳的声音，活像是一群魔鬼在疯狂地吵架，把克拉拉也吓得倒退了几步，险些滑倒在地。她重新折回塞哥维亚大街。到了那里，女人的呼唤就弱化成为一片唧唧喳喳的鸟鸣，仿佛那群鸟儿正在展开羽翼向高处飞走了。

下雨了。下的雨点很大，孤女热烈想象，感到雨落在地面上如同落在一个咚咚作响的大鼓上。雨越下越大，雨点猛烈地在地上飞溅，敲击着地上的石头，迸成黑色的圆粒，发出土风舞的旋

律。雨不停地下，密集而有力，把所有的石头冲得溜光发亮。克拉拉紧了紧衣服，倚在一块椅子般的大石上。她身心交瘁。她仰望天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是在下方，在桥的彼岸，在隐约可见的曼萨纳雷斯河的彼岸，有一团红色的火光，那是正在燃烧着的烈火的强光，在这大雨滂沱之夜，似乎天空着了火。整个世界处在黑暗和寒冷之中，唯有这团熊熊之火在燃烧，在翻腾，像突然出现又急速地飞散的流星和电火。这火光对克拉拉的脑海起了奇异的刺激作用。她不再害怕了，她看到了一种内在的、比深沉的天空更奥秘的东西，似乎天门开了。她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串光的波浪，这波浪来自一团白色的炽烈的光源，幻变成人的形状，幻变成各种不同形态的没有影子的躯体，不断地摇来晃去。它们像一群有人性的星辰，组成一片有生灵的天空，有生灵的世界。每一片火光都生出成千上万团火光。它们徐徐远去，不断变换形态，渐渐地暗淡，又渐渐明亮，放射出最强烈的光焰。

克拉拉移目四顾，环视周围的街道，但一无所见。她以为自己失明了，不管费多大力气，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大雨倾泻如注，汇成两道径流，分别从希埃戈斯大街和贡塞霍斯大街的斜坡上冲下来，合成一股更大的浑浊的激流，滚滚扑向桥头。克拉拉眼前仍是一片模糊，只感到双脚淹在泥泞之中，周围一片令人发指的巨响。她的精神开始崩溃。她唯一能做的是闭上眼睛——闭上这双一无所见的眼睛，束手待毙，下一步很可能是被那股滔滔的激流冲走。

一道闪电照亮了那个“深渊”。凭借这道突如其来的光，克拉拉看到左右两排黑压压的房舍。但随即她又成了盲人。她的腿支持不住了。雨水把她的衣服淋透了。受难的巴蒂洛在哀嚎。雨声中又一次传来了女人的呼唤声，像是一阵尖厉、杂乱、不和谐

的夜鸟声在上方回旋。病态的想象力使克拉拉觉得那是波雷尼奥家庭乐团可怖的三重唱的重演，似乎那三位女士已飞上高空，在云团的包围下，乘着狂风，发出粗鲁的叫嚷，发泄她们的痛苦、愤怒和嫉妒。克拉拉甚至看到了沙罗美的形象，她飞得最高，急速地扇动着翅膀似的衣裙，狰狞地露出了那些有棱有角的鹰爪般的手指。

雨渐渐小了。一阵铃声和车轮声告诉克拉拉，有辆四轮车刚从桥头进入大街。车夫的吆喝声使克拉拉精神为之一振。那汉子正扬起棍子在赶牲口上坡。克拉拉站起身来，想向车夫问路。她迈步向前，站在大路中央，谁知有头骡子胆子极小，一见克拉拉就蹦了起来，险些把车掀翻。车夫高声咒骂，但畜生兀自不肯挪步前行。车夫举棍狠打骡子，那骡子尥蹶子以示反抗，另一头骡则利用这一绝妙的机会，舒舒服服地趴在地上，将养一下连续拉车已达六小时之久的疲惫不堪的身子，悠然等待它的主人和它的同伴之间那场纠纷的最后解决。骡子几乎全陷入了污泥。马车已向一边倾斜，车轴已触及地面。车夫勃然大怒，恨不得把天上地下所有的神祇鬼怪一古脑儿召唤出来帮忙。他一边揪自己的头发，一边怒不可遏地抽起响鞭。

克拉拉觉得是自己惹出了这场乱子，赶快用尽平生之力逃开那位怒气冲冲的车夫，如果落到他的手里，少不得又会遇到麻烦。她沿着大街上坡，一口气跑到帕哈广场才收住脚跟。那里又有一位更夫，她向他重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离这里不远了，”更夫告诉她，“从这儿上去，穿过那个有路灯和圣母像的拱门，就到卡洛斯广场。广场对过，就是乌米利亚德罗大街了。”

克拉拉觉得上帝又显灵了。按着更夫的指点，她终于快到乌

米利亚德罗大街了。希望给了她勇气。但走近拉索^①之家和主教小教堂之间的拱门时,她又不寒而栗了,因为在拱门后面似乎藏着另外一个比玛丽亚·德·拉·帕斯·赫苏斯还要高大的身影,想在她走过时冷不防地把她抓住、举起、拖走。

但希望的力量更加强大。她闭起眼睛,飞快地穿过拱门,进入了卡洛斯广场。这里不再那么荒凉,路上可以看到行人,还有不少路灯。她边走边查路标,终于找到了那条街的名字。进入乌米利亚德罗大街后,才走几步就看到一扇画着葡萄和酒瓶的门,这里分明是家酒店。“就是这儿了,”她走了过去。门开着,里边有两女一男,她向他们打听帕斯瓜尔夫妇。

“这儿没有叫帕斯瓜尔的。”一个女人这么回答。

“这条街上还有没有别的酒店?”克拉拉问。

“据我所知,没有。”

克拉拉觉得,上帝又失灵了。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多嘴婆’!”男人说道。“你就是喜欢多管闲事。有的,小姐。这里还有一家酒馆,老板就叫帕斯瓜尔……是的,小姐,就在那边,十四号。”

克拉拉谢谢那位汉子,怀着一颗由于激动和喜悦而怦然欢跳的心向前走去。还没到十四号门口,她就听到一片吉他和男子们的喧哗声。走到门口,她看到很多人在醉醺醺地唱歌跳舞,但其中没有帕斯瓜拉。她踏上台阶,前去打听那位过去的女仆。

“妙啊! 妙啊!”那群好汉中有几位冲着她喝采。其中之一,径直把她紧紧抱住,拖到酒馆中央。

^① 奥兰多·德·拉索(1530 或 1532—1594):比利时作曲家,宗教音乐大师,是欧洲文艺复兴音乐中占主导地位的佛兰芒或尼德兰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美人儿万岁!”

克拉拉大惊失色,大呼“帕斯瓜拉”求援。

“怎么啦?是谁在喊叫?”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嘿,这是怎么回事?”

帕斯瓜拉来了。看到自己的丈夫正拉着一位姑娘,帕斯瓜拉不容分说,上去对着他脸狠狠打了一拳。如果再重一点,她丈夫的鼻子就完蛋了。

“不是我,”帕斯瓜尔向她辩解,“是那个穿坎肩的魔鬼在胡闹。”

“就是他,是他把她拉进来的,他想把她藏起来,帕斯瓜拉夫人。”那位外号人称“三块钱”的小子说道。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小子又想趁火打劫了。

“堂娜克拉里塔!”帕斯瓜拉喊道,温存地搂住姑娘,请她进了里屋。

一到帕斯瓜尔夫妇的内室,这位心力交瘁的姑娘完全瘫了下来。经过多灾多难的一夜,精力已消耗殆尽,一倒到椅子上,她就不省人事了。

第三十九章

片刻的平静

波斯梅迪亚诺和拉萨罗一路上交谈不多。到帕斯瓜拉家时,大约是第二天上午十点钟。他们首先看到的是正在擦酒杯的帕斯瓜拉。他们问她克拉拉来了没有,她回答道:

“来了，先生。她是昨天半夜来的。噢，我认出小先生来了，您是我主人的外甥，您向我打听过您舅舅来着。”

“感谢上帝。”拉萨罗欢呼道：“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可怜的克拉拉是今天天亮前到的，一到就晕倒了。”帕斯瓜拉说。“她身体很虚弱，没说过话，除了梦呓。她来时很狼狈，全身湿透了，冻得直打寒战，满脸是泪。”

“她现在在哪儿？”

“在我卧室里，在我床上。我睡在地板上。我把帕斯瓜尔挪到阁楼上去了。她身体很不好，老是又摆手又叫唤……她怎么叫唤来着？‘那三个女人飞来了，那三个女人飞来了！’——一个劲儿这么叫唤。直到一小时前，她才安生下来，睡着了。”

两位青年走进内室。当老板娘稍稍拉开窗帘透进一丝光线时，他们看到那位清秀姣好的姑娘正躺在床上，脸色苍白虚弱，表情痛苦沮丧。她入睡了。从头部窝在胸前的僵硬姿势判断，她睡前一定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折腾：一边在神志不清地说胡话，一边在辗转反侧地改变着姿势。帕斯瓜拉把克拉拉的头捧起来，使她躺得舒服一些。她把克拉拉搭在床边的手臂塞进被里，帮她把被盖好，把枕头调整了一下。她还关上窗户，使光线显得更加柔和，让克拉拉能睡得更安稳些。

“您不要再离开了。”波斯梅迪亚诺对拉萨罗说。

“不离开了。”拉萨罗答道。他忧心忡忡地在俯身观察病人。他和病人离得很近，能够感觉到她每一口激动而艰难的呼吸，似乎在被子下面潜藏着一座小小的火山。

“我看，她即使醒了，神志也不会清楚。您需要留在这里照料观察。”波斯梅迪亚诺说：“我走了。她如果看到我，会感到不安的。我还是离开的好。明天我在家里等您。咱俩得好好谈谈。”

拉萨罗没有开口。他是个敏感的人，对波斯梅迪亚诺的猜疑尚未完全冰释。但此时此刻又不宜去想这桩微妙的事。他仍在激动，对波斯梅迪亚诺的行为仍然心存戒备和恚恨。论理，一个高尚的人，看到那位女子不幸的遭遇，本该把那些想法抛到九霄云外才是。

克劳迪奥走了。拉萨罗便在床边坐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病人，恰似一尊泥塑与一尊木雕在寂然相对。他自己的脸色也和克拉拉一样苍白。他焦急地盼着克拉拉早点醒来。他在观察那位精神已经崩溃了的女病人的呼吸的起伏，但他自己的神态也像一位垂死的人，——这是一位垂死的情人在关注着他重病中的情人。突然，克拉拉颤动了一下，吐出几个含糊不清很难分辨的词，似乎是：

“夫人，看在上帝份上……”

她还挥了挥手，好像要拿回什么。她睁了睁眼，拂开盖在脸上的乱蓬蓬的头发，又用手捂住了眼睛。移开手后，她漠然望着正在她面前的男子，似乎不认识他。最后，出现了惊讶的表情，似乎不相信眼前看到的景象。终于，她慢慢地向拉萨罗伸出手臂，低声呼唤他的名字。

“您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吧！”拉萨罗激动地说。“对我来说，我有一种感觉，似乎自从咱俩在我家乡的小镇上分手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我甚至不相信您曾经在那个该死的家里呆过。”

“在什么家里？”克拉拉问，似乎还没有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在那三个女人的家里。”拉萨罗怀着痛苦的回忆答道。

“啊呀！”克拉拉叫道，“我可不愿意回到那个地方去。我宁死也不回去。我现在在帕斯瓜拉家里，对吗？”

她急切地想用目光来证实这个地点。

“对了，你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我们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拉萨罗凑过去回答她。

“我不回去。她们不会让我回去的，对吗？你也不回去了？”

“我干吗要回到那里去？那里对我比地狱还可怕。我恨那个地方，恨住在那里的人。我在那里一个晚上受到的痛苦超过我一生的痛苦。我不会再回去了，不会！”

克拉拉用心地听着这些话，然后凝视拉萨罗良久，显得有些惊讶。

“你干吗这样看我？”拉萨罗问。

克拉拉迟迟不答，又过了一阵，才用缓慢而亲切的语调说道：

“我有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你了，不是吗？”

“没有多久。有一天下午，你还见过我，那是个星期天。”

“噢……我想起来了。那天多有意思啊！你知道她们把我赶出来了吗？她们说，有个男人来过。你知道吗？……她们坏透了！”

“那么，他没有来过吗？”

“他来过，是的……可我有什么罪过呢？她们说他是为我而来的。她们坏透了！”

“那他不是你而来吗？”

“为了我吗？”克拉拉用断断续续的非常微弱的声音回答：“为了我吗？”

然后，她停住了，像是在回忆，接着又说：

“对了，他是为我而来的。他说，要把我从她们那里救出去，使我幸福。可是，我感到非常害怕。”

克拉拉这些话都说得含混不清，因为她的思维能力还远没

有恢复。

“他使我非常害怕，”她继续说，“直到现在，好像她还站在我面前。起初，我想他会杀死我，但是……他没有杀我。他说想把我带走，想使我幸福……他给了我一封信。”

“一封信？”拉萨罗急于想了解清楚。

“对了，一封信。是一个丑老头子交给我的，一个非常丑陋的丑老头……”

“信在哪儿？”

“信……信？我不知道。我把它放到口袋里了。”

“你的衣服在哪里？”

“不知道……信……啊！我记起来了……我把信撕了，撕成小片，撕得粉碎……”

“你干吗把它撕了呢？”拉萨罗听说此信已被撕掉，不无遗憾地说。“你还记得那天下午我来了吗？”

“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克拉拉答道，从她的表情判断，她从来没有忘掉这件事。“您进来时怒气冲冲……我哭了一夜，后来头就晕了……当时我以为自己快死了，感到很是高兴。”

克拉拉说这番话时，心情悲伤，外表却极为平静，使拉萨罗深自感动，不敢再用残酷的盘诘来伤害这位脆弱的天使。最后，他只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那天下午说了些什么来着？”

“你那天下午说了些什么来着？……我记不得了……不，我想起来了，你对我说……”

到此，她停住了，眼圈湿了，显然，也许是难以启齿，也许是再度进入了恍惚的精神状态。她又掠了一下垂在额前的秀发。拉萨罗也感到很窘，甚至有些羞涩。他意识到在那个难忘的下午，

他对这位无辜姑娘提出那种激烈而残酷的指责太不应该了。他仍然没有完全放弃那种“必须依靠证据说明事实”的处世规律，仍然对波斯梅迪亚诺和克拉拉之间的关系心存疑虑，但他已无法抵挡克拉拉回答问题时的说服力。即使魔鬼在不断地提醒他“不能轻信解释，必须看到事实”，他还是觉得应该把求证的行动推迟到以后再说，因为克拉拉这些真诚的语言，使他重温到昔日的亲切和慰藉。

“你别说了。”拉萨罗对泪流满面的克拉拉说：“一切都是那些魔鬼的错。是他把你送到她们那里，是她们在诽谤你。我知道，她们总是喜欢说长道短，造谣中伤……她们对我也是如此，说我是坏人，说我犯了罪。你和我一样，都是冤枉的。你是她们冷酷、多疑和清规戒律的牺牲品。其实她们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我不愿意再见到她们。”克拉拉说，“昨天夜里，我做了一夜的梦，老是梦见她们。堂娜沙罗美一直在我头上飞来飞去，恶狠狠地盯着我，她那双可怕的爪子随时都可能把我抓走。堂娜帕斯似乎一直在我床后，不断挥舞手臂要打我耳光。我吓得发抖，把自己紧紧裹在被窝里，可她们老是不放过我，这两个又丑陋又凶恶的女人。”

“你放心，”拉萨罗看到女友似乎又进入了梦呓状态，便安慰道：“你再也不会回到那些野兽那里去了。我在这里。有我在。你认为自己遭到抛弃，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过错。如果责任在我，请你放心，我会改正的。我活着就是为了你。你是我的引路人，是我一切行动的动力。我对你说过，从你我相识的时候起，上帝就把我们安排在一起，永远不再分开了。不管将来会到什么地方，我要把你放在心头，记在脑里，信任你，等待你，和你共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尽管我的人生之路并不宽广。我这次到马德里

来,尽管我们没有能够马上见面,但我在这些街道上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你。我曾由于轻率而被捕,但我的轻率,决不像她们所说的那样,是什么罪行。我遭受挫折,坐牢,没有撞墙而死,是因为我即使在黑暗中仍能感觉到你的眼神,有你在注视着我,关切我。自从认识了你,每逢想到未来,我总是把自己和你联在一起,仿佛你是我的一个部分。当我有所希冀,想实现某个目标,得到某种幸福,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和你同享所有。只要你不痛苦,我就没有不幸。如果说我在向往,我想的是让我们共同到达。我没有设想过只有我没有你的世界,因为对我来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现在但愿时光倒流,回到我离开家乡以前,让后来发生的事一概从记忆中抹掉,因为那些日子对我来说只是一场可厌的恶梦。你不是对我说过,你也讨厌那个地方和那里的人吗?我信。我所不能相信的,是你我会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如果哪一天我明确地感到你不再爱我了,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活下去。那天下午之后,我所以活到今天,只是因为疑问给了我生命,那是一种我不愿去想的疑问,我把它当作义务,强把它加在自己心上。但是,我自己也在抵制这种专横。一见到你,我就觉得,时间已经倒退,对你生疑是我自己的罪过。我请求你原谅我的罪过。我知道你已经原谅了我。”

当拉萨罗向她敞开心扉的时候,克拉拉一直在抽泣,最后终于伤心得放声大哭。滚滚的热泪把她一生的痛苦都化解排除了,从安古斯蒂亚斯嬷嬷的“小鸟事件”到被逐出波雷尼奥爵爷的府第的场景,一股脑儿都烟消云散了。

拉萨罗也没有再说下去,为的是不愿损害那些扑簌簌淌下来的泪珠。他感到握在他掌中的克拉拉的手在发烫,脉搏也在加速,说明姑娘的体温在急剧升高。也许,这是由于刚才的对话使

她过分激动,因为在这场对话中,拉萨罗的话合情合理,分量很重,而克拉拉也披露了她的全部真诚。

“你得好好注意身体。”拉萨罗说。

“是的,”克拉拉答道,“因为我要继续活下去。”

第 四 十 章

大 阴 谋

下午,波斯梅迪亚诺派来了一位医生。医生诊视后,劝她好好将养休息,并不把她的病情看得太重,他认为那是精神过于紧张所致。克拉拉入睡了,她的情绪终于安定下来,这是一种她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宁静。而拉萨罗则急不可耐地想对自己的生活作出一个果断的决定。他准备当天晚上就去找舅舅谈判,跟他决裂,离开他,因为这位舅舅是他一切不幸的祸根。他还想去找波雷尼奥家的两位太太,面斥她们的残酷和虚伪。要不是出于男子汉的尊严,那天晚上他想做的第一件事,肯定会是揪住堂娜帕斯的发髻,把她的脑袋按到地上。

当务之急是堂堂正正地同舅舅断绝关系。自从发现那位保皇狂居然同一些年轻的偏激狂暗中勾结秘密接头以后,在外甥的心目中舅舅已是世界上最最可憎的人。他不在乎从此举目无亲,生活无着,哪怕过比以往更穷的日子。他有一双手,有力气干活。他可以去谋生,干什么都行。如果在马德里找不到工作,他还可以回老家,那里至少有一口饭吃。

天黑时分,他离开了帕斯瓜拉的家,临走时叮嘱她好好照顾

克拉拉，千万别撇下她一个人。记得舅舅说过要三天后才能回到波雷尼奥家里，他便想上金泉俱乐部或神父家去探听。到了金泉，他径自进入内室，那是俱乐部的主要头头们通常聚会交谈的地方。此刻他舅舅不在，只有皮尼利亚先生一人在激动不已地踱来踱去，他双手插在袋中，帽子深深地扣在头上，几乎掩住了眼睛。

“嗨，小朋友，”他跟拉萨罗打招呼，“这个时候您来干吗？”

“来找我舅舅。”

“啊！您找不到他的，他在……我倒是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不过那个地方别人进不去。”

“今晚他不到这里来了？”

“今晚？得了吧！今晚他怎么来得了？”

“今晚怎么啦？”

“今晚有大事！”皮尼利亚诡谲地说。“啊哈！可您应该比我清楚，您是他外甥……”

“不，我一无所知。”拉萨罗感到莫名其妙。

“怎么，他们没有给您派个什么差使？他们没有找您谈过？您没有和大伙儿一起参加这档子大事？”

“什么事？”

“今晚，朋友，就是今晚的事！”

“什么？今晚要发生什么事！的确，刚才我一路过来，倒觉得城里似乎有点什么动静。”

“好吧，您就等到十点钟左右瞧热闹去吧……”

“这么说，今天晚上不开会了？”

“开会？算了吧！”皮尼利亚用一种古怪的声音嚷了起来：“今天晚上可不再是坐而论道的夜晚了。今晚应该起来行动！空话

已经说得够多的了。”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离开这里后，没再上这儿来过。”

“那您去找‘小博士’吧，他大概在拉瓦皮埃斯，他会给您派一份美差干干。朋友，我估计您不会落在别人后边。别怕，第一次干这种事总叫人有点害怕，特别是对从来没有听到过枪声的人来说。不过，只要有勇气……”

“那就请您跟我讲讲吧。”为了使皮尼利亚毫无保留地把一切说出来，拉萨罗摆出了一副兴趣盎然的神情。

“今天晚上，”皮尼利亚说，“今天晚上要发生一件大事，一场大的决定性的行动。激进的自由派最近太丢脸了，现在要孤注一掷，把那些绊脚石——温和的自由派一扫而光。是的，我的朋友，这样一来，自由就属于我们了。”

“哎呀！”拉萨罗装出不相信的样子，企图从皮尼利亚口中掏出更多的东西：“是小打小闹骚扰骚扰吗？”

“小打小闹骚扰骚扰？不，是大动作。”皮尼利亚一屁股坐了下来，用火铲拨动火盆里即将熄灭的火。

“罗伯斯庇尔”一下蹦了起来，以可敬的共和派的坦诚趴在皮尼利亚的膝上。

“那好，我也去。”拉萨罗这样说，目的是启发皮尼利亚把计划和盘托出。

“去找‘小博士’，他会任命你担任一个职位。您打发表演说以后一直没有露面，他们还可能对您有意见呐！您讲得太好了，朋友！您真是个大演说家。您知道您昨天的演说多么受人欢迎吗？大家群情激昂！今天我还听到一位鞋匠，一字不拉地把您的演说背了一大段。”

“好吧，那就请您给我讲讲，今晚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简单——叫今天掌权的假自由派滚开，抛开他们，取而代之。就这么回事，今天晚上动手。”

“什么方式？”

“干这种事，只有一种办法，您很清楚。革命必须速战速决。叫他们完蛋，一举消灭。”

“消灭他们？”拉萨罗说道，不寒而栗。

“这就对了。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些孬种连根拔掉。这是唯一的办法。我承认这种办法可怕，但也确实有效。”

“这么说，这里要发生一场屠杀？”

“人民愤怒了，而且愤怒得有理。专制已经推翻，人们以为能有自由了，但人民被骗了。现在是四个暴君在宪政的名义下统治和压迫着我们，这跟过去有什么不同？我们当然不满意。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我们要继续前进！”

“可是，这太可怕了。我不希望法国革命^①的恐怖在我的祖国重演。恐怖之后，必然又回到独裁。我不愿意这里跟法国一样，——在法国，由于革命过火，自由已永远死亡了。”

“这是胡说，朋友，纯属胡说。”

“这是事实。可是，我的朋友们——我说的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们，正在倡导把它作为争取自由的唯一手段，这是真的吗？……我简直无法相信。”

“朋友，”皮尼利亚用讽刺的神态望着拉萨罗，说：“这可是您说的。您记不记得您自己的演说词中有这样几句话：面对着自己的事业，我们不能因恐惧而却步，绝对不能。我们现在正处在可

^① 指一七九三年。

怕的中途。这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中途是最危险的地方。中途停顿等于死亡，比当初什么都不干更糟。”

“是的，”拉萨罗说道，不禁惊慌起来，“不过，我可不赞成用匕首去清除障碍，我主张用合法手段来达到目标。”

“那是您的意思，但别人却有别人的理解。今天晚上，您就会看到他们的理解了。您还是放明白点儿，朋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所谓合法道路，那是无稽之谈。我保证，今天晚上，您就能看到比合法道路更妙的道路。您想，今晚他们恰好都聚在一起，对了，命中注定他们统统都来自投罗网，不必一户一户去查门牌号码……”

“谁聚在一起？”拉萨罗紧张地问道。

“他们！那些‘温和派’！此刻他们正在秘密开会，肯定是要策划什么阴谋，把我们仅有的一点自由夺走。我告诉您吧，非常偶然，有人发现几位大臣和许多最有影响的议员在阿弗里希多斯广场的一幢房子里开会。”

“真的吗？”拉萨罗竭力掩饰他的惊慌。

“真的。我不知道这是谁发现的。可我知道有人告诉了‘小博士’，‘小博士’亲自去侦察，看到他们从屋里出来。后来他们又打听到了与会者的名单。其中有：金塔纳，马丁内斯·德·拉·罗萨，卡拉特拉瓦，阿拉瓦，甚至阿尔卡拉·加利亚诺都在那里开会。”

拉萨罗惊得目瞪口呆。

“最叫我开心的是，”皮尼利亚继续说道，“那个年轻的波斯梅迪亚诺也去了。他受了父亲的影响，也介入了政治。”

“波斯梅迪亚诺！”

“是呀！我最恨的就是他。我跟他，反正，不是他死，就是我

亡。”

“他对您怎么啦？”

“说来话长。我和他在洛伦西尼吵过一架，打起来了。那是在我一次演说之后。这家伙逃不了，他老子也逃不了。这个人挺傲，就是他在议会里提出了那个取缔一切秘密团体的议案。这父子俩坏透了。这下子他们逃不了了，绝对！我今晚就是冲着他去的。一到十点钟，谁也别想把我从阿弗里希多斯广场拉开。”

“这么说，你们是想出其不意把这些人一股脑儿杀光？”

“用卡斯蒂利亚语说，没错！马德里人民会把这事办得妥妥帖帖的。大家恨透了这些人。要派几拨人去，就要动手了，就要动手了……等着瞧吧！不过，这么说，您今晚是不想上他们那儿去讨个差使了？”

“不，”拉萨罗赶忙掩饰，“我会去的。”

“我还得在这里再呆一会儿，等咖啡馆老板一个口信。”

“再见！”拉萨罗告别后，急匆匆走了。

拉萨罗下了决心，决不让这个卑鄙的阴谋得逞。由于他，正是由于他，他们才得到了那些受害者在那里举行会议的线索。现在他有责任阻止那场灾难的发生。他直奔阿弗里希多斯广场，想去叫开那幢神秘的屋子的大门，提醒他们躲开那场正在策划的大屠杀。

一路上他碰到了好些可疑的人。有些人挎着大口径火枪，头上扎着阿拉贡毛巾，那是一种很流行的革命装饰。他们的言谈举止表明，城市处在动乱之中，一桩很大的罪行就要发生了。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他们知道自己在遵循什么原则吗？拉萨罗一路上都在沉思，他自言自语道：“不，这不是我的主张。”想到自己前天晚上发表的那篇慷慨激昂的演说无形中助长了他们的

举动，他感到非常失望。

拉萨罗越往前走，遇到的可疑人群越多，远处还传来了“打倒……打倒……”的呼号声。在安查大街，他看到一支更大的队伍从他身旁走过。这时，有人三步并作两步赶到他跟前，把他截住。他就是金泉俱乐部里那位著名的理发师，颇有点狂气的卡列哈。卡列哈咋咋唬唬地把两只沉重的大手放在拉萨罗的肩膀上，大声嚷道：

“嗨！小伙子们！这里有一位大英雄！我们的好汉！我早就说过他不会不来，嗨，小伙子们！我们的大英雄在这儿！”

大伙儿一下子把拉萨罗围了起来。

“他就是昨天晚上发表演说的那个人。口若悬河，讲得太棒了！”有人一边挥动着帽子一边说。

“跟我们一起干吧，我们任命您当指挥官。”此人外号人称“三块钱”，现已被任命为掌旗官，袖上缠着一条黄带，他邀请拉萨罗参加他们的行动。

“不，请您站到桶上去，给我们讲讲话。”另一个小伙子喊道。从模样看，他大概是那天作弄“小尾巴”的那个走私犯，我们早就和他见过面了。

“讲讲话，讲讲话！”这是一位又高又瘦一脸凶相的女子，她的形象就具有鲜明的无政府主义的特征。“讲讲话，讲讲话！”

“先生们，”卡列哈对大家说，他竖起一根指头，像是要把天戳破。“现在已不是讲话的时候，是行动的时候了。这位先生昨天晚上讲得好：‘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吧！后退等于死亡，停顿意味着无耻。’要是叫我讲话，我也会这么说，只是我还没有开口，但是，到了我怒不可遏的时候……”

“讲得好！讲得好！”好些人同声喝彩。

拉萨罗急得满头大汗，不知道怎样才能冲出那些壮汉们的包围圈。他找个借口，这边推推，那边挤挤，但没有获得自由，因为理发师紧紧地挽住他的胳膊，正在高声嚷嚷。这位理发师的姿势和声调既亲切又神秘，似乎他和拉萨罗是无独有偶的两个伟人，这两位伟人的思想沟通就可以拯救世界。他说：

“我，堂拉萨罗先生，我把这个区看成是属于我的。他们有没有任命您来管理这个区？我……坦白地说，我很佩服您，不仅因为您是一位雄辩家，而且还有别的原因，您昨晚的演讲使我们的头发都竖起来了，但是……”

“您想说什么？”

“我是说，堂拉萨罗先生，我曾多次拯救祖国，为捍卫自由流过血，因此，我……我负起了领导这个区的重任，我觉得自己领导得很好。因此，我想知道，您是否已受命管理这个区，因为，您昨天发表了演说，您说……也许他们会给您一个名誉职位……坦白地说，尽管我没有讲话，我可是个干实事的人；如果您来领导这个区，我就不干……因为您已经看到……”

“不，”拉萨罗赶快叫理发师宽心，“我决不夺掉您这个区的领导权，也不想去夺别的区的领导权。我不想当领导人。”

“说得好！”理发师深感满意地回答。“您当然不会来夺我的领导权，但是，我想，也许是因为他们不信任我，所以把您派到这里来的。但是，您应该明白，哪里有卡列哈，哪里自由就有了保障。”

“噢！是的；我也这样认为，”拉萨罗说，竭力想摔开理发匠，理发匠把他挽得那么紧，使他完全动弹不得。“请您放心好了。”

“您是替‘小博士’办事，还是替洛博办事？”

“不，我自己有件事。”

“今儿晚上可不是办私事的时候。”

“晚安！”拉萨罗掉头就走。

那些阴谋复仇的人倘若知道他们策划的罪行即将毁在拉萨罗之手，后果当然不堪设想。但拉萨罗所关切的，不是什么复仇，而是必须避免杀人。对拉萨罗来说，出于纯粹的政治目的而爆发不爆发一场乱子倒在其次，他所无法忍受的是有十二位手无寸铁的无辜者即将遭受屠杀。这场谋杀的原因何在？原因是专制主义者为中伤温和派而散布的流言蜚语，他们假手于激进派来传播谣言，把群众煽动起来，使群众成为实现专制主义的罪恶目的的工具。拉萨罗天生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专制主义者的这种招数可瞒不了他。想到他舅舅那些闪烁其词的语言和神秘莫测的行动，他心头的疑云很容易得到了证实。

他赶到阿弗里希多斯广场已是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如果那天举行会议的话，全体与会者应该都聚集在屋里。广场上冷冷清清。他在附近街头转了一圈，想知道有没有安排埋伏，但什么也没有看到，只在内格拉斯大街上远远望见一伙人影，大概有十来个人，另外还有一些人，影影绰绰在向圣贝尔纳蒂诺门移动。他不想再耗费时间，便走到门口，抓住粗大的门环，使劲地在门上叩了几下。

本书所记录的材料和信息都是由克劳迪奥·波斯梅迪亚诺提供的，这次发生的事件也由他复述。他说，当参加会议的人听到哐啷哐啷地大敲门环时，个个都呆若木鸡，吓得说不出话来了。大家都知道当天晚上有骚乱，但都认为这次骚乱也无非和以前几次一样，反正军事当局会采取防范措施，充其量不过鸣上几枪，伤几个人，抓几个人，游行示威便自行消散了。他们又等了一会儿，敲门声没有停止，反而越敲越急了。

“没法，只好到门口去看看了。”

“我下去吧！”小波斯梅迪亚诺说。“不过，万一……会是谁呢？”

“真蹊跷！”另一个人说，“今晚上的骚乱无疑是冲着我们来的，先生们。这一次，显然又是宫廷在幕后操纵。我们的会议被他们发现了。”

“必须下楼去应门。”波斯梅迪亚诺说。门声越来越响。“需要三个人，三个危险最小的人。——需要两位跟我一样，既不是大臣也不是议员的人。”

有一位青年和一位上了年纪的人站了起来。

“我们三人下楼去。其他各位请穿过院子到彼奥王子果园里躲避一下。不能再耽搁了。把会议记录收拾好。快向果园转移。”

“最好把记录烧掉。”有人说。那些纸片随即被扔入火盆，顷刻之际，燃为灰烬。

除了波斯梅迪亚诺等三人外，大家都下了楼，转入果园。波斯梅迪亚诺他们则从正面楼梯下来，走到门口。克劳迪奥大声问道：

“谁？”

“请开门。”拉萨罗答。

“您是谁？什么事？”

“我来找堂克劳迪奥·波斯梅迪亚诺。”

克劳迪奥先生听出是“小尾巴”的外甥的口音，不禁哑然失笑——大家都惊得魂不附体，原来只是由于他和拉萨罗之间的那件私事。他一边开门，一边又问：

“谁？”

“堂克劳迪奥·波斯梅迪亚诺在吗？”拉萨罗没有认出谁在

开门，兀自还在问：“我有十万火急的要事相找，万万不能耽搁。”

“请进，朋友。”

仆人端来了一盏灯。拉萨罗进门后，开门见山指出情况严重，激动地告诉他们：

“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还来得及！”

“怎么啦？”

“一个可怕的阴谋，一场可怕的灾难，我知道……我敢肯定。你们必须马上离开，马上走。”

“谁在搞阴谋？是谁？”那些人愤愤然地问道。

“就是那帮家伙……”年轻人答道，“那帮狂热分子。他们今晚上的行动中有一个大阴谋。我打听到了……我来通知你们，防止大祸临头。”

三人进入内院，走向果园。大伙儿都在那里静候。

“先生们，”波斯梅迪亚诺说，“今天晚上的骚动是针对我们的。他们把人民煽动起来，叫人民以自由的名义犯一桩大罪。从表面看，骚乱是由激进派出面发动的，但谁是真正的幕后策划者？”

“国王，国王！”果园里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

“应该好好收拾他们。”

“走为上计！他们在这里找不到我们，也就闹不下去了。”另一个人说。

“不，应该叫国王看到他这个卑鄙的手段的下场。不必再客气了，这都是意料中事。马德里到处都是密探，他们钻进秘密团体，花钱雇佣一些言词激烈的演说家，叫他们煽起人民对立宪政府的仇恨。他们不择手段，迫不及待地发难，因为现在是最好的时机，许多人在盲目地帮助他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

这些人难以识别。我们得教训教训他们。”

“那我们怎么办？”

“那边，两步之遥便是军营。”他们中间，有一位高级军官，说。“我去调两个连来，从隆达大街带进果园，悄悄地埋伏在这里。街上不必设防，不必布岗，什么都不需要。让这帮无赖进来，让他们以为我们毫无准备，让他们把大门撞开，进来夷平这幢屋子。”

“我们离开吗？”

“不离开。我们大家都待在这里。”

“好，大家都待在这里。”

半夜时分，大队人马乱七八糟吵吵嚷嚷像过酒神节一般来到圣贝尔纳蒂诺大街、杜盖·德·奥苏纳大街和贡德·杜盖大街，几乎挤满了阿弗里希多斯广场。早些时候，广场的小门里也进来了一股人流，两股人流在这儿汇合了。于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幢屋子的大门上响起了斧头的劈砍声，彼奥王子果园外边也站满了人。还有几拨手持枪械的人登上了与那幢屋子毗邻的小冈。卡拉·德·迪奥斯小巷上足足集结了三百多人，呼啸震天，听不清那些狂热分子慷慨陈词的内容，只听到他们不断地在喊口号：“打死……”，“……万岁”，这是他们在给自己鼓劲壮胆。如此众多的人群，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人头攒动，磕磕碰碰，用野兽般的怒吼发泄他们的激情，形成一个难以描写的混沌世界。魔鬼们用最强劲的肌肉猛撞那幢屋子的大门，大门终于倒了下来，十个，十五个，二十个人冲了进去，边冲边发出尖厉可怖的喊声。但是，一进院子，他们全傻了，吓得魂飞魄散了。两排士兵站在那儿，枪口对着他们。这帮乌合之众万万没有想到在院子里迎接他们的居然是这种场景，自信不是那些威风凛凛的士兵的对

手，便胆怯了，往后退缩了。

“退回去！”士兵中的首领在喊话。

“前进！打死叛徒！”冲进门洞的人群中有人在对喊。

几乎就在同时，响起了一声枪响，一名战士倒下了。军人们毫不留情地开始射击，射出了一排——二十多发——密集的子弹，顿时出现了一片慌乱。军人向前推进，冲进来的人往后撤退，他们一边撤退，一边开枪，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折刀，在他们看来，折刀比火枪更可靠。街上的人看到冲进门洞的人在撤退，也跟着后撤，以便为前面的人留出退路。这时，一队骑兵从贡德·杜盖大街后面包抄而来，又有一营国民军在广场前面堵住了骚乱的人群。发生了一场局部战斗，尽管如此，参加骚乱的人终于全部疏散了。门洞里的人遭到排枪射击后，已全部撤到广场。人群在圣贝尔纳蒂诺大街和圣马尔斯广场上狂奔，本来聚在那里看热闹的人也被裹挟着一起奔跑。一些头头则大声训斥，力图阻止人流溃散，但没有奏效。人们逃得干干净净。最后，广场上只留下了洛博，佩里科·甘苏阿和皮尼利亚等寥寥数人，此外还有一具“小博士”的尸体。“小博士”是进门时在脑部受了致命伤，勉强退入广场后，在那儿倒下了。此外，广场上还有十五个到二十个人，在“小博士”的尸体附近徘徊，拿不定主意是该跟大伙一起逃跑，还是继续进行自卫。守在屋里的军队没有出门追击。骑兵在继续行进。国民军已转向黎里亚宫。

“简直是疯了，我们也逃吧！”皮尼利亚喊道。

“这怎么办？”有人指着“小博士”的尸体，问。

“我们还能怎么办？扛在肩上也算不上是什么战利品。”

“检查一下，看他口袋里有没有文件，赶快带走。”

皮尼利亚仔细地检查“小博士”的口袋。

“没有文件，只有一个小袋子。”

“拿过来。”洛沃说。

皮尼利亚把小袋子拴在腰带上。所有的人都跑掉了。当军队前来占领时，广场上已是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

第四十一章

费尔南多“愿望”

迄今为止，我们只观察了那个动荡的社会的某个侧面。至于它的上层政权，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高深莫测的领域。现在咱们且往高处去走一遭，见识见识那处被老百姓称为“大屋子”的所在，以便对上述阴谋的策源地有所了解，虽说只能看到一鳞半爪，总还聊胜于无。

这座大屋矗立在王宫的东墙根，整个建筑呈圆锥形。发生上述事件的那天晚上，费尔南多七世就呆在其中的一个大厅里，但接见的对象不是王公大臣，而是他别动队里的一名角色。自从瓦朗赛^①回来的时候起，六年以来^②，费尔南多七世正是在这座大厅里先后宣布剥夺了阿拉贡伯爵、罗萨诺·德·托雷斯、查莫罗、塔吉切夫以及其他一些受人怀念的政要们的头衔。偶尔有些大臣也曾在这里依靠阿谀奉承的手段得邀圣宠。但是，在这里，对大臣们来说，王上的微笑历来是凶多吉少的征兆。倘若费尔南

① 瓦朗赛：位于法国中部，西班牙费尔南多七世从一八〇八到一八一四年的住宅，一八一三年拿破仑一世和西班牙国王签订了瓦朗赛条约。

② 指一八一四——一八二〇年。

多向某一位自由派分子展露笑容，其人必有大祸临头，这已被认定为宫廷中的一条极为盛行的公认原则。

话说那天晚上，费尔南多七世正和应召而来的他的宠犬“小尾巴”在一起。主奴两人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桌子跟前，正在审阅文件。从他们专心致志的神情来看，从国王对文件内容表示嘉许的劲头来看，无疑正在涉及一件极端重要的大事。费尔南多有时喜欢听些尖刻的语言，正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他天性喜欢冷嘲热讽，而这一点正是波旁王族性格中不可或缺的装饰品。尽管“小尾巴”素来不苟言笑，今天也不不得不在脸上堆出笑容，因为奴才脸上的表情倘与主子的神态不能随时协调，那可是莫大的不恭。

“主公，”“小尾巴”说，“世界将于今晚得救。上帝主持最高的正义，他要求我们成功。我也渴望如此。我深信正在担负这项使命的人们的勇气。被那些卑贱的人所篡夺的神圣权利^①将重新收归主公，即陛下所有。西班牙将觉醒。祖国将唤醒那些麻木不仁的人，叫他们睁开眼睛，认识错误，痛改前非！……”

费尔南多没有说话。他低垂着头，正在沉思。华灯把他的面容照得清清楚楚。天可怜见，这张令人厌恶的脸竟被那么多的艺术家——从戈雅到马德拉索^②——复制了一遍又一遍！费尔南多七世给我们留下的尊容实在多得不可胜数，简直使人肉麻。西班牙到处都是他的肖像和塑像，从邮票到画布都是那张脸。那张脸和其他任何暴君不同，就是说，作为费尔南多，他的长相和其他暴君不同。世界上再没有另一张脸比这张脸更可厌，也再没有

① 指费尔南多七世于一九二〇年三月九日曾被迫宣布：重新恢复一八一二年宪法，重新召集议会，委任自由党人组成新的临时政府。

② 戈雅(1746—1828)和马德拉索(1815—1894)均为西班牙著名画家。

另一个人比这个人更卑鄙。他的鼻子简直妙不可言：不像奥利瓦雷斯^①公爵兼伯爵的鼻子那样怪，不像西塞罗^②的鼻子那样长，不像克维多^③的鼻子那样肥，也不像路易十一^④的鼻子那么蠢：但比所有这些鼻子都丑，这是他那张脸的最重要的特征。他的脸相当丰满，下巴尤其肥大，被安置在比例均衡的躯干上。奥地利人的虚荣使他没有把突出的嘴巴放在波旁式的鼻子之下，那是伪善的象征，但设若如此安排，费尔南多七世这张脸就将显得更加对称和无懈可击了。乌黑而小巧的连鬓胡镶嵌在脸的侧翼，硬挺挺的头发歪向两旁，使他在由于胆怯而失去豺狼本性时表现出一副老虎的模样。一对又大又黑的眼睛，上面压着两根浓眉，给人以阴险恐怖的感觉。

至于他的品格，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此人给我们的伤害太多，给我们的打击太多，谁也忘不了他。费尔南多是个可憎的魔鬼，他践踏了神圣的权利。作为人，人性中的一切邪恶的东西在他身上一应俱全。作为国王，他在料理朝政方面无能笨拙到了极点。从一八一二年的第一次骚动以来，革命已延续了五十年^⑤，直到现在尚未结束，而且将继续进行下去，其目的就是要推翻这个魔鬼所建立的独裁统治，但两次尝试^⑥都失败了。革命本来可以推翻罗马暴君尼禄，本来也可以推翻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但对费

① 奥利瓦雷斯(1587—1645)：西班牙政治家。

②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律师、古典学者和作家。

③ 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作家，著名诗人。

④ 路易十一(1423—1483)：从一四六一年起登上法国王位。

⑤ 作者写此书时已是一八六八——一八七〇年，当时正处在第五次革命(1868—1873)时期，距一八〇八——一八一四年的第一次革命已五十多年了。

⑥ 指本书所涉及的第一、二两次革命。

尔南多七世却无可奈何。这是因为此人历来不和敌手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也不给对方以斗争的机会。他是个恬不知耻的暴君,表面看来,似乎不那么面目可憎:他是个滑稽演员,善于欺骗人民,自幼便设过骗局,策划过一次反对先王宠臣^①的阴谋,其实那位宠臣比他聪明得多,只是由于他用欺骗手段才取得了人民的信任,而西班牙最优秀的儿女却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费尔南多是个不孝之子,他甚至策划了反对自己父亲卡洛斯四世的阴谋,他父亲虽然愚蠢,却比他宽厚仁慈。本来,再过一些年月,他就可以自然而然继承王位,他却夺权心切,几乎使自己的父亲丧掉老命。后来,他跟乞丐一般跪倒在拿破仑脚下,同时使西班牙全国陷入一场使全世界为之震惊的斗争之中。当西班牙人民作出努力终于使他结束了流放生涯之后,他用什么来报答他的臣民呢?用最残酷的背信弃义,用最愚蠢的妄自尊大,用废除加的斯^②立宪派颁布的所有权利,用流放和屠杀来对付最杰出的西班牙人。他重新燃起了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的大火,把大批阴险毒辣、卑鄙无耻和愚顽不化的人笼络在自己的周围,靠这些人去左右西班牙民众的命运,使他们起了不亚于阿兰达^③伯爵在卡洛斯三世时期的作用。他所压制的是美德、学识和勇敢;他所维护的是愚昧、伪善和怯懦,这三者恰好是他性格发展的三个阶段。尽管违反了他的意愿,西班牙还是恢复了宪政制度,这时,他又把自己伪装起来,被迫刹车,收起愤怒的毒焰,吞下满腔的怨恨,用谎言掩盖自己的企图,时而展现微笑,时而流露恼怒。有人用虚伪和胆怯来形容他的品格,这确实是恰如其分的描写,可以

① 指戈多伊(1767—1851):卡洛斯四世时期西班牙王国的实际统治者。

②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省份和同名省会。

③ 阿兰达(1718—1798):卡洛斯三世时代的重臣。

从他三年来的所作所为加以验证：他在保皇党人中间组织了成百上千个小派别，设计了成百上千个阴谋，甚至策划了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八派遣十万大军进攻加的斯特罗卡德罗城堡这样的大阴谋。^①就这样，他完成了复辟，揭开了十年屠杀和迫害的序幕。在此期间，费尔南多七世身边出现了一个塔德奥·卡罗马尔德^②，就像彼拉多^③身边有个该亚法^④一样。这两个魔鬼签订的血腥条约直到一八二三年才结束，因为上帝在那一年把国王的灵魂从尘世收走，将他的躯壳交给了埃尔埃斯科里亚尔博物馆^⑤，我认为这具尸体至今尚未完全腐烂。

但我们的不幸并没有因此结束。费尔南多七世留给我们的遗产比他本人更糟：他留给我们的的是由他的兄弟和他的女儿点燃的战火^⑥。总之，费尔南多七世骗了他的父亲，骗了他的老师，朋友，大臣，骗了他的支持者也骗了他的敌人，骗了他的四个妻子和他的兄弟，骗了他的人民和盟友，骗了所有的人也骗了死神——死神满以为把我们从那个魔鬼手中解脱出来之后，就可以使我们过上幸福的日子，其实不然，这个国家至今仍是满目疮痍：贫穷，动荡，争斗，怨恨。

不过，且不谈那些历史，还是言归正传，继续讲我们的故事。

① 这是发生在一八二三年的事情，即在本书所涉及的事件的两年之后。

② 塔德奥·卡罗马尔德(1773—1842)：西班牙政治家，专制主义者，深得费尔南多七世恩宠，但十分不得人心。

③ 彼拉多(?—36以后)：罗马皇帝提比略在位期间任犹太巡抚(26—36)，主持对耶稣的审判，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④ 该亚法：主审耶稣的大祭司。见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

⑤ 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位于马德里以北四十二公里处，包括寺院、教堂、宫殿、陵寝和图书馆。

⑥ 指拥戴费尔南多七世兄弟的卡洛斯分子和拥戴他女儿的伊萨伯拉分子之间的“七年战争”(1833—1840)。

“主公，关于我的外甥，您忘了曾经答应过的事儿了吗？”埃利亚斯问道。“啊！我真希望陛下能接见他一下。他天生是条愣汉。昨晚他在金泉俱乐部里大放厥辞，把听众煽动得个个如醉如狂，大家死劲给他鼓掌……我也给他鼓掌助威。如果有三个跟他一般的煽动家，我们的活动经费就可以大大节约。这个可怜的小子干得相当出色，真的，主公。我的外甥没有白白赢得这些掌声，真的……”

“既然是你的外甥，一切都不成问题。你坚持要任命他……好吧，我就任命他当菲律宾军需部部长。让他去施展施展吧！我喜欢这样的年轻人……这种狂热的年轻人……”

“主公，”埃利亚斯低垂着头，鼻子几乎触到桌面。“我不知道陛下为什么不辞辛劳一次一次地垂青于我。我从来不敢向陛下掩盖真情。我斗胆鼓起勇气向您陈情：我的外甥不配得到这份殊荣。他有点疯疯癫癫，头脑里有不少荒唐的东西，恐怕难成大器。我之所以不揣冒昧恳求陛下赏他一个晋身之阶，只是鉴于他对我们神圣的事业所作的贡献。今天晚上，他即将与拯救我们祖国的可敬的正义之师共同作战，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联手共事……”

“你的外甥可以得到这份差使。就这么说定了。这是我的委任令。”国王边说边把文件递给埃利亚斯。

他随即又笑咪咪地补充了一句：

“我独自一人颁布政令的日子已经在望了。如果菲利乌^①看到我不跟他商量就签署了这些命令……”

① 菲利乌，西班牙国务活动家，温和派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一八二一至一八二二年曾担任政府首脑。

“我敢保证，不管是菲利乌还是他的同伴，已永远不可能再看到什么了。”“小尾巴”狡狴地说。“上帝只允许英明国王一人作主，使秩序、服从和尊严深入西班牙所有子民之心。明天，主公，明天就可以实现这个理想了。当务之急，主公，”“小尾巴”仰望苍天良久，补充道，“当务之急是任命总指挥和法官，一定要找可靠的人，叫他们去执行您颁布的维护公共治安的重要法令。”

国王打了一个手势，这是他每当作出惩罚决定时惯用的手势，与此同时，作为表情上的配合，他的嘴角还抽搐了一下。

“主公，”“小尾巴”还在继续陈词，“我斗胆进言：千万不可以行仁政。仁政是最糟糕的政策。仁政简直是一种罪恶。请陛下记住一八一四年的事。如果今天也跟那时一样往休达^①只派几个人去……”

尽管“小尾巴”在谈吐中一贯恪守王室礼仪，此刻却用拇指顶住下巴并挥动其他四个指头，向国王陛下作了一个含义十分明显的动作。

“那就等着瞧吧。”费尔南多的嘴唇在颤抖，似乎表示他不会像一八一四年那样软弱。“已经十二点了，”他看了看表，补充道，“还没有听到动静吗？”

“他们不会涌到这里来的，主公。他们知道这里有王家卫队。对王家卫队是不能闹着玩的。”

“王家卫队对自己的使命非常清楚。谁想到这儿来游行示威，谁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我好像听到了喊叫声……那儿，在洛斯卡尼奥斯那边。”

^① 西班牙在摩洛哥海岸的飞地和自由港，是地中海通往直布罗陀海峡的要津。

“小尾巴”走上阳台，以小偷的奸诈和谨慎在窥测探听。

“有动静！但发生在圣马尔斯以下。我看是在阿弗里希多斯广场那边出了什么事。”国王说。

“对了。他们已经到了。现场就在那边。……陛下，那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也许他们正在密谋推翻王位，也许要加害陛下，天晓得，这些自由派分子，什么阴谋诡计都下得了手。”

“会不会——像他们自己宣布的那样——又在搞什么议员联盟，草拟什么法案，达成什么协议，企图提交议会通过？”

“主公，如果真如他们所说，就不必有那么多人出席会议，也用不着那样小心，那样机密。”

“那是因为他们怕我。”波旁王族的裔孙说道，“他们知道我很精明，我能破坏他们所有的计划，根本不理睬什么违宪不违宪。唉，他们对我的确非常了解。也许，他们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我和神圣同盟的关系，或者已经了解我和路易十八之间的通信联络。但是，只要今天能把他们一网打尽，别的就都好办了。”

传来了骚动的消息，王宫内一片惊慌。国王接见王家卫队时，一反常态，居然声称要严惩肇事者。接着，国王又返回大厅，和“小尾巴”呆在一起。听到喧闹声越来越近，越来越高，“小尾巴”摩拳擦掌，兴奋不已。

“主公，”“小尾巴”压低了声音禀奏，“好了，好了……从喧闹声听来，好像是凯旋而归了。”

“他们回来了？”国王焦急地说，“从哪儿回来？”

“从那儿回来！也许还带着战利品！……”

君臣两人耸起耳朵，焦急地谛听着。半个小时过去了。其间，只有“小尾巴”偶尔说过几句话，国王偶尔嘟嘟哝哝吐出几个单音节词。终于，有辆马车驰来，停在王宫门前。

“会是谁呢？”国王神色惊慌，匆匆返回大厅。

有人进来通报：内务大臣菲利乌到！费尔南多盯了“小尾巴”一眼，“小尾巴”则从国王脸上看到了愤怒和懊丧。

“内务大臣！你刚才不是对我说，他就在那张一网打尽的名单之中吗？”

“主公，”“小尾巴”像是挨了打的狐狸，赶快辩解，“他的的确确参加会议去了，但想必后来发生了什么意外。”

“菲利乌就在门口！”费尔南多赶忙把“小尾巴”支开。“一切都完蛋了！菲利乌马上就要进来，你得赶快找个地方躲开。我就在这里接见他，我希望你听听他来讲些什么。”

“小尾巴”藏起来了。大臣进来了。大臣很激动，国王则很冷静，至少表面上装得很冷静。国王说，他刚刚得知在人民中刮起了一阵风暴，好在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主公，”大臣说道，“这次事件，与其说是由人民不满而引起的一场动乱，不如说是某些人策划的一个阴谋。这些人的目的是想以人民为工具，进行分裂，酿成无政府主义状态。”

“可是，谁？会是谁呢？”费尔南多说道，脸上摆出了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事实上，他也很不高兴，尽管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

“我指的是狂热分子。他们向来是陛下政府的敌人，因为陛下不允许他们滥用权利。”

“可是，今晚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乱哄哄地要夷平阿拉瓦的家，还想杀死您。亏得有一位了解内情的年轻人及时赶来报信，有关人员得到了通知，院内布置了伏兵，才避免酿成大祸。”

“发生在什么地方？”

“在阿弗里希多斯广场。”

“阿拉瓦不是住在阿马尼尔大街吗？”国王问道，他目光炯炯地逼视着，几乎使菲利乌惊慌失措。

“是的，主公，阿拉瓦是住在阿马尼尔大街。但前不久他在阿弗里希多斯也安了家，那里也有他的一所房子。好在那些乌合之众的卑鄙企图并未得逞。刚才我离开那里时，国防大臣已下达了命令，现在秩序已完全恢复正常。”

“我真不明白，这么多人闹事只为了打倒一个人？那幢屋里不是有许多人民痛恨的人在开会吗？不管怎么说，必须严惩肇事者。我希望你们不要上那个无赖的当。必须树立国王的权威，才能一举平定骚乱。菲利乌，您应该看到，自从西班牙人有了自由以后，我们没有睡过一天安生觉。”

“主公，光靠政府努力，无法达到您提出的目标。他们不接受安抚。我们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到处都有暴徒，他们是被某些教士鼓动起来的。有人不愿相信陛下和国王的利益是同我们所热爱的立宪制度一致的。有人睁眼不看事实，他们不明白正是陛下最爱宪法，最愿按照宪法办事。他们不赞成陛下英明地批准和发布的关于保障自由的法律。我们对这些人能有什么办法？”

费尔南多听出大臣话里有话，但他出于卑鄙和胆怯，尽管内心对大臣恨之入骨，嘴上却仍在大骂那些梦想复辟极权制度的人。

“他们今晚的阴谋已被挫败。”大臣说。“上帝要求我们阻止这种罪行在明天重演。必须进一步穷根究底。我认为，激进党并不是产生骚乱的唯一根源。”

“那么，是谁？”国王问道。尽管他秉性怯懦，但在这个关头，他感到尊严受到伤害，情绪非常激动。“是谁，菲利乌？”

“主公，我将负责追查，并向您提出如何惩处的建议。众所周知，某些人钻进了最狂热的青年人中间，可是这些人从来就不是什么自由派。据说，他们废寝忘食念念不忘的是想把人民引向我们所不愿见到的过火行为。主公，依我之见，他们才是陛下最大的敌人。对他们，应当提高警惕，严加惩处。”

“言之有理，”费尔南多以惯有的伪装虚与委蛇，“言之有理。有些糊涂人居然以为我主张宪法以外的荣誉和尊严，我准备用最严厉的手段惩罚这些糊涂人，对他们的惩罚应该比对狂热的煽动者更严厉，严惩，严惩，这就是我的态度。”

“主公，我实在难以用恰当的语言来形容我对马德里一位人物的憎恨和厌恶。此人胆敢盗用陛下的名义，为自己肮脏的阴谋开脱。此人的罪行超过凶残的杀人犯和最疯狂的无政府主义者。此人腐蚀人民，毒化狂热的年轻人，经常出没于俱乐部……但是，设若他不把陛下的名字——西班牙人把这个名字视为和平和自由的象征——挂在嘴上的话，此人本来也无足轻重。此人名叫埃利亚斯，在俱乐部里外号人称‘小尾巴’。”

“好的，好的，把这个家伙和他的同伙通通干掉。”国王说出了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这个无赖，损害了我的声誉，误导了公众的舆论。”

“我保证，主公，我们要竭尽全力不让此人漏网。过去几次想逮捕他，几次都被他逃脱了，他至今仍在马德里到处逍遥。但是，这一次，我相信，他一定逃不出我们的手掌。今天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他的下落。刚才在阿拉瓦家里，波斯梅迪亚诺告诉我，今晚‘小尾巴’阴谋之所以败露，就是因为他的外甥在这个计划实施以前及时前来报信，那个卑鄙的舅舅本想利用外甥替他效劳。”

“应该传令嘉奖这个年轻人。”费尔南多茫然若失，但他强打

精神，竭力掩饰。

“好的，主公。据波斯梅迪亚诺说，那位年轻人才气横溢，是位地地道道的自由主义者。波斯梅迪亚诺建议我们安排这位年轻人在枢密院担任公职，我已接受了这个建议。”

“做得对。应该论功行赏。”

“至于今晚发生的事件，我准备在明天向陛下呈上一份详细的报告。我认为，国防大臣也将很快前来觐见，向陛下告诉为此业已采取的防范措施。”

“他今天晚上要来？”国王表示厌烦。

“我看陛下想休息了。今天晚上保证平安无事，陛下可以放心安息。”

“好吧，你可以走了。”

大臣退下了。可以认为他是高兴而去，因为他说出了平常不敢出口的话。读者需知，菲利乌为人怯懦，特别是在混乱时期，他处理许多问题都顾虑重重，优柔寡断。

大厅里只剩下费尔南多一人。他拉开一扇屏风，埃利亚斯就藏在后面。此刻，他的样子十分可怕：脸色发青，双唇颤抖，一腔怒火把口舌都烤焦了，抽搐着的拳头不断地捶打前额，指关节在咔巴咔巴地发出令人不快的噪音。

“你看到了吧，听清了吧！”国王怒气冲冲地对“小尾巴”说，还狠狠地跺了一脚，整个大厅都为之震撼。“你不是说要凯旋而归吗！你不是说一切都能收拾得妥妥帖帖吗！不是还要我一切都信任你吗！哎哟哟，我真是太倒霉了！”国王懊丧地补充道：“我就是找不到一个得力的人！我需要一个人，一个人！”

“主公，”埃利亚斯像被主人打了一棍子的狗，低声下气地说，“主公，他出卖了我们……我的外甥，那个不争气的东西，出

卖了我们……”

“不!”费尔南多又发火了,“是你!是你的疏忽不慎,坏了我的大事!你刚才听到了:人人都知道你是我的代理人。你没听到菲利乌刚才是怎么说的吗?我恨不得把他的舌头割下来。反正,是你出卖了我!”

“主公,”“小尾巴”呜呜咽咽地哭诉,“您可以把我的心挖出来,但千万别说我出卖了您。我不可能出卖您。您掴我耳光,啐我,怎么都可以,主公,就是千万别说我出卖了您。……我对您的忠心,是生死不渝的。只是,有些事是上帝的意旨,是上帝要考验我们的胆量和勇气。主公,千万不要怪罪于我,我一直在为你效犬马之劳。”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如果胆小鬼费尔南多抓住那个老头子的脊梁折磨一顿,“小尾巴”一定会十分满意,通体舒泰。可是费尔南多并没有那样做。“小尾巴”从主子那里除了蔑视以外,什么也没有得到。这种精神上的被唾弃,比肉体上的伤害更令他痛心。如果费尔南多下令把“小尾巴”悬吊在城头上示众,或者把他送上断头台斩首,也不会使这个狂热的保皇分子感到意外。他扑通一下跪倒在主子跟前,铿锵有力地说:

“主公,我以陛下的名义发誓,这次表面的失败,不过是伟大胜利的前奏。我向您保证,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成功。不要把菲利乌那些含沙射影的话放在心上。我们一定追随您的领导。忠臣都在您的身边。重要的是要迈出第一步。今晚我们跌了一跤,明天就不跌跤了。我保证,我发誓。”

“小尾巴”慢慢地从地上爬起身来,深深地鞠了个九十度的大躬,随即向门口退出,一边退一边还在窥视国王的表情。国王没有理他。费尔南多在沉思中仍在不时地用脚跺地,双手捧着脑

袋一言不发。“小尾巴”伫立在门口，等待国王再望他一眼，但连这个愿望也落空了。“小尾巴”终于无可奈何地走了，他感到愤怒，感到屈辱，感到痛苦，感到伤心，心如刀割，百感交集。

第四十二章

女人的性格

在军民双方剑拔弩张准备动武这一短暂而令人焦虑的时刻，拉萨罗就待在阿拉瓦家中。他们从里边听到民众的喧闹声，几乎以为自己大限已到。这些鼎鼎大名的人士聚集在一起，目的是要讨论应用何种手段才能制止宫廷经常策划的阴谋。阴谋可以欺骗一个党，或两个党，何况眼下君主乃是法制的象征，政府大臣又如何奈何得了他？如果说有什么比无政府主义更可怕的话，那就是小团伙。除了弑君，没有任何武器能对付得了这些由君王亲自操纵的小团伙。我们不知道在会上曾否讨论过实施宪法条款——一八二三年塞尔维亚对宫廷实施宪法条款，曾在欧洲引起大哗。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那个会议的参加者的确怀着痛苦乃至沮丧的心情，讨论了有关法国即将进行干预的传闻，讨论了费尔南多和路易十八之间的秘密关系，讨论了法国以设立防疫隔离带为借口，在两国边界上部署观察部队的事件。

言归正传。当危险已经消除，人群相继散开之后，除了派出三人登上屋顶执行侦察任务之外，其余的人都留在果园里处理善后事宜，把一切收拾得非常妥当，因此，在第二次发布的卫戍战报上，只字没有涉及那次秘密会议，也没有提到任何有关

的事。

会议的全体参加者都是拂晓时分在军队护卫下离开的。唯独拉萨罗只身回到乌米利亚德罗大街。克拉拉得知那天晚上的事件后，心情十分紧张。大街上的任何声响，都使她从床上惊坐起来。帕斯瓜拉讲了许多有趣的话，以分散克拉拉的注意力。她还机智地想出一些事情，拖住丈夫，不让他上街；丈夫的猎枪也被严严密密地藏到地窖最深的杳见里。其实，酒馆老板是位很平和的人，看到自己被关在家里，无法上街去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便把店里最好的酒拿来自斟自饮，不声不响沉入醉乡。他躺在凳上鼾声大作，仿佛在睡梦中嘲笑那些上街闹事的人。

这一夜，克拉拉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为了消磨这些小时，她把背得出来的祈祷文都默诵了一遍，包括堂娜鲍利塔教给她的那些新的经文在内。直到天明，男友才从街上回来。她梦见拉萨罗负伤累累，少了一条胳膊，外加半个脑袋，胸口还有一个伤口在咕嘟咕嘟淌血。直至拉萨罗完好无损地回来，克拉拉才一块石头从心上落地，高兴极了。

“真希望你能亲眼看到我昨晚所干的事！”拉萨罗疲惫不堪地坐在床边说，“我救了二十多人的生命，个个都是西班牙的杰出人物。要不是我，他们就命丧黄泉了。”

“耶稣！”帕斯瓜拉用双手捂住脸蛋，喜极而呼，“我真高兴我的帕斯瓜尔没有出去！要不，他会没命的！”

“他们在开会。有人造谣惑众鼓动别人去杀害他们。全是那个坏蛋在捣鬼……要是你能见到这场骚乱！”

“啊，别再出去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克拉拉说。

“我非出去不可。我知道，他们要逮捕我的舅父，处死他。他固然咎由自取，但是；既然我已阻止了他的阴谋的实现，我就应

该设法营救他。他是我母亲的兄弟。如果我把有人想逮捕他的消息通知他，他就得救了。我如果不通知他，那是我的罪过。他是个无耻之徒，一念及此，令我羞惭难当。但我如听任他束手就擒，我将抱憾终生。”

孤女也难以摆脱对那个古怪老人的恻隐之心，他对她是个暴君，但她少年时代曾受到他的抚养。

“好，好吧，你就去吧。”克拉拉说，“他也挺可怜的。可是，他却干出了那种事！不，你别去。难道不能请人帮你给他捎个口信吗？”

“我得亲自去。我很快就回来，你什么也别怕。我会出什么事？”

“呵！我的上帝！昨夜的叫喊声现在还在我的耳畔回响。要是他对你发火，骂你，你怎么办？”

“谁？”

“他，那个人，他现在准在火冒三丈！”

“没事。今天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

“如果你碰到那两位夫人，如果堂娜沙罗美骂你，如果她当着你面骂我，你怎么办？”

“如果她侮辱我，我不在乎。如果她说你坏话，我要叫她从此永远不敢再提你的名字。”

“如果她们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们三人一起赶来折磨我，数落我，怎么办？天哪，如果看到她们进来，我就完了。”

“她们不会来的。”拉萨罗满面笑容。“如果她们来，还有我呢！”

“那你就去吧！”克拉拉忧心忡忡地说。她的这种神情，几乎打破了阿拉贡青年的钢铁般的决心，使他踌躇了好一会儿。

“再见……不去不行……我马上回来。”

拉萨罗不再犹豫，出门后直奔贝伦大街的那座“宗教裁判所”。大约八点钟时，他溜进了那三位贵夫人的家门。帕斯和沙罗美为了想搬家，出去找房子去了。虔诚的女信徒开门时看到拉萨罗站在门口，惊得目瞪口呆，把拉萨罗看了又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呵！”拉萨罗进门后，她一边关门一边惊叹。“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拉萨罗知道两位丑妇都不在家，顿时松了口气。这里，堂娜鲍利塔是唯一令他尊敬和感激的人，他从来没有从她嘴里听到过责骂的话，连克拉拉也说从未听她说过什么坏话。回想到几天以前那个夜晚发生的场面和神秘的对话，拉萨罗不禁陷入了沉思。此刻，在这座阴森森的屋里，只有他和她两人相处，而她，由于连续三天发烧，显得目光呆滞，面容瘦削，肢体颤抖，呼吸急促，不知怎的，使拉萨罗感到害怕。

“我舅舅在吗？”拉萨罗问，“我想见他。”

“不在。他昨天就没露面。”

“糟糕。我今天必须见到他。”

“也许吃饭时能回来。”

“我等不及。我得尽快见到他。再说，我也不在这儿吃饭。——我不回来了，女士……我现在来向您告别，不再回来了。”

堂娜鲍利塔怔怔地望着这年轻人，仿佛从他嘴里听到了什么虚幻的、无从置信的事情。

“您不回来了？”堂娜鲍利塔闭上了双眼，说，“不，我不信，这不是真的。”

“真的，女士，这是真的。这里我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再见。”

“拉萨罗！”圣女抓住青年的右臂，仿佛落水者在绝望之际抓住一块木板。“您要走……您要走？把我永远留在这儿？哎，我宁死一千次也不愿发生这种事情。”

拉萨罗慌了。神秘的女子的这种痛苦的表情使他吃惊。她的干燥的嘴唇在震颤，面部表情说明她的绝望已达极点。

“我现在是个死人，已经没有生命了。”她说。“我不能这样活着……我对您说过，我不是圣女，这是实话。很久以前，我就变了。……我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我可以救活自己，拯救我的灵魂，但如果照旧这样生活，我的灵魂就要死了。我希望能活下去……看到您老不回来，我开始绝望了。但是，您回来了。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上帝把您给我送回来了。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但我还是说了，因为我的心都碎了。是我该抛掉伪装的时候了，因为这些伪装害苦了我，我不善于作伪。我本以为上帝给了我一种模范的生活，永远笃信上帝，平平静静地过日子。可是上帝作弄了我，欺骗了我。我曾为之如此骄傲的美德，无非是一场闹剧。表面的白璧无瑕，其实十分荒唐。我还没有生活过，还没有认识自己。我在这里呆不下去了，因为我不能继续欺骗自己。在这里生活，过去虽是我最大的愉快，现在却成为我最大的痛苦。”

“女士，”拉萨罗终于了解了这位圣女的内心深处，懂得了过去使他感到神秘的事情。“您不要激动，毫无必要。您是自由的。您不必按照家庭的愿望去牺牲自己的幸福。要她们两位让步是不可能的。”

“我才不管她们让步不让步呢。”她说。“我爱她们，只因为她们是我的亲戚。可是，我一旦下了决心，就决不回头。我才不管她们说什么呢！我已经决定了，拉萨罗！”

圣女的双目想在拉萨罗脸上找到她所希望见到的表情,但没有如愿。那位女圣徒在一种神秘的冲动下做出了新的抉择,但拉萨罗却竭力保持冷静,故作痴呆。他不知该说什么好,就向门口走了一步。

“不!”圣女竭力想阻止他。“您要走?您是怎么想的!您走了我怎么办呢?抛下我孤单单一个人?与其把我慢慢地折磨而死,还不如请您马上痛痛快快地把我杀掉。……我本以为您是知恩必报的人,没想到您这样忘恩负义。您根本不配在感情方面经受最轻微的考验。您就是这样的人。我流了那么多的泪水,可是,由于天命的安排,最伟大的宝贵爱情却落到了最不配得到的人的手里!”

“不,看在上帝份上,请您不要责备我忘恩负义。”看到无法回避这位神学院女学生的穷追猛打,拉萨罗只好正面回答道:“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更不会对您忘恩负义。您待我实在太好了。”

“如果您忘掉这一点,您就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我一向认为您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坏。我相信你会学好,成为好人。幸福能够使人变好。我希望自己也能如此。……啊!您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这几天我想得很多……以前可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些事我真难以向您启齿。您知道吗,我在想,我应该从此去过平静幸福的日子,而且应该有人和我共享这种生活。”

“这是什么意思?”拉萨罗平静地问道。他听了圣女这一席话,想把这讨厌的话题岔开。

“因为,”圣女竭力想作出热情的样子,但适得其反,面部表情显得更加忧郁。“因为我懂得,再没有比家庭生活更美的生活了。一个完美的女人,应该承担种种家务,享受种种快乐和幸福。

唉！相比之下，我的念珠祈祷和其他一切这样那样的祷告实在乏味极了。难道还有比为人之妻更高贵更庄严的事情吗？一位贤慧的妻子，可以维系那么多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多的福祉。”

“对，对，女士，”拉萨罗慌忙插嘴，“这话一点不错。不过，真要臻于至善至美的境地，还得像您这样，通过分析和思考，坚强地摆脱自己的弱点，使精神得到升华。”

“至善至美？您在说疯话！您把什么叫做弱点？您是在把人的真实的本性叫做弱点，而这种本性恰恰是上帝培养出来的。”

这话使拉萨罗更为惶然了。

她接着问道：“许多人渴望通过爱情和家庭得到幸福，这也算是弱点吗？”

“不，女士，不能这样说。”

“噢！您听我说下去。您不会相信的，您会觉得不可思议的。”

听了堂娜鲍利塔·波雷尼奥新的、更奇怪的肺腑之言，拉萨罗战栗了。

“只有爱情还不足以过上我所梦想的幸福和安宁的生活。就是说，为了避免不正常和不愉快的事情，还需要有别的东西。生活中出现困难，就会在爱情中掺杂不快。这一方为那一方担惊受怕，双方又共同为儿女们提心吊胆。因此，幸福的生活时刻都可能遭到威胁。倘若明天的日子并不美好，双方就会为他们的结合感到难过。这是我经过思考才明白的，好像我在一本不知什么书里也谈到诸如此类的内容。”

“说得对，女士，我懂得您的意思。”拉萨罗对这位女士的博学感到讶异。

“那么，我接下去要对您说的事，会使您更加惊诧。”鲍利塔虽然神情凄苦，但也表露了对拉萨罗的兴趣。“我要告诉您一件

惊人的事：我很富有。”

听了这话，拉萨罗真的惊呆了。

“是的，”她接着说，“我有钱。您听了会吃惊。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个秘密我只能告诉我应该告诉的人，这个人就是您，唯有您……我在想该如何处理这笔财产。您想必已经明白。我不想作不必要的说明。我们能够互相了解，我们的目的已经融合为一，不是吗？”

“是的，女士。”拉萨罗说，他正在苦思力索，想找到某种方式来回答这个深奥而又严肃的问题。

“我有财产。不久以前。我本来可以在弹指间把这笔财产放弃掉，因为我历来视金钱如粪土。但是，今天我不那么想了。我把这笔财富看作生活的手段。我自己可以不要，但有抱负的男子少不了钱。我们需要这笔钱，对吗？”

拉萨罗踌躇了片刻，再次答道：

“是的，女士。”

“那时，我年纪还小，”女士接着说，“我伯父刚亡故，全家悲痛欲绝，准备搬家，因为我们成了穷光蛋。我的姑妈和堂姐天天以泪洗面，但她们很忙，张罗搬家，忙着收拾运送我家所剩无几的家具。原先，我在胡桃木的祈祷台上布置了一把跪椅。我就在那儿祈祷，早晨打开，夜晚关上。每当看到那里的圣像，我觉得那儿有我自己的一片天空。搬家的那天，景象非常凄凉。本来钉着的跪椅被拆了下来，圣像也打碎了，一片一片地掉在地上。拆跪椅的时候，我感到后边的木板松动了，推开一看，那里有一个洞，中间藏着一个精美的盒子。我毫不费力就把它打开了，里边装满了钱，几乎全是古金币。我把盒子关上藏起，又把原来遮盖的木板安好，使一切恢复原状。我什么都没有说。搬到这里后，这把

跪椅一直放在我屋里。我把它当作玩具，看成圣物。夜深人静之际，我取出木盒，细细地欣赏这些金币。我也曾想把这件事告诉她们，但是，出于一种迷信的恐惧，我没有说。我还几次梦见自己在办慈善事业。那些钱，我从来没有动过。尽管我们日子过得很拮据，我没有动用过一枚金币。我只觉得，那些钱应该等到一定的时候再花，尽管我说不出所以然。那个钱盒至今仍原封不动地藏在他原来的地方。为了我们的生活，现在到了应该动用这笔钱的时候了。它是属于我的，这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过去，它属于我的某位亲人，是他为了保险而藏匿起来的。是我发现了它，它也因此归我所有。但是，我想把一半分给我的姑母和堂姐。如果她们责备我为什么不早说，我就这样回答她们：如果我不把这些钱保存下来，我就无法使自己得到我所需要的幸福，也无从为自己和别人的生活提供舒适的环境。”

拉萨罗不想使她扫兴，只是机械地重复道：

“是的，女士。”

虔诚的女圣徒走进内室，很快端着一个小木盒回来了。她向拉萨罗出示木盒，亲切地说：

“就在这里。是我的，也是我们的。”

圣女一边说，一边把盒子捧在胸前走近拉萨罗，钱盒也顶在拉萨罗的胸前。为了不致因这一巨大的推力而倾跌，拉萨罗不得不后退一步，并且伸出双臂拉住圣女的肩膀。

“您说得对。”这位阿拉贡人说。“这钱放着有什么用！光放着，对您，对别人，都没有用。”

“是呀！”鲍利塔兴奋地说，“它是我们的。”

拉萨罗不知所措，决定断然结束这个痛苦的场面。

“女士，”他说，“我走了，我得走了……”

“好的，”她回答，“我也走，咱们走吧，咱俩一起走。”

“您，女士……，您……”拉萨罗慌忙叫道。

“对，咱们俩，咱俩一起走。”

“女士，您说什么！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们再也不能待在这里了。”

“我们得分手，女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也许会是灾难。”

“你说什么？”圣女迷茫地咕哝道。

她的脸色顿时变得非常可怕，就跟癫痫发作似的，兴起了一阵抽搐，眼皮突然绷紧，苍白的脸上涌起血红的颜色，颤抖的声音像是吃力的呻吟。这一切，是她痛苦的表现，也是暴怒的前奏。

“您在说什么？”歇了一歇，她又问道。

“您病了，病得很厉害，女士。”拉萨罗以为堂娜鲍利塔在梦呓，或者，在发疯。

这位神秘的女士仰视天空，以难以名状的方式笑了。她把钱盒紧紧抱在胸前，仿佛它就是拉萨罗。然后，她抓住他的一条手臂，将他轻轻地拉近身畔。

“咱们走吧，从此离开这座坟墓。”

“您不能走，您不能走。如果您走了，她们两位会怎么说？请您冷静下来，看在上帝份上，好好考虑考虑……”

“咱们走！”

“能上哪儿？两人一起走？这是不可能的。咱们两个人，干吗要一起走？”

听到这话，虔诚的女圣徒从头到脚全身震颤，仿佛积聚和隐藏了那么多年的激情突然爆发开来了。她尖叫道：

“傻子！你没看到我爱你吗？”

拉萨罗怔住了。她表达了人类的真性情。她一狠心，用最果

断的方式把心里话说了出来，这种爆发式的倾吐使她瘫软窒息，似乎她的半个灵魂已被消融化解。

拉萨罗也很激动，说：

“我不配，女士。我的身份比您卑微得多。我是个穷人，配不上您的爱……我得马上离开这里。如果我在这儿再耽搁下去，我就会成为千古罪人。我只能这样说，不能说别的话，因为在我面前存在着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克服的障碍。我们只能从此永远分手，除此以外，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拉萨罗态度非常坚决，说完话就打算离开。圣女脸上一副痛苦相，好像还要说点什么，但又似乎一下子成了哑子。最后，总算吐出了这样几个字：

“来……听着……咱们走吧！”

“不可能，女士，绝对不可能！”拉萨罗径直向门口走去。

虔诚的圣女垂下脑袋，舞动抱持着钱盒的双手，踉踉跄跄地踱了几步，退了又进，进了又退，最后弯下身子，大叫一声，跌倒在地。地板震动了。金币撒满一地。她不断地转动着脑袋，像在遭受一种很深的痛苦的折磨。她把双手放在胸前，手指在痉挛，最后，突然全身松开，寂然不动，只有胸膛由于剧烈的呼吸仍在起伏。拉萨罗急忙赶去扶她。这时，房门的锁孔里响起了钥匙声，沙罗美和马利亚·德·拉·帕斯优哉游哉地进来了。

这两位夫人出现时，室内的场面奇特而精采极了：鲍利塔躺在地上，像是出了严重事故；拉萨罗大惊失色，不知如何是好；数不清的金币洒了一地，这是全家见所未见的宝藏；两位丑妇愣在门口，目瞪口呆，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酷似一对幽灵。

首先引起沙罗美兴趣的是满地金币。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扑到地上赶快捡钱。帕斯盯了拉萨罗一眼，脸色吓得青紫；又瞪了

女圣徒一眼，泛起一脸怒容。她往前走了几步，终于恢复了性格中的尊严。她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夫人，”拉萨罗竭力想控制局势，“出了一件不幸的事……堂娜鲍利塔病得很厉害……她突然犯病了。我们刚才正在说话……真不幸，她跌倒了。”

“那么，这钱又是怎么回事？……”帕斯说。

“钱是她的。”

“她的！”贪婪的丑妇叫了起来。

她又转过身去，向正在地上捡钱的沙罗美说：

“把钱给我，给我！我得把它收起来！”

“我收起来就行了。”

“可是，这钱是她从哪儿弄来的？”帕斯问道。

“是她很久以前存下的。”拉萨罗回答说。在两位波雷尼奥的后裔忙于抢钱时，他这样宽慰女病人。

本来是沙罗美一人跪在地上捡钱，现在帕斯也趴下捡钱，但那双肥大笨拙的手没有她侄女灵巧。侄女捡钱的效率是姑妈的一倍。沙罗美捡钱捡疯了。帕斯则右手捡钱，左手接过，再紧紧地攥起来。地上的金币越来越少了。剩下四枚，三枚，两枚，只剩最后一枚了。两位波雷尼奥的后裔，同时以惊人的敏捷扑向这枚金币，也同时跌倒在地，倾压着，撞击着。这两位丑妇互相怒目而视，仿佛都想把对方吞下肚去。这两位凶悍的妇人，到底胜负谁属？帕斯激于盛怒，傲气逼人，脸色青紫，状似中风；沙罗美则怨怼嫉恨，焦急难忍，气喘吁吁。她们的嘴唇都半张半翕，露出了细密洁白的牙齿，像要凭借这副利器将对方慑伏。她们都跪在地上，双手撑地，就像两尊对峙的塑像，但在强烈的欲望的驱使下，

看来更像一对凶残的野兽。她们默然相对，而嫉妒则通过沉默表现为傲慢。沉默过去了，母金钱豹终于对母海豹发话：

“这是我的！”

“你的？你说什么，笨蛋！这是我的！是我爸爸的……我知道是他把钱藏起来了，只不知他藏在什么地方。”

“你这个贪财的女人！”沙罗美探出了一条胳膊一条腿。“你把我们的钱藏了起来，叫我们受穷，真不要脸！”

“你这个假正经的女人！”帕斯一边喊叫一边后退。“你给我滚开！把钱给我。不准你抢我的东西，这是我的！”

“是我爸爸的，该由我继承。这钱跟你没有关系。把钱给我！”

帕斯看到沙罗美近在眼前，就举起右臂，用尽力气向侄女的脸上挥出，结结实实地打了个耳光。沙罗美倒下了，但在两腿的支持下站了起来，把手中的钱装进口袋。她像一切食肉动物那样，在进攻前往后退了一下，然后向她的姑母猛扑过去。帕斯还来不及设防，沙罗美的十根钢铁般的利爪已像钩子一般掐上了帕斯的胖脸。随着沙罗美向下一划，帕斯的庄严的面孔上出现了一道道血痕，渗出一缕缕鲜血。帕斯在痛苦地呻吟。拉萨罗被迫开始干预。乘拉萨罗把帕斯从地上扶起之隙，沙罗美把对手在战斗中洒落在地的钱币攫为己有，以惊人的速度用披巾把钱币扎成一包，奔出大厅，踏着楼梯，顺梯而下，一溜烟地跑了。

拉萨罗不想再呆下去。老太婆正在拿他出气，骂他是胆小鬼，叫他快去追赶那位卷款而走的侄女。拉萨罗再也受不了这种气氛。他望了一下鲍利塔。那位圣女仍站在那里寂然不动，她是个极为不幸的女人，受够了苦难的折磨。终于，她咬紧牙关，毅然走出了这个家。

第四十三章

结 局

拉萨罗急于想在当天清晨见到他的舅父，便径直往卡拉斯科萨神父家走去。到了那里，却又目睹了另一个悲惨的场景：那位过去的神职人员正蜷伏在椅子上，两脚像鸟儿栖枝般地搁在椅子的横档上，双肘搁在膝头，双手捂着脑袋，满脸痛不欲生的样子。拉萨罗莫名其妙，问他：

“怎么啦，堂希尔？”

“唉，堂拉萨罗！太歹毒了，她走了，太歹毒了！我那么爱她！……”

拉萨罗恍然大悟，准是堂娜莱昂西娅——那只比斯开小鸟飞走了。

“可是，怎么搞的，为什么？”

“可怕的阴谋！……那个爱管闲事的无赖，那个住在这间房里的蹩脚诗人，把她带走了！真可怕！我历来痛恨那些写歪诗的人！”

“别难过了，堂希尔。咱们谈点别的。您知道我舅父在哪里？”

“真的，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歹徒。”神父对拉萨罗的问题置若罔闻，兀自在那里喃喃自语：“她有一笔遗产……有一张遗嘱……这家伙真混蛋！”

“这就是生活，堂希尔。……您就认了吧！”

“有一份关于她的遗嘱……是在小铺的地下室里发现

的。”

“请您告诉我，到哪里可以找到我的舅父？”

“我……我对您说实话，”神父完全沉浸在自身的不幸之中不能自拔，“我倒不是为她难过，因为，毕竟有一份关于她的遗嘱……”

“您不肯回答我吗？”

“有一份遗嘱……”

拉萨罗明白了，着急也无济于事，便离开了那里，听任神父继续保持那种鸛鹑栖枝的姿势。他回到乌米利亚德罗大街，波斯梅迪亚诺正在那儿焦急地等着他。一见面，波斯梅迪亚诺就告诉他：

“朋友，他们在跟踪您，您得留神。”

“谁在追踪我？”

“很简单。有人对您昨晚的行动怀恨在心。当然是他们在盯您的梢。”

“我懂了。”拉萨罗答道，“这又算得了什么？”

“您得小心。如果他们蓄意报复，那就相当危险。您得十分小心才是。眼下这酒店里就有四个人在监视您的出入。我想，您最好今晚就离开马德里，高飞远走……”

“真可恨！不过，我可以走，我们可以离开这里。”

“动身之前，您不要外出。我来给您安排行程。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们正在找您。”

“他们是怎么打听到我在这儿的？”

“暂且不谈此事。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一早，您必须离开这里。这里不安全。您得处处小心……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我去想个安全转移的办法。我想我们能够办到。再见。”

波斯梅迪亚诺走了。拉萨罗入内，去看克拉拉。

“你见到她们了吗？”克拉拉又好奇又害怕地问他。

“见到了。”拉萨罗回答。想到刚才金钱满地的场面，他不禁哑然失笑。接着，他详详细细地讲了堂娜鲍利塔这件有趣的奇事。

克拉拉听得津津有味。尔后，又伤感地说：

“我早就知道了。”

“怎么？她跟你讲过？”

“没有，但是我知道，我能猜得到，我早就在怀疑……她很怪。我开始看到她的时候，她把我吓得……她祈祷时总是一动不动，对什么都没有反应，就跟死人似的。她总是跪在那儿，两眼盯着天花板，一跪就是两三个小时，纹丝不动，甚至好像连呼吸都没有。我碰她，她不动，叫她，她不回答。她总要过了许久许久，才叹一口气，重新活了过来。”

“她经常这样？”

“是的，有很多次。”

“有一种病，”拉萨罗说，“叫强直性昏厥。症状是在激动的感情的支配下，全身僵硬，开不了口，与死人无异。据说，病因之一是与宗教神秘主义相关的幻觉。”

“她得的大概就是这种病，可怜的鲍利塔。”

那个晚上，拉萨罗和克拉拉是在微弱的炉火旁度过的。克拉拉已完全康复，起床了。拉萨罗脑海中反来复去都是这几天接二连三发生的奇事。他俩都很伤感。他们互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脉脉地传递心中的悲伤，一言不发。也许，他们在构筑未来生活的计划。也许，他们在为当前的险境感到不安。这时，帕斯瓜拉进来了，说道：

“真可怕！从黄昏开始，就有人在门口踱来踱去……今天下午也来过人。看他们这副嘴脸！有时他们还停下来往屋里探头探脑。我担心，要是帕斯瓜尔在这里，他就会……因为我丈夫是个有血性的男子，……他会以为这些男人是冲着我来的……我毕竟也是个漂亮女人……”

“那就把门关上吧！”

“我已经关上了。”

克拉拉吓得面如土色。她觉得，从窗外门外会跳进一群手持匕首、手枪、绳索和其他凶器的恶棍。

“您一定要把门关好，把灯灭掉。他们会不会打这扇窗里跳进来？”克拉拉指着天窗问帕斯瓜拉，尽管这扇天窗只通内院，而且连狗的敌人——猫儿想从那儿钻过也很困难。

巴蒂洛虽说厌世，此刻大概也悟到了这两位青年的险恶处境。为了表示无所畏惧，它用一种特殊的语调咕咕地吠了起来，仿佛在给他们壮胆：“有我巴蒂洛在，你们不必害怕。”

克拉拉仍在忧心忡忡地望着这扇该死的天窗，突然，她打了个寒战，尖叫一声，目中充满了惊怖的神色。

她大概是吓掉魂了。她以为从天窗里露出了埃利亚斯·奥雷洪——她的暴君兼保护人的滴溜溜的眼珠和尖尖的鼻子。

“您真傻，”拉萨罗对她说，“这一切都是由恐惧而生的幻觉。”

拉萨罗仔细地环顾四周，没有发现一个人。他们走出房间，院子里只有瓦砾和木柴，也没有看到什么。毫无疑问，那是她害怕的结果。

第二天也没有发生任何值得注意的事。傍晚时分，波斯梅迪亚诺来了，显得很不安的样子。拉萨罗问他：

“有什么情况？”

“很危险。他们在暗中监视您。我是叫人陪着来的，以免跟他们遭遇。不过，您别怕，我带了好多人。我们有把握。你们马上动身。”

“我们现在就动身？”克拉拉高兴极了。她希望从此不再见到那扇天窗，从此永远告别马德里。

“是的，现在就动身。我已替你们备好了车。你们可以先到托雷洪，我在那里有一处别墅。你们可以在那里休息一下。后天，那里有通往阿尔卡拉的马车。一到阿尔卡拉，你们就安全了，爱什么时候去阿拉贡都行。”

“我们什么时候能到托雷洪？”

“明天黎明前。你们坐我的车走。我派可靠的人护送你们。什么都不用怕：好骡子，好伙伴。到了阿尔卡拉就没事了。这儿……我觉得不安全。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离开马德里。”

“那么我们走吧！”拉萨罗果断地说，“时间宝贵。”

他们俩收拾了一下东西。

“有没有能通往别的大街的门？”波斯梅迪亚诺问帕斯瓜拉。

“有的，先生，但是得通过烧炭夫的家，打那儿可以通到别的大街。”

“好的，我们就打那儿走。车子停在波蒂略·德·希利蒙俱乐部外面。我带来的人都在商店里等着。把他们叫来。我们大家都从那一条街动身。”

不一会儿，他们走了，连从波雷尼奥家跟来的狗也一起上路了，因为克拉拉舍不得抛弃它。两位外乡旅客告别了帕斯瓜拉，在波斯梅迪亚诺和他部下的陪伴下，出了波蒂略·德·希利蒙门。为了防止被人发现，他们迅速登上了车。车夫和他年轻的助

手坐在前边驾车的座位上。一位魁梧的仆人，手持长枪，跟拉萨罗和克拉拉一起坐在车厢里。波斯梅迪亚诺和他们道别时很有点动情。车从龙达出发，沿着通往阿拉贡的公路行进。

波斯梅迪亚诺如此谨慎而周密的安排决非多余。否则的话，这两位流亡者肯定会遭到麻烦，甚至大祸临头。直到马车过阿尔卡拉，拉萨罗和克拉拉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他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因为，据作者得到的情报，“小尾巴”确曾发誓与他外甥不共戴天，决心要结果他的性命。但上帝作了相反的安排，使这个真实的历史故事的两位主人公，安然无恙高高兴兴地抵达了阿拉贡。他们在消除了旅途的疲劳，解除了恐惧的威胁之后，首先想到的便是结婚。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决定，任何处在那种情况下的人都不会作第二种打算。虽然在作者手头的档案中没有关于他们结婚日期的记载，但一切旁证都能证明，他们到达阿拉贡后不久便喜气洋洋地办了这件终身大事。若干年后，当作者和波斯梅迪亚诺一起到阿拉贡某地去处理几件与这个故事并无关系的事宜时，遇到几位年轻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肯定了这一点。

至于拉萨罗在他的家乡如何成家立业，那就说来话长了。我只能简单地奉告诸位：拉萨罗在妻子的劝导下，也鉴于自己的教训，终于彻底放弃了他在马德里所从事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他有一种惊人的自制力，约束自己的勃勃雄心，安分守己地呆在村里，在沉默，和平，忠厚和勤劳的生活中，谋求人类最合法的欲望的满足。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不管是他还是他那位完美无瑕的妻子，都没有为此失悔。因此，在漫长的时间中，我们这位朋友本来似乎可以加入名人行列的姓名，始终没有出现在《政府公报》，或官员名册，或社团闻人录，或委员会名单等等之中，总之，他的名字没有在官方的任何显要组织中出现过，他的知名

度没有越出过阿特卡村这个弹丸之地。全靠耐心和勤劳，他的微薄的资产逐年增加，日子过得还算宽裕。

这是波斯梅迪亚诺告诉我的。从他那里，我还听到本书其他人物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我特别想知道一些有关“小尾巴”的消息。一天，命运之神安排了一个机会，让我和堂克劳迪奥又见了面。我们提到了上面已经讲过的许多事情，有关“小尾巴”的事我们也作了长谈。

“‘小尾巴’已经被魔鬼带走了。”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古怪的家伙受到了可怕的惩罚。国王在一八二四年重新得势以后，就把他一脚踢开了。一天，埃利亚斯求见国王，并表白自己参加了国王的阴谋集团，为极权主义的复辟立下了汗马功劳。国王却吩咐宫廷中的奴仆，不管在什么地方见到‘小尾巴’，都应把他痛打一顿。于是，奴仆们遵照国王的旨意，用棍子给了他一顿好打。真是恶有恶报。这位狂热的保皇分子从此一蹶不振。有人说他是绝食而死的，有人说他是发疯致死的，还有人说他是患多疑症重病死掉的，最后一说大概最接近事实。”

“那么，波雷尼奥家的三位贵妇呢？”我问他。

“对堂娜沙罗美的下落，我一无所知。”他答道。“她大概离开了马德里。堂娜马利亚·德·拉·帕斯在塞戈维亚，她在那儿开了家旅店。关于堂娜鲍利塔，我倒听到不少。”

“她是位苦命人。”

“是的。后来，她三天两头遭受强直性昏厥的折磨。应该承认，是那种离群索居的环境和伪装圣洁的生活引发了这种怪病，因为人类的世俗的本性并没有通过适当的年龄段在她的身上表现出来。直到三十岁，她还是位姑娘。我想，她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位真正的女性的，因为她具备了为人之妻所必需的一切忠贞

文雅的美德。是那种虚伪的教育，扭曲了她真实的本性。用她自己的口头禅——但是，为了不致亵渎圣灵，必须略加修改——我们可以肯定说，不是上帝，而是自然，作弄了她。

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几幕场景出现之后不久，堂娜鲍利塔进了修女院。多亏强直性昏厥症之赐，她在修女院中被公认为女圣徒。好几次，大家以为她已归天，有一次甚至险些被埋掉，但在举行葬礼时她又起死回生，嘴里念念有词地唠叨着一个名字。众修女认为，她是在复述耶稣基督的话：“拉撒路^①，醒来吧！”由此可见，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圣女。有八位神学家，通过八百则三段论法，为这个判断进行论证。她一生堪为人之楷模，但她的生活则惨不忍睹：她总是长时间地祈祷和昏睡，几乎每天都要进入冥茫幽寂的极乐世界。有一次，她进入极乐世界如此之久，大家都以为她再也不会回到人间来了。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她果然一去不复返了。当然，修女们为了避免再出差错，耐心等待了很久很久，直到终于判定她这一次是真的断气之后，才决定把她下葬。

① 拉撒路：耶稣的朋友和学生，死后第四天耶稣使他复活。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加尔多斯文集 金泉

作者=（西班牙）加尔多斯著 王治泉 蒋宗曹等译

页数= 3 9 9

S S 号= 1 0 9 7 9 1 6 4

出版日期= 1 9 9 9 年 1 2 月第 1 版

原出版者序言	
引言	
第一章	一八二一年时的圣哲罗姆大道
第二章	爱国俱乐部
第三章	一场爱国主义的争论及其后果
第四章	“小尾巴”
第五章	“小尾巴”家的姑娘
第六章	“小尾巴”的外甥
第七章	内心的呼唤
第八章	今天到达
第九章	起步
第十章	第一仗
第十一章	格拉古们的悲剧
第十二章	普拉特里亚大街之战
第十三章	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
第十四章	决定
第十五章	三座废墟
第十六章	十八世纪
第十七章	自由主义者的梦
第十八章	昨天和今天对话
第十九章	低级教士
第二十章	波斯梅迪亚诺
第二十一章	自由了！
第二十二章	拉萨罗在十字路口
第二十三章	异端裁判所
第二十四章	神秘的玫瑰
第二十五章	谨小慎微的贞女
第二十六章	金泉的反对派
第二十七章	就她一人在家
第二十八章	手提袋
第二十九章	关键时刻
第三十章	永恒的圣洁
第三十一章	神秘的聚会
第三十二章	小金泉
第三十三章	两个丑女人的伤心事
第三十四章	阴谋——拉萨罗的胜利
第三十五章	教皇使节的帽子
第三十六章	解释
第三十七章	克拉拉的“十字架之路”
第三十八章	克拉拉的“十字架之路”（续）

第三十九章

片刻的平静

第四十章

大阴谋

第四十一章

费尔南多“愿望”

第四十二章

女人的性格

第四十三章

结局